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三九冊目次

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二）（宋）呂祖謙輯 宋刻本（目錄下 卷一 二十八

四十八至六十八 七十五至七十七 一百六至一百七 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五 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三

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配清張蓉鏡鈔本） 〇〇一

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録三卷（一）

（宋）呂祖謙輯

宋刻本（目録下 卷一 二十八 四十八至六十八 七十五至七十七 一百六至一百七 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五 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三 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配清張蓉鏡鈔本）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二

詩

五言律詩

中秋月　王禹偁
送枝江秦長官罷秩　鄭文寶
送曹緯劉鼎二秀才　鄭文寶
夜泊江上　寇準
春日登樓懷歸　寇準
楚江夜懷　寇準
題太湖　羅處約

受詔修書述懷感事三十韻　楊億
至郡累旬惡風　楊億
獄多重囚　楊億
梁縣界虸蚄蟲生　楊億
禁中庭樹　錢惟演
寄楊墳　趙湘
答徐本　趙湘
喜故人至　王操
送人南歸　王操
南兵　錢易
上知府寇相公　魏野
書友人屋壁　魏野
閑居書事　魏野
述懷　魏野
夏日宿西禪　潘閬
叙吟　潘閬
歲暮自桐廬歸錢塘晚泊漁浦　潘閬
銘坐右　張齊賢
酬陳齊民見寄　种放
勸書　孫僅

江南立春日　呂夷簡
秋日旅懷　江為
江行　江為
經戰地　魯交
大雪　魯交
野水　錢昭度
塞上作　唐異
閑居書事　唐異
瀑布　石延年
曹太尉西師　石延年

春　石　延年
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　范　仲淹
瀑布　范　仲淹
堯廟　范　仲淹
野色　范　仲淹
八月十四夜月　范　仲淹
題養真亭　韓　琦
有將獨鶴行都市道上者野態憔悴因成短韻　宋　庠
春夕　宋　庠

羣玉殿賜宴　歐陽　脩
下直呈同行三公　歐陽　脩
東閣雨中　歐陽　脩
秋懷　歐陽　脩
東齋　宋　祁
詠史　宋　祁
遣吏視諸公塋樹回有感三首（文正王丞相　文靖呂丞相　宣獻宋公）　宋　祁
僻居　燕　肅
中秋月　王　禹偁

何處見清輝登樓正午時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冷濕流螢草光凝睡鶴枝不禁雞唱曉輕別下天涯

送枝江秦長官罷秩　鄭　文寶

輿論才名外親人似古人官嫌容易達家愛等閑貧解印詩權在移風澤國春政聲交不得慚見數鄉民

送曹緯劉鼎二秀才　鄭　文寶

旦夕春風老離心共黯然小舟聞笛夜微雨養花天手筆人皆有曹劉世所賢禰侯重才子從此看鶯遷

夜泊江上　寇　準

歲暮峽中村維舟古樹根孽峯初落月夜後獨聞猿流水自無盡客愁那可論平明離楚岸迢遞指吳門

春日登樓懷歸　寇　準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楚江夜懷　寇　準

西風生遠水蕭颯度吟臺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
來寒蛩啼暗壁敗葉下蒼苔誰念空江水年年首
重回

題太湖　羅　處約

三萬六千頃湖侵海內田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
天南國吞將盡東溟勢欲連何當洒爲雨無處不
豐年

受詔修書述懷感事三十韻　楊億

太極垂裳日中原偃革初櫂船秋發詠衡石夜程
書好問虛前席徵賢走傳車蓬萊延漢彥蠹簡訪
秦餘紬繹資金匱規模出玉除紛綸開四部祕邃
接千廬飫賜嬰雞膳親迴六尺輿華芝下閶闔白
羽擁儲胥望氣成龍虎披文辨魯魚清光無咫尺
玄覽亦躊躇羣彥揮鉛筆微生濫石渠嵇康眞懶
慢謝客本空踈講學情田埆談經腹笥虛月評依
許邵文體慕相如雅飲歡娛合清言鄙吝祛彌旬
容出沐終日喜羣居撫己慚鳴玉歸田憶荷鋤池
籠養魚鳥章服畏猿狙圖府愁尸祿天閽愧弊裾
虛名同鄭璞散質類莊樗國士誰知我鄰家或侮
子放懷齊指馬屏息度蠭蠆嫠婦宜憂緯三公亦
濯纓危心惟觳觫直道忍蘧篨往聖容巢許先儒
美辭遠晨趨歡勞止夕惕念歸歟秦痔踈盃酒顏瓢
賴斗儲如諧曲肱臥猶可直鉤魚矯矯龜銜印翩
翩隼畫旗一麾終遂志阮籍去騎驢

至郡累旬惡風　楊　億

鄧禹功曹器馮周令長才叨臨萬室郡驟致五風
災大木行將拔繁雲黯不開自知蒙闇極民吏竊
相咍

獄多重囚　楊　億

鐵鑕鋃鐺衆金科伏念頻絕聞空獄奏深愧片言
人清潁黃公接（黃霸爲潁川守八年獄無重罪囚）甘棠召伯鄰懷
賢不能繼多辟宜由民

梁縣界蚸蚄蟲生　羅　處約

方喜雲油布俄聞葉縢生田神何縱虐稼政自非
明潁鳳那充食吳牛已絕耕（牛多疫死）黃堂厭粱肉惕
爾自心驚

禁中庭樹　錢　惟演

紫閣分陰地丹條擢秀時高枝接溫樹密葉覆辛
夷夜影搖光接晨英玉露滋乘春好封殖爲賦角
弓詩

寄楊墳　　趙　湘

閉門苦自長春恨極天涯落日山横水空城雨過花斷狂曾避蝶多病更聞蛙江上無消息風吹渡柳斜

答徐本　　趙　湘

天遠草離離秋霖寄信遲相思逢葉盡獨坐聽蟬悲岳色寒前見松心雪後知頻招猶未至時復撿清辭

喜故人至　　王　操

地僻無賓侶柴門晝始開溪山寒葉落江國故人來話舊驚霜鬢論詩滯酒杯相留喜同宿不寐曙光迴

送人南歸　　王　操

相送當摇落孤舟泛渺瀰去帆看已遠臨水立多時別浦寒鴻下空山夜鶴移他年重會面冷鬢兵成絲

南兵

曾見南兵苦征途事一如金瘡寒長肉紙甲雨生蛆山小蠻霜骨河枯瘴腐魚黎元無處哭丁户日相疎

上知府寇相公　　魏　野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始迴鎮臨求二陝調燮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事數聲雷未暇瞻珪璧先蒙話草萊幾思趨相府恐懼復徘徊

書友人屋壁　　魏　野

達人輕禄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閑唯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静想相尋者還應我最偏

閑居書事　　魏　野

無才動聖君養拙住山村臨事知閑貴澄心覺道尊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仍喜多時雨經春免灌園

述懷　　魏　野

東郊魏仲先生計只隨緣任懶自掃地更貧誰怨天有名閑富貴無事小神仙不覺流光速身將半百年

夏日宿西禪　　潘　閬

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雨院静若無

僧枕潤連雲石窻明照佛燈浮生多骨毀時日恐
難勝

敘吟　潘　閬

高吟見太平不恥老無成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
清搜疑滄海竭得恐鬼神驚此外非關念人間萬
事輕

歲暮自桐廬歸錢塘晚泊漁浦　潘閬

久客見華髮孤櫂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
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驚沙上鴈一一背
南飛

銘坐右　張　齊賢

恒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
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
吉祥

酬陳齊民見寄　种　放

竹扉常晝掩幽僻置身安自委漁樵分因思出處
難周庭方設燎漢將尚封壇莫問漁樵意人寰事
萬端

勸書　孫　僅

儒家無外事招客勸青編筆墨東西置朱黃次第
研頻憂傷點竄細恐誤流傳改易文辭正增加字
數全目因繁歇倦心向注中專端坐窮今古披襟
見聖賢疲勞時舉白遊息或談玄得興忘昏旭題
名記歲年捿毫思確論發卷恨亡篇魚魯皆刊定
誰人敢間然

江南立春日　呂　夷簡

灰律何時應江春昨夜來細風先動柳殘雪不藏
梅餘冷迷清管微和發凍醅閉門無客到樽俎爲
誰開

秋日旅懷　江　爲

迢迢江漢路秋色又堪驚半夜聞鴻鴈多年別弟
兄高風雲影斷微雨菊花明欲寄東歸信徘徊無
限情

江行　江　爲

越信隔年稀孤舟幾夢歸月寒花露重江晚水煙
微岸直帆相望沙空鳥並飛何時洞庭上春雨滿
蓑衣

經戰地　魯　交

西邊用兵地蕭慘無人耕戰士報國死寒草迎春
生沙飛賊風起晝黑陣雲橫未持天下箒何以掃

攙搶

大雪　　曾　交

萬象曉一色皓然天地中楚山雲母障漢殿水精宮遠近梅花信高低柳絮風吟邊清不徹和月上晴空

野水　　錢　昭度

野水光如璧澄心不覺勞與天無表裏共月見分毫綠好磨長劒清宜汎小舠淡交今已矣惆悵越波濤

塞上作　　唐　異

防秋人不到萬里絕妖氛馬放降來地鵰閑戰後雲月依孤壘沒燒逐遠荒分未省爲邊客宵笳懶欲聞

閑居書事　　唐　異

幽居經宿雨屐齒徧林塘一境無過客千山自夕陽晝會多獨語夏木有餘涼招隱詩慵寄時清誰肯忘

瀑布　　石　延年

飛勢挂岳頂無時向此傾玉虹垂地色銀漢落天聲萬丈寒雲濕千巖暑氣清潺湲不足羨就此濯

壓纓

曹太尉西師　　石　延年

仁者雖無敵王師尚有征獨乘金廐馬都領鐵林兵肅氣關河暮屯煙部落晴旗光秋燒去甲色夜江橫士喜擊中鼓虜疑閑後鉦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濯濯前誰拒堂堂彼自傾寒逾博望塞春燕隗嚚城外使戎心伏旁資帝道平公還如畫像爲贊學班生

春　　石　延年

一氣回元運恩含萬物深陰陽造化首天地發生

心有信來還去無私古到今和風激遺暢南轉入薰琴

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　　范　仲淹

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黿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瀑布　　范　仲淹

迥與衆流異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清無勢鬭蛟龍惡聲吹雨雹麤晚來雲一色詩句自成圖

堯廟　范　仲淹

千古如天日巍巍與善功禹終平洚水舜亦致薰風江海生靈外乾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簫鼓謝年豐

野色　范　仲淹

非煙亦非霧冪冪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登高醉始迴

八月十四夜月　范　仲淹

光華豈不盛賞宴尚遲遲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來夕如澄霽清風不負期

題養真亭　韓　琦

新葺公居北虛亭號養真所期清策處不是愛精神滿目林巒趣一心忠義身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

有狩獨鶴行都市道上者左右奔追野態憔悴因成短韻　宋　庠

明心本霄漢此路極喧埃何意鳴臯罷飜同舞市來波臣憂轍涸海鳥避風災寄語昂昂質非君羽獨推

春夕　宋　庠

暝色藏孤齋空軒向夕開花低應露下月暗覺雲來燭構輕蛾聚風枝倦鳥猜無言聊隱几萬境一靈臺

羣玉殿賜宴　歐陽　脩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獻集羣英論道皇墳與貽謨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下直呈同行三公　歐陽　脩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日街闊綠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密三公自愧陪羣彥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祿歲晚數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歐陽　脩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雲結秋陰重風傳禁漏過瑤圖新嗣聖玉塞久

包戈相府文書簡閒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
野人歌

秋懷　歐陽脩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
天感事悲雙鬢包羞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
東田

東音　宋祁

倉卒浮江日聲明建號初舉臣謀禁衛十宰製單
練氣銳燒析戰心歡折屐書纖兒競撞壞不念好
家居

詠史　宋祁

古有容容福人譏齪齪貧生貪巧作奏死戒直如
弦欲重高門地非論婿竈天詩書大儒家絲竹後
堂旃東閣繇驕馬西園竊瘞錢道誅誰執咎户選
不因賢朱鼓成妖日苑雛入賀年須防反室詔終
取鬪門憐異日讒成錦先時默似蟬空貽後人歎
流涕掩青編

遣吏視諸公塋樹回有感三首

文正王丞相　宋祁

兩朝推巨德萬務磬斯猷漢日左右手堯年中峯

佚名言天下滿故事省中留宸篆旌碑首刋文又
幾秋（子作碑詮述其事）

文靖呂丞相

慶曆公三入虜謀摇太平㗖金寘閒敵撓（千高反）酒
不寒盟上印情雖切（公被病求退不許）然髭疾遽輕（上翦髭賜公服之病愈）惜哉天弗憖宸幄淚先横（公訃至上在寺致齋聞之對東府哀慟）

宣獻宋公

昔去勸明辟（明肅朝公勸還政）俄歸參大鈞公孫未及相
諸葛已傷神名待天淵蔽文爭日月新英魂同玉

樹不向土中春

僻居

蓬茅城市遠草徑接魚村白日偶無客青山長對
門藥鑪留火暖花塢帶煙昏静坐搜新句冥心傍
酒罇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三

詩

五言律詩

泛溪 梅堯臣

發句陵 梅堯臣

聞鴈 梅堯臣

和謝仲弓廷評栽竹 梅堯臣

覽含元殿基因想昔時朝會之盛且感其興廢 蘇舜欽

五哀詩（屈平 李牧 晁大夫 馬伏波 斛律丞相） 司馬光

訪徐沖晦 郎簡

即事 王安石

招丁元珍 王安石

半山春晚即事 王安石

定林 王安石

自白土村入北寺 王安石

和象之北軒書事 韓維

平居 王安國

明皇 鄭獬

送趙樞寺丞宰虔化縣 陶弼

出嶺題石灰鋪 陶弼

同宋復古遊大林寺 周光宗御名頤

冬至 邵雍

晚涼閑步 邵雍

重九登石閣 邵雍

悟人一言 邵雍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程顥

和王正仲熙寧郊祀二十韻 劉攽

和鄭閎中仙居 陳襄

和子由初到陳州 蘇軾

過廣愛寺觀朱瑤畫 蘇軾

過淮 蘇軾

乘舟過賈收水閣二首 蘇軾

郊祀慶成 蘇軾

新年二首 蘇軾

倦夜 蘇軾

次韻王晦叔 蘇軾

次韻公定世弼登北都東樓二首

歲寒知松柏	黃庭堅
款塞來享	黃庭堅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黃庭堅
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	黃庭堅
司馬文正公挽詞二首	黃庭堅
范忠文公挽詞二首	黃庭堅
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黃庭堅
次韻秦少章晁適道贈答詩	黃庭堅
和文潛舟中所題	黃庭堅
漢陽親舊攜酒追送聊為短句	黃庭堅
次韻廖明略陪吳明府白雲亭宴集	黃庭堅
贈揚明叔	黃庭堅
閑居有感	李宗易
江上逢晁適道	崔子方
荷花	豐稷
寄鄭介夫	畢仲游

春日獨遊南園	楊蟠
聞赦有作	張舜民
曾子固挽詞二首	陳師道
司馬溫公挽詞二首	陳師道
登城樓	陳師道
和王子安至日	陳師道
送吳先生謁惠州蘇遲使	陳師道
懷遠	陳師道
張芻令餘杭	孫處
種園	張耒
近清明	張耒
晨興	張耒
都梁亭下	張耒
舟中曉思	張耒
南澗月夕	俞紫芝
廣武山懷古	劉季孫
春日遊金明池	李昭玘
獨步懷元中	洪朋
宿范氏水閣	洪朋
石牛莊閑居	崔鶠

晁黄太史　高　荷

題折氏下城園　吳　則禮

春日書懷　潘　大臨

江上晚步　潘　大臨

題呂少馮聽雨堂　李　彭

春日有懷　林　敏功

泛溪　梅　堯臣

中流清且平捨楫任船行漸近鷺鶿猶立已遥村覺横何妨緑樽滿不畏晚風生屈賈江潭上愁多未適情

發勻陵　梅　堯臣

秋雨密無跡濛濛在一川孤村望漸遠去鳥飛已先向晚雲漏日微光人倚船安知偶自適落岸逢沙泉

聞鴈　梅　堯臣

溼雲夜不散薄處微有星孤鴈去何急一聲愁更聽心應失舊侶翅已高青冥幾日江湖上鳬鷗共滿汀

和謝仲弓廷評栽竹　梅　堯臣

移得溪邊翠來爲庭下陰惜根存舊土帶筍助新林暗換蕭蕭葉知虛寸寸心東風莫搖撼培壅未應深

覽含元殿基因想昔時朝會之盛且感其興廢　蘇　舜欽

在昔朝元日千門動地來方隅正無事輔相復多才仗下簪纓肅天中繖扇開皇威瞻斗極曙色辨崔嵬赤案波光卷鳴鞭電尾回熊羆驅禁衛雨露覆蘭荄積賜傾中帑窮奢役九垓只知營國用不畏屈民財翠輦還移幸旻天未悔災羣心尋困獸回首變寒灰曾以安無慮翻令世所哀行人看碧

瓦獨鳥下蒼苔雖念陵爲谷遥知禍有胎青編遺迹在此地亦悠哉

五哀詩　司馬　光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甚矣讒之爲害不可一二數也聊觀戰國以來楚之屈原趙之李牧漢之晁錯馬援齊之斛律光皆負不世之才竭忠於上然卒困於讒不能自脱流亡不得其所而死或者國隨以丘墟此其尤可大哀者也因即其事作五哀詩且以警後世云

屈平

白玉徒爲絜幽蘭未謂芳窮羞事令尹踈不忘懷王宽骨銷寒渚忠魂失舊鄉空餘楚辭在猶與日爭光

李牧

椎牛饗壯士拔距養奇材虜帳方驚避秦金已閒來旌旗移莫府荊棘蔓叢臺部曲依稀在猶能話郭開

晁大夫

人主恩猶盛讒夫弄舌端旋聞就斧質不得解衣冠反虜齒饞令謀臣心盡寒晁宗噍類盡漢室泰山安

馬伏波

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天涯柱分界徼外貢輸金坐失姦臣意誰明報國心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煙深

斛律丞相

君臣日荒宴歌舞諱言愁老相猶當國猖鄰不敢謀謠言雖未出姦謗已先流誰恤忠臣意通宵抱膝憂

訪徐沖晦　郎　簡

湖上訪高士徑深行綠苔應聞山犬吠知是野人來岸幘出相接柴門自爲開林間清話久薄暮榜舟回

即事　王　安石

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一川水高下數家村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歸來向人說疑是武陵源

招丁元珍　王　安石

點點不自得紛紛何所爲畫墁聊取食獵較久隨時秋入江湖暗風生草樹悲黃花一杯酒思與故人持

半山春晚即事　王　安石

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牀敷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

定林　王　安石

漱甘涼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真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

自白土村入北寺　王　安石

雨過百泉出秋聲連衆山獨尋飛鳥外時度亂流
間坐石偶成歇看雲相與還會須營一畝長此聽
潺湲

和象之比軒書事　韓　維

舍北多嘉樹垂陰及四鄰清風常滿竹好鳥不驚
人圖史無他物謳吟佚此身應容里中客一醉倒
冠巾

平居　王　安國

綿綿散南風平居觸事慵古今無適莫義命有違
從水鳥迎秋舫山花映夕舂故鄉圖畫見垂老愧

塵容

明皇　鄭　獬

四海不搖草九重藏禍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
坤夷狄皆冠冕豺狼盡子孫潼關兵已破會憶老
臣言

送趙樞寺丞宰虔化縣　陶　弼

路入南雲下如何輕解攜人煙五嶺北星斗大江
西暖雪梅花樹晴雷贛石溪青衫欲無淚不奈鷓
鴣啼

出嶺題石灰鋪　陶　弼

馬度嚴關口生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
沙江勢一兩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
吾家

同宋復古遊大林寺　周（光宗御名）頤

三月山方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
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巾袂縹緲覺
身輕

冬至　邵　雍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
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

能知

晚涼閑步　邵　雍

得處亦多矣風前任鬢斑年過半百外天與一生
閑瑩靜雲間月分明雨後山中心無所愧對此敢
開顏

重九日登石閣　邵　雍

事出一時間時過事莫閑當時深可愛過後不堪
看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人能知此理憂患自
難干

悟人一言　邵　雍

百慮謀猶拙一言迷自開世間無大事天下有雄
才唯恐人難得寧憂道未恢悬心都去盡何復病
塵埃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程　顥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
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莫天際是
輕陰

和王正仲熙寧郊祀二十韻　劉　攽

駿命膺長發鴻圖本恒徽八方星拱極四海日升

暉舊典增成秩彌文示表微聖時均玉燭天統正
璿璣南極迎陽復陰泉候氣歸積高常眷顧昭孝
每無違羽衛來雙闕和鑾並六飛風霆齊命令龍
虎會旗旂帳殿層城暮金波列宿稀嚴更虛夜警
彤輦下彤闈廣樂千人唱外煙萬目睎衆神知受
記象物競來依陟降兼明祭圜方比範圍送音仍
藹藹昇福禎霏霏霈澤蘇蟄動春陽暢壇雍慶深
周揭厲感極至歔欷多士參鳴玉微生厠皂衣肅
雍瞻帝武奉引近天威儒館鵷鸞舊長謡錦繡輝
因知子雲賦何足頌巍巍

和鄭閎仲仙居　陳　襄

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獄訟積年
生予始至邑素有以積負憑折細民田主者逮驗分明予治而歸之或有年深而亡積者亦受詞訟三年分戶二千凡有產而無業積年空納其租許其還主者不可勝數百疾求箴補
千鈞待準平嗟予不如古斯道未能宏
我愛仙居好隆儒勸大方諸生今講藝予每講書罷又令諸生各輯相教授童子俾升堂公暇每有童子十數人至堂上教授經書或試之書買
地興民學因孔子廟後脩起學舍買三家之地以廣其基驅車下黨庠予每出行諸鄉遇有小學則下以觀童子三年邑未化官滿意彷徨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憂民極反覆責己未周
詳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老來須向學多病喜

平康

和子由初到陳州　蘇　軾

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
悠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
南州

廣愛寺朱瑶畫　蘇　軾

朱瑶唐晚輩得法尚雄深滿寺空遺迹何人識苦
心長廊欹雨脚破壁摵鐘音成壞無窮事他年復
弔今

過淮　蘇軾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眞已矣歸計亦悠哉今日風憐客平時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響如雷

乘舟過賈收水閣二首　蘇軾

蝎蝎風蒲亂猗猗水荇長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鵝黃得意詩酒社終身魚稻鄉樂哉無一事何處不清涼

曳杖青苔岸繫船枯柳根德公方上冢季路獨留言已占蒲魚港更開松菊園從茲來往數兒女自應門

郊祀慶成　蘇軾

帝出乘昌運天心子太平文章三代繼制作七年成大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掃地晛寶夜垂精仰御圓蒼蓋還觀海岱城北流吞朔易南極落攙搶外燎靈光答回鑾瑞霧迎需雲徧枯槁解雨達勾萌可頌非天德因儀亦下情民言知有酌帝謂本無聲富國由崇儉斷年在好生無心斯格物克己自消兵化國安新政孤臣反舊耕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賡

新年二首　蘇軾

小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桃葉渚煙濕落梅村晚市人歸盡孤舟鶴踏翻猶堪慰寂寞漁火亂黃昏

北渚集羣鵲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巢枝生物會有役謀身要及時何當禁畢弋看引雪衣兒

倦夜　蘇軾

欹枕倦長夜小窗猶未明孤村一犬吠殘月幾人行衰鬢久已白旅懷空自清荒園有絡緯虛織竟何成

次韻王晦叔　蘇軾

鍾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次韻公定世弼登北都東樓二首　黃庭堅

眞皇多廟勝仁祖用功深卜宅遷九鼎破胡藏萬金百年休戰士當日繼前禽欲斷匈奴臂不如留此心

漢皇勤遠略晚節相千秋不足中原地猶思一戰收　聖朝方北顧斜日倚東樓廟筭知無敵寒儒淚自愁

歲寒知松柏　黃　庭堅

羣陰彫品物松柏尚桓桓老至惟心在相將到歲寒霜嚴御史府雨立大夫官擁衆溝中斷微弦爨下殘光陰一鳥過斬伐五牛難春日輝桃李蒼顏亦預觀

款塞來享　黃　庭堅

前朝夏州守來款塞門西聖上開皇極降書付狄鞮壇衮瞻日月[illegible]面帶金犀殿陛開干羽邊庭息鼓鼙永輸量谷馬不作綱潘羝聲勢常相倚今聞定五溪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黃　庭堅

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變齡孫謀開　二聖末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鈞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　神宗廟千秋　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因以贈行　黃　庭堅

迎新與送故渠已不勝勤民貴賤簡劍公寛柱後文諸郎投賜沐高會惜臨分去國雖千里分憂即近君

司馬文正公挽詞二首　黃　庭堅

國在多難日人如大雅詩忠清居沒世孝友是生知加璧延諸老彝弓撫四夷公身與宗社同作太平基

毀譽蓋棺了于今名實尊哀榮有主命終始酌民言歸見三公府深衣獨樂園平生兩無累憂國愛元元

范忠文公挽詞二首　黃　庭堅

信道雖常爾知人乃獨亨書林身老大諫紙字欹傾龍去三山動人危五鼎烹保全天子聖几杖送餘生

公在昭陵日文章近赤墀空嗟伏生老不待選英帷去國幾三虎聞韶待一夔誰言蓋棺了新樂鎖蛛絲

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黃　庭堅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
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
楊朱

次韻秦少章晁適道贈答詩　黃　庭堅

二子論文地陰風雪塞廬窮穿東郭履不奉子公
書士固難推挽時聞有詔除貧喧真得計獻御恐
成疎

三百一九　文鑑廿三　十七　註

和文潛舟中所題　黃　庭堅

霧橫疑有路天遠欲無門信矣江山美懷哉譴逐
寬長波空永記佳句洗眼昏誰柰離愁得村醪或
可尊

漢陽親舊攜酒追送聊爲短句　黃　庭堅

接淅報官府敢違王事程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
城鄰里煩追送杯盤瀉濁清祇應瘴鄉老難答故
人情

次韻廖明略陪吳明府白雲亭宴集　黃　庭堅

江淨明花竹山空響管弦風生學士麈雲繞令君
筵百越餘生聚三吳遠接連庖霜刀落鱠執玉酒
明船棄縣飛來舄壺公謫處天酌多時暴謔舞短
更成妍唯我孤登覽觀詩未究宣空餘五字賞文
似兩京然醫曾是肱三折官當歲九遷老夫看鏡罷
衰白敢爭先

贈楊明叔　黃　庭堅

窮奇投有北鴻鵠止丘隅我已魑魅禦君方燕雀
俱道應無不帶學要盡工夫莫斬猿狙杙明堂待
棟桴

小英　文鑑九三　十八　陳北

閑居有感　李　宗易

進退荷君恩孤懷豈易論以閑銷日月何力報乾
坤架上書千卷花前酒一樽相持兩成癖此外盡
忘言

江上逢晁適道　崔　子方

渺渺逢江雨微微到面風主人留一餉佳士得相
逢會面嗟何晚論詩許有功君家好兄弟更覺此
心同

荷花　豐　稷

桃杏二三月此花泥滓中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

風淨剎如金涌嘉賓照暮紅誰歌採菱曲舟在晚霞東

寄鄭介夫　畢　仲游

鄭子安強否梅花萬里春如何投虎穴直欲犯龍鱗北闕今無數南方信有人可憐妻子在年少不謀身

春日獨遊南園　楊　蟠

天淨鳥飛遠路幽花自香春風吹草木野水滿池塘事去青山在人間白日長興來搔短髮做意久難忘

聞赦有作　張　舜民

擊破填街道傳聲過水濱國蕃三歲禮恩流萬家春舟楫親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

曾子固挽詞二首　陳　師道

早棄人間事真從地下遊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伉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勳庸留琬琰形象付丹青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司馬溫公挽詞二首　陳　師道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遵詔傳天遠奪楊公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教崇若無天下議惡美併成空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王几雖來晚明堂託授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登城樓　陳　師道

城郭春容晚因行可當遊飛來雙蛺蝶目盡一浮鷗峽嶮山將合江平水却流同來端與盡且為小遲留

和王子安至日　陳　師道

物理有終極人情從往還陰陽消長際老疾去留間申白徒懷惠巢由不買山更歌吾和汝風日稍侵顏

送吳先生謁惠州蘇運使　陳　師道

聞名欣識面異好有同功我亦慚吾子人誰恕此公百年雙白鬢萬里一秋風為說任安在依然一

秃翁

懷遠　陳　師道

海外三年謫天南萬里行生前只為累身後更須名未得平安報空懷故舊情斯人有如此無復涕縱横

張留令餘杭　孫　覿

經年獨窮處此去豈無營最近吾民病無嗟縣令名官卑人易信政貴化方行更有論心處前溪水正清

種圃　張　耒

僦舍亦為圃從人笑我癡自求佳草木仍捕小籓籬吾事正如此人生聊自怡霜松未及尺獨我見奇姿

近清明　張　耒

斜日去不駐好風來有情江城過風雨花木近清明水樹閑照影山禽時引聲吾年行老矣淹泊愛何成

晨興　張　耒

端居歲已晏秋羅亦蕭然雲露窺前日秋明樹外天大江寒欲落諸嶺霽逾鮮白首無聊劇昏昏只

醉眠

都梁亭下　張　耒

金蓀青冥上孤城莽蒼中淺山寒帶水旱日白吹風人事劇緣手生涯且轉蓬高眠待春漲鮭菜伴南公

舟中曉思　張　耒

樹色未啼鳥疑聲初度航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吹霜飄泊年來甚覊遊情易傷年豐清穎尾吾計亦差良

南澗月夕　俞　紫芝

華髮念秋晚青燈憐夜長香園菊花露寒著橘林霜月在北窗底人行南澗旁婆娑不知去身與兩俱士

廣武山懷古　劉　季孫

楚漢兵相接乾坤晝亦冥虎爭千里震龍戰四郊腥故壘從誰問嚴祠自昔靈北風吹敗木落日任飄零

春日遊金明池　李　昭玘

日有江湖思坐無車馬塵橫橋自照水啼鳥不驚人輦路晴飛絮宮門暗鎖春多情老園吏灑地看

相覩

獨步懷元中　洪　朋

淨盡西山日深行城北村琅璫鳴佛屋薜荔上僧
垣時雨慰喁腹夕風清痟竟所思渺江水誰與共
忘言

宿范氏水閣　洪　朋

枕水鑿疏櫺雲扉夜不扃灘聲連地籟林影亂天
星人淨魚頻躍秋高露欲零何妨呼我友乘月與
揚舲

石牛莊閑居　崔　鶠

不識春風面知從底處來紅深桃灩破綠靜水簾
開物外心常挂人間事不諳從今江海去無復世
推排

見黃太史　高　荷

萬里南溪郡黃香得賜環盛名喧海內擢翮返雲
間太史資誠峻郎官選亦慳朝廷才特起堂奧援
誰扳一夢追前事羣公厄後艱中傷皆死禍放逐
罕生還別駕之戎僰僑居傍草菅想知諳鳥道鬧
說異人寰楊子家元窘王維室久鰥鵬來心破碎
猨叫淚潺湲達觀終難得羈愁必易刪衆情相憫

惘靈物自恬擱迥閤澄秋眺幽窗聳夜跧蜀天何
處盡巴月幾回彎陛履寬空斷遺弓涕忽潸石門
凄殿楯銅雀慘宮鬟帝統聯仁聖皇恩感蠱頑網
羅疏黨禁誅茇掃朋姦黜檢金閨彥凋零玉筍班
尚令宗廟器遥隔鬼門關拊髀咨詢及含香詰命
須笑談趨赤縣吟詠落烏蠻奏記懷東觀移文頌
北山應將九遷待未補七年閑士愧千鈞弩身謀
五兩綸退藏欣望氣延仰竊窺斑昌谷詞源窄浯
溪筆力孱斵輪深類扁投斧欲隨般鵠卵眞能伏
龍鱗敢冀攀不嗔無紹介試遣略承顏

題折氏下城南　吳　則禮

繫馬從河川可人冬景妍要看花到地付與水浮
天未覺隨戎馬端來喚酒船誰去是關塞勝事總
堪傳

春日書懷　潘　大臨

舟楫凌漳水風濤接蠡湖龍媒成跬步驪領脫纖
軀樂土供遊戲深文苦勢拘智中雖硯岳牆外或
歌呼老去嵇康懶歸來寗子愚千鍾眞莫府七畝
借肩腴春雨何曾瘠園花竟自都小橋藏細柳方
沼出新蒲酒熟粘巾漉經傳帶雨鋤行盤隨所有

坐客幾時無日轉淮陰暮門通鳥逕迂仰頭看哺
鷇引手亦將雛撫事盆繅繭勞生戶轉樞形骸浮
大塊毛髮燎紅爐借問青官情何如濁水鳧士倚
甘食酪張翰合思鱸世論幾膠狂人心盡好竿屠
龍非至計射雉屈良圖借著方陸漢推枰已滅吳
從渠畫麟閣吾自著潛夫

江上晚步　潘　大臨

白鳥没飛煙微風逆上船江從樊口轉山自武昌
連日月懸終古乾坤別逝川羅浮南斗外點府若
何邊

題呂少馮聽雨堂　李　彭

碧澗寒侵屋幽雲夜度墻貪看山入坐怪聽雨鳴
廊苦乏陰鏗句聊登孺子床非君無汲引寄傲學
潛郎

春日有懷　林　敏功

風高收雨急日薄過寒微梅蘂初迎臘春溪欲漲
衣形容今日是遊衍昔人非節物關愁緒歸鴻正
北飛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四

詩

七言律詩

和御製夏日垂釣作　徐　鉉
內宴應制　曹　翰
豫章胡氏華林書堂　張　齊賢
春日書懷　寇　準
春夕偶作　趙　湘
上李昉相公二首　王　操
溫泉　鄭　文寶

讀江總傳　鄭　文寶
梅花　林　逋
小園梅花　林　逋
晨興　魏　野
山居　丁　謂
民牛多疫死　楊　億
漢武　楊　億
莎衣　楊　朴
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勘　晏　殊

初秋宿直　晏殊
安昌侯　晏殊
偶成　石延年
金鄉張氏園亭　石延年
首陽　石延年
喜雨　韓琦
寄子京　宋庠
府齋歲晏寄昭文相公樞密太尉　宋庠
重展西湖　宋庠
招魯清 附卷末　范雍
書王元之畫像側　歐陽脩
上致政太保杜師公　歐陽脩
內直對月　歐陽脩
下直　歐陽脩
早朝感事　歐陽脩
青州書事　歐陽脩
望太湖　蘇舜欽
春睡　蘇舜欽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之什　蘇舜欽

喜永叔安道仲儀除諫官　蔡襄
詠門　龍昌期
走筆寄夷陵歐陽永叔　謝伯初
許昌公宇書懷呈歐陽永叔韓子華王介甫　謝伯初
寄杭州孫資政　唐介
讀史　王安石
示長安君　王安石
詳定試卷　王安石
和金陵懷古　王安石
思王逢原　王安石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　王安石
葛溪驛　王安石
郡舍偶書　揚偕
送唐介之貶所　李師中
送唐御史　仲訥
聞富并州入相　王令
紙鳶　王令
聞南陽呂諫議誨長逝　鄭獬

恭和御製上元觀燈　王珪

和御製夏日垂釣作　徐鉉

物茂時平日正長翠華停馭睹方塘文竿乍拂圓
荷動頳尾時翻素荇香睿賞只應從暇豫聖恩寧
肯間沉翔香鈎自是貪芳餌猶笑成湯一面張

內宴應制　曹翰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
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
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團花褶戰袍

豫章胡氏華林書堂　張齊賢

一百年來煙爨同衣冠江左慕家風兒孫歌舞詩
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孝悌筠編爭紀錄門閭天
語賜褒崇莫將六闕方朱氏（朱敬則家門孝友三葉旌表門閭六闕）
葉葉蒸蒸奉始終

春日書懷　寇準

曾讀前書笑古今耻隨流俗信浮沉終期直道扶
元化敢爲虛名役片心默坐野禽啼晝景閒門官
柳長春陰世間事了先須退不待霜毛漸滿簪

春夕偶作　趙湘

一夕衡門獨自開雨陰深巷少塵埃醉醒風傍池

邊起坐火月從花上來何處夜歌初欲斷四鄰春
夢未知回因思此興無人共時復孤吟步綠苔

上李昉相公二首　王操

弱冠登龍入粉闈少年清貴古來稀袖中詔草朝
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阜筆玉堂寒漏迥捲簾池
館水禽飛三台位近猶謙遜閒聽秋霖憶翠微

又

翰苑優游數十春文章敵手更無人對敬旒冕如
儕友下直門闌似隱淪倚檻白雲供醉望搘筇黃
葉落吟身年來得意知難盡大半門生作侍臣

溫泉　鄭文寶

瀉溪如燎霧雲陰玉石魚龍換古今只見開元無
事久不知貞觀用功深籠無鮮語衣無雪堆有黃
沙乘有金惆悵胡雛負恩澤始知夷甫少經心

讀江總傳　鄭文寶

行人慵過景陽宮宮畔離離禾黍風庭玉有花空
怨白井蓮無步莫愁紅吟詩功業才雖大亡國君
臣道最同爭忍暮年歸故里綸竿迴避釣魚翁

梅花　林逋

吟懷長恨負芳時爲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

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人憐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别調角中吹

小園梅花　林逋

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東風向小園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

晨興　魏野

夜長乞待得晨興耽睡僮猶唤不譍燒藥爐中無宿火讀書窻下有殘燈臨堦短髪梳和月傍岸衰容洗帶氷料得巢禽驚怪訝尋常日午起慵能

山居（當化已南山多索陂蓄晉李芳集人物武敗里）　丁謂

峒口清香徹海濱四時芬馥四時春山多緑桂憐同氣谷有幽蘭讓後塵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海南有含笑花）爭如彼美欽天壤長薦芳香奉百神

民牛多疫死（水牛多自湘廣南人趾悉民間者事之以給用）　楊億

南海邊風知失性東吳喘月不逢醫一元祀典古所重九穀民天命在斯眞相杝車寧致問旄庖更

刃亦焉施炎神癘鬼爭爲虐虎虎消蝗復是誰

漢武　楊億

蓬萊銀闕浪漫漫弱水回風欲到難光照竹宫勞夜拜露溥金掌費朝飡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索米向長安

莎衣　楊朴

軟緑柔藍著勝衣倚船吟釣最相宜蒹葭影裏和煙卧菡萏香中帶雨披狂脱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直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輕博换伊

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勘　晏殊

元巳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灧灧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

初秋宿直　晏殊

絳河星斗夜闌干禁署沉沉閉九關上帝册書藏玉府仙人宫闕巨鼇山凉蟾影度秋陰薄促漏聲來夜唱閑擁鼻吟多欲愁絶嚴鐘凄斷樹烏還

安昌侯　晏殊

蓮勺移家近七遷曾儒章句世相傳關中沃壤遍

涇渭堂上繁聲遂管弦身服儒衣同祭義日將危
酒對彭宣高墳丈五陽陵外千古朱雲氣凜然

偶成　石　延年

力振前文覺道孤恥同流輩論榮枯動非仁義何
如靜得是機關不似無孔孟也宜輕管晏臯夔未
必失唐虞佐王重聞吾何有且自低心混世儒

金鄉張氏園亭　石　延年

亭館連城敵謝家四時園色鬬明霞窻迎西渭封
侯竹地接東陵隱士瓜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
斷樹交花縱遊會約無留事醉待參橫月落斜

首陽（夷齊在孟津諫伐紂而死于首陽其山在蒲州乃舜都也豈非二子之意何古之所不思識）　石　延年

遜國同來訪聖謨適觀爭國皆師徒恥生湯武干
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充身安是餓清風有
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骨雖饑此行孤

喜雨　韓　琦

何假嗔雷趣怒桴默然嘉澤浹民區經時亢陽羣
心駭數月焦熬一陣蘇巳發禾苗安在槁再生莊
稼不虞枯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似無

寄子京　宋　庠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均老去師丹多
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
鷗想見親唯有弟兄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府齋歲晏節物感人輙成拙詩上寄昭
文相公樞密太尉　宋　庠

處世何常盡值才虛名高位自驚猜千重浪裹隨
流出百尺竿頭試險回衰鬢不徒欺曉雪孤心兼
欲伴寒灰舊陽潁曲風煙接巳仗歸雲作隱媒

重展西湖　宋　庠

綠鴨東陂巳可憐更因雲竇注西田鑿開魚鳥忘
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寒新
拄便留煙使君直欲稱漁吏顧賜閑州不計年

書王元之畫像側（在琅琊山）　歐陽　脩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
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
章不足論名姓巳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公此）
（滁州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

上致政太保杜相公　歐陽　脩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
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樽談

笑作閑人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內直對月　歐陽　脩

禁署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纖埃不隔光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蓮燭燒殘愁夢斷蕙爐熏歇覺衣單水精宮鎻黄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下直　歐陽　脩

宮柳街槐緑未齊春雲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褐小雨班班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早朝感事　歐陽　脩

踈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青州書事　歐陽　脩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禄厚豈惟慚飽食俸餘仍是買輕裝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

望太湖　蘇　舜欽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微人鱠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爲停橈一楚吟

春睡　蘇　舜欽

別院簾昏掩竹扉朝酲未解接春暉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嗒爾暫能離世網陶然直欲見天機此中有德堪爲頌絕勝人間較是非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之什　蘇　舜欽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横截冷光中雲頭灔灔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乗曉風

喜永叔安道仲儀除諫官　蔡　襄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盡相歡昔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賢得路難好竭謀猷居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

詠門　龍　昌期

樞動本爲榮辱主長因外戶細推尋乾坤出入無窮象夷狄關防有限心擁到善人非遠大開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舉簫韶奏穆穆無凶令在今

走筆寄夷陵歐陽永叔　謝　伯初

舟行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旅腸萬里更堪人
謫官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
華蜀錦張去似長沙非黜辱比於連郡亦遐荒
之以言事初貶連州令可能作賦嘲巫渚好爲投文弔耒陽
杜子美下耒陽路經峽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
才如夢得多爲累情甚安仁久悼亡絕境化成儒
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典詞懸待修青史諫草當
來露皂囊不用臨流羨漁者便將纓足濯滄浪

許昌公宇書懷呈歐陽永叔韓子華王介甫　謝　伯初

十年趨競浪求榮因得閑曹減宦情亂種黃花添
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驅馳聚事猶干祿約勒清
狂爲近名早晚持竿釣鱸鱖雙溪煙雨一舟橫

寄杭州孫資政　唐　介

何人富貴不圖安大抵爲臣節欲完手執樞機謀
國易心存忠義入時難臨風未覺龍媒老衛斗誰
知劍氣寒天子聖神思舊德肯教捶馭久盤桓

讀史　王　安石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黯闇猶
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
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示長安君　王　安石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
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
沙萬里行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鴈南征

和金陵懷古　王　安石

懷鄉訪古事悠悠獨上江城滿目秋一鳥帶煙來
別渚數帆和雨下歸舟蕭蕭暮吹驚紅葉慘慘寒
雲壓舊樓故國淒涼誰與問人心無復更風流

詳定試卷　王　安石

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楊雄當時賜帛倡
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
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

思王逢原　王　安石

蓬蒿今日想紛披冢上秋風又一吹妙質不爲平
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書案湓水東
來入酒卮陳迹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　王　安石

朝廷今日四夷功先以招懷後殪戎胡地馬牛歸
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胄爭

趨上將風文武佐時慚吉甫宣王征伐自膚公

葛溪驛　王　安石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牀病中最覺風
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
地色淒涼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疎桐葉半黃

郡舍偶書　楊　偕

偃息鈴齋度歲華著書人嚮笑聱牙斯文自信猶
天地吾道誰知繫國家獨愛杉篁寒不變更憐江
海闊無涯因思朝市爭名地何似優游刺史衙

送唐介之貶所　李　師中

直誠自許時不與孤立敢言人所難去路一身輕
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姦
雄骨尚寒天意若爲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

送唐御史　仲　訥

力犯雷霆衆共危遠投魑魅獨爲宜忠州學業真
無負高廟神靈固有知自倚聖明容直道未甘憔
悴死荒陲滿朝卿相多公議莫把文章作楚詞

聞富并州入相　王　令

元首賡歌樂股肱四方雖遠喜聲盈忠賢不死天
心在輔弼終歸聖慮精中國自今應更重本朝前
日可嗟輕要須待見成堯舜未敢輕浮作頌聲

紙鳶　王　令

誰作輕鳶壯遠觀似嫌飛鳥未多端纔乘一線憑
風去便有愚兒仰面看未必青霄因可到偶能終
日遂爲安扶搖不起滄溟遠笑殺鵬搏似爾難

聞南陽呂諫議誨長逝　鄭　獬

子文三仕去何頻一臥南陽竟沒身明主自應容
直道皇天何事殺忠臣柱天力屈空留草貫日心
存不化塵黃壤不知人世事爲君慟哭楚江濱

恭和　御製上元觀燈　王　珪

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
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
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唐有聖代昇平樂曲）君王又進
紫霞杯

招曾清　范　雍

吏隱便同眞隱者閉門終日懶追隨人間實合無
如我天下知音更有誰莫爲利名疎舊分好灰心
計話前期從今寂寞吟情減只有思君兩首詩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四

皇朝文鑑卷之二十五

詩

七言律詩

閒居吟　邵雍
仁者　邵雍
清風短吟　邵雍
閒行吟　邵雍
洛下園池　邵雍
答人語名教　邵雍
何事吟　邵雍
觀三皇　邵雍
觀五帝　邵雍
觀三王　邵雍
觀五伯　邵雍
觀七國　邵雍
觀嬴秦　邵雍
觀兩漢　邵雍
觀三國　邵雍
觀西晉　邵雍
觀十六國　邵雍

觀南北朝　邵雍
觀隋　邵雍
觀有唐　邵雍
觀五代　邵雍
觀盛化　邵雍
問鼎　邵雍
安樂窩　邵雍
自詠　邵雍
首尾吟　邵雍
蒼蒼吟寄李審言　邵雍
林下　邵雍
安樂四吟　邵雍
自和打乖吟　邵雍
題華下無相院西溪　張先
寄李朝請　范純仁
郊行即事　程顥
秋日偶成　程顥
出潁口初見淮山　蘇軾
新城道中　蘇軾
和王斿　蘇軾

次韻李脩孺留別　蘇軾
直王堂詔賜官燭法酒　蘇軾
和劉景文見贈　蘇軾
王文玉挽詞　蘇軾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蘇軾
往岐亭　蘇軾
姪安節遠來夜坐　蘇軾
祭常山回小獵　蘇軾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　蘇軾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柱杖爲壽　蘇軾
新釀桂酒　蘇軾
連雨江漲二首　蘇軾
桄榔杖寄張文潛　蘇軾
夜坐達曉寄子由　蘇軾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蘇軾
潤州甘露寺　沈括
感秋扇　蘇轍
寄黃幾復　黃庭堅
寄上叔父夷仲　黃庭堅
詠雪　黃庭堅
新喻道中寄元明　黃庭堅
壺中九華　黃庭堅
郊丘從駕　彭汝礪
喜聞中丞包公稱職有書　楊蟠
陪潤州裴如晦學士遊金山回作　楊蟠
示諸君　徐積
次韻寇秀才寄下邳家兒　陳師道
次韻春懷　陳師道

東山謁外大父墓　陳師道
寄泰州曾侍郎　陳師道
夏日二首　張耒
元日　任伯雨
聞趙正夫遷門下　鄒浩
旅中諭懷　俞紫芝
寄蘇內翰　劉季孫
望舊廬有感　葉濤
題羊隱堂　劉跂
晚登秋屛閣示杜氏兄弟　洪朋

答王立之惠書　潘　大臨

望西山懷駒父　李　彭

簡田升之時升之赴金陵　吳　則禮

病後登快哉亭　賀　鑄

閑居吟　邵　雍

閑居須是洛中居天下閑居皆莫如文物四方賢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絕奇花畔持芳酎最勝草間移小車只有堯夫貪親舊交親元不負堯夫

仁者　邵　雍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切勿恃何妨爭先路徑機

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清風短吟　邵　雍

清風興味未全衰豈謂天心便棄遺長具齋莊緣讀易每欹疎散爲吟詩人間好景皆輸眼世上閑愁不到眉生長太平無事日又還身老太平時

閑行吟　邵　雍

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

洛下園池　邵　雍

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游只却輸閑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眞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挽到身

答人語名教　邵　雍

開闢而來世教敷其間雄者號眞儒修身有道名先覺何代無人達奧區煥若丹青經史義明如日月聖人途轍生涵泳雖云久天下英才敢厚誣

何事吟　邵　雍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沉吟施爲欲似千

鈞弩磨厲當如百鍊金釣水誤持生殺柄着碁閑動戰爭心一盃美酒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觀三皇　邵　雍

許大乾坤自我宜乾坤之外更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作法極微難看蹟收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勲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觀五帝　邵　雍

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雍容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修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願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聲明類日中

觀三王　邵　雍

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涼德所宜居夏商正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澤火有名方受革水天無應不成需請觀仁義爲心者肯作人間淡丈夫

觀五伯　邵　雍

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御戟林中活公道貨財心裏歸雖則餼羊能愛禮柰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内歎息惟聞一仲尼

觀七國　邵　雍

嘗其末路尚縱橫仁義之言固不聽肯謂破秦存

卽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鬼未爲怪白日殺人奚足驚加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俱生

觀嬴秦　邵　雍

專韓七國正爭奪利害相磨未便休比至一雄心底定其如四海血橫流三千賓客方成夢百二山河又變秋設詭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封侯

觀兩漢　邵　雍

秦破山河舊戰場宜期民復見耕桑九千來里開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剝喪既而遭莽卓迍邅殊不念高光當時文物如斯盛城復何由更有隍

觀三國　邵　雍

桓桓鼎峙震雷音絕唱高蹤没處尋鼙鼓一方情未暢弓刀萬里力難任論兵很石寧無意飲馬黃河徒有心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慮外失良金

觀西晉　邵　雍

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題品人才憑雅誚雌黃人事用風流有力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

觀十六國

渾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不到弊時多

蟣虱爪當爛後足虫蛆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何嘗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大一管夷吾

觀南北朝

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絕往還偏霸尚存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腥羶洛陽雅望稱崔浩江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四年能並戀謾將夷虜互爲言

觀隋

始謀當日已非臧又更相承最自戕螻蟻人民貪土地泥沙金帛悅姬姜征遼音畐廢荒服泛沭情懷厭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觀有唐　邵　雍

天生神武莫中央不爾羣兇未易攘貞觀若無風凜凜開元安得氣揚揚仰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

觀五代　邵　雍

自從唐季墜皇綱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懸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脫未旦小星猶有光五十三年更五姓始知除掃待真王

觀盛化　邵　雍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林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

吾曹養拙賴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道跡人間好景處閑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更無之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事未嘗戮一無罪四事百年方四葉五事百年無腹心之患也

問鼎　邵　雍

請將調鼎問於君調鼎工夫敢與聞只有鹽梅難盡善豈無薑桂助為芬和羹必欲須求美眾口如何更得均切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

安樂窩　邵　雍

安樂窩中三月期老來纔會惜芳菲自知一賞有分付誰謂萬金無子遺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未知

自詠　邵　雍

老去無成鬢髮衰年將七十待何為居常無病不服藥間或有懷時作詩引水更憐魚並至折花仍喜蝶相隨平生積學都無效只得胸中恁坦夷

首尾吟　邵　雍

堯夫非是愛吟詩為見聖賢興有時日月星辰堯則了江河淮濟禹平之皇王帝霸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豈謂古人無闕典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處困時事體極時觀道妙人情盡處看天機孝慈親和未必見松柏歲寒然後知匪石未開心可轉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試時事體律諳然後信人情非久莫能知同霑雨露蓬蒿質獨出雪霜松柏姿見慣不如身歷過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閑觀蔬圃時暖地春初纔

翁欝宿根秋末却披離韭葱蒜薤青遮隴藾芋蔓
薑緑滿畦時到皆能弄精彩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爲事到強爲須
涉跡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
無平路歧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西晉浮誇時
可歎南梁崇尚事堪悲仲尼豈欲輕辭魯孟子何
嘗便去齊儀鳳不來人老去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精神未耗時水竹清閑都
占了鶯花富貴又兼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

來面上吹被有許多閑捧擁堯夫非是愛吟詩

蒼蒼吟寄李審言　邵　雍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
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
時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
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
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林下　邵　雍

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閑
偃仰四支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雪飛
時軟布相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安樂四吟　邵　雍

詩

安樂窩中詩一編自歌自詠自怡然陶鎔水石閑
勳業銓擇風花靜事權意去乍乘千里馬興來初
上九重天忺時更改三兩字醉後吟哦六七篇直
恐心通雲外月又疑身是洞中仙銀河洶湧飜晴
浪玉樹查牙生紫煙萬物有情皆可狀百骸無病
不能纏命題濫被神相助得句縱爲人所傳肯讓
貴家常奏樂寧甦富室騰收錢若條此過知何限

因甚臺官獨未言

書

安樂窩中一部書號云皇極意何如春秋禮樂能
遺則父子君臣可廢乎浩浩羲軒開闢後巍巍堯
舜協和初炎炎湯武干戈外洶洶桓文弓劍餘日
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幾千百主出規
制數億萬年成楷模治久便憂強跋扈患深仍念
惡驅除才堪命世有時有智可濟時無世無既往
盡歸閑指點未來須俟別支梧不知造化誰爲主
生得幾多奇丈夫

香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焚意豈尋常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且異緇黃徼廟貌又殊兒女褻衣裳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虛室清明都是白靈臺瑩靜別生光觀風御寇心方醉對境顏淵坐正忘赤水有珠涵造化泥丸無物隔青蒼生爲男子仍身健時遇昌辰更歲穰日月照臨光自大君臣庇廕效何長非圖聞道至於此金玉誰家不滿堂

酒

安樂窩中酒一罇非惟養氣又頤真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何異君臣初際會又同天地乍絪緼醲酣情味雖名狀醞釀功夫莫指陳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寄經綸鳳凰樓下逍遙客郟鄏城中自在人高閣望時花似錦小車行處草如茵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雨後靜觀山意思風前閑看月精神這般事體權衡別振古英豪恐未聞

自和打乖吟　邵雍

安樂窩中好打乖自知元沒出人才老年多病不服藥少日壯心都未灰庭草剗除終未盡檻花擡舉尚難開輕風吹動半醺酒此樂直從天外來

題華下無相院西溪　張先

積水涵虛上下清幾家門靜岸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入郭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鑑中行已憑暫雨添秋色莫放脩蘆礙目生

寄李朝請　范純仁

仕途三黜信多艱名節當憂不自完幸賴聖明寬罪戾敢辭閑僻儘盤桓孟生墜甑何能顧貢氏塵冠豈復彈俸入雖貧家世事釜魚從此已稱丹

郊行即事　程顥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酒盞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秋日偶成　程顥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雲煙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出潁口初見淮山　蘇軾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

遠近青山久與舡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
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新城道中　蘇　軾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
絮帽樹頭初日挂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
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

和王斿　蘇　軾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游
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
郎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次韻李脩孺留別　蘇　軾

十年流落敢言歸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排
雲霧盡呼黃髮寄安危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
年記一時我欲折繡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
一日鏁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
呈同院　蘇　軾

微霰疎疎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
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
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和劉景文見贈　蘇　軾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氣峥嶸老不除失路今爲噲
等伍作詩猶似建安初西來爲我風黧面獨臥無
人雪縞廬留子非爲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

王文玉挽詞　蘇　軾

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肺肝玉晏一生都
臥病子雲三世不遷官幽蘭空覺香風在宿草何
曾淚葉乾猶喜諸郎有曾志文章還復富波瀾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蘇　軾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

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月寒
聲落畫簷試掃北堂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
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
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往歧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
城東禪莊院　蘇　軾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
水谷盡放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
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姪安節遠來夜坐　蘇軾
南來不覺歲崢嶸坐撥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嗟予潦倒無歸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

祭常山回小獵　蘇軾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　蘇軾

千章把椊陰雲天摶散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海白裹豐年及我掛冠前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看駢肩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　蘇軾
二年相伴影隨身踏遍江湖草木春擿石舊痕猶作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途自衛眞無敵捷徑爭先却累人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

新醸桂酒　蘇軾
擣香篩辣入餅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尊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煑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連雨江漲二首　蘇軾
越井岡頭雲出山牂柯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龍卷魚鰕幷雨落人隨雞犬上墻眠只應樓下平堦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帷浥舊香高浪隱牀吹甕盎闇風驚樹擺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堦滴夜長

桄榔杖寄張文潛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蘇軾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雨茫茫江邊曳杖桄榔瘦林下尋苗草撥香獨步儻逢峋嶁令遠來莫恨曲江張遥知魯國眞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夜坐達曉寄子由　蘇軾
燈燼不挑垂暗蘂爐香重撥尚餘熏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幽光與子分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蘇軾
參横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

皇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潤州甘露寺　沈　括

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月滿亭臺地從日月生時見眼到江山盡處回三國是非春夢斷六朝城闕野花開心隨潮水漫漫去流徧煙村半日來

感秋扇　蘇　轍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彷彿舊松蘿一時用捨非吾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復用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寄黃幾復　黃　庭堅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鴈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煙藤

寄上叔父夷仲　黃　庭堅

艱難聞道有歸音部曲霜行壁月沉王春正月調玉燭使星萬里朝天心頗令山海藏國用乃見縣官恤民深經心隴蜀封疆守必有人材備訪尋

詠雪　黃　庭堅

春寒晴碧來飛雪忽憶江清水見沙夜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風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開頃刻花政使盡情寒至骨不妨桃李用年華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黃　庭堅

中年畏病不舉酒孤負東來數百觴喚客煎茶山店遠看人秧稻午風涼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猶夢遶羊腸

壺中九華　黃　庭堅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東坡先生名曰壺中九華并為作詩後八年自海外歸過湖口石已為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為笑實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當崇寧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堅繫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詩來石既不可復見東坡亦下世矣感歎不足因次前韻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嵐暖翠空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迴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霜鍾難席卷袖椎來聽響玲瓏

郊丘從駕　彭　汝礪

今歲郊丘　上始躬宿齋初出未央宮百年禮樂星辰爛萬國衣冠錦繡中精意與天相應接人心

如水自流通聖時好作休成記今日誰爲太史公

喜聞中丞包公稱職有書　楊蟠

辞官執法動　朝廷丙魏如今亦有聲公道未亡
猶可立世人不慣却須驚愊負潤澤嘉謀進臺閣
風流故事明時論已兼言責重真教天下笑虛名

陪潤州裴如晦學士遊金山廻作　楊蟠

世上蓬萊第幾洲長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點當
軒出江水中分遶檻流天遠樓臺横北固夜深燈

火見揚州廻舡却望金陵月獨倚牙旗坐浪頭

示諸君　徐積

古俗今時不用分只將虛實判澆淳養心有要先
除僞入德無難只用真此道若從爲得路他岐如
徃是迷津我曹好尚雖迂闊最愛山夫共野人

次韻寇秀才寄下邳家兄　陳師道

少共千憂老一官中間毀譽兩茫然去留有命真
如此俯仰從人却未然故着江山供極目正將強
健入新年驚逢小杜風流勝信有衣冠不乏賢

次韻春懷　陳師道

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笋來敗絮不温生
蟣蝨大杯覆酒着塵埃衰年此日仍爲客舊國當
時只廢臺河嶺尚堪供極目少年爲句未須哀

東山謁外大父墓　陳師道

土山宛轉屈蒼龍下有盤盤盖世翁萬木剝天元
自直費篁侵道更須東百年富貴今誰見一代功
名託至公少日推頭期類我莫年垂淚向西風

寄泰州曾侍郎　陳師道

八年門第故違離千里河山費夢思淮海風濤真

有道麒麟圖畫豈無時令朝有客傳河尹是處逢
人說項斯三徑未成心已具世間惟有白鷗知

夏日二首　張耒

長夏村墟風日清簷牙燕雀已生成蝶衣曬粉花
枝午蛛網添絲屋角晴落落踈簾邀月影嘈嘈虛
枕納溪聲久判兩鬢如霜雪直欲樵漁過此生
棗徑瓜畦經雨凉白衫烏帽野人裝幽花避日房
房斂翠樹含風葉葉凉養拙久判藏姓字致身安
事巧文章漢庭卿相皆豪傑不遇何妨白髮郎

元日　任伯雨

憶惜東班賀紫宸和風佳氣淨無塵龍墀初下觚稜日雉扇齊開玉座春接武九霄曾近侍投荒三載作流人窮通忤合雖天理俯仰尋思不爲身

聞趙正夫遷門下　鄒　浩

促膝論心十二年有時忠憤淚潸然不聞一事拳拳救但見三臺每每遷天地豈容將計免國家能報乃身全它時會有相逢日解說何由復自賢

旅中諭懷　俞　紫芝

白浪紅塵二十春就中奔走費光陰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一面琴爲方外友數篇詩

當橐中金會須將爾同歸去家在碧溪煙樹深

寄蘇内翰　劉　季孫

倦壓鰲頭請左符笑尋穎尾爲西湖二三賢守去非遠六一清風今不孤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聚星堂上誰先到欲傍金鐏倒玉壺

望舊廬有感　葉　濤

重來舊屋誰爲主江令蕭條歎獨存已愧問人纔識路更悲無柳可知門舟車到處成家宅歲月惟驚長子孫孤客濫巾非得已故交零落與誰論江令尋宅詩云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

題半隱堂　劉　跂

一堂圖籍自陶冶三逕蕭蘭俱歲華定非平恩許侯宅會是仲長公理家端居雅不煩屏當佳設頗嘗成咄嗟唯我身閑數來往徽絃一泛即生涯

晚登秋屏閣示杜氏兄弟　洪　朋

病人湯廚暫時住謾向秋屏臺上行白日忽隨飛鳥去青山斷處落霞明林間嘒嘒寒蟬急江上悠悠煙艇橫富貴功名付公等嗟予老矣負平生

答王立之惠書　潘　大臨

歸自江南即定居湓旁親友問何如剛腸肯爲藜

羹轉病骨聊憑竹杖扶南圃上腴千樹橘東湖春水百金魚明年生計應堪說待倩君侯買墨書

望西山懷駒父　李　彭

去歲湖湘賦禀秋闕君江國大刀頭百年會面知幾遇十事欲言還九休照眼遥岑落懷袖過眉拄杖立汀洲莫言青山淡吾慮誰料却能生許愁

簡田升之時升之赴金陵　吳　則禮

建業風流端可憐石城江色曉鮮鮮烏窺漢節梅花底雨濕柁樓春水邊霜鬢讎書有東觀錦囊覓句屬南天枯腸不飽太官肉我種芋魁今十年

病後登快哉亭　　賀鑄

經雨清蟬得意鳴紅塵開處見歸程病來把酒不知猒夢後倚樓無限情鵶帶殘枝投古刹草將野色入荒城故園又負黃華約但覺秋風鬢上生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六

項氏萬卷堂圖籍印

詩

五言絶句

松江夜泊　鮑當
孤鴈　鮑當
江上漁者　范仲淹
淮上遇風　范仲淹
出守桐廬道中十首　范仲淹
無絃琴　王琪
遠山　歐陽脩
夏夜小亭有懐　梅堯臣
寒草　梅堯臣
芳草　王安石
送望之赴臨江　王安石
溝港　王安石
梅花　王安石
歳寒　邵雍
廬山三首　蘇軾
蝸牛　蘇軾
讀史　蘇轍

遺老齋三首　蘇　轍
陪謝師厚遊范文正公祠十絶　黄　庭堅
謫居黔南五首　黄　庭堅
蠶婦　張　俞
秦王纜船石　楊　蟠
紈扇　張　舜民
鴈　陳　師道
春日　崔　鶠
題續溪雪峯樓　崔　鶠

歲暮書堂　江　華
長安在何許二首　賀　鑄

六言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　王　安石
題西太一宮　王　安石
四賢吟　邵　雍
獨坐　文　同
相如　文　同
鷺鷥　文　同
題鄭防畫夾三首　黄　庭堅

蛺蝶圖　黄　庭堅
有患江南帳中香者戲作　黄　庭堅
子瞻繼和復荅　黄　庭堅
和高子勉　黄　庭堅
登山望海　張　耒
寧浦書事　秦　觀
松江夜泊　鮑　當
舟閑人已息林際月微明一片清江水中涵萬古
情

孤鴈　鮑　當
寒多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庭
信
江上漁者　范　仲淹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没風波
裏
淮上遇風　范　仲淹
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
人
出守桐廬道中十首　范　仲淹

隴上帶經人金門鹵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尹
親
君恩泰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
榮
妻子壓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
歸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
身
有病甘長廢無機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
閽
天閽變化地所好必真龍軻意正迂闊悠然輕萬
鍾
萬鍾誰不慕意氣滿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
心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
清
滄浪清可愛白鳥鑑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
衣
風塵日以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
泥

無絃琴　王琪
寂寞之淳音其為樂至深應嫌皷腹者猶是撫絃
琴
遠山　歐陽脩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峯巒隨處改行客不知
名
夏夜小亭有懷　梅堯臣
西南雨氣濃林上昏月色寒影不隨人寥寥空露
白
寒草　梅堯臣
寒草纔變枯陳根已含綠始知天地仁誰道風霜
酷
芳草　王安石
芳草知誰種緣階已數叢無心與時競何苦綠葱
葱
送望之赴臨江　王安石
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包
苴
溝港　王安石
溝港重重柳山坡處處梅小輿穿麥過狹徑礙桑

回

梅花　王　安石

墻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歲寒　邵　雍

松柏入冬看方能見歲寒聲須風裏聽色更雪中看

廬山三首　蘇　軾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

自昔懷清賞神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个到廬山

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頗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蝸牛　蘇　軾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讀史　蘇　轍

江河浪如屋要須滄海容可憐狄仁傑猶復負妻公

遺老齋三首　蘇　轍

久無叩門聲咏咏問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書中多感遇掩卷輙長吁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丘文若命世人惜哉憂人憂

陪謝師厚遊百花洲槃礴范文正公祠下道羊曇哭謝安事因讀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爲韻　黄　庭堅

憶在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　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羊生但著鞭勿哭西州門故有不亡者南山相與存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可無憾公今有世家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殄瘁詩悲風韻高木

傷心祠下亭在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江鷗會人語

公有一盃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
零
萎徑問謠俗高丘省佃作昔遊非苟然今花幾開
落
在昔實方枘成功見圓機九原尚友心白首要同
歸
人去洲渚在春回花草斑清談值淵對發興如江
山
落日銜城壁祠東更一遊悲來惜酒少安得董糟
丘

謫居黔南五首　　黃　庭堅

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
顏
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
關
冷淡病心情暄和好時節故園音信斷遠郡親賓
絕
山郭燈火稀峽天星漢少年光東流水生計南枝
烏
真性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
得

蠶婦　　張　俞

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非是養蠶
人

秦王纜船石　　楊　蟠

色陰長帶雨疑是白雲根欲問東巡事今猶不敢
言

紈扇　　張　舜民

紈扇本招風曾將熱時用秋來掛壁上却被風吹
動

鴈　　陳　師道

來往違寒暑飛鳴在稻粱未知溟海大不肯過衡
陽

春日　　崔　鶠

落日不可盡冉林紫谷開明明遠色裏歷歷暝鴉
回

題績溪雪峯樓　　崔　鶠

題詩最高處不爲付人看記着今朝勝山明松雪
寒

歲暮書堂　　汪　革

霜重堦鋪紈風凛肌生粟心莊耳目清思慮無由
俗

長安在何許二首　賀鑄

長安在何許疑在青天上矯首遡西風浮雲斷人
望

長安在何許疑在白日下裴徊天一隅華月生新
夜

六言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　王安石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
悵望以空歸

題西太一宮　王安石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煙水白
頭想見江南

四賢吟　邵雍

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
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　有
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獨坐　文同

不報門前賓客已收案上文書獨坐水邊林下宛

如故里閑居

相如　文同

相如何必稱病靖節奚須去官就下其誰不許如
愚是處皆安

鷺鷥　文同

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翻翻靜依寒葦如畫獨
立晴沙可憐

題鄭防畫夾三首　黃庭堅

子母猿啼槲葉山南山北危機世故誰能樗里彀
中皆是由基

惠崇煙雨歸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故
人言是丹青

折葦枯荷共晚紅榴苦竹同時睡鴨不知飄雪寒
雀四顧風枝

蛺蝶圖　黃庭堅

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收墜翼策
勳歸去南柯

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作　黃庭堅

螺甲割崑崙耳香材屑鷓鴣斑欲雨鳴鳩日永下

帷睡鴨春閑

子瞻繼和復答　黄　庭堅

迎燕温風旎旎潤花小雨斑斑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塵裏偷閑

和高子勉　黄　庭堅

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建安數六七子開元纔兩三人

登山望海　張　耒

烏去蒼煙古木人歸綠野孤舟信美雖非吾土消憂且復登樓

寧浦書事　秦　觀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消憂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七

詩

七言絶句

新蟬　寇　準

書河上亭壁　寇　準

離京日作　寇　準

寄傳逸人　張　詠

赴闕日過中州經石子鎮驛　鄭　文寶

菊　韓　丕

題河陽後城平嵩閣　李　迪

水亭秋日偶書　林　逋

自作壽堂因作一絶誌之　林　逋

上王相公　魏　野

天華寺　呂　夷簡

漁者　郭　震

老卒　郭　震

雲　郭　震

觀藏珠　夏　竦

睢陽　夏　竦

松江　陳　堯佐

華清宮　陳堯佐
酬阮逸詩卷　鮑當
行色　司馬池
雪中　晏殊
讀史　謝濤
秋夕北樓　石延年
題龍興寺老栢院　張在
答永叔問客　王琪
端午帖子詞二首　歐陽脩
温成皇后閤春帖子詞　歐陽脩

樵者　歐陽脩
謝判官幽谷種花　歐陽脩
對雪憶往歲錢塘西湖訪林逋三首　梅堯臣
淮中晚泊犢頭　蘇舜欽
暑中閑詠　蘇舜欽
夏意　蘇舜欽
蜡燭　孫復
書汜水關寺壁　王安石
漢武　王安石
張良　王安石
曹參　王安石
諸葛武侯　王安石
讀唐書　王安石
懷張唐公　王安石
南浦　王安石
初夏即事　王安石
光宅寺　王安石
悟真院　王安石
示公佐　王安石

邵平　王安石
讀漢書　王安石
臺城寺側獨行　王安石
雜詠　王安石
揚子　王安石
范增　王安石
杏花　王安石
韓子　王安石
省中　王安石
溝西　王安石

歸庵　王安石
封舒國公　王安石
北山　王安石
壬戌正月晦復至齊安　王安石
書何氏宅壁　王安石
金陵即事三首　王安石
定林　王安石
孟子　王安石
孔光　李泰伯
酴醾　韓維
穎國龐公挽詞　李師中
負暄閑眠　仲訥
夜深吟　王令
登樓三首　狄遵度
讀司馬君實撰呂獻可墓誌　鄭獬
途次葉縣覩千葉桃花　陶弼
登潮月亭　陶弼
對花有感　陶弼
新蟬　寇準
寂寂宮槐雨乍晴高枝微帶夕陽明臨風忽起悲
秋思獨聽新蟬第一聲
書河上亭壁　寇準
暮天寥落凍雲垂一望危亭欲下遲臨水數村誰
畫得淺山寒雪未銷時
離京日作　寇準
致君才業本無能戀闕情懷老不勝欲過龍津重
回首曈曨初日上觚稜
寄傳逸人　張詠
當年失腳下漁磯苦戀明朝未得歸寄語巢由莫
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赴闕日過中州經石子鎮驛　鄭文寶
得罪先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深放逐無
人識白雪關頭一望時
菊　韓丕
造化功夫豈異端自緣開晚少人看若教總似陶
潛眼肯向芳春賞牡丹
題河陽後城平嵩閣　李迪
南指嵩高北太行大河中出貫靈長君王不恃金
湯險自有仁恩結萬方

水亭秋日偶書　林逋

巾子峯頭烏臼樹微霜未落已先紅凭欄高看復下看半在石池波影中

自作壽堂因作一絶誌之　林逋

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它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

上王相公　魏野

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好來相伴赤松遊

天華寺　呂夷簡

賀家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窻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

漁者　郭震

江柳弄風翬翠岱山花着雨濕燕脂知收短棹拈長笛一葉舟中仰面吹

老卒　郭震

老來弓劍喜離身說着沙場更愴神任使將軍全得勝歸時須少去時人

雲　郭震

聚散虛空去復還野人閑處倚筇看不知身是無根物蔽月遮星作萬端

觀藏珠　夏竦

斂手機心願自安遮藏有路巧千般主公當面無因見只怕傍人冷眼看

睢陽　夏竦

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

松江　陳堯佐

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黄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

華清宮　陳堯佐

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爭爲一句傷前事都爲明皇恃太平

酬阮逸詩卷　鮑當

木有毫端水有源漸成盤錯始潺湲右丞畫筆多平淺平淺應知近自然

行色　司馬池

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

雪中　晏殊
平臺千里渴商霖內史憂民望歲深衣上六花非
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

讀史　謝濤
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
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秋夕北樓　石延年
秋霽雲舒寒帶水月明天色白連河夜闌登覽寒生
微動瑟瑟層飆上下波

題龍興寺老栢院　張在
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又迴惟有君家老
栢樹春風恰似不曾來

答宋叔問客　王琪
班班疎雨寒無定皎皎圓蟾望欲闌應在浮雲儘
深處更憑絲竹一催看

端午帖子詞二首　歐陽脩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
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沴何須採艾禳但得皇心調
鼎鼐自然災祲變休祥

溫成皇后閤春帖子詞　歐陽脩
內助從來上所嘉漸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
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

樵者　歐陽脩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西山望見朝
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歐陽脩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
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對雪憶往歲錢塘西湖訪林逋三首　梅堯臣

昔乘野艇向湖上泊岸去尋高士初折竹壓籬曾
礙過却穿松下到茅廬
旋燒枯栗衣猶濕去愛峯前有徑闢日暮更寒歸
欲懶無端撩亂入舡來
樵童野犬迎人後山葛棠梨案酒時不畏尖風吹
入牖更教林畔覓鷗夷

淮中晚泊犢頭　蘇舜欽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
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暑中閑詠　蘇　舜欽

嘉果浮沉酒半醺牀頭書冊亂紛紛北軒凉吹開疎竹卧看青天行白雲

夏意　蘇　舜欽

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蠟燭　孫　復

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辭

書汜水關寺壁　王　安石

汜水鴻溝楚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便有園公綺季閑

漢武　王　安石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

張良　王　安石

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

曹參　王　安石

束髮河山百戰攻白頭富貴亦成功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

諸葛武侯　王　安石

慟哭楊顒為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讀唐書　王　安石

志士無時亦少成中世隨世就功名并汾諸子何為者坐與文皇立太平

懷張唐公　王　安石

直諒多為世所排有懷長向我前開暮年惆悵誰知此南陌東阡獨往來

南浦　王　安石

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鄰鄰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初夏即事　王　安石

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芳草勝花時

光宅寺（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偶准晉武中宅陳齊人在其大）　王　安石

齊安孤起宋與前光宅相仍一水邊蜂分蟻爭今不見故窠遺掛尚依然

悟眞院　王安石

野水縱橫漱屋除午窻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
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

示公佐　王安石

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
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

鄧平　王安石

天下紛紛未一家販繒屠狗尚雄誇東陵豈是無
能者獨傍青門手種瓜

讀漢書　王安石

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時跡自窮畢竟論心異
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

臺城寺側獨行　王安石

春山捴亂水縱橫籬落荒畦草自生獨往獨來山
下路筍輿看得綠陰成

雜詠　王安石

烏石岡頭躑躅紅東江柳色漲春風物華人意曾
相值永日留連草莽中

揚子　王安石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當時薦口終

虛語賦擬相如却未工

范增　王安石

鄛人七十漫多奇爲漢敺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
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杏花　王安石

垂楊一逕紫苔封人語蕭蕭院落中獨有杏花如
喚客倚墻斜日數枝紅

韓子　王安石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
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

省中　王安石

萬事悠悠心自知强顔於世轉參差移床獨臥秋
風裏靜看蜘蛛結網絲

溝西　王安石

溝西直下看芙蕖葉底三三兩兩魚若比濠梁應
更樂近人渾不畏舂鉏

歸庵　王安石

稻畦藏水綠秧齊松鼠初乾尚有泥縱蹇尋岡歸
獨臥東庵殘夢午時雞

封舒國公　王安石

桐鄉山遠復川長紫翠連城碧滿隍今日桐鄉誰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

北山　王　安石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壬戌正月晦復至齊安　王　安石

風暖柴荊爽颺開雪乾沙淨水洄洄意行却得前年路看盡梅花看竹來

書何氏宅壁　王　安石

有興提魚就公羨此言雖在已三年皖濁終負幽人約空對湖山坐惘然

金陵即事三首　王　安石

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兩三家東風漫漫吹桃李非復當時仗外花

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定林　王　安石

定林脩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

石路午陰多坐聽潺湲

孟子　王　安石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孔光　李　泰伯

王莽欲為先輿草董賢將過自迎門省中樹木何關事却對妻孥不肯言

酴醾　韓　維

平生為愛此香濃仰面常迎落架風每至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酒盃中

潁國龐公挽詞　李　師中

獨立無朋但任真不持聲勢倚君親若將坤體論臣道公是朝廷第一人

負暄閑眠　仲　訥

茅簷晴日暖於春一枕鈞天樂事新滿眼繁華皆得意午眠安穩却無人

夜深吟　王　令

叩几悲歌涕滿襟聖賢千古我如今凍琴絃斷燈青暈誰會男兒半夜心

登樓三首　狄　遵度

道之不行乘桴浮赴河蹈海成今遊春歸應到嶺
北樹日出先照天南樓
羣山南走失所往百川東逝茲其窮天低水國疑
將壓人過月堂愁欲空
莎青石細淺見底天空靈淡無一毫波閒圓月照
不動海上清風來最高

讀司馬君實撰呂獻可墓誌　鄭　獬

一讀斯文淚寫襟磨天直氣萬千尋知君不獨悲
忠義又有熟憂天下心

途次葉縣觀千葉桃花　陶　弼

三月官桃滿上林一花千萼費春心葉公城外裏
河北一樹無人色更深

登潮月亭　陶　弼

渡頭人語知潮上下看南江東北流試引輕帆學
歸去茶山溪淺却回舟

對花有感　陶　弼

得莫欣欣失莫悲古今人事共花枝桃紅李白萬
薇紫問著春風自不知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八

詩

七言絶句

天人　邵　雍

禁煙留題錦屏山下　邵　雍

懶起　邵　雍

送蘇脩撰赴闕四首　張　載

別館中諸公　張　載

聖心　張　載

老大　張　載

有喪　張　載

土牀　張　載

芭蕉　張　載

貝母　張　載

題解詩後　張　載

怪石　黃　庶

白雲庵　黃　庶

偶成　程　顥

送呂晦叔赴河陽　程　顥

贈司馬君實　程　顥

題館壁　劉攽
山堂偶書　唐詢
冬至日遊吉祥寺　蘇軾
唐道人言天目山　蘇軾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　蘇軾
春日　蘇軾
贈劉景文　蘇軾
望湖樓醉書二首　蘇軾
望海樓晚景二首　蘇軾
書雙竹湛師房　蘇軾
王莽　蘇軾
金橙徑　蘇軾
霜筠亭　蘇軾
中秋月　蘇軾
梅花二首　蘇軾
南堂　蘇軾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　蘇軾
題澄邁驛通潮　蘇軾
歸計　沈括

姑熟　沈括
靜居　李宗易
虞姬墓　蘇轍
秋祀高禖　蘇轍
題陽關圖　黃庭堅
題李伯時畫嚴子陵釣灘　黃庭堅
北窓　黃庭堅
和謝公定河朔漫成　黃庭堅
梅福隱居　黃庭堅
次韻子瞻延英入侍　黃庭堅
戲題小雀捕飛虫畫扇　黃庭堅
竹枝歌二首　黃庭堅
答閻善二首　黃庭堅
病起荆江亭即事　黃庭堅
臺下　沈遼
宿濟州西門外旅館　晁端友
召試學士院　王欽臣
題流沙象　黃履
次韻答學者　陳師道
寄都下故人示王子安　陳師道

絕句　陳　師道
贈吳氏兄弟　陳　師道
絕句　陳　師道
經筵大雪不罷講二首　呂　希哲
曾點　呂　大鈞
題宣州後堂壁　張　耒
栢武公　張　耒
絕句　張　耒
漫成　張　耒
北郊　呂　大臨

送劉戶曹　呂　大臨
題驛舍　盧　秉
送呂子進　張　舉
守關　劉　季孫
題李世南畫扇　蔡　肇
自歎　任　伯雨
感古二首　任　伯雨
途中　張　公庠
張辟疆　劉　跂
春日村居　崔　鷗

讀漢書　紀　欽止
垂虹亭　米　黻
題泗濱南山石壁曰第一山　米　黻
杜牧　田　晝
墨子　田　晝
見降羌感事　晁　詠之
暮雨　謝　邁
雨中漫成　謝　邁
村老　馬　存

自齊山借舟泛湖還家　曹　緯
茅塘馬上　賀　鑄
天人　邵　雍
羲軒堯舜雖難復湯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時
又異也由天道也由人
禁煙留題錦屏山下　邵　雍
春半花開百萬般東風近日惡摧殘可憐桃李性
温厚吹盡都無一句言
懶起　邵　雍
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

收起簾外落花撩亂飛

送蘇脩撰赴闕四首　張　載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
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顓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
王事請議成功器業中

闔闢天機未始休衫衣䩄足兩何求巍巍只爲蒼
生事彼美何嘗與九州

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
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閒

別館中諸公　張　載

九天宮殿鬱岧嶤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
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聖心　張　載

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脩千五百年無
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老大　張　載

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終日面岧嶤六年無限詩
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有喪　張　載

有喪不勉道終非少爲親嬿老爲衰舉世只知
考妣功緦不見我心悲

土牀　張　載

土牀煙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温
飽外漫然清世一閑人

芭蕉　張　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
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貝母　張　載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强顧我蹉
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

題解詩後　張　載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字可嗟高
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怪石　黃　庶

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
語口曽見漢唐池館來

白雲庵　黃　庶

白雲無種端地生有時出山爲雨露老僧惆悵望
雲歸盡日庵前自來去

偶成　程顥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送呂晦叔赴河陽　程顥

曉日都門颭旆旌曉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程顥

二龍閑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題館壁　劉攽

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江海去卻從雲氣望蓬萊

山堂偶書　唐詢

在處煙雲早晚生自疑呼吸氣皆靈十年夢寐江山裏今見江山入戶庭

冬至日遊吉祥寺　蘇軾

井底微陽回未回蕭蕭寒雨濕枯荄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獨肯來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蘇軾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　蘇軾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唯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

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朱陳村在徐州蕭縣

春日　蘇軾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窗潑眼明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

贈劉景文　蘇軾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處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望湖樓醉書二首　蘇軾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放生魚鱉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

望海樓晚景二首　蘇軾

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海碧電光時掣紫金蛇

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譍江上秋風晚來急爲傳鐘鼓到西興

書雙竹湛師房　蘇軾

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孤枕對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窻

王莽　蘇軾

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事

十

夜半千金購得鮮飛人

金橙徑　蘇軾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小舡燒蘿擣香虀

霜筠亭　蘇軾

解籜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要看凜凜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中秋月　蘇軾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梅花二首　蘇軾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閒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南堂　蘇軾

掃地燒香閉閤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窻浪接天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　蘇軾

人間斤斧日創夷誰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

十一

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

題澄邁驛通潮閣　蘇軾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歸計　沈括

佳山人少說山多空只年年憶薜蘿不是自心應不信眼前歸計又蹉跎

姑熟　沈括

新晴渡口百花香石子池頭鴨英黃搔慢夕陽留不住好風將雨過梅塘

靜居　李　宗易

大都心足身還足秖恐身閑心未閑但得心閑隨處樂不須朝市與雲山

虞姬墓　蘇　轍

布叛增亡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令窮艱難獨與虞姬共誰使西來敵沛公

秋祀高禖　蘇　轍

乾德年中初一新頹垣破瓦委荆榛與亡举墜于戈際閒暇方知國有人

題陽關圖　黄　庭堅

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

題李伯時畫嚴子陵釣灘　黄　庭堅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北窓　黄　庭堅

生物趣功日夜流園林才夏麥先秋綠陰黄鳥北窓簟付與來禽安石榴

和謝公定河朔漫成　黄　庭堅

漢時水占十萬頃官寺民居皆瀕河豈必九渠忘故道直緣穿鑿用工多

梅福隱居　黄　庭堅

吴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拂蠨花問塵世故人予是國師公

次韻子瞻延英入侍　黄　庭堅

延和西路古槐陰不隔朝宗夙夜心公有胷中五色綫平生補袞用功深

戲題小雀捕飛蟲畫扇　黄　庭堅

小蟲心在一啄閒得失與世同輕重丹青妙處不可傳輪扁斲輪如此用

竹枝歌二首　黄　庭堅

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要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

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

答閒萕二首　黄　庭堅

公　醉面桃花紅人百忤之無愠容革老夜闌傾數斗焚香黙坐日生東

陶令舍中有名酒無夕不為父老傾四坐歡欣觀

酒德一燈明暗又詩成

病起荆江亭即事　黄　庭堅

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不須要出我
門下實用人材即至公

臺下　沈　遼

石梅落落欲黄時細雨濛濛暗不開數日不行臺
下路不知江水過山來

宿濟州西門外旅館　晁　端友

寒林殘日欲棲烏壁裏青燈乍有無小雨愔愔人
假寐臥聽疲馬齕殘芻

召試學士院　王　欽臣

翠木陰陰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
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

題淺沙泉　黄　履

欄依沙淺一泓寒雨不增深旱不乾要識有源爲
可取餘波更向大江看

次韻答學者　陳　師道

大阿無前鋒不缺鈆刀不堪供一切至柔繞指剛
則折善而藏之光奪月

寄都下故人示王子安　陳　師道

湖海相逢日自踈經年不作一行書世間惟有韓
康伯肯爲淵明住歲餘

絶句　陳　師道

里中餽杏得嘗新馬上逢花始見春勤苦著書如
作吏世間枉是最閑人

贈吳氏兄弟　陳　師道

得失妍媸只自知略容千載有心期恨君不識金
華伯何處如今更有詩

絶句　陳　師道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招不來世事相違每
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經筵大雪不罷講二首　呂　希哲

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勑下簾延
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强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
顏動全勝三軍賀凱旋

曾點　呂　大鈞

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
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

題宣州後堂壁　張　耒

過雨山亭暑氣微老人猶未試生衣滿園閒綠無人到春日南風燕子飛

桓武公　張　耒

北征談笑縛姚公靜掃諸陵見洛嵩不用登高笑夷甫正緣此筆使君雄

絕句　張　耒

風捲浮煙匝地回雨將濃翠撲山來晚涼樓角三吹罷夕照江天萬里開

漫成　張　耒

閉門春風作社還誰家有花堪醉眠柳腰榆莢爭入眼江梅一枝遠若天

北郊　呂　大臨

村北磽田久廢耕試投嘉穀望秋成天時地力難前料萬粒須期一粒生

送劉戶曹　呂　大臨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唯傳顏氏得心齋

題驛舍　盧　秉

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糧買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

送呂子進　張　舉

籬鷃雲鵬各有程匆匆送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

守關　劉　季孫

晨雞三唱未開關留滯行人更解鞍卻上月明高處立曉風吹面作清寒

題李世南畫扇　蔡　肇

野水潺潺平落澗秋風瑟瑟細吹林逢人抱甕知村近隔塢聞鐘覺寺深

自歎　任　伯雨

當年言路亦逡巡白簡青蒲十一人幸斥炎荒半除籍而今無一預朝紳

感古二首　任　伯雨

一言借諭賢鍾會意在張華亦已深大抵知言由養氣可憐晉武有蓬心

指鹿奸謀豈偶然都緣人事不由天要知左右皆言馬只為當時殺正先

途中　張　公庠

一年春事又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路桃花風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

張砰彊　　劉跂

老畫駸駸不可攀風流依約片言還小兒若悟他年事肯復生心涕淚閒

春日村居　　崔鶠

春草門前已沒靴更無人過野人家雞雞細竹時聞雨淡淡疏簾不隔花

讀漢書　　紀欽止

漢公事業比阿衡純用詩書致太平它日何人頌功德至今嘲笑亦諸生

垂虹亭　　米芾

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繼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

題泗濱南山石壁曰第一山　　米芾

京洛風沙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閒莫論衡霍撞千髻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

杜牧　　田晝

弟病兄孤失所依當時書語最堪悲豈圖乞得南州後却恨尋芳去較遲

墨子　　田晝

末學紛紛自有師能言黃髮我猶疑定知已駕雲梯後却悔初心泣染絲

見降羌感事　　鼂詠之

沙場尺箠致羌渾玉陛朝趨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

暮雨　　謝邁

晚雨牆東暗綠槐清陰庭院鎖莓苔委堦紅藥將春去貼水青荷與夏來

雨中擬成　　謝邁

東風渾作勒花寒寂寞林塘不受看王板鶴翎俱

未識梨梢空有淚闌干

村老　　馬存

肉死皮乾垂鬢絲尋瞎扶杖向東籬丈王沒後無人問直至而今大半飢

自萍山借舟泛湖還家　　曹緯

十里平湖浸不流晚風吹浪打行舟定知歸得侵燈火家在菰蒲最盡頭

茅塘馬上　　賀鑄

牂園忽忽負當年回羨農兒過我賢水落陂塘秋日淨仰眠牛背看青天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八

詩

雜體

星名

二十八宿歌贈无咎　黄　庭堅

人名

和曹十六　孔　平仲

郡名

郡名詩呈呂元鈞　孔　平仲

藥名

登湖州銷暑樓　陳　亞

荆州即事五首　黄　庭堅

建除

重贈徐天隱　黄　庭堅

八音

八音歌答黄魯直　晁　補之

四聲

還鄉展省道中作四聲詩寄諸音係友　孔　平仲

藏頭

寄黄宣州　孔　平仲

呈章子平　孔　平仲

離合

藥名離合四時四首　孔　平仲

回紋

泊鴈　王　安石

一字至十字

詠竹　文　同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二首　張　舜民

五雜組

五雜組四首　孔　平仲

了語不了語

了語　孔　平仲

不了語　孔　平仲

難易言

難易言二首　蘇　舜欽

聯句

劍聯句

風琴聯句

悲二子聯句

地動聯句

集句

送吳顯道　王　安石

戲贈湛源　王　安石

與北山道人　王　安石

示蔡天啓　王　安石

烝然來思　王　安石

集杜句寄孔元忠　孔　平仲

星名

二十八宿歌贈无咎　黃　庭堅

虎剥文章犀解角食未下亢奇禍作藥材根氐羅斲掘蜜蜂夆房抱饑渴有心無心材慧死人言不如龜曳尾衡平哆口無南箕斗柄指日江使噫抓腕牛衣同一燠高丘無女甘獨宿虛名挽人受實禍累棊既危安處我室中凝塵散髮坐四壁宜蟲見天下奎蹄曲隈取脂澤婁豬艾豭彼何擇傾腸倒胃得相知貫日食昴終不疑古來畢命黃金臺佩君一言等觜觿月沒參橫惜相違秋風金井梧桐落故人過半在鬼錄柳枝贈君當馬策歲晏星

回觀盛德張弓射雉武且力白鷗之翼沒江波抽絃去軫君謂何

人名

和蕭十六　孔　平仲

式微子歎歸期滯踈鍾皓月僧窗睡蒲郭丹楓巳送秋李白桃紅春又至綠楊朱戶鎖娉婷燕趙壹笑誰相視紅顏回盼能溺人有若大川無際涘吾曹操行薄雲天去險就平當擇地嚴君平昔教諸子貢向贛江爲此事勿捐仁義縱歡娛力與主張興廢墜不才殭使酬杜詩撥管能令言鄙志

郡名

郡名詩呈呂元鈞　孔　平仲

相人觀久遠要且視脊賀酒酸本多甘絹敗爲少密公家渭川後端亮氣不屈播移雖齊土寧妥如舊華僾游歸孔聖妓嬛笑趙壹儻來等榮辱所遇順勞佚道閒接談賓文房散書帙當其泰定時海宇更無物耳目并巳忘何心斷晁戲忽聞韶曲奏更覺巴音失溫純比金玉清越勝琴瑟似追少陵步眞得建安骨從今益淬厲及此暫長日唱酬安敢同心欽但齊粟

藥名

登湖州銷暑樓　陳　亞

重樓肆登賞豈羨石爲廊風月前湖近軒窻半夏
凉罾青識漁浦芝紫認仙鄉却恐當歸闕襟靈爲
別傷

荆州即事五首　黃　庭堅

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牽牛避洗耳臥著桂枝陰
前湖後湖水初夏半夏凉夜闌鄉夢破一鴈度衡陽
垂空青暮六一排風開石友常思我預知子能來

幽欄泉石綠閉門聞啄木運柴胡奴歸車前挂生鹿
雨如覆盆來平地没牛膝回望無夷陵天南星斗濕

建除

重贈徐天隱　黃　庭堅

建極臨萬邦稽古　陛下聖除書日日下有耳家
相慶滿意見升平父老扶杖聽平生所傳聞似
仁祖德性定鼎百世長橐弓西夷靜執事當在朝
官冷殊未稱破帽風欹欹簡易不驕乘危顛相扶
持泉石共嘲詠成樂澗阿中傲世似未敢收潦下
秋船期公拜嘉命開元正觀事身得見全盛閉門

長蓬蒿或許老夫病

八音

八音歌答黃魯直　晁　補之

金蘭况同心莫樂新相知石田罹清霜念此百草
腓絲看袞繡吐士聽憤悱語竹馬非妙齡羨人恐
遲暮匏繫魯東家今君尚天涯土膏待陽煇氣至
如咄嗟革薄不可廓士迫下流惡木無松栢心竭
處螻蟻託

四聲

還鄉展省道中作四聲詩寄豫章僚友　孔　平仲

黄灘波滂浸巴丘山崔嵬江天如相迎風吹浮雲
開思鄉人皆然惟予頻歸來松楸彌青鮮春容生
泉臺支雨水陡長泱漭似海廣葦底解小艇曉起
湯兩槳早飯野篠下鳥語靜愈響有酒我不飲引
領但子想四際又暮夜意詣尚未到數纜坐樹蔭
嘒嘒厭聚噪徑步氣向暝岸嘯韻自報内顧自慰
幸比歲屢拜掃執熱適入伏一葉益局促日落月
欲出谿若脱桎梏木色鬱碧艧竹節削綠玉赤脚
路白石宿泊得沐浴

藏頭

寄賀宣州　孔　平仲

高會當年喜得曹日陪宴衎自忘勞力回天地君
應愧心挾乾坤我尚豪豕文論書非素學子孫于
禄有東皐十年求友相知寡分付長松陰短蒿

呈章子平　孔　平仲

王駱聲華星斗傍方州投老憩甘棠木迯翦伐枝
長碧石耐鑱磨性有常巾稍藏經勤閒學手孫傳
業冨文章十年留落歸何暮日聽除書侍玉皇

離合

藥名離合四時四首　孔　平仲

草蒲南園綠青青復閒紅花開不擇地錦繡迴相
通
幾實飲一石蜜液和巖桂心渴望天南星河築垂
地
參旗挂綠木通夕凉如水銀漢耿半夭河橋瞋煙
紫
雲片摻頹垣衣裘冷如甲香醪不蒲楂藤杭款殘
腐

回紋

泊鴈

泊鴈鳴深渚收霞落晚川柝隨風斂陣樓映月低
弦漠漠汀帆轉幽幽岸火然敧危通細路湍曲繞
平田　王　安石

一字至十字

詠竹　文　同

竹竹森寒潔綠湘江濱渭水曲帷幔翠錦戈矛蒼
玉心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
律鳴神谷月娥巾帔静苒苒風女笙竽清簌簌林
間飲酒碎影搖罇石上圍棊輕陰覆局屈大夫逐
去徒悦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檀欒之
操無敵於君欲圖瀟洒之姿莫賢於僕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二首　張　舜民

兩頭纖纖織女梭半白半黑右軍鵝腷腷膊膊石
子坡磊磊落落大風歌
兩頭纖纖罝綰絲半白半黑蠅蠹之腷腷膊膊母
赴兒磊磊落落忠臣詞

五雜組

五雜組四首　孔　平仲

五雜組垂衣裳往復來就桀湯不獲巳前夏商
五雜組花木春往復來江湖人不獲巳議和親
五雜組錦繡段往復來隨陽鴈不獲巳猶仕宦
五雜組朝霞明往復來車馬行不獲巳方用兵

了語不了語

了語 效晉顧愷之殷仲堪 孔平仲

公餗欲成忽覆鼎銀缾汲絕還沉井乳虎咆哮落深穽青萍一揮斷人頭

不了語 效唐寒裕 孔平仲

無言以手尋珮環寒暑迭運彫朱顏八駿踏地幾時徧六龍駕日何年閑

難易言

難易言二首 效韋應物 蘇舜欽

擬把鉛刀伐丹桂欲坐智井攀青天排羅嬰兒拒九虎未若以道干貴權

地上拾芥亦細碎掌裏數文猶苦辛脫使擿九下峻阪未若以財而殺身

聯句

劒聯句 范仲淹 歐陽脩 滕宗諒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 范 蚩尤發靈機千將構雄績 歐 棄斧天地闢鑪冶陰陽闢 滕 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 歐 炎炎崑崗焚洶洶洪河擘 范 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魄 滕 神氣不在天錯落就三尺 歐 直淬臨溪泉橫磨太行石 歐 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 范 提攜風雲生指顧煙霞寂 滕 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 歐 初疑成夏鼎魑魅世所識 滕 又若引吳刀犀象謂無隔 范 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 歐 頑水挂陰雷皎月乘孤隙 歐 河角起彗氣雲鍔露秋碧 范 曉鐔星斗爛夜匣飛龍宅 范 舞酣霰雪回彈俊球琳擊 滕 鮮搖雪水光膩亂湘山色 滕

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瘠 歐 清敲鏘以鳴寒姿堅且澤 范 鬼類爽影響佞黨摧肝膈 歐 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光逆 范 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 歐 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 范 祥輝冠吳楚殺氣橫燕易 范 與君斬鼇足八極停震虩 歐 與君剸鵬翼三辰增煥赫 范 莫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 范 莫使暴虎人屈我執仇敵 滕 尊嚴侯冠冕左右舞干戚 歐 功成不可留延平空霹靂 范

風琴聯句 謝濤希深 梅堯臣聖俞

簌竹漏天風張絃擬嶧桐佳名從此得妙響昔未曾

窮岑深夜靜危臺上人開皎月中依依聽不足秋
露滿蘭叢 聖俞

悲二子聯句 蘇舜元才翁 蘇舜欽子美 二子謂杜[illegible]孟陽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訃耗于疾病初家寒且細鉄鄰人
苦其求 才翁 醫師各色決案盃小大空布被旁午裂餘喘
尚能鼓 子美 老憤知已結目凄多洋泓髭斷反嘈茁憂酸
繫餘生 才翁 噑嗥留不訣語畢後目訃書策未可徹教子
立世資 子美 圓曲勿自悦吾屬何流離與人方草竊凌子
久道路 才翁 十口若羈縶旅寓江間正值大饑郡既無聚
飯交 子美 疾矢繼纖縶又無執爨人及時決結渴情哉殞

天命 才翁 痛焉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其傑
智伏氣萬丈 子美 腸貯怨百折艱難泊風波憔悴
墜霜雪久僕勤龍鍾 才翁 弱女癡蹤跡文隨寒餓
空道與煙熖滅塊芳竟何歸 子美 去矣不得別長
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 才翁 莫解腹
腸熱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澈伊人胡不官 子美
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虬昂車與怒
馬 才翁 門蒲道不絶之子苟閒廁斯民乃貧餒高
亢世弗親 子美 方嚴鬼所掣敢言才足珍寧免否
來罶思潸泫帆抽 才翁 慘舊面成耆聚自此牢落

側身今鄙媟箴言耳空虛 子美 險論口嵬巃作詩
告石梁聊以慰寒骨 才翁

地動聯句 蘇舜元 舜欽 叔才舜元舊字

大荒孟冬月 叔才 末旬高春時日腹昬盲倀 子美
颶口鳴嗚呼萬靈困陰威 叔才 百植嗟陽衰濃寒
有勝氣 子美 大凍無敗期六揹忽搖拽 叔才 羣蹤
初奔馳九銅落蟾吻 子美 始異張渾儀列宿犯天
紀 叔才 預驗漢志辭民覺函鼓舞 子美 禁堞覆崩
雉坐駭市聲死 叔才 立怖人足躡垣途重車價 子
美 急傳壯馬敧陵阜動撫手 叔才 礫塊當揚箕停

汚有亂浪 子美 僵木無靜枝衆啄不暇息 叔才 沓
嶂驚欲飛踊塔撼鐸碎 子美 安流蕩舟疾倒壺喪
午漏 叔才 顛巢駭眠鴉居人眩眸子 子美 行客勞
闇見南北頓儵忽 叔才 西東播戎夷四鎮一毛重
子美 百川寸涔微斗藪不知大 叔才 軒輊主者誰
共工豈復愁 子美 富媼安得爲學無折軸患 叔才
頓易崩山悲衆勢不安土 子美 羣毛難麗係翳者
去靡所 叔才 仆或如見擠轟雷下簷瓦 子美 決玉
傾倉粢雙顛太室吻 叔才 四躍宸庭蟠萬宇變旋
室 子美 百城如轉機念此大菑患 叔才 必由政瘕

庭勝杜勇厥氣 子美 孤陽病其威傳是下乘上 叔才 亦曰尊屈卑夫惟至静者 子美 猶不可保之況乃易動物 叔才 何以能自持高者恐顛墜 子美 下者當鎮綏天戒豈得慢 叔才 肉食宜自思變省孽可息 子美 損降禍可違願進小臣語 叔才 菲爲丹扆規偉哉聰明主 子美 勿遺拙動詩 叔才

集句

送吳顯道　王　安石

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以手撫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丈夫意有在吾徒且加餐

屏風九疊雲錦張千峯如連環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動影裊窕冲融間沛然乘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翔寥廓君今幸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今樂

戲贈湛源　王　安石

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爲筭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

與北山道人　王　安石

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半行書子雲識字終投閣幸是元無免破除

示蔡天啓　王　安石

身着青衫騎白馬日馳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

烝然來思　王　安石

烝然來思送程公也公來以其兔麋饋我我歆餞之率西水滸故作是詩

念我獨兮亦莫我顧烝然來思程伯休父我有旨酒爾殽伊脯酌言醻之式歌且舞不留不處適彼樂土言秣其馬率西水滸有客宿宿于時語語山有橋松江有渚式遄其歸不我與作此好歌倡予和女

集杜詩句寄孫元忠　孔　平仲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八月秋高風怒號草木黃落龍正蟄哀鴻獨叫求其曹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漂零已是滄浪客呼兒覓紙一題詩此心炯炯君應識

皇朝文鑑卷第二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

騷 如騷者亦附

山中之樂　歐陽脩
逐伯強文　劉敞
屈原嘏辭　劉敞
釋謀　王安石
寄蔡氏女子　王安石
九誦　鮮于侁
上清辭　蘇軾
黃泥坂詞　蘇軾
南山之田　王令
我思古人　王令
山中辭　王令
江上辭　王令
放言　狄遵度
幽命　沈括
題禹廟壁　劉彝
詆風穴　劉攽
弔王右軍宅辭　錢公輔
解雨送神曲　李常

超然臺辭　文同
濂溪詩　黃庭堅
明月篇贈張文潛　黃庭堅
秋風三疊寄秦少游　邢居實
華清宮詞五首　田晝

山中之樂　歐陽脩

佛者惠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為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巑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壁立於鴻濛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雖雖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

往兮誰逢

其一

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若幔幔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兮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

其二

梯崖架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

其躬蔭長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其三

逐伯強文　劉敞

寶元二年予羈旅淮南暨秋來言曰今茲歲多疾疫予因作文以逐伯強伯強厲也能爲疫者故逐之

皇皇上天兮后土浩浩厥生孔繁兮其施甚溥陶陶仲夏兮草木蕃廡鳥獸孳息兮我民樂胥我民孔靈兮上帝是仁天子聖兮百工日新上無粃政兮下無悖人鄉里其集兮樂哉欣欣伯強何爲兮孰畀以政反世五福兮持極以令我民不怡兮既爽其盛白黑眩瞀兮孰察其正謂壽反夭兮謂康反病仁義無益兮苟且爲幸嗟爾伯強兮其獨何心絕世和氣兮俾民不任上天孔神兮大德曰生天不可長罔兮民不可久侵天誅誠加兮安所避雷公驅兮風伯逝嗟爾伯強兮何所詣南有蠻兮

爲冠爲適西羌戎兮恃艱自虞天子孔仁兮靡焉畢屠伯強往兮代天伐誅嗟中國兮不可久留子不去兮顛倒思子

屈原嘏辭　劉敞

梅聖俞在江南作文祝于屈原譏原好競渡使民習尚之因以鬬傷溺死一歲不爲輒降疾殃失愛民之道其意誠善也然競渡非屈原意民言不競渡則歲輒惡者訛也故爲原作嘏辭以報祝明聖俞禁競渡得神意

維時仲夏吉日維午神歆既祠錫辭以嘏曰朕之

初生皇考字庚嘉朕以名終身是守抑豈不淑不幸逢遇離愍被憂天不可訴宗國為墟寧取自賊朕為忍生豈不永年悄悄荆人是拯是憐赴水蹈波死不廢旃旣招朕魂巫祝肯先豈朕是私將德是傳淪胥及溺初亦不悛其後風靡民益輕死匪朕之心是豈爲義婦弔其夫母傷其子人訊其端指予以譬予亦念之其本有自昔朕婞直不爲衆下世予尚之謂予好怒昔朕不容自投于江世予尚之謂予奔躬旣習而闘旣遠益繆被朕僞名汙朕以咎朕生不時亂世是遭民之秉彝是直道從

仁於井朕亦不取汝禁其俗幸懐朕忠好競以誣一何不聰我實鬼神民爲是主其祀其禱予之所厚予懼天明爲事戲豫予憫橫流爲事競渡予懷堯舜爲事狎侮汝維賢人曾不予恕徇俗雷同譏予以好復常徇直切諫盡節人神所扶未必皆福去邪即正何以有罰曽非予懷可禁其爲毋使佞臣掐予以戒錫爾多福畀爾厖眉使爾忠言于君畢宜

釋謀　　王安石

雲冥冥兮藏日風浩浩兮吹沙出予馳兮不得塊獨處兮谷嗟嗟天地兮無窮暑與寒兮相客以短褐兮憂覩孰知予兮孔棘維抱關兮擊柝乃子仕兮所宜祿可辭兮尚冒眷孰割兮方嚮豈吾事兮固拙寧我辰兮獨悖信物默兮有制尚可佯兮内外

寄蔡氏女子　　王安石

建業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遶霤青遥遥兮纚屬綠宛宛兮横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青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

班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搖幼

九誦　　鮮于侁

堯祠

車轔轔兮廟壖鼓坎坎兮祠下竽瑟兮並奏潔時羞兮庋祠事瑶華爲饌兮流瀣爲漿奠遊玉豆兮金鼎焜煌海珍野蔌兮雜錯而致誠神之來兮風雨蕭蕭前驅千乘兮上有招搖羽林爲衛兮虹霓爲旗鳳凰左右兮擾伏蛟螭神之降兮金輿靈欣欣兮肸蠁德難名兮覆燾千萬年兮不忘

舜祠

道歷山兮透虬思古人兮感歎並儲胥兮萬止仰曾雲兮晻曖歎何鳴兮林中鳥何悲兮山上木何爲兮不剪草何爲兮茂暢帝之神兮在天帝之德兮在人物具兮四海心精兮一純秉秀實兮山間摘其毛兮澗底玉瞻湛兮瓊芽秀偕雜兮蘭苣樂備兮九奏鳳舞兮儀韶人駿奔兮如在君卒享兮神交

周公

噫嗟兮文公巋然兮祕宇悵王室兮多難獨勤勞兮左右四國流言兮冲人不知東征問罪兮悄悄

不歸大雷以風兮天威震驚弁啓金縢兮袞衣有光公之心兮大成文武公之子兮建侯啓土山川兮附庸奄鳧繹兮龜蒙萬子孫兮承祀億兆人兮仰止惟夫子之嘆嗟兮不復見於寤寐何莽新之假攝兮文姦言而欺一世造作詭故而戕劉兮亦丞殄宗而絕嗣公之聖而德協天兮何妄人之輒自擬俾其顛而不終兮天實表公衷而警後肅進拜於廟堂兮宜奉時之牲酒歆鐘兮在宮琴瑟兮在堂神之格兮樂享民欣欣兮不忘

孔子

曲阜兮道墟先師兮闕里神髣髴兮如在洋溶溶兮不已窮天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乘之位兮三千之徒心服而四來嗟愚陋之不明兮乃商賜之爲疑羌紛紛其妄作兮悖道違義而弗自知顧六藝之折衷兮取捨縱橫而協于道後世苟輕肆於智臆兮必遠貽於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宏矩履厚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乏其時祀合仁義以爲冠兮結忠信而爲佩集道德以爲裳兮服文章而爲帶列籩豆爲左右兮蘋藻牲牢而潔肥酌玉醴以爲酒兮錯瓊瑤而爲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兮洞精神其來歆

嶽神

雲蔚蔚兮山之巔瞻嶽靈兮望青天嶄巖峭崒兮磅礴無垠巃嵸律崒兮寧一以爲仁草木雜而羅生兮人不可名鳥獸蕃而走集兮虞不能知因高錯事兮道此躋陞登岱勒成兮胡爲而七十二君矜余心兮不外高余冠兮甚偉擷芳杜兮爲衣擷紫芝兮作佩栢實兮松華石髓兮蘭英蕙肴陳兮玉案明水湛兮清尊誠拳拳兮不解寐接神兮悅

若有言嵩高峻極兮生甫與申周道將明兮宣以
中興水旱不常兮蟲螟以災稼穡卒荒兮民生流
離勞來安集兮之子之功祐此下民兮寧遺神羞

河伯

淸秋方初兮霖雨降而無時舊坊弗治兮河水泛
濫而爲災淸汨沸渭兮澎湃奔波而霈來崩騰覆
溺兮夫豈河伯之不仁汗漫千里兮蕩然室閭毫
稚鸞號兮丘冢爲家蛟螭憤怒兮魚鼈縱橫黿鼉
馳騖兮鳧鶩飛翔皇天無親兮視聽以民五序參
差兮咎極以滋聖推唐堯兮固遭橫流臣有舜禹

兮與心所依禦災拯溺兮九叙可歌四凶逐去兮
二八以陞天地平成兮海隅蒙福白馬玉璧兮非
神之欲

箕子

偉夫子之正諒兮適遭世以離尤悼祖宗之累積
兮大命顚而逢憂忠良屛遠兮讒諛寔昌神龜在
塗兮虺蟒外堂紫鸞縶罝兮鴆羽飛揚騶虞猎遯
兮豺虎縱橫江離鉏割兮鈎吻日滋芳荃不御兮
蔓草難圖比干剖心兮夫子佯狂蒙難以正兮大明
其傷靈脩不察兮國以云亡舊邦維新兮武功以

成囚奴釋辱兮作賓於王九疇演繹兮大法以彰
五事欽明兮君道日隆彝倫攸叙兮庶政其凝朝
鮮分封兮夷貊化行傳國中山兮蕃子以孫廟貌
有嚴兮祀典攸存歲時奉事兮斯千萬年

微子

肇公孫之璇源兮玄鳥降而生商並禹稷之聖賢
兮實惟相撥之王歷嫣姒之世數兮道日躋於武
湯始伐罪於伐餉兮人怨咨而徯來顧寬仁之宜
民兮天俾式於九圍薙除殘而代虐兮猶云德之
有慙賴燕翼於孫謀兮治克舉於三宗老成不怨

於不以兮隱處不傷於厄窮世四十有六而下衰
兮豈天命之將闕寔遭家之不嗣兮顚厲色之椎
微念社稷之顚傾兮七廟無所憑依帝眷在於有
周兮抱祭器而爲歸雖白馬之見廟兮聊血食於
商丘偉夫子一言兮誠有取於三仁

雙廟

旋頭光芒兮戎馬馳海水沸蕩兮鯨鯢飛煙塵蔽
日兮殺氣昏金鼓轟天兮山岳奔小國不守兮大
國顚傾王侯戮辱兮虵豕肆行二公仗義兮捍賊
濉陽析骸易子兮併力小城勢窮力殫兮外無救

兵亡身徇國兮寧屈虎狼仰天視日兮氣以揚揚
衣纓不絶兮貌如平生旅遊馳驅兮歷此舊都致
祠雙廟兮涕泗不收惟忠與孝兮死義爲尤遭世
擾攘兮適履其憂訏謀顚躓兮邊將怙功尾大權
移兮三鎭握兵忠賢在野兮讒邪肆意女謁內用
兮戚臣外圯紀綱日紊兮典刑日弛胎厥階亂兮
誰執其咎義士沒身兮沈冤莫買猗歟二公兮行
人歔欷

上淸辭　　蘇　軾

君胡爲乎山之幽顧宫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

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
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
兮駕飛龍隷星辰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
發軔兮帝庭夕弭節兮山宫壙有妖兮虐下土精
爲星兮氣爲虹旻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瘧癘與螟
虫嘯肓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煙融銜帝
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脩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
歘耆掃滅而無蹤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岳之神
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旗纛晻藹而冥蒙漸俯
僵以旅進兮鏘劒佩之相戛司殺生之必信兮知

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戢慄而愈恭
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淡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
開欵閶闔兮朝玉臺群僊迎兮塞雲漢儼前導兮
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虺隤閔人
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宫之嵯峩兮役
萬靈之喧豗默清淨以無爲兮時節狩於斗魁詣
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兮
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岳爲豆四溟
爲杯俯故宫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爲
樂兮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顏咫尺之

不違陛秘殿以內悴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
有得兮沐浴而獻辭是邪非邪臣不可得而知也

黃泥坂辭　　蘇　軾

出臨皐而東騖兮並叢祠而北轉走雪堂之坡陁
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
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蔥蒨余旦往而
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余於
一眄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
自哂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
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

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嫭黃泥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煙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媛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為茵而塊為枕兮穆華堂之清晏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晏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南山之田　王令

南山之田兮誰為而蕪南山之人兮誰教墮且來者何為兮徑者誰趾草漫靡兮不種何自始吾往兮無耜吾將歸兮容我止要以田兮寄於治我耕浸兮穀不遂耕之深兮石撓吾耒吾耒撓兮嗟耕雖雨暴水兮日暴旱借不然兮穎以秀螟螣心兮腊開口我雖力兮功何有雖然不可以已兮寧時我違而我不時負

我思古人　王令

我所思兮忽古今之異時生茲世以為期欲勿思而柰何獨斯人之弗見故來懷而自歌樂吾行之舒舒忽忘世之汲汲睇萬里以自驚兮豈寧俯以

劬拾載重道遠兮孚欲行而誰與畀九鼎以自重兮固厄之不舉矯身以為衡兮權世之重輕廣道以為路兮聽人之來去

山中辭　王令

山中兮何遊登彼山兮樂夫高弃吾馬兮取步降吾車兮足兩屨石當道兮行旁木礙上兮下俯曾蹈險之非艱聊憑高而下顧何所視之乃牛而獨見之如鼠彼侏侏者出其下兮曾其身之非僵于嗟徂兮離婁之死則已古不較其為短長兮何獨計其高下山之高兮崔嵬山之路兮百折而千回趨前行而就挽笑顧後使推之彼遊者誰兮何以子之車來

江上辭　王令

江之水兮東流泝湍流兮寄吾舟舟無枻兮載函重風乘波兮棹人用濟不濟兮柰何橫中流兮滂滂沱來何為兮不待今雖嗟兮安悔舟方乘兮人不吾以覆且溺兮我同人死江之水兮東流濟欲濟兮何由水浸浸兮灘露暮濤下兮夜潦收舟不行兮推之於陸力不足兮汗顏行無由兮塗足時不逝兮柰何歸日暮兮塗遠風高兮水波行躊躇兮

佇望聊逍遥兮永歌江之水兮東流㳂湍流兮望歸舟舟來歸兮何時步芳洲兮濯足陟南山兮采薇江風波兮日暮望夫人兮未來江之水兮東流㳂湍流兮望歸舟風滔滔兮浪波若嗟往者兮未還惜行人兮將去何道兮歸何時執子手兮牽子衣行何如兮來復濟豈無兮它時

放言　狄　遵度

惘兮忽長不樂兮安極眺平野兮千里坐空館兮四壁對寒日兮蒼莽拔勁風兮悽慄鳥悲鳴兮羣發草離披兮路塞嗚呼物之生天地間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材亦各有所適草木不以微而廢其用陵岳不以大而專其職獨人事豈不然亦由玆而可識性之禀既有賢愚之異位之設亦有貴賤之隔使大小各得盡其材譬一體之和懌及年歲之未暮兮思欲竭其所得曷獨求己之爲兮顧退然者可惻古之聖賢固罹瘁而不敢暇兮畏天命之誅殛天之賦已以是材兮敢不奉而驚惕嗚呼而今而後用與不用吾將聽之於天在己之有固斯須而不敢斁

幽命　沈　括

山木噎兮雲幽幽秣我歸馬兮無爲久留江麗翔兮雨漫漫回予車兮水漸憶仲何爲兮中野澹將洋兮踈駕目逝兮形留鬱逍遥兮日下瀉慕兮流觀撫節兮浩望駟黃庚兮靡騁旋吾轡兮焉往不我虛兮斯辰思何爲兮鞅掌

題禹廟壁　劉　彝

皇祐二年秋予自閩由太末登天台川陸間行至于郡凡數千里觀山澤之可樹殖者或荒瀦焉田畝之可畎澮者或漫滅焉自剡而西遇雨數日農田甚豐垂穫而遭霖潦之害春夏斯民飢莩瘵瘠未起者重困是水予心哀焉嗚呼宜樹殖而荒瀦凍餒之源也宜畎澮而漫滅水旱之道也天地非不生且育然而吾民重罹飢困賛乎化育之道未至焉耳夜過鑑湖人指南山而告曰禹廟也予具冠帶瞻望內起恭肅不覺感歎泣下既而欲誌其事厥明次于會稽之門遂寫屋壁其歌曰

地生財兮天生時聖賢之賛育兮咸適其宜畎澮距川兮川距海水旱周至兮民無凍飢畝田是起兮帝載以熙萬世永賴兮胡不踐履而行之嗚呼禹乎誰知予心之增悲

詆風穴　劉 攽

背嵩右洛兮維汝泱泱左界韓鄭兮前開魯陽陵
丘曼延兮土膏脉良生植遂茂兮厥天且長浴飄
風兮胡很而狂乘冬肆威兮怒號以常通晝亘夕
兮日月奪光宇宙昏惑兮顚倒玄黃折枝排根兮
松桂毁傷衝空動撻兮披戶登堂獸亡其曹兮鴻
鵠失翔問誰尸之兮厎此不祥曰玆穴之詭異兮
竊神之機幽嶮窮奇兮狹中不衷鼓舞蜚廉兮招
摇南箕平居無事兮淫樂而爾爲歷九州而遐觀
兮孰樂土其若此獨蠻夷之僻陋兮乃自古記之

矣邈炎洲之荒忽兮汨大海其千里上霧下潦兮
蟄隘瘴癘魑魅羣遊兮樂人之死蓄爲颶風兮瘠
毒疵癘扶濤駕山兮舟航糜毁歷日旋時兮然後
得已西極曠蕩兮陰磧無垠流沙不波兮瀚海無
泉五穀不生兮蓬棘蓁蓁熱風之來兮天地翳昏
觸肌爲痏兮四肢若燔亦幸有老驅之先知兮鳴
呼而告言歸命野獸兮廛焉得存彼鬼方之幽
昧兮固宜以然慨土中之與鄰不避不偏胡究神
之忍兮固蔽以頑用夏變夷兮至于髦蠻外百里
而不同兮玆邑獨爲匪民帝之高居兮臨照在下

虎豹服仁兮九閽莫阻巫咸上愬兮帝命斯許巨
靈夸娥兮斡其絶脊拔山投石兮北海之渚大野
夷爽兮八風攸叙號令專一兮莫予敢侮蒙常聖
時兮維民所取穴神雖悔兮夫孰閔汝

弔王右軍宅辭　錢 公輔

晉王右軍宅于越之蕺山爲浮圖而繪像存焉好
事者猶能指墨池鵝池之遺迹而表識其上予嘗
恨東南山之佳水之勝多奪於浮圖氏而衣冠隱
淪無一人得之者旣過右軍宅擬文以弔之曰
晉去今兮千齡未餘彼山崴兮晉賢人之故居故

居泯其幾時兮今變化於浮圖嗚呼傷哉絶雲巍
巍蔥蔥蒼蒼竹茂草美煙高氣長古松翁兮虬盤
怪石呀兮虎蹲前稽嶺之橫峙兮下鑑水之輝光
遠市井之喧卑兮據城壘之低昂春可遊而縱望
兮夏可息而凄凉秋可登而感槩兮冬可處而樂
康無一時之不得宜兮環一目而周四方眞孤高
之所廬兮非醜族之能當生宜形體之放浪兮死
宜魂魄之棲藏嗚呼傷哉彼靈何之兮黙不聞一
怪與一祥果無知兮徒結塞乎之中腸果有知兮
奚坐視緇徒之賊戕將後棄之湮淪兮無能振其

祖芳抑亂離之莽遺兮百易主而百士吾固弗得而知兮𢘆涕泗而徜徉嗟道之衰兮異類蠱侵而日昌嗟越之雄兮豈微一丈夫之勇剛如可贖兮雖萬金可捐萬室可償胡恬夷而莫醜兮往往助資其棟梁聊捐文於山之側兮將鑱石乎洲之堂嗟嗟越人窮千萬春兮宜吾文之弗志

解雨送神曲　　李　常

怒風兮揚塵日爍石兮將焚水泉竭兮厚地裂蒸穀槀兮孰耨且耘神龍兮靈鼇摇清波兮幽瀆鳴鼉鼓兮舞神覡庶下鑒兮霈祥氛觸石兮山巔倐四驁兮天邊驚霆怒兮電熾飛河漢兮繩懸黍離離兮發荑穗壠高下兮水溶漫謳吾人兮拜貺請奉事兮無有窮年肅旂旆兮先驅咽簫笳兮擁歸輿椒醑甘兮牲幣潔如肸蠁兮爲之踟躕瞻前山兮嵯峨指去路兮縈紆神德大兮報無以稱徒感涕兮長吁

超然臺詞　　文　同

方仲春之盎盎兮覽草木之菲菲胡怫鬱於余懷兮悵獨處而無依陟危譙以騁望兮丘阜推萎而參差窮莽蒼以極視兮但浮陽之輝輝忽揚飈以

晦沫兮灑氣霾於四垂躓余之所行兮溷溷其安之就余神以遐騖兮控沉寥而上馳闕晻曖以涉澒洞兮揮霓旌而掉雲旗擺長彗以夭矯兮從究虹之委蛇曳采旒以役朱鳳兮駕瑤軿而驅翠螭涉積潢以出沒兮歷大曈而蔽虧翔萬里以一息兮俯九州而下窺有美一人兮在東方去日久兮不能忘凛而潔兮岌而長服忠信兮被文章中皦皦兮外琅琅蘭爲襟兮桂爲裳儼若植兮奉珪璋戢光燿兮秘芬芳貴世用兮斯卷藏遊物外兮肆猖狂余將從之兮遥相望回羊角兮指龍舠轉嵎夷兮蹴扶桑倚參山兮聊徜徉下超然兮拜其旁顧有問兮言非常忽掉頭兮告以祥使余脫亂天之罔兮解逆物之韁已而釋然兮出有累之場余復偃偃兮來歸故鄉

濂溪詩　　黄　庭堅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少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具獄茂叔爭之不能

投吉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怃道號稱好賢
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
超然其後迺寤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
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
自以不寃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
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
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
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
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
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

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
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
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詠潛
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
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
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
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
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
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琴音兮
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爲蓋兮倚芙蓉以嘗菰霜
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蓮
城兮珮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
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明月篇贈張文潛　黃　庭堅

天地具美兮生此明月陞白虹兮貫朝日工師告
余曰斯不可以爲佩棄捐櫝中兮三歲不會霜露
下兮百草休抱此耿耿兮與日星遊山中人兮招
招耕而食兮無卹榛艾蓁蓁前吾年兮疢不可更
扶茂耕兮病歲深耕兮石礐耜登山兮臨川雉得

意兮魚樂小風兮吹波從其友兮尾尾日下兮川
逝射雉兮爽余一矢佳人兮家齊悵何所兮行媒
南山有葛兮葛有本我羞餔兮以君之鉏耒

秋風三疊寄秦少游　邢　居實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草木憔悴兮鴻獨悲此衆
芳明月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
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
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溟溟鷃梟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
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

輾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爲情長歌
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怦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峯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
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
人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爲曹浮雲千
里兮歸路遥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華淸宮詞五首　　田晝

帝將決兮般樂睠名山兮華薄羌誰爲兮雲中眇宮
殿兮戍削飛檐兮巘巘繡楯兮錯抗風壁門兮鈿
砌承桂柱兮璇題梅有壇兮掖有苑煥芳蓮兮水

澹澹睎組岫兮晃朗建明珠兮直上彤樓兮綠閣
瑤壇兮羽幄犬羊兮西淸麀得名兮山客彤復彤
兮夷城駕鸞復鸞兮女墻下儼龍旌兮鳳蓋恍而
明兮忽而曖與女獵兮河曲金爲羈兮玉爲勒與
女席兮天涯霓爲裳兮羽爲衣望夫君兮余思樂
不極兮告我以不歸悵千秋兮若此時不可兮屢
得
有美一人兮心所歆被姣服兮躡纖英朝與出遊
兮夜忘歸山之樊兮羅百司鉤膺兮陸續五貴般
兮相屬沫驪駒兮驚寶軸諸姊從之兮兩大國屏
屏兮臭達墮珥兮委鈿捐珠琲兮霧散蕙蘭氣兮
究延霞冠兮翠珮簪巾幯兮雲之際合衆豔兮僬
嬈轉淸矑兮流涕歛音兮眇眇芳塵兮縹縹驟衪
樂兮天中播鐘虡兮夾陳龜盤兮羯鼓墳虎高張
兮紛繇繇而來下奄四海兮驕後君之心兮未已
邑里移兮朝會遷允蕆蕤兮列貂蟬穎文葆兮蟲
綴悄不悟兮不言障王座兮金雞錫之帶兮十圍
夫人自東兮美質蹇何爲兮猶疑
浴芳華兮瑤池待夫人兮未來忽中變兮偃蹇拓
九關兮洞開鬱勃兮駆駆策駿駿兮奔蹋撥鉦鼓

兮蔽野戈鋋動兮拂霓操吾矛兮反吾逐兵接旅
兮車接轂帝順動兮將爲薄暑雲驅兮徹豐屋龍
轂兮華軿和鑾兮啾啾擁周衛兮失次旂旗紛兮
九斿巨鄭兮嬪御侹攘兮載路鈿扇兮揄翟魚須
笏兮赤縶爲膺駕君兮逶遲憑余怒兮不夷跋美
人兮道曲悵羽袖兮纖儷朝弛軼兮山阿夕流慼
兮江漸折瓊枝兮蕙茝將以遺兮無所歌汾寫兮
悲秋風邑邑兮余愁歎與爾兮目結心驕眉兮顧
懷
天兵合兮龍瞽羣兇銷氛沴兮奏膚公皇穆穆兮來

歸盍將歎兮層宫秋風兮颸颸紅實兮離離淚無
人兮跡絶敞紫殿兮金扉霜露庭兮月侵墀蹇吳
恩兮失玫瑰愴石溜兮潺潺濯芳葩兮儼如昔錫見
兮繾綣思柔匹兮妍婷溟海阻兮太息魂之來兮
秋之夕涕焭焭兮增悲歎所思兮爲余緊之解韓
袂兮玉體謂芬馨兮可佩捉而袪兮原中道而覆
兮行路覽故處兮猶疑徙舟楹兮延佇
秣余馬兮脂余車歲二月兮西南徂登朝元兮騁
望興廢忽兮稔兮龍垌兮疊疊清川兮瀰瀰浮綠
樹兮中天非雲非煙兮眇如蒼蔚豐壤兮氣冲融

暐曨靜兮芳卉明灼袪服兮雅豔發組繪兮鮮榮
祥光兮繞繚紅霓廻氛兮海收潦軼咳語兮曾穹
薄飛欒兮下眺撫華清之巨麗兮軌轉蹕而失之
望秦陵之坡陁兮荖鬱鬱而蔽之驪之山兮卑之
原丘嵒嵒兮草芊芊訴前世兮俱盡余又悲兮有
唐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一

幸西京詔　盧　多遜
祖宗升配詔　宋　綬
賜中書門下詔　歐陽　脩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歐陽　脩
通商茶法詔　歐陽　脩
求直言詔　韓　維
賜中書門下置寶文閣學士待制詔　張　方平
禁内降詔　胡　宿
立皇子詔　王　珪
爲雨災許言時政闕失詔　王　珪
封太祖皇帝後詔　王　珪
皇太后付中書門下還政書　王　珪
太皇太后賜門下詔　蘇　軾
太皇太后賜門下詔　蘇　軾
合祭天地詔　范　祖禹
元符日食求言詔　曾　肇

賜夏國主詔　韓　琦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不允詔　歐陽　脩
賜夏國主詔　歐陽　脩
賜南平王李德政日曆詔　宋　祁
賜判永興軍韓琦再乞相州不允詔
王　安石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詔
王　安石
賜富弼乞判汝州允詔　王　安石

賜知亳州歐陽脩乞致仕不允詔二道
王　安石
賜荅曾公亮詔　王　安石
賜特放知潭州燕度待罪詔
王　安石
賜宰臣韓琦不赴文德殿立班待罪不允
詔　王　珪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曾公亮乞免
冊禮允詔　王　珪
賜判亳州富弼乞罷使相不允詔

王　珪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王　珪
戒諭夏國主詔　王　珪
賜宰臣韓琦請郡不允詔 補遺 呂　公著
賜王廣淵張詵獎諭詔　元　絳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
詔　蘇　軾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蘇　軾
沿路賜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儀使呂

大防銀合茶藥詔　蘇　軾
賜阿里骨詔　蘇　軾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
詔　蘇　軾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
獎諭詔　蘇　軾
賜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乞致仕
不允詔　范　祖禹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
仁令赴闕供職詔　曾　肇

幸西京詔　盧多遜

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况削平江表底定南方惟率土之混同自上天之鑒祐内軫涼德感是洪休得不罄以恭虔申其吿謝睠惟京而西顧兆陽位於南郊亙遵陳有楚之儀恭稷奉惟馨之薦朕今暫幸西京取四月内選日有事於圓丘宜令有司各揚其職禮容儀衛典故在焉祇事肅成無或煩擾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有率斂凡在中外當體予懷

祖宗外配詔　宋綬

朕聞王者奉宗廟貴功德禋天祀地則有侑神作主之尊審諦合食則有百世不遷之重朕以寡薄獲承天序寔賴　先烈汔臻治平懼不能揚　祖宗之休丕顯懿鑠夙夜惟念弗遑寧居恭以　太祖皇帝奮濬燿之精輯樂推之運屬五代澆季中華剖裂英威一震罔不率俾夷僭黜暴皇綱再張華其桀驁納諸軌度規摹閎遠詒萬世法　太宗皇帝躬盛聖之資乃膺繼體及來閩粤復汾晉方夏一統尉候萬里興文教拔羣材思皇政經憂勞庶務恵澤漸漬淡人骨髓　眞宗皇帝欽明孝熙恢纉鴻緒勤儉以率下哀矜以謹刑撫和二邊兵不復用民靡知役物遂其生因時昭泰憲章考古登封巡祭聲明焯燿華國多載仁恩溥博昔商周之際則長發大禘嚴父配天逮於漢氏亦能尊二宗立廟樂朕甚慕之肆我　藝祖之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　二聖繼統重離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稱朕意焉

賜中書門下詔　歐陽脩

朕纉承丕基撫有方夏謂教之不可以家至而行之每務於身先惟是儉勤敢忘勉勵期與羣庶臻于富康而人殆久安驕於佚欲物豐太盛耗以浮虛苟奉養以自私忘僭奢之爲戾士民交黷貴賤靡分惟其殭力之能無復等威之制考於著令雖有舊章顧在攸司鮮聞用法民遂安於常習弊固華以滋深紀綱既紊於度程風俗以至於流蕩俾朕有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誠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煩余之訓導夫令信由於貴始下化先於上行眷予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職俾爾多方之衆勿踰常憲（一作法）以干刑庶漸革於侈風以共

趨於治路凡居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臣庶遵守前後條詔如有違犯仰御史臺及開封府糾察聞奏其諸路州軍即委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及逐處長吏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歐陽脩

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
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難閔余哀荒俯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吻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厥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荐承詩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

通商茶法詔　歐陽脩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使田閭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若茲是於江湖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讙然願弛榷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求直言詔　韓維

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

致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賜中書門下置寶文閣學士待制詔　張　方平

昔我　藝祖神武不殺誕昌寶祚　太宗修文德以光大業　真宗崇儒術以承休命　仁宗善繼謨烈化成治定咸有述作煥于簡編河漢昭回奎璧相照迺規層構邃在西清寵上帝藏書之府章累朝稽古之盛並揭嘉名以登畯望俾服凝嚴之

職因爲咨訪之地誠聖猷之遠業熙洽之高致也仁祖外遐　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遺文䌷軸寶函未終繙錄白雲紫氣遽復上賓今告畢功甫將安奉大訓九歌之重垂世共長廣內祕室之藏貽謀無極祇循故事適成先志寶文閣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著于令

禁內降詔　胡　宿

朕紹承駿烈祇服先猷蹈道以臨庶邦慎憲而持大柄馭之予奪正以賞刑悉任至公靡容柔法比有憸幸肆興妄圖或違理覬恩或負罪希貸率求內出開亦奉行蠹政虧風莫斯爲甚雖屢頒於詔約曾未絕於私祈兼慮臣庶之家近貴之列交通請託巧詐營爲陰致貨財密輸珍玩寅緣結納僥撓權綱方務澄清當嚴禁詰儻復違犯斷在必行重念成湯以六事責躬女謁包苴之先戒管氏以四維正國禮義廉恥之具張矧宗祀之消成饗祥釐之均被嘉與中外紬此非衷勉于自新以隆至治令後應內降指揮特與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詔條執奏不得施行及臣庶家如有潛行貨賂結託貴近者

並令御史諫官覺察論奏咨爾丞弼體朕意焉

立皇子詔　王　珪

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緣茲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嫌諱)皇兄濮安懿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于宮中而聰知仁賢見于夙成日者選於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使者數至其第迺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然有嘉焉朕蒙　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天宗廟也其以(嫌諱)爲皇子

爲雨災許言時政闕失詔

王珪

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
靜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託
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惟懼不能以承　先帝鴻
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廼八月庚寅大雨京師
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
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
歟將天下刑獄滯冤賦斂煩苦民有愁歎亡聊之
聲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著也今飭躬
焦思欲銷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
新厥路何繇爲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
闕失及當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
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
朕之不逮

封太祖皇帝後詔

王珪

昔我　藝祖皇帝之興以天發之期兵未始一血
刃而卒再造區夏其大謨盛烈被諸萬世而莫高
爲朕奉承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寖微
弗顯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文豈朕所以尊大統
推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其流遠施大者其報豐
宜令中書門下考大宗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
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復絕

皇太后付中書門下還政書

王珪

日者昊天不弔　先帝上賓遽揚末命之言方結
未亡之痛而　皇帝踐祚之始銜哀過情忽傳詔
於外廷請預聞於庶政載念承邦之重累申還辟
之文皇哀未回羣聽猶鬱顧人子之誠雖至然國
家之事靡安況日聽治朝躬發神明之斷出聽禁
趣衆闢輿馬之音百姓莫不交欣三靈以之薦祉
吾嘗視前史之戒思衆聖之圖將退飭於母儀庸
進還於君德從容房闥不亦美歟昨權同聽政事
候　皇帝康復日如舊去歲兩曾降手書還政輔
臣等並於　皇帝御前納下今來聖躬已安好其
軍國事更不同處分故茲示諭宜體至懷

太皇太后賜門下詔

蘇軾

皇帝嗣位于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
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
文疑有未稱　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

惟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尋如於典故有褒崇未盡事件令子細開具聞奏

太皇太后賜門下詔　蘇　軾

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閣計員至相倍徙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陰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淳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　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　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合祭天地詔　范　祖禹

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宜惟我　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莫王親祠自裁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百神大賚四海迄　先帝元豐之未講方丘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　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遇誠大祀神祇饗答　祖考燕寧前詔有司載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言祇率舊章永為成式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

元符日食求言詔　曾　肇

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菑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採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媺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

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尚慮乃心
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
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許於所在州軍附遞以
聞布告遐邇咸知朕意

賜夏國主詔　韓　琦

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
民誘迫熟户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
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
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　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
端由庶覩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
禀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
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
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
民保福不亦休哉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
仕不允詔　歐陽　脩

夫朝廷之廣大賢雋之衆多必有皤然耆壽之臣
以當上所優禮之異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
之式瞻以爲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爲
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聞爲當世所重

閱書秘殿日侍清閒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
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賜夏國主詔　歐陽　脩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
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翊勤王而述職固弈世
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
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
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脩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
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
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
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告諭諒深認
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
彛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
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
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彰悠久之好

賜南平王李德政曆日詔

宋　祁

頒曆之義以初爲常俾一天下之歸用謹人時之
授以卿列壤南裔率職本朝宣我恩化慰彼黎庶
每屬歲元之會必稟廟朔之藏朕亦推處機祥裁

輔舒慘由命太史分次左方宜崇象以奉行表布和之胥洎特茲馳錫勿怠欽承

賜判永興軍韓琦再乞相州不允詔　王　安石

卿當國家之多難任社稷之至憂實能忠勤以濟勲績方均逸豫適此外虞煩我元功良非得已亦惟體國義不辭勞今雖尚講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坐臨諸帥固可優游何必舊邦乃能休養勉綏居息以副倚毗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詔　王　安石

便道之鎮朝廷故常來朝京師朕意所欲使事曲折既當聞知忠言嘉謨又所飢渴雖知勤勤可不勉哉

賜富弼乞判汝州允詔　王　安石

比飭使人具宣至意就令賜告聿遂寧痊卿嚴祗朕命不敢遑息顧念吏卒閔其久留稱熱識馳用忘勤勤恭以事上卿實有之仁及賤微又能如此忠誠所慣豈獨朕心從容小邦姑以養福勉綏吉祿毋恤後艱

賜知亳州歐陽脩乞致仕不允詔二道　王　安石

股肱名臣與國同體禮當得謝朕尚難之況年非耆老之時而勲在受遺之籍不留弼輔人謂斯何姑體至懷少安厥位

卿勲德之舊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而抗奏至於四五必以田里爲歸豈朕視遇故老有不足於禮乎何其求去之果也欲喻至意莫知所言惟能勉留實副勤佇

賜答曾公亮詔　王　安石

嘗哉變異以戒人君推之股肱朕所不敢元勲舊德實賴交脩讜告之來必緣象類明諭朕志使當天心庶幾君臣並受遐福不務出此而果於辭權是惟保身豈曰謀國

賜特放知潭州燕度待罪詔　王　安石

卿受命方隅助宣德化姦宄弗率乃觸大誅引慝自歸謂當譴黜萬方有罪責在朕躬雖爾長民宜專任此

賜宰臣韓琦不赴文德殿立班待罪不

允詔　　王　珪

天子之御正朝乆而未講宰相之班百辟後亦從簾撤臺閣之忽陳規邦彛之浸略蓋延英賜對每隃中昊之咨故宣政留班不及大昕之謁矧在職之匪懈奚引愆而靡寧宜斥細嫌用綏素矚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曾公亮乞免冊禮允詔　　王　珪

天子臨軒拜三公其禮舊矣今朕以上公之秩加于元臣方戒有司卜日而冊授之乃援比固辭不能爲朕引紱廷下吁其禮何時而可復邪雖用勉從則匪朕心之懌

賜判亳州富弼乞罷使相不允詔　　王　珪

朕初臨丕基首擇大吏方勞精而共務忽引疾以屢辭去雖隃於歲年念不舍於朝夕適覽奏函之既又將使袞之還且重祿所以賦上賢樂郡所以優舊德宜收曲慮終保高名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王　珪

天子惟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祗迪于乃事矧曰左右之臣以朝夕承乂乃辟予敢有弗欽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爾乃陳所以固辭朕命者三朕思有虞之世羣臣皆讓亦莫安厥位終敕之曰俞汝往哉爾弗遜聞于前人其率時訓惟厥中嗚呼愼爾止毋倚乃身乃罔弗孚于休

戒諭夏國王詔　　王　珪

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令爾弗蹈于前烈廼竊署重爵以使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乃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攬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

斯民毋忽是圖以好我有邦之罰令後所差使人即不得僭擬

賜王廣淵張詵獎諭詔　　元　絳

洮岷之役師旅載興維予信臣一廼忠力百爾調發並濟厥須告凱奏功實繄佽助特加褒寵有腆分頒宜體眷懷益圖來效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蘇　軾

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壁壘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

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禄乞外任不允詔　蘇軾

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況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覈歸于至當而卿遽欲以此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汾路賜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　蘇軾

於赫　神考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祗奉此行禮既告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歎不忘

賜阿里骨詔　蘇軾

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強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爾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埸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歎復為虛言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　蘇軾

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

母之念碩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責近之親而縻朝廷之典及觀來請有繫子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奉養之意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　蘇軾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

聲知音以律生又覽詩書之來上閔箕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　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賜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乞致仕不允詔　范　祖禹

祖宗以來貴德尚齒鼎槐之老莫不眷留班于大廷表儀百辟卿向繇省轄進涖宰司深執勞謙懇求去位置使祠館勉徇雅懷已退處於丘園尚何殊於田里矧卿筋力克壯聰明不衰中外所瞻足以重國體兹至意無或費辭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令赴闕供職詔　曾　肇

卿三朝元老四海具瞻出處爲邦國之重輕用舍繫仁賢之消長久置散地宜還本朝俾陟降於殿帷仍總司於琳館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謨日聞忠告昔周公已老猶在京師留侯雖病不去漢室眷惟舊弼異世同心聞命疾馳副朕所望

賜宰臣韓琦請郡不允詔

呂　公著

夫忘身徇國者前志之所高送往事君者人臣之所勉顧惟寡昧夙在亮陰永言負荷之艱實賴股肱之助茍披來奏頗異于聞謂已事於山園必聽辭於機柄雖末代或兩在本朝則無唯天聖之初馮拯去位非緣使領而獲罷蓋以疾疢之匪任卿體力素強望實兼劭所宜遺履謙之近節懋經國之遠圖深體至懷勉綏厥位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二

勑

頒貢舉條制勑　歐陽脩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勑　歐陽脩

賜陝西西路沿邊經略招討都部署司勑　宋祁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勑　劉敞

復天下州縣官職田勑　張方平

條制資蔭勑　張方平

皇族出官勑　蘇頌

赦文

建隆登極赦文

嘉祐明堂赦文　王珪

治平立皇太子赦文　王珪

熙寧七年南郊赦文　元絳

元豐立皇太子赦文　鄧潤甫

冊

乾德上尊號冊文　范質

封祀玉牒文

尊皇太后冊文　歐陽脩

皇后冊文　王安石

仁宗皇帝加上徽號冊文　王珪

立夏國主冊文　王珪

皇后冊文　李清臣

仁宗皇帝哀冊文　韓琦

宣仁聖烈皇后哀冊文　畢仲游

欽聖憲肅皇后哀冊文　李清臣

勑

頒貢舉條制勑　歐陽脩

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牵拘之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敎學養成之法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

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子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以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制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勑

歐陽脩

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

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爲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

賜陝西西路沿邊經略招討都部署司

勑　宋祁

朕卹軍旅之苦寵邊陲之良事從優實情無遴愛至於常愆細過並許功除煩文苛法罕由吏議眡滕宗諒張亢並緣事任合給公用庫錢俾其宴享賓僚犒飫軍伍而乃用度無藝簿領失防陽託貿遷潛有牟入攸司言上遣使即推如聞逮繫頗多鞫劾彌廣本其冗費寧足深誅已罷案窮悉令原貸其滕宗諒等止免一官量降差遣雖屈吾法期慰士心且夫盡用市租美推趙將來從我取誼表漢臣每慕前風思全大體尚慮諸道帥守便以茲事爲懲或損狹餼牽或裁量藥餌苟存畏避謂免譏彈胡益至公亦非朕意但當循經費之式去自潤之私取仰於官均惠於衆由茲底績夫何間然安節坦懷毋或疑憚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

勑　劉敞

國家兼覆寓內體理天下分州立邑十有八路惟吏之不平民之失職政之頗類獄之糾紛未能獨察也故設糾虔之司使奉欽恤之寄專屬朝寀貳以武吏誠欲審疑察枉釋寃決滯納民於不寃流化於無訟而武吏或起世家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背項適增其繁夫非其習而望其效達其方而冀其功不亦難乎其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令樞密院勘會已及二年者即令赴闕

未及二年者與就移合入差遣及於河北河東陜
西緣邊兵馬多處相度添置路分都監以次補用
庶幾人盡所長官不虛受夫轉運使之任所寄耳目
治財賦集事功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
福建益梓利夔等十一路此其去京師遠者萬里
近者數千里或跨帶山海崎嶇蠻夷而皆一員主
之處則無與參慮出則無與倂力設有緩急之警
調輸之煩機會一失民受其弊甚非豫慮先事之
策其各增置轉運判官一員以三年爲一任選差
第二任以上知州資序人候一任滿日與提點刑

獄差遣初入知州及第二任通判資序人候滿兩
任日與提點刑獄差遣若居部無狀隳職敗事亦
重行其罰蓋士常患任之不當其材無以見長用
之不久其任無以就功今朕別異文武使得自試
選擢賢能使得次進吾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其
各竭力悉心勉成功名布告中外咸諭朕意

復天下州縣官職田勑　張　方平

昔在　先帝詔復公田合王制班祿之差得聖人
養賢之義載原深旨本自愛民比者搢紳之間屢
陳利害之意以謂郡縣受地有無不齊銓審除員
權利爲倖辨競以之傷俗因緣至于害人故嘗命
官斷以定數誠足釐於舛弊然未安於予懷禮不
去乎厚祿以勸羣臣則下之報禮重凡厥文武仕
于朝廷雖廉素者惟士之常而富貴者人之所欲
其全寬大之體自有公平之制所宜給其所未給
均其所未均約爲等差槩令增足使事父母者得
以致其養畜妻子者得以致其樂冠昏喪祭有所
奉慶弔饋問有所施不牽私室之憂必專公家之
慮則六計可以弊羣吏之治四方可以期衆職之
修儻自犯于有司亦何逭於彝憲上廣　先朝之

惠示不敢渝下俾諸臣之言審茲自定惟爾中外
體予所存

條制資蔭勑　張　方平

周禮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郡國子漢制光祿
勳典任籍以四行察三署郎茲其官材本於世胄
然當辨論必屬俊良今蔭法之所原古典刑之是
憲惟因循之日久寖滋蔓而倖多敝生作法之涼
濫起推恩之過且貲延于世諒非及於疏宗官惟
其人顧何取乎髫稚暨階仕進之路復無誨育之
科室不芟墒田不疆畝處不裕立身之道出不閑

從政之方略觀貴途良鮮舊族此則上因朝廷法制之不立下自父兄訓義之不孚故俾宰司詳爲定令使夫冢嗣先録以篤爲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藝之格激之向學立保行之條勉令率履前史不云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礪世磨鈍茲實用爲庶乎位有稱職之才朝多濟世之美非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咨爾具僚知朕此指

皇族出官勅　蘇頌

自我　祖宗　太上御諱叙邦族大則疏封於爵上次則

通籍於閨臺普集京師參奉朝請然而世緒寖遠
皇枝益蕃屬有親疏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禄有重輕令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睦婣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昏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衰反無定著因俾羣公之合議將爲一代之通規載攬奏封具陳條目以謂　祖宗昭穆宜從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昏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允朕意何疑告於將來遂須明命噫自義率祖既殊升降之文因時制宜斯盡變通之利咨爾宗盟之衆固多博識之倫奉承新書當體朕意

赦文

建隆登極赦文

五運推移上帝於焉睠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朕起自側微備嘗艱苦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屬以北虜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往殄胡塵鼓旗纔出於國門將校共推於天命迫迴京闕欣戴眇躬幼主以曆數有歸尋行禪讓兆民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曠時勉徇羣心已登大寶昔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唐漢開基因始封而建國宜國號大宋改周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乗時撫運既叶於謳謡及物推恩宜

周於華夏可大赦天下於戲革故鼎新昊命初隆於王室肯災肆赦溥恩普洽於民心更賴將相王公協謀同力共裨寡昧以致升平凡爾萬方咸知朕意

嘉祐明堂赦文　王珪

朕承三聖之基履四海之貴深惟持國之日久益念爲君之道難有臨聽之塵庶以圖天下之佚無奉養之靡庶以貲天下之豐兢兢萬務之維微勉勉前事之所戒倚以左右輔弼之正予敢有弗欽事于上下神祇之明予敢有弗肅屬九穀登富三

辰昭華象來桂海之祥塵絕玉關之警有邦之應於朕豈功恭念爲天之子者必修報本之禋爲人之子者必懷追養之慕重循菲德屢緝曠文頃按明堂之圖古如路寢之制載經斯室載度斯庭宜大火之馭芒乘季秋之肅氣物無上帝之稱非躬祠不足昭虔度聖維文考之尊非嚴配不足盡虔孝於時備法物之駕服大冕之章格靈貺於具庭欵清德於太宇還祇宗祀之舉具飭純誠之將延神光陸離燭于薦鬯之夕喜氣休昊被于燎柴之時亶丕事之繼成敢蕃釐之專饗宜孚延渙以契天心可大赦天下於戲承神之胙既均輝耀之微澄俗之瑕復若風霆之布蓋禮鉅則澤之博孝至則勸以遐尚賴秉文之英經武之傑屬同寅於王室壯大治於邦國共荷無疆之休亦膺無窮之聞

治平立皇太子赦文　王珪

王者承天立極莫不思長世之圖爲國建儲所以正萬邦之本故朕親先父子而天下不以爲愛命發朝廷而天下不以爲私粤予上嗣之良禀自日躋之聖出而就傅究窮學肆之閒入則承顏勤至寢門之問比疏榮於王社益修德於天枝顧荷丕

基之艱猶虛正體之貳矧漢文命嫡著於即祚之初年且夏后立予期以傳家於萬世維羣元之所傒維大器之所承式符少海之祥宜踐東朝之位肆顯册之丕發嘉僉言之大同爰契歡心用覃曠澤可大赦天下於戲文昭武穆夙詒燕後之謀震長離明本有承華之象蓋義重虔先者禮必亟舉慶施虔上則恩必遐流咨爾庶方當體朕意

熙寧七年南郊大赦　元絳

王者欽崇神天嚴奉宗祏就郊以饗所以詔天下之恭假廟而烝所以教天下之孝洪惟五聖之烈

誕輯百王之文肆于冲人昭事上帝載念物無以
稱維一誠可以展大報之儀祭不欲煩維三歲可
以述躬行之典協會康年之順道迎至日之長是
用朝薦殊庭祼將太室乃進登於陽時以衷對於
皇穹合祛柔祇陟配文祖祝燧告絜賛犧尚純六
樂變音舞奏而諸物至二精揚燎煙外而萬靈交
方丕事之獲成敢蕃禧之專饗宜專大號以賚多
邦可大赦天下於戲意盡精禋既秩宗祈之舉政
施惠術覃昭慶宥之行維時黎元綏我德澤尚賴
謨明四近忠藎羣材儀圖新美之功勸相隆平之

運同底于治永孚厥休

元豐立皇太子赦文　鄧　潤甫

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
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位序豈定而人莫不
以為悅典禮亟崇而衆罔敢以為私永惟上嗣之
賢寔有妙齡之譽入而視膳孝友見於夙成出則
好書聰哲繇於自得粤紹休於正統猶虛位於東
朝迺考蓍龜之占迺稽方冊之實載涓吉日肇闢
青宮周家先親不敢忘廟社之重夏后與子蓋以
順天人之心宜覃曠恩徧暨群品可大赦天下於
戲離明覆震長繇帝緒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仁於
萬物蓋禮之所行者大則澤之所流者深咨爾多
方體朕至意

冊

乾德上尊號冊文　范　質

維乾德元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己酉朔十六日甲
子攝太尉守司徒兼侍中蕭國公臣質守司空平
章事臣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臣仁浦及內外文
武臣寮馬步諸軍將校藩郡守臣四夷君長緇黃
耆艾等七千五百人謹再拜稽首上言曰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又曰舜有天下無為而理是以古之
言道德者莫先於二帝一則曰聰明文思一則曰
溫恭濬哲英聲茂實意無欲而自彰景福鴻休心
無求而自至巍巍蕩蕩無得而言伏惟
皇帝陛下高明博厚宣慈惠和純粹之德全孝友
之行者惟精惟一知微知章向者龍尚處於潛淵
日未離於暘谷歷試之際志在扶危險阻艱難何
往不濟躍馬蹈高平之陣麾戈佐淮甸之征喋血
鏖兵一月三捷勞旋飲至論功莫二洎乎天監厥
德用集大命人祇叶應風雨咸若鼎運初建國步

猾梗始則李筠犯順長戟 捎閼并人連禍寇我北
鄙於是有太行之行重進 怙亂弄德崇姦幡負千
里生民被毒於是有廣陵之役千乘萬騎如霆如
雷詢彼仇方震疊區宇翠華宵至堅城旦下連平
二孽有同符契累朝已來出師誅暴未有若茲之
奇速也頃者華風不競中國政微五嶺三江買諸
度外殊文異軌六紀于茲肇啓聖謀驅攘寇亂剗
湖底定南土晏然燕薊之戎汾晉之孽燕巢幕上
朝不謀夕邊事少間理道無壅嚴恭寅畏一日萬
幾勤於己而泰於人儉於躬而豐於物明四目而

高視達四聰而遠聽不侮鰥寡恤天窮也信及豚
魚遂物性也惜力念耕耘之苦推食閔介胄之勞
法家之流既峻且密乃詔大理重正刑名俾盡哀
矜務從寬簡減盜竊之罪緩鹽麴之禁好生之德
通於神明若乃昧爽丕顯坐而待旦商湯之戒慎
也側身損己長轡遠馭漢文之化導也循名責實
信賞必罰建武之法制也果敢決斷從善如流貞
觀之風烈也帝王之道於茲備矣太平之業於茲
成矣於是祗見清廟致其孝享圜丘展禮對越上
玄一獻而天帝降祉再獻而神人以和三獻而萬

祿攸報祥風拂袂休氣繞壇熙熙怡怡羣心胥悅
國家大慶衆庶共之肆赦覃恩俾民更始與天合
道謂之應天大無不覆謂之廣運無不至謂之運
博施濟衆謂之仁智周萬物謂之聖化成天下謂
之文保大定功謂之武其德無際謂之至德臣等
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
聖文武至德皇帝伏惟垂日月之明監億兆之情
凝旒端委昭受鴻名如山嶽之固如松柏之貞乾
健不息品物咸亨承天之祐萬壽千齡

封祀玉牒文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
日辛亥有宋嗣天子臣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啓
運大同惟宋受命 太祖開階功成治定 太宗
膺圖重熙累盛尋以沖人丕承列聖寅恭奉天憂
勞聽政一紀于茲四隩來暨玄貺殊尤禎符章示
儲慶發祥清淨可致時和年豐羣生咸遂爰荷顧
懷敢忘繼志僉議大封聿伸昭事躬陟喬嶽對越
上玄率禮祗肅備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
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綏黎元懋建皇極天祿無疆
靈休允迪萬葉其昌永保純錫

尊皇太后冊文　歐陽脩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曙（英宗諱）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爲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　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　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　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遑寧者也顧惟眇末之質

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　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勤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祐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　聖母來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司徒具官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凊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皇后冊文　王安石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　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恪典冊以祈

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唯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嬰纘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祗承內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惟興王釐厥士女

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勤相朕乃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仁宗皇帝加上徽號册文　　王珪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二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伏觀古先格王莫不大名發於前而大惠昭於後其法皆本於至公而不可易至後世臣子又欲盡報上之道以

謂君德甚盛其言不足以包衆美於是有至郊加誄之文夫欲推事存之禮述追遠之志則奉素享之榮號益新紀之鴻烈謀羣公請太室洋洋廖際天接地而震顯之不亦當靈心而傳古誼乎恭惟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躬清明之資賦神睿之略乾行施之不息仁性根於自然時乘六飛端御大器知窮八荒而不見其迹澤及萬彙而不居其功爾乃簡拔畯賢放遠邪佞宥恕刑獄懷保鰥寡賞不徇所私罰必當于理興農桑之本務緝禮樂之墜文有慘怛好生之心吏或誤入重辟必終身

見斥有寬裕從諫之度言者屢進狂直必曲意見容念兵革之傷夷則不殺而服念稼穡之勤勞則罔奪于農時顧天下之尊而持之以抑畏饗天下之富而寶之以儉素輿馬不聞於游盤鍾鼓不涉於閒燕宮室亡奢靡之飾器服亡瓌奇之玩加以夙夜齋栗事天之誠盡霜露怵惕念親之感深方朝廷之久安廼大革因循而聖政又新爲社稷之重計廼前定禍亂而皇嗣蚤立故四十二年仁恩川流涵濡熏烝格于上下日月華風雨均四時和百穀蕃北有獯狄而不能驕西有戎羌而不能軼

蟲魚遂性自安川藪之游男女崇誠更趣耕織之樂固有幽遐荒昧之俗不約而子來奇偉倜儻之瑞不期而特見者矣丕赫哉寔度漢明聲文沛施自載籍之傳蓋未有休功盛業可加于茲也重循涼菲求念猷訓今將款清廟陟崇壇遂受厚福以浸黎元宜於此時臨彤庭發玉版上不敢廢　祖宗之典下不敢虧神民之情如堯如舜如禹如湯豈不高一世之聞而流萬世之聲哉爰飭上儀載揚景鑠謹遣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六百戶食

寶封二千五百戸王珪奉玉冊玉寶加上徽號曰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
帝恭惟明德在天臨受徽稱維億萬年永錫嘉祉
謹言

立夏國主冊文　王珪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
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
而王業楙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秉常
迪性純壹飭躬靖虔生禀山川之靈書傳弓鉞之
賜撫有西夏尊于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國

當保其衆乃內發誠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
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顯徽實錫
爾以茅土之封不爲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爲
不榮涓辰既良備物既渥誕舉丕冊以華一方今
遣朝奉郎守尚書司封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
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
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彭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戸
劉忱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爲宋藩輔夫履謙順
者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後災率身和民
時乃之績往欽哉祗乎一人之彝訓可不慎歟

皇后冊文　李清臣

皇帝若曰天相予　祖宗茲歷世寧康朕既敬紹
丕緒罔作麗觀底信內外惟法惟式斷以正邦今左右
弼臣禮儀正貳曁族老宗婦各虔厥事咸鋪繹舊
聞明敷于位曰乾施坤承日照月儷四時　不忒
萬物用成盡稽則象詢考卜筮若時元吉正名錫
服俾長首六宮以母天下予惟國有故常是何敢
弗率咨爾王氏乃祖忠勞王家書于太史子孫公
侯出入藩服惟功澤遠茲是生碩媛淑嫕溫恭備有
嘉德聘歸王邸入承事皇姑靡不若禮上天右序

予家蚕育元子慶在宗廟惠賚于四方乃以某年
某月某日遣攝太尉具官某攝司徒具官某賜爾
皇后之寶方寸有半文盤螭紐授之玉冊厥簡五
十命爾翟衣笄縰博鬢黼領大帶以朝暨歲時將
祀于東西宮金輿朱蓋武賁禁衛步障行導是惟
顯哉爾其克后職思后道履中體順茲日饗多福
集大祐于厥躬其尚佽助予治昭聞于無窮於戲
懋戒之哉

仁宗皇帝哀冊文　韓琦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三月癸卯朔二十九日辛

未　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崩于福寧殿旋殯
于殿之西階粤十月戊辰朔六日癸酉遷座于永
昭陵禮也龍馭賓天珠襦留殯萬方之軌同臻七
月之期玆近法仗已嚴靈輴未進風雲慘黲以生
悲臣妾涕號而思殉孝子嗣皇帝臣英宗廟諱接統承
堯念親睎舜徘徊象物驚蹕從以如存攀慕仙游
致哀誠兮必盡緊臨奠以長辭蓋終天之永恨乃
命獮臣以文傳信其詞曰惟　宋受命與天無疆
藝祖以武底寧四方　神宗以文萬邦一王　眞廟
紹隆赫然其光遠夫　仁宗益熾而昌厥生之初

上帝惟祐天日之表振古未覩色出圭璋步嚴龍
虎其俾眞人來綏下土元良之建匕鬯是主寢門
之問協若文武嗣訓之循纂承丕緒左右獻言以
蒙自應大運歸乾獨化陶甄進良黜姦始章聖權
其仁如天其度如淵其仁伊何得之自然草秀而
茁蟲飛而翾尚不忍傷況吾民焉惠澤之霈滂洋
幅員物無不滋四十二年猗如天兮化功則全其
度伊何汪然莫際巨細必容黙分誠僞臣在言職
不知諱忌時肆詆訐衆嫉狂易聖心怡然曰此忠
義是也吾從過焉何戾猗如淵兮是能致治明愼

庶獄極于哀矜惟法所在未嘗妄刑郡邑之吏責
之詳平一失入罪無階顯榮尊爲天子以儉爲貴
崇尚清虛屛斥紛麗向綠不懌輔臣入視殿幄蕭
然黄衾故敝絳用繒素了無文綺衆目驚嗟　上
曰何謂吾之受用素止如是此民膏血焉敢妄費
恭事天地孝承祖宗九見圜丘再裓合宮大袷于
廟親籍于東服器精備粢盛潔豐小次不御秉圭
顒顒何必戶曉民胥偃風取士之路務存至公十
二臨軒策之必躬雋髦盡得巖穴幾空有將有相
曰功曰庸眇視三代吾其比崇北胡之强西夏之

猘時欲眺梁恣其貪嗜吾以威懷折其凶鋭兩皆
揺尾從我羈餌百蠻梯航琛贄日至禮樂具修干
戈不試夫惟立嗣天下之基前世令王或牽以私
事不前定瀕于亂危我出獨斷挺然不疑求賢于
宗唯聖是知神器之重其傳有歸廟社以安生靈
以嬉迹其大公堯舜之爲昔在人上必有偏好或
樂馳逐或喜征討或務宴游或專營造或迺聲色
或泥丹竈㭬奕之工擊拂之妙有一于此下從而
效噫吾　仁宗澹無所樂曰吾好者在勤政道日
必旰其惟先之紹閒時弄翰或隸或草奎畫之揮

十奇萬巧去冬之暮清燕之閒乔闢天閣詔呼從
官親作飛白侍臣縱觀心合造化生成筆端書幅
踰百大均寵頒退坐羣王行觴盡歡嗚呼哀哉賜
墨尚濕宸章未刋植壁斯度遽有金縢之禱繼衣
遂徹俄承玉几之言嗚呼哀哉大變之來天傾地
裂四海之慟風號雨血兆民震駭其無生百辟寬
乎而僅絕乘雲之游兮汗漫而自高持顧之慕兮
僵仆而徒切因疑前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叙訣
嗚呼哀哉候律云凛諏辰協元嚴壓路以方駕視
羽幢兮始前池竹摇雉車旗飾翬飛朱雀之遹逵

指青龍之吉山闢路長兮去復去宮車晚兮還不
還痛徹六宮兮莫如逝淚灑重瞳兮胡可攀嗚呼
哀哉寒日晝昏愁陰夜積卷晴霓於丹旐蕩霜波
於素帟悲笳互咽六州之奏憎悽駿嶽前瞻萬歲
之聲何闢大隧一扃幽堂永寂人閒之恨空長帝
所之歡宜極嗚呼哀哉秦漢而下御邦子民叟越
三紀纔聞數君其閒治亂以相駁否耳之不醇如
仁宗享國之久而始終太平兮彼安敢望吾之清
塵生而無窮者厚載健而不息者高旻惟至仁盛
德與高厚之俱兮萬世巍然而不泯嗚呼哀哉

宣仁聖烈皇后哀册文 代宰相

畢　仲游

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
皇太后崩于壽康殿旋殯于崇政殿之西階粤明
年正月遷祔壓于永厚陵禮也蔵殿帟空祖庭燎
晻雲似卻而復凝月雖煇而如慘　孝孫嗣皇帝
臣哲宗廟諱臨遺奠以興哀瞻振容而永慕風吟管以
何悲龍挾輴而若駐羽衛羅闕神儀布路爰制近
司紀陳聖度其詞曰
皇矣大宋寶命自天重明累聖跨成軼宣正后在

中契于坤乾較任比姒亦邁于前有系自姜源深
積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韓宅會益昌厥後月
瑞日符是與太母於鑠　太母躬義率仁居靜猶
地含和如春正素自稟聰明夙聞作合　英祖齊
身並曜受養　神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違惟德是
做元豐末命帝命惟辟聽斷勉同以補天隙擁佑
神孫立民之極恭以勵人儉惟化俗衣有大練奩
無片玉房闥不出四海在目信義由中九夷思服
如鑑不塵如璞不緇三事大夫正直是咨宗藩外
戚滲漉恵慈人貴王官雖卑不私廟謁靡行外朝

靡踐池籞靡臨惟正是勉服御靡更惟慝是善廣爾萬方爲則爲典左右皇躬　動有壇宇居由範防造次于是寖隆且昌如天清明霽日之光治化方成憂勞亦至外若平居中潛遺厲坤軸軋以夜摧月輪翩而曉墜守大化之靡怛尚斯民之爲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雲霧猶隔蕙帳髣髴兮爐煙未銷想仙馭以何適謝人寰而已遥萬乘號慟哀纏九霄千官縞素兩泣東朝嗚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兮時以徂犧鐏盈兮未忘於平昔池緌動兮難留於須臾翼入翣以爲衛

陳六衣而汜塗嗚呼哀哉野蒼蒼兮人漸遠仗徘佪兮天欲晚迴洛濶兮嗟備物之如在逾鞏岸兮知神遊之不返山川巳兆於眞宅松柏猶凝於故苑嗚呼哀哉王晦龍蟄金藏鑑昏泉關掩夜宮闈泣晨車軌同兮雖來於萬國寳座閟兮惟朝於百神魚惟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春嗚呼哀哉成内則於三朝貽素風於千祀致理之勤兮今巳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何遠其家以爲國而憂其民之猶子宜大書而作册俾永光於　宋史嗚呼哀哉

欽聖憲肅皇后哀册文　李清臣

粵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歲正月壬戌朔十三日甲戌　大行皇太后崩于慈德殿二月壬辰朔十一日壬寅殯于西階以三月壬戌朔八日己巳戒百官請命於太廟謚曰

欽聖憲肅皇后太史筮之祔以五月辛酉朔六日丙寅遷座于永裕陵禮也哀子嗣皇帝臣徽宗廟諱極永感之懷寫無窮之慕躬薦泂酌奉寧輴馭痛三牲之養忽至於遣奠悲萬壽之祝俄成於晞露謦欬如在聲容不返畢銅史之餘滴動金商之清挽暑令忽其成凄薰風颯其變慘像設既嚴物儀具

有惟是册書用傳不朽宫臣承詔式度事守紀漸寓哀貽之永久其詞曰

我宋隆康恩漸動植遠惟曁邇生成滋息翹表賢智修官總職選及四裔左衽重譯雒相向公梁棟宗祏逮女曾孫適家瑞國蕃歸王藩旋被褕翟至性溫溫令儀翼翼道意禮學生知自得慶壽寳慈問安昕夕執養寒暑端莊不易内輔　神宗贊助陪益凡厥見聞舒徐啓迪十有九年晏粲椒掖萬邦託慈六宫仰式約省外氏湯沐脂澤斯世丕平陰與多績比懿夏商塗山簡狄姜嫄太姒聯祉並

聿元符三祀歲執徐直正月己卯變同剳耆魏魏
哲宗武威文德夫何弗祐忽遺窀穸上嗣考廟將
決大策于時邪臣或藏邪慝輒進異論欲倒白黑
賴我　聖母沉潛剛克折之陛前氣殫語塞庭羅
犀渠門屯闌戟龍德利見寰宇慶懌一指顧間長
寧社稷譬如媧皇神工妙力鍊石補天斷鼇立極
冲融宇宙滉瀁漭潏靡賢不登靡冤不釋臣嘗侍
對與聞訓敕曰我　皇帝聖材天錫子道勤歧政
事祇惕治本亂原講磨紬繹惠心溥博物理研覈
帝堪多難子復明辟何俟祔饗始遂禁闥宰濟切

艱後罔餘責重下教告亟就安適　帝扳以留懇
款孌積數請弗回推璽郤籍義盡今茲事高往昔
在漢馬鄧固多懈色其於邦民憂不離臆動履仁
儉示先蠹則服無珠璣器無瑤碧禁戒彫繪棄損
組織言祖經墳智該儒墨諸書過眼疑微洞析兢
兢矍矍殆忘寢食涼暄密移疹氣侵蝕　皇帝聖
孝啓處在側藥審刀圭術窮鍼石禬禳山川猶期
千億丹劑雖靈真筭終厄佛供晝昏妖氛夜赤稜
象告凶軒星示坼數圯坤元昊淪望冕五十八載
馳光度隙嗚呼哀哉梓匠奏工壙娀罷飾帳殿先

途殯宮撤席縞士鼎鼎絳旌弈弈左背城闕右徑
阡陌轂騎趨趙紼韋咿嘻簫笳悲吟鹵簿哆赫萬
類聳嬋四民聚戚御服苴麻皇情欒棘嗚呼哀哉
霧雨故宮舞昔舊娀鳳幌蕭森歇飛虛寂輦路鑑
奩孰非陳迹引望山園渺瀟竹柏惟有徽音長留
寶冊嗚呼哀哉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三

御札

大慶殿恭謝御札　歐陽脩

熙寧元年南郊御札　王珪

熙寧四年大饗明堂御札　元絳

批答

賜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批答　歐陽脩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歐陽脩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歐陽脩

再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歐陽脩

賜宰臣富弼乞解機政不允批答　歐陽脩

賜宰臣文彥博乞解重任不允批答　歐陽脩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不允批答　歐陽脩

賜杜衍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祁

賜賈昌朝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祁

再賜杜衍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祁

賜陳執中韓琦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祁

賜皇弟允迪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祁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賜宰臣韓琦已下乞立壽聖節宜允批答　王珪

賜宰臣韓琦已下上尊號不允批答　王珪

賜韓琦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賜宰臣曾公亮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賜郝質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王珪

賜歐陽脩乞退不允批答　王珪

賜宰臣韓絳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絳

賜宰臣韓絳已下上尊號不允批答　元絳

賜皇伯宗諤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絳

賜陳升之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絳

賜宰臣王安石已下乞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元絳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蘇軾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再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賜宰臣呂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　蘇軾

賜宰臣呂公著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賜司空呂公著免恩命不允批答　蘇軾

賜右僕射范純仁免恩命不允批答　蘇軾

賜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批答　蘇軾

賜劉昌祚免恩命不許批答　蘇軾

御札

大慶殿恭謝御札　歐陽脩

勑內外文武臣僚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
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
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己使天下之民豐勞于心
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平而首春以來

偶巽調適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穰茲
康裕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
眇躬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
即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
休宜示先期故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内於大慶
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即宜權罷
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
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
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
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熙寧元年南郊御札　王珪

有天下者莫重上神之報爲人子者莫嚴宗廟之
承率躬三歲之祠常候一陽之應緬慕先聖光施
沖人載循禋類之期適在諒陰之際大懼不能備
飭儀物奉將粢盛於是刺六經之文傅博士之議
皆以謂喪有以權而順變祭無以卑而廢尊矧稽
參西漢之彝沿用景德之制顧予凉菲賴帝況臨
逮下天正之辰往循郊見之禮方且進祈茂祉以
大庇黎元昭格至精以終圖熙事庶幾能饗其致
憚勤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事于南郊咨爾

攸司各揚厥職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行
科率其百司除事神之物並宜一切仍舊外餘應
干供奉所須務令淳約以稱朕不忘孝思之義

熙寧四年大饗明堂御札　元絳

勅内外文武臣寮等朕荷二儀之休覆四海之富
經庶政之至治秩將禮之彌文欽惟五聖之謨常
躬三載之祀自纘隆於大業已肆類於圜丘與言
總章未詔嘉饗維　仁祖之武宜謹於遵修維
文考之尊宜嚴於陟配況萬寶時登三光仰澄官

師協恭方夏底定是用稽仍路寢之制涓選青霜
之辰上以哀對天明展昭事之重下以敦厲民志
示追養之勤特戒先期以今大號朕取今年季秋
擇日有事于明堂其今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禮
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祀明堂禮畢一依南
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咨爾攸司各
揚厥職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行科率務
循典故無致煩勞

批答

賜除宰臣文彥博謝恩命批答

歐陽脩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憂勤以勵政而百職多隳宣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處先志後占鑒屢易以爲煩僉難知之可悼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予惟宇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歐陽脩

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肅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搢紳之望僉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何辭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歐陽脩

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厭於屢易飛用人之不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顧無因而及此曾莫諭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雖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

再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歐陽脩

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其材遲速之效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艱哉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曾靡間然方將甄敘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

根而更治不逮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柰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為辭矧上下旣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爲易得之時當體余懷勉安厥位

賜宰臣富弼乞解機務不允批答

歐陽 脩

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修紀綱正然後相與恪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虛心一意日有望於

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獲用材不盡之識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

賜宰臣文彥博乞解重任不允批答

歐陽 脩

夫知其人之爲賢任則勿貳事其君而有道去不可輕此古之臣主之明舉措必慎所以收功於一時而垂法於後世也卿夙有時望爲予柄臣自復秉於國鈞僅三周於歲序若乃進退賢否誅賞罪功每於聽納之間敢忘虛己顧彼搢紳之論曾靡

異辭方期有成以副予意而乃過形謙損思避台衡豈寡德弗明於用才而不盡將多言害正致厥位之難安苟異於斯夫何引讓矧卿忠信之節足以叶予之一心材謀之優可以斷予之大事茲所東注寧煩諭言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不允批答

歐陽 脩

朕以因時致享克展於孝思已祭受釐大均於慶澤乃眷耆明之哲實予體貌之臣肅臨事之有容既交神而蒙貺宜推異數以示眷懷雖嘉好謙曷

止成命

賜杜衍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 祁

比虛右弼以須畯望卿清約忠壯華皓一節出入諷議靡事不爲挺然公實見於有政朕志先定成命惟行況萬幾處可百職脩理朕所倚辦卿宜知之遽閱讓函很徇謙槩宜誕告羣方不容顯辭久曠台路便廢攜避欽服寵章

賜賈昌朝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 祁

卿曩侍經筵已知國器歷守京邑則風績早樹進領邦憲則威名流聞揚休山立自處中道朕以爲履正識敏材任輔佐引與機政參貳台司曾是踰年休有成效覲行則懿俾諫則臧斷自予志冠井樞省誕告百執初無異言規露奏封深存撝遜況訓諭已熟典命難淹速即欽膺以光朝舉

再賜杜衍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 祁

向以戎醜尚煩師伍留屯公私之匱不可貲省又官濫於外吏欺於中苛察過當浮競成俗濟水無

益治絲愈棼圖所振整未知厥序以卿久在樞禁習總事經年者識茂盡悴事國是用選自予志對秉台衡藉敏材以康調發之難褒介節以懲進取之弊朕既寡德方茲仰成尺奏祈閑能諱循固已嘗批喻宜體眷求毋煩費詞早膺寵典

賜陳執中韓琦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 祁

朕比執珪幣祗事神祇至誠所向鴻釐如答是以推衍天祉沛流茂恩偏錄侍祠之勞悉從進律之典卿卓有成效協於僉言而臨榮引謙稽恩未拜闕露章而既熟非公論之所期俾可欽膺即廢謙執

賜皇弟允迪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 祁

朕（光宗嫌名）睦懿親差次寵典年長者崇爵屬近者尚恩眷爾忠賢用加節制公言斯協朝渙既頒何執嘗謙欲遂素守道風雖亮允令難稽往哉惟諧毋或煩請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 珪

昔我祖宗誕受天命厥惟艱哉克正皇猷丕懋乃績以遺我子孫無疆之休今朕纂厥服惟稽古建爾元子于有邦乃季秋辛亥羣公庶尹罔不祗朕言于廷爾乃陳德弗及期畀于一二弟兄之賢我聞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其敢示天下以私乎汝惟往哉尚迪時命無違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 珪

夫厥藩之建王室是毗古者皆世襲其封近代或別子之邑既非祖烈之服又失廟祠之傳故朕推

近屬之長賢脩先王之舊履以大子孫不絕之序
以均宗社無窮之休適攄露章過形沖節宜體親
親之意庸光繼繼之圖

賜宰臣韓琦已丁乞立壽聖節宜允批答　王珪

赤制告圖肇承題序青熒動陸儕協誕期卿等過
稽舊章列上芳牘緣華封之素祝建壽聖之嘉名
竊惟受天元符撫國休運百辟稱觴而在席四夷
奉幣而在廷敢以菲懷抑于輿望

賜宰臣韓琦等上尊號不允批答　王珪

朕獲承大統三載于茲蒙天之休海內清靜方將
飭齊輅潔純犧以祗見天地宗廟之靈乃敢昭發
丕冊揚徽垂鴻以自旌厚尊榮者哉不圖執事之
臣列上表功之號且臨政之日淺未有盛烈之章
況事神之意恭豈在彌文之飾適增于媿難徇所
陳

賜宰臣韓琦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夫王者壹天下之仕宰相遂萬物之宜故君臣同
德而教化成朝廷上賢則分職治肆朕承邦之久
得卿共政之均且國用失浮規節財力之匪易更
塗過冗甄序名品之爲難歷勤勞之百爲蹈夷險
之一致向屬冢卿之缺適登台席之元稽卜神謀
孚言朝聽維百辟之是式維兆民之是瞻矣輿曲
謙之辭殊聞大公之舉慊然衆志鬱于幸聞蓋德
盛而位隆者望雖輿歸然任劇而責至則事當僨
決恩體睠毗之異析收撝固之情往代天工毋留
邦渙

賜宰臣曾公亮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夫天文中階之象色正則二氣鈞國柄三事之司
體公則萬化緝朕何嘗不寤寐邦傑彌綸政機以
（此宗嫌名）美風俗之原以甄序官師之品所繫甚大維
材之難卿行足以厲朝謀足以經國代言二禁而
號令鼓厚孝動賦政中鐵而神明照于宿姦頃陪
議於宰塗旋冠謨於有省邦之維度靡不舉兵之
紀律靡不張屬上台之進賢宜右弼之膺寵忽起
舜庭之讓未施鄭國之規羣情鬱然予心勞止矧
夫付安危之幾則望宜去淺當名器之分則處之

勿疑所期廣猷慮以同寅會精神而輔力當抑謙
風之固社調大化之元豈朕之獨致太平亦卿之
與有令聞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予臨路寢之上曾覽八紘邈然有通神明之志適
季秋宗祈既右上帝亦右文考始予齋精臨獻而
懼不勝及觀夫簠簋在堂鐘石在庭至陟降上下
之數與夫九州四海美物之薦罔不具飭噫何其
禮之盛與非爾元宰之臣執總裁剸之故巳降之

制爲百辟先亦皇天降休命于我家非子之所敢
事也今書固辭顧不廢于惠術之施庳

賜郝質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珪

國家提萬兵之勁萃之織中謀元帥之良護于巖
下翊御嘗從征伐之事加有宿衞之勤宜授鉞於
師壇總環宮之夜拆蓋旌旁者必異其寵御衆者
必予之權毋爲過竣其服重委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王珪

朕肇覆邦圖毋恭天戒屬初炎之在序偶時澤之
弗滋且止于近畿顧民災之未遠然應不旋日知
人事之巳修卿遜來相予居位未久奚抗章而引
咎將援故而辭權雖蹈夫聖賢遠覽之思殆矣於
君臣交儆之意勉規弗及終底于成

賜歐陽脩乞退不允批答

王珪

夫與政之途蓋天下之責至者叢矣顧雖智勇不
能以禦流訾之來前日御史加非於卿朕惟其辭
甚悖於義理之文今議者放而疑者釋卿猶欲以
去位豈朕所望焉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
言其起聽事毋重朕之不敏也

賜宰臣韓絳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絳

卿方重淳深清明端亮閑文武之二枋御名上謀猷
於百爲屬者羌種跳邊王師淹戍往視方略以宣
威靈嘉維爾忠蔽自朕志絶軼前比延登冢司扶
世澤民將倚調於元化靖兵戢亂猶佇建於膚公
況惟渙號之孚巳穆廣朝之聽胡爲懇牘欲避隆
名雖難進之風自高冲尚而御成之屬殊咈顧懷

趣宜欽承毋重撝固

賜宰臣韓絳已下上尊號不允批答　元絳

朕聞唐虞之世君臣吁俞相與勑戒以康庶事未聞其自燿功德大爲名稱以動天下之聽朕以凉菲獲承皇緒固已極崇高之位號矣爾者奉郊宗之祀三事大夫亦屢以徽册來上而愧不敢從方且嘉與衆賢夙宵晨興以營極治之業要之萬世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不猶愈於虛名歟臣之尊君義則勤至朕守弗奪毋煩數陳

賜皇伯宗諤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絳

卿爵齒兼尊德名參劭佑于郊廟之事克有夙夜之勤晴勞策勲時乃舊典往承成命無用勤辭

賜陳升之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絳

卿久服樞筦協成王功屢陳誠辭願解機政方建將旄之重　且增台路之華況輔成萬微嘗宣左右之力兼賦二枋宜旌文武之謨即當欽承安用冲挹

賜宰臣王安石已下乞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元絳

垂象之變咎在朕躬內惟菲涼敢不祗懼避朝損膳欽天之渝神休震動銷去天異而三事庶尹咸造在庭願復舊常至于再請且星隆晷德猶賴交修況天畏棐忱固當屢省殫哉嚮福其庶幾焉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蘇軾

政如農耕以旣穫爲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爲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

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爲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　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致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

此

再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朕脩身以承六聖虚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誘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沖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

安

賜宰臣呂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　蘇軾

夫以才御物才有盡而物無窮以道應物道無窮而物有盡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枉直之權二年于茲百度惟正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嬰攻是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盤豈復勞心於鑒物心且不勞而況於力乎

賜宰臣呂公著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爲予欲識人物之忠邪故以卿爲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爲權衡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羣見獨善其身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益（光宗嫌名）此義勿復有云

賜司空呂公著免恩命不允批答　蘇軾

夫國以得人爲彊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崔公發

議則淄青慹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辭

賜右僕射范純仁免恩命不允批答　蘇軾

自昔　先帝之世屢歎材難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選雖爵祿名器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羣公長短不遺輔相之責苟無爲國養人之意必有臨事乏使之憂朕用慨然當食不御思得英俊之老共收文武之用惟卿篤於憂國明於知人灼見

朕心宜在此位往往任天下之重毋事匹夫之廉

賜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批答

蘇　軾

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顧可輕聽之哉卿頃自近落擢貳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顏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豈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未也

賜劉昌祚免恩不許批答

蘇　軾

卿國之虎臣師我爪士總章大祀宿衛有勞宜為六軍之先以承大賚之慶辭而不有殊匪吾心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四

制

除趙普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李　沆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　歐陽脩

除皇弟允初感德軍節度使制　歐陽脩

封皇弟允女福安公主制　歐陽脩

除皇兄允弼武康軍節度使制　宋　祁

除皇弟允迪安靜軍節度使制　宋　祁

立皇太子制　張　方平

除皇兄宗諤保靜軍節度使制　張　方平

除韓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制　張　方平

除呂公弼樞密使檢校太傅制

張 方平

除李昭亮殿前副都指揮使寧武軍節度
使制 張 方平

除貴公亮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制
胡 宿

除王德用樞密使制 胡 宿

祁國長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司馬 光

立皇后高氏制 范 鎮

曾公亮加恩制 范 鎮

除富弼樞密使制 范 鎮

兗國公主降沂國公主制 范 鎮

韓琦加恩制 王 安石

李璋加恩制 王 安石

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
制 王 安石

李日尊加恩制 王 安石

除趙普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制

閑散同功歸馬遂隆於周道蕭張叶力斷蛇因肇

於漢基必資佐命之臣以輔興王之業推忠協謀
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天水縣開國伯趙普功參締造業茂經
綸秉彖緯之淳精契風雲之良會洎贊樞機之務
屢陳帷幄之謀沃心方佇於嘉猷調鼎宜膺於大
用俾踐台衡之位仍兼書殿之榮爾其罄乃一心
熙予庶績君臣相正勿忘獻納之規夙夜在公勉
致隆平之化往服休命無愧前修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
事制 李 沆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
代其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永建太平之景
運遐追三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
大政而已淹星歲秉至公而無捨寅昏宜頒出綍
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降命書推
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
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
之略輔之以温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覲
舜禋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覩敏贍之能
射策見縱横之略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

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眷茲大體久豫具瞻屢宣作礪之功克懋秉鈞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陞馭貴之崇階勲籍增榮井田加賦預列侯之峻爵同大利之計書頟優恩之在茲諒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啓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眇躬綏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除文彦博判大名府制　歐陽　脩

朕惟將相之崇實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藩宣所以屛王室矧乃居留之任

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彦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幾而至悉自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于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是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祗服休命

除皇弟允初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歐陽　脩

爵賞當功則爲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屛所以扞于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由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藩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

節髦並建井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恩榮

封皇弟九女福安公主制　歐陽　脩

朕稽有國之彝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載涓吉日數告在廷皇弟九女岐嶷之姿有生

知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
規以養肅雍之德俾遵舊典褒以徽章嘉乃妙齡
盛哉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
仁恩以厚親兹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緊乃夙成
祗若訓言往膺渙渥

除皇兄允弼武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
實封制　宋　祁

朕惟一二兄弟屏扞吾家每推骨肉之愛以強本
根之託矧在邇屬早休厥聲適及剛辰進膺異數
具官允弼甚德而度參仁以和居貴而罔流心訓

恭而遠祗悔開陪郊獻佐厄宗司抑抑攸儀舉皆
率履綽綽斯裕内無違言成子叙親時乃脩職比
者雖跻王爵未厭寵名宜侈後務之繁俾領元戎
之制增食采賦兼實幹封於戲盤石而宗寄莫重
焉扞城於國義莫先焉可壯非猷可順非迪仍輟
就藩之遠姑隆綏族之恩往惟懋哉顯對嘉命

除皇弟允迪安靜軍節度使加食邑實
封制　宋　祁

朕聞立愛莫先於親繫支實庇其本每念攸訓匪
伊異人用推（光宗嫌名）序之典期光夾輔之體具官允
迪承壽天祐衍慶宸孚舉動嚴方趨占閑敏思長
富貴之守寢肆朝夕之虔向留俊華允撲八路頃
以王邸阻謝于懷悼焉念其棣堂春深橋梓維城
有寄墨經還朝載隆近屬之恩俾領中軍之節仍
增邑食且實戶封於戲乃考之忠勛四邦是式乃
兄之光寵十乘有儀爾惟厥榮毋或兹忝欽即殊
典祗勵遠猷

立皇太子制　張　方平

維我　祖宗繼天統業積有功德克享上帝之心
肆其子孫永承百世之祀朕祗纂謨烈詳覽古今

繫崇建於元良實保安於國本上尊宗廟孝無大
於奉先下庇生民教莫逾於居正式宜顯冊敷告
萬邦皇長子具官（神宗廟諱）英粹日躋中和自至仁義
充涵之美言動惟時禮樂交錯之華威儀可象抑
畏跡封之重敏脩典學之勤亦既多聞足當大受
是宜誕膺徽命肇啓儲闈懋升明兩之輝益廣在
三之道非余私於爾（神宗廟諱）惟天祐於余家衍寶祚
之靈長成寰區之慶賴社恒厥德以答揚我列聖
之光訓不曰休哉可立爲皇太子有司擇日備禮
冊命施行

除皇兄宗諤保静軍節度使制　張方平

朕惟前王懿德治古舊章必隆蕃屏之親以穆懷柔之體矧居邇屬夙著令名宜揆剛辰誕揚休命皇兄具官宗諤其德而度參仁以和近雅不流繹如鍾呂之正内明自照瑩若珪璋之温率履無違在宗有裕特推恩典之異聿示表儀之光錫爾辟旄爵之瑞節時膺褒叙式昭寵嘉於戲祗畏者保身之永圖恭儉者有家之長業專近效遠罔或忽諸往惟欽哉尚克終譽

除韓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制　張方平

朕光宅萬邦肇新駿命正權綱之遠御審名器之大方眷予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國勳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揆剛辰誕揚贊冊具官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抖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惟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荐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增寵上階之峻特開兩鎮之崇敵自朕心事非舊典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業甚明休靈孫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於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衮衣之還乃情本朝遐不謂矣

除呂公弼樞密使檢校太傅制　張方平

本朝之制地分二府之嚴執政之臣共幹庶邦之重文武承式兵民是圖屬在賢明總司使職誕敷明制敷告大廷具官呂公弼器緼純明機靈精遠瓌材任重中廣厦之棟梁雅音自和合清廟之琴瑟登貳樞機之密洽聞議慮之長屢陳憂國之言

多發便時之策深明王體有簡朕心宜陞帝傅之崇以正本兵之任爰田增賦真食衍封名器益隆典章允稱於戲信而能用嘗思明哲之難知無不爲期盡臣鄰之益祗若休命以贊大猷

除李昭亮殿前副都指揮使寧武軍節度使制　張方平

分擁節旄方鎮元戎之重内司禁衛太微上將之雄匪時英材疇若嘉命圖用親率宜揚大庭具官李昭亮誠稟忠淳風力敏給世載其德有狐趙之舊勳文定厥祥廼妻任之髙姓早階華顯允蹈中

和入從法從之華出領翰垣之要鍵以軍政契於
士心訓撫有方簡稽允肅眷殿巖之離衛悉王旅
之選鋒典茲中權職在圻父特賜節旄之命爰將
注意之隆峻以等威統諸環列於戲齋鉞所付是
爲王之爪牙蘭錡之嚴實曰予之心膂勉旃誠報
茂對寵休

除曾公亮檢校太尉充樞密使制

胡　宿

經遠慮微必慎制兵之術折衝消難亦資畫策之
臣是寵樞筵聿崇使號蓋政謨之攸寄匪耆哲而

莫居適得其人誕敷厥命具官曾公亮風業碩茂
志慮深純學多貫於前言性頗修於中道有方重
之德可以抱躁而鎮浮有明達之材可以造幾而
成務嘗講勸於左右亦召置於禁嚴博我訓言代
予明命間請臨於外輔遂擢典於京師咸有治功
遂開政本通明練於百物參知移於羣言貳公之
司久陪於論道內密之任宜正於筦樞仍加傳導
之名更益陪光宗嫌名之數崇階取貴眞食衍封並示
寵章式旌殊禮於戲典機之任莫慎乎微擊柝之
言蓋取於豫勿謂承平之久益思備禦之深祗服

斯言往踐乃位

除王德用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河陽
三城節度使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

制　胡　宿

內樞之地上範於斗官前箸之籌寄於人傑以
經常武之事是統本兵之司圖冠厥名疇總予務
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還舊
物具官王德用志懷果烈風槩沈雄通於奇正之
謀居然英傑之氣春秋閑禮韞義府以惟深甲令

書忠載世家而有舊比膺推轂荐歷干城先十乘
以臨戎長萬夫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兼施能名
播於外夷沈幾隱於敵國嚮咨俊望擢典繁機翼
濟事功迪宣忠力孚乃誠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
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藩宣之治踏險夷而一致服
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於朝聽是用升鳳池之
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室屬右樞
之闕職咨羣岳以擇材僉曰汝賢宜嗣子治蓋天
子二老出以居方伯之尊寘內諸侯入則與公卿
之任抑惟最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纂舊服仍

峻霆臺之號兼增幷牧之封式厚青英有加名數
於戲樞機發令制戎事以惟艱樽俎折衝經人謀
而匪易往惇乃位益思其忠

祁國長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司馬光

帝妹中行易象賛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
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
誰昔（釋訓誰昔昔也）而然矧同氣之至親推異數而何愛
祁國長公主席靈長之緒承濬哲之祥稟乾坤之
粹和鍾日月之明潤淵懿可度柔嘉有章志女功

而忘勞承師教而不倦今王筓在首厥翟戒塗方
結帨於皇家將執笲（音煩竹器）於士族宜疏沐土之邑
俾適富平之孫庸展茂恩誕孚醲化於戲琴瑟靜
好式昭和樂之音雷風順承是為常久之道勿以
夫家之平素有虧婦德之聽從祗服訓詞永綏福
履

立皇后高氏制　　范鎮

天子之有后如天之與地惠養萬物如日之與月
臨照四方苟稱號之弗崇則臣民之安仰京兆郡
君高氏生閥閱之後而不自矜大處富貴之習而
能安素約服在藩邸宜于室家肆朕纘承嘉乃輔
佐惟長樂之奉養左右不可不虔惟六宮之表儀
晨夕不可不肅爰正軒星之位以為國風之倡舉
是典冊告于治朝於戲拜數所基人倫茲重塗山
啓夏太任興周勤勞一時焜燿萬世乃其懿筭樹
縱日侍慈顏衡紞紘綖時承宗祀庶幾天下之俗
知我門中之私

曾公亮加恩制　　范鎮

朕觀前世之載考宗祀之文周漢舊章殘缺無次
王鄭異說雜亙莫同大抵本親以嚴率民以孝交

神明於合莫厚風俗之本原具官曾公亮執禮蹈
方剸經援古實均大化固已治平制定多儀又皆
節適四時之氣其和見于豆籩九州之力其精在
于玉帛使朕得昭升　烈考裒對上靈誠意所通
顧賚如答惟時顯相宜有褒嘉峻階級所以明等
威崇表號所以懋功賞陪（嫌兄宗名）多賦流衍眞封於
大典越與至恩胥暨惟裁成輔相以遂萬物之
宜惟同寅協恭以收庶工之效庸昭況施永乂基
圖

除富弼樞密使制　　范鎮

兵布于天下而至衆故統之有本元謀出於堂上
而無窮故資之於明哲是以基于靜寄式暢遠猷
始乎幾微能成大務若時付畀茲謂劇艱前推忠
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禮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富弼文武相資柔
剛並適誠貫金石材隆棟梁往在　先朝嘗爲上
宰至言無隱精慮有開方國討之是毗以親喪而
遂去況夫西漢而下巨唐以還訖于　本朝凡厥
公相率就起復以爲權宜而卿固執禮經懇辭恩

詔三年始事四海具瞻再炳台符之文兼崇樞極
之任重陪多賦庸示褒章於戲天命甚難神器至
重始初纘紹正賴經綸宰元老之才來偕衆賢之
同濟庶幾涼德罔累慶圖

兖國公主降沂國公主制　　范鎮

陳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啓脂澤之封所以
昭帝女之寵茲惟親愛之攸屬時乃化風之所關
苟不能安諧於厥家則何以觀示於流俗兖國公
主生而甚惠朕所鍾憐故於外家之近親以求副
車之善配而保傅無狀閨門失歡歷年于茲生事
弗順達於閫聽深所駭驚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
斷至於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
於戲惟肅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乃其恪
思庶永來福

韓琦加恩制　　王安石

朕祇率舊章舉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
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孚大號以寵元勳推
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
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

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
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茲天子進
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關朝廷之
兩社探方域之萬邦辰猷具藏器實加重中辭機
軸之要外即蕃屏之安衡紞紘綖備三公服飾之
盛棨戟導騎兼大將威儀之多序績既崇脩方彌
謹協成宗祀之禮祿有顧助之勞肆衍本封申加
美稱於戲恩與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
獎王室社惟勵翼服此褒嘉

李瑋加恩制　　王　安石

若昔大猷紹天明命必有獻享之禮作民恭先必有褒嘉之恩自國貴始翊衞功臣奉寧軍節度使鄭州管內觀察處置河隄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李瑋世載忠善躬服儉勤以后家之洪支爲帝室之隆棟入總營衞則兵師無譁出乘藩維則吏屬不怠近侍京都之籥外更方鎮之旌貢職惟脩祀儀獲考進加功號申衍邑封以時服采之勤以協勸勞之典於戲貴富有危溢之可戒祿位匪侈驕之與期圖惟慶賚之終尚協寵光之施

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制　　王　安石

朕祼獻廟室燎禋郊丘內蒙　祖考之居歆外獲神祇之顧饗乃眷近屬與有陪輔之勞揚于大庭使膺褒顯之福具官承亮德義自表爵齒兼尊思然禮文之材尚矣神靈之胄世承厥慶有踐尊之芬華朝輔以寧若翰藩之嚴密乃相肆祀實綏恩成進加眞食之封申賜詔功之號於戲孝恭可以儀宗室信厚可以化邦人匪時親賢孰朕承翼往肩寵獎尚協榮懷

李日尊加恩制　　王　安石

朕紹膺駿命揩用上儀祗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歡告于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順化翊戴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日尊躬懷德善世濟忠勤莫茲南邦居有扞城之效衞我中國使無疆場之虞賜之大將之旌胙之眞王之爵往踐厥位知欽戴於龍章來獻其琛用協成於熙事陪（光宗嫌名）采邑褒進文階載加眞食之封式允懋功之典於戲人之所助惟怙冒於王靈國以永存顧循守於侯度率時新命保乃舊邦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五

制

封韓琦儀國公制　王珪

除韓琦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制　王珪

除曾公亮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進封英國公功臣制　王珪

除文彥博樞密使賜功臣制　王珪

除富弼判河南府制　王珪

除文彥博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制　王珪

除陳升之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　王珪

除程戡安武軍節度使再判延州制　王珪

除曹佾保平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王珪

除李璋殿前都副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制　王珪

除郝質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制　王珪

除皇伯祖承亮檢校工部尚書榮國公感德軍節度使制　王珪

賢妃苗氏進封德妃制　王珪

皇長女德寧公主進封徐國公主制　王珪

除富弼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制　呂公著

除富弼依前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制　鄭獬

邢氏進號賢妃制　孫洙

陳升之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　元絳

除皇弟顥保信保靜軍節度使進封嘉王制　元絳

除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　元絳

除韓絳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制

元　絳

除燕達武康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
使制　李　清臣

除韓琦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
儀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王　珪

朕接奉高之儀思承上帝之福詠我將之什知配
文王之功諏辰季秋之良盡志孝饗之事應一郊
之定卜躬三歲之宗祈于時陳物采於國中接神
明於堂上璧玉溫潔粢盛令芳靈光燭於大庭休
氣象于重宇疇相丕祀於顯元臣肆膺拜胙之蕃

首布告廷之命具官韓琦命世發德佐王矢謀財
萬化於物宜熙百工於帝載已任洪機之斷力陳
遠馭之圖若歲為霖可以濟天下之旱如易占筴
可以判天下之疑責大而智愈深事昭而情猶勉
廼先庚之詔靡物備而不嚴維自昔之文或禮闕
而不講使朕得裒六天之對款七廟之靈輯于昭
曠之儀顧匪烈文之輔茲庸錫之名壤建爾上公
寖膺奉由之腴復（光宗嫌名）眞食之賦汝為汝聽汝勞
汝嘉於戲在福不敢康蓋天有難忱之命於德如
弗及蓋民無常懷之心肆朝廷之甚休益君臣之

相矜宜與盛治允荅寵猷

除韓琦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依前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加食邑
實封制　王　珪

王者紹累炎之序纘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艱屬
在佐王之略睠夫上宰翼我　先朝適及委裘之
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丕務
之咨敢後元勲之獎首敷邦渙誕告朝倫具官韓
琦器博而適時道閎而濟物畢星辰之精粹會日
月之休明歷宜外勞更符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

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
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横之
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遠決至慮者材之英天扶不
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
閣之台符隆以封爵之文益之戶田之數以蕃爾
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
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弗敢康顧成業之
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

除曾公亮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依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英國公加食

邑實封功臣制　王珪

大火基宋實開　五聖之符六龍乘乾遂纘中天之運乃睠近弼荐更　三朝元勲冠於百僚利澤施于萬世戡亂毅且敷告治廷具官曾公亮學通天地之微謀合聖賢之舉包剛柔於九德固夷險之一心叠膺　皇祖之求爰履公台之位有皇考之論能變堯民於時雍有丙魏之聲不改漢家之故事肆我　文考遺予冲人咨顧命之老臣輔初政于天下重宣至策終仰丕成進首中臺之班社稷東省之務既躋榮於公社益蹤數於爰田功之

所加寵不敢後於戲恐德弗類念高宗之未言俾民不迷緊尹氏之素力共祗天監永協邦休

除文彥博樞密使賜功臣制　王珪

天極環樞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講丕平進經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安危之不敢忽適登耆傑資以輔予具官文彥博器閎而深材敏以濟早負賢人之業實膺　聖考之知以忠孝之名形家國之盛節以文武之略輯將相之大猷肆㝡命於

皇圖弼靡憂於興紀迨終哀厥甫見儀刑屬疆事之方興煩師旅之載舉折衝境外方將出膺於王靈收畫帷中易若坐圖於廟勝宜長機廷之務亶符巖石之瞻於戲遏餌北戎未厭貪驕之志再盟西夏猶包狂忽之圖終佇奇勲用恢遠馭

除文彥博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制　王珪

朕若稽先王維御羣品左謀金鉉之老以經治於廟堂右屬鴻樞之良以定策於帷幄厥有成績可勿褒乎具官文彥博風力肅明器資瑰傑臨至劇

有轉圜之易定大謀如執玉之堅逮事神文之朝已緝熙於鼎路追言聖考之遇又密勿於機廷肆涼朕之丕承會精神於羣慮雖兵民之異本亦文武之交脩未隆賛冊之恩曷慰圖庸之舉其保宏父允釐華陽顧豈名分之私終繫老成之助於戲有若閎夭尚迪文王之彝罔俾阿衡以專商家之美往篤爾烈永承予休

除富弼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武寧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仍賜功臣制　王珪

三台夔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蒸民之蕃如山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閒然具官富弼德貫有元蹈中弗勉學貫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貴名起於　三朝歷德儀于百辟卿召從於列屛俾進翊於冢司爲日尚新何恙靡已未及經邦之務遽陳避位之辭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御而復至朕憮然自念嗟莫能勝旣閔勞於政機其聽遂於私佚建彼徐節以殿東郊守茲洛符以保西宅仍位鴻鈞之貴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成功尊老氏學名之畏其旋元吉要義經履道之終雖弗從於吾遊亦自保於而福

除陳升之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實封制

王珪

色齊三階則風雨不失其序聖如二帝然股肱亦繫其人朕上撫乾緯之明下恒國鈞之寄方審求於賢輔俾參稽於政途若時登庸蓋出定命具官陳升之識幾聖蘊謀合皇猷學積于原而心彌充智酬于變而力彌裕早膺　仁祖之擢以遺　文考之知肆予沖人克即大任間甲兵則有鎭撫四夷之略問衣食則有運理羣物之心朕方稽百王之誤經一世之績宜進躡於資序以延登於宰廷夫知歷選之旣難體委用之寄重則義莫得以愛己道惟專於澤民宜特無疆之休亦有無窮之問於戲論金穀之計其歸內史之司作霖雨之滋是應高宗之命往熙帝載祗庸代天工

除程戡安武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再判延州制

王珪

周禮命卿司馬掌國征之事漢儀遣師將軍顓閫制之權自非謀經帷幄之咨名厭疆陲之難則何

以稽圖而受社賜律以臨戎茲疇舊政之良式協師虞之望具官程戡體中忱之度蹈夷雅之風進繇藝文之華仕階名秩之膴方　先朝之顧畯更三府之告猷左右六年夙夜一節肆蒙休於皇緒適留寄於邊衛空澤瘖黙之思且重安危之倚上金城之方略猶知充國之彊習閭里之弦歌還見祭遵之佚就付兩河之節特綏西土之封旣衍食於爰田復陪輸於眞戶風聲雖舊寵數維新於戲制夷狄者備不可遂忘守方隅者勢不可數易蓋威素申則敵情懾信久著則士心懷尚堅壯圖往

服遲命

除曹佾保平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王珪

朕承昊曆之昌嗣丕基之重渙敷大命昔澤羣元咨我方岳之良時維屏翰之寄念宣勞於劇委務渙獎於陟文卜以剛辰告于列序具官曹佾體沖韻遠氣勁謀沉傳圯上之神書託西京之肺附顯允祖烈實爲宗臣於皇母儀克后 先帝濟忠純於奕世履謙動而保躬兜共武之威延踐元戎之貴勛守文之德式緊外戚之賢進尊徹戟參聯台

路肆纘膺於聖統方倚輔於蕃藩載疏家位之榮增視上公之峻隆階表貴衍食(嫌光宗名)封莘爲寵休以睦姻近於戚詔爵祿之柄天官以敘夫羣臣錫車馬之儀大雅以褒夫元舅益績美則報之厚愛隆則禮亦蕃往楙淑聲永綏多福

除李璋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制

王珪

羽林神兵北環天衞之象黃帝李法中嚴邦律之師 國家宅武節於四選提禁屯於千列進總疑嚴之護歷圖勁傑之資稽衆得人告廷孚命具官

李璋氣沉而果事性裕而知方厲許國之單忠達治兵之善志緒服高華之望名推親信之良朕念長樂之慈惓不及養顧渭陽之族閒蓋多賢自擢領於戎昭已積選於留寄屬嚴除之鈇帥宜齋鉞之命才六蒞戎途既貴重侯之貴萬兵留帳方資緩帶之安雖其素勞不曰累寵於戚執干戈則有社稷之衞常恒於假人聽鼓鼙則有將帥之思實深於注意維蹈忠義者急於報主蓋喜功名者要之逢時勉規壯圖尚畢明訓

除郝質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加勳食邑實封制

王珪

國家統御之勢大維持之業隆外倚四嶽藩翰之臣中謀萬夫貔虎之師故委奏而舉情固開受瑁而三靈趨聲臨發政之辰首下放朝之命具位郝質性資莊厚氣略沉雄通玉帳之善經體金行之正氣自昔 先帝知爲勁臣因其勤舊之名立在親信之地會綴衣之陳牖提衞甲之環宮曾無夜警之譁自得剛牙之重紹帝符於景祚渙邦號於前葬視枝冠于文昌徙節臨乎安武加以總正使範陪(嫌光宗名)并封并旌厳陛之勞以表師千之寵於戚

天之壁壘衷在羽林王之爪牙職于圻父蓋地嚴
則必資拱扆之力師衆則尤賴訓齊之方性堅壯
圖思答殊遇

除皇伯祖承亮檢校工部尚書榮國公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王　珪

蓋聞周興建土遂膺年歷之長秦失罷侯靡復藩
維之援此國家所以監用往制封崇茂姻以夾輔
於王家以懷柔於天下肆膺皇緒演畢丕彝皇伯
祖具官承亮躬耆德之英被忠訓之厚曾無車服
珍寶之玩固有詩書道術之明稽帝堯之仁篤先
骨肉之愛額秦悼之後不減　祖宗之蕃自居留
務之榮浸廣皇支之譽按戊午之新澤合南陽之
近親華鄂承跗旌樂和於列邸犬牙交壤寄雄晙
於師旄既行爰田之封又陪具食之入助建大統
圖繄老成於戲積厚者流長雖本神明之祚德隆
者爵重況知宗族之賢均履多祥勉欽遲命

賢妃苗氏進封德妃制　王　珪

帝居六宮之制率輔於皇猷天極四星之華實裨
於壹事朕嗣膺邦統思穆人倫褒臨妃掖之英化
始宸闈之順命龜薦日班錡布朝賢妃苗氏性資
惠明儀度閑肅居蹈箴圖之戒動循珩珮之餘八
月良家早被後庭之選平陽別館爰闢貴主之祥
而能進遠驕華舉由謙畏瑜不奉祀上以贊於后
勤彤史流徽下以儀于嬪則庸貴德言之茂益隆
位序之崇名以副勞議非能與於戲坐而論婦之
禮蓋視三公之等內有進賢之心始安君子之佐
維正道然後式于外顧私謁不可黷于中往服訓
辭永綏寵命

皇長女德寧公主進封徐國公主制　王　珪

周美王姬之華下王后之一等漢推帝女之寵主
同姓之諸公故至愛形而九族徽內則正而四海
順乃睠公宮之懿適從世閥之逑宜合丕彝用孚
婺聽皇長女德寧公主優文毓慶邦媛流徽鍾天
性之深慈躬女圖之茂矩幼而勤組訓之習亦既
飭婦事之脩長則有室家之歸將以經人倫之始
維衿鞶之有命維車馬之有行卜仲冬之嘉辰祉
大易之元吉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醲粉水蹟園
莫如徐國之樂修燕謀於皇考充美化於民閭顯

錫徽章大旌柔度於戲前攬唐宋之制盥饋不可
以闕供近橧　仁廟之撫冠服仍從於少損蓋嘗
雅者賢之檢儉約者古之師其體至懷自膺長譽

除富弼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制　　呂　公著

聖王賦祿所以崇德而勸勞賢者辭隆所以激貪
而厲俗眷我外相惟時宗工願還重紱之榮蓋露
累章之請既重違於悃愊宜特示於褒優載揚剛
辰式敷渙號推誠保德崇仁忠亮佐運翊戴功臣
武寧軍節度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徐州大都督
府長史上柱國鄭國公富弼體資忠亮識蘊淵閎
炳嶽瀆之粹靈挺棟梁之厚器光輔　仁祖蔚爲
文武之師追事　先皇實總機衡之要引疾遜辭
於大柄均勞式殿於近邦未移巖石之瞻併及洪
河之潤肆予纘紹尤渴儀刑雖體力之未平顧風
猷之克壯而乃過持沖守深遜寵名諭言已周誠
意彌確朕惟安危所寄雖賴老成之人損益有規
宜伸大雅之志俾進班於左揆聽復節於中臺仍
總領於殊庭訏謨思於祕殿用彰寵數蓋示眷懷

於戲進止不膠共扶於名義幽明有相終昇於壽
域風於四方時汝之德

除富弼依前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
譯經潤文使鄭國公制　鄭　獬

秉鈞贊圖將繼配天之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世
之元臣以言乎體貌則耆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
羣材之表爰立作相宜莫如公丕昭寵數之殊孚
告治朝之聽具官富弼智資大雅德懋碩膚學足
以造聖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蘊賢科之得

雋攄遠業以奏功在　仁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
諧九德之美在　英考世則再登樞府有折衝萬
里之謀庶績已熙太平將洽屬留侯之多病容裴
度以爲藩愷悌所宜神明自復方王家之不造固
賢者之有爲昔居畎晦而志猶在於愛君今處朝
廷而義豈忘於憂國是用召從方守進拜元台仍
左揆之舊班兼東臺之茂秩爰田衍賦盟府易勳
兹實異恩庸昭注意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
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迪則
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風以待命凡予欲

治惟爾責成勉盡嘉猷用光丕訓

邢氏進號賢妃制　　孫洙

王宮六寢崇建婦官天極四星垂著妃象所以協宜陰教助穆宸闈翊視秩於上公必敷求於淑哲朕厲精于治選納允希嬪嬙靡充位號多闕茲延登於邦媛用播告於路朝婉儀邢氏德稱後庭體合法相居奩保阿之訓動循環珮之音授弓矢於媒祠占熊羆於吉夢是宜詳稽舊典升備列妃進參褕狄之華益昭彤管之煒坐論婦禮正始國風品冠六儀名超九御於戲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寵靈烜赫禮秩優隆匪特婉嫕之良時若褒嘉之命佐后內治爾尚勉哉

陳升之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　　元絳

閔子經而服政先賢稱得事君之宜晉侯墨而臨戎前志謂達變禮之用矧予丞弼奄遺闕鬣久虛席以思賢宜敷朝而渙號具官陳升之蘊渾厚之量挺高明之材體備四氣之至和智通萬方之遠略發紓一德感會　三朝經武斗樞之庭則王靈震疊贊元鼎鉉之府則邦治協寧端正百度之原章明九敘之極向鍾家疚越解政均稽之師言厥有前憲桓焉奪服其惟詔使之從趙熹離憂未始罕司之去盍來復於台路以大熙於天工於戲斷恩從權自昔弗踰於國制移孝扶義維時尚乂於王家勉一乃心無替朕命

除皇弟顥保信保靜軍節度使進封嘉王制　　元絳

史謂達大宗之封如安盤石之固詩美得同氣之助若敷常棣之華朕紹　五聖之休昭九族之序固已倚天屬於本根之重措公姓於翰幹之彊況於至親宜有顯冊播告舉位嚴維大公具官顥燕翼發祥溫恭迪哲英姿茂而王裕盛氣粹而陽休講藝服儒多推道術之對好禮樂善雅有智思之文鼎稽立愛之經屢衍建侯之寵有華上公之衮有淑元戎之旂賢儀寖明師論參穆是用端冕以審繇按圖而定名表爲真王俾爲樂國畫瓜峨之對陪以爰田易肥瀀之麾加之兩組循典常而出閤謹著定以奉朝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觀側門通禁永承長樂之顔備飭愛懷布章慶興於戲展

親以誠信我則友于天倫秉德以輔陪爾則蕃於
王室思長富貴之守懋底忠孝之成往其欽哉以
對猷訓

除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　元絳

分陜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
名之大況吾元老爲世宗臣久倚師垣之嚴宜遷
尹節之寵飭宣典策敷告播紳具官韓琦道醇而
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姿感通
仁朝亮采於台極翼戴　英考揖大明於天衢

肆朕纘圖敭初謀落變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官之
成登昭公槐奄泊國社鎮定大事妥如九鼎之安
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和重
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靈
就更西雍之旄留王北門之鑰載光宗嫌名爰賦并賞
幹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用裴度輕
重繫乎厥身維廼純誠無愧前烈懋服休命往其
欽哉

除韓絳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制　元絳

國家登延弼疑內以起功於庶事圖畀藩翰外以
發政於四方聞勞申恩倚重均體肆敷丕號庸諭
廣朝具官韓絳躬莊厚之姿函忠忱之度濟世美
以特立告辰猷而具臧晏陪國均實輔台德嚮自
保釐之寄再膺翼亮之咨高平師師總脩衆職之
果公孫斤斤參聽百官之成久宣于勤間懇以疾
確辭幾務之劇祈即燕申之休感于朕聰姑徇爾
欲宜還宰敷往建州麾陟春官常伯之等兼禁殿
隆儒之冠載更功號增衍并封於戲乃眷臣鄰雖
爾身之在外不忘壽耇豈茲忘之謂遐其服寵章
以將福履

除燕達武康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
揮使勳封如故制　李清臣

祈父之官司王爪士上將之任爲國虎臣予得智
勇之材俾共左右之位誕敷休命播告大廷具位
燕達拔迹戎行厲躬武節深明分數之守兼識變
通之權捍外侮於西陲佐濯征於南服嘗鼓僥趙
陁以奮率烝徒能降城爻旗以盪定通寇夙付簡
稽之籍進督虓嗷之軍人知剄齊衆不譁敉是巖
師律擢是殿嚴越從廉車遂緫齋鉞於戲惟威愛

足以臨下惟忠義可以報君勸懋乃心欽迪朕意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六

制

除皇伯宗暉淮康軍節度使特封濮國公制　鄧潤甫

立皇太子制　鄧潤甫

封荊王顥太傅武寧鎮海軍節度使制　鄧潤甫

除皇弟偲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制　鄧潤甫

除司馬光左僕射制　鄧潤甫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鄧潤甫

除呂公著右僕射制　鄧潤甫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蘇軾

除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制　蘇軾

除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制　蘇軾

除苗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蘇軾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蘇　軾
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蘇　頌
劉昌祚加恩制　蘇　轍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蘇　轍
除文彥博司徒判河南制　曾　布
除范純仁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制　曾　布
立皇后孟氏制　梁　燾

徐王改封冀王制　范　祖禹
除向宗良檢校司空充醴泉觀使昭信軍
節度使制　范　祖禹
除皇弟蔡王似保平鎮安軍節度使制　范　祖禹
除曾布右僕射制　范　祖禹
復元祐皇后制　蔡　京
蔡京降太子少保致仕制　張　閣
除皇伯宗暉依前檢校右散騎常侍充
淮康軍節度使特封濮國公加食邑食

實封餘如故制　鄧　潤甫

撫御尚親先王未之或改折衝授鉞天下所以乂
安寧惟尊屬之賢蚤有皇支之譽其敷優律以告
治廷皇伯邕州管內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右散騎常侍持節邕州諸軍事邕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宗暉器宇閎深覆尚
方重詩書自樂慕漢邸宗英之閒孝友夙成有濮
國天性之愛爵隆而無傾貴之累祿富而懷約己
之風陞拜康軍之崇益增公族之重是用疇庸蹠
等辨域展圖付名部之整軍奉賢王之明祀維褒
及繡視上公之儀錫山與田壯元戎之寄兼陪眞
賦庸示寵章於戲親親主恩非異數無以昭其意
繼繼在德惟訓嗣可以孚于休更恢遠猷以稱茂
渥

立皇太子制　鄧　潤甫

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
本百王之謀朕荷天地之況臨席祖宗之詒燕廼
睠上嗣之貴蚤應前星之祥宜告大廷誕揚孚號
皇子彰武軍節度使延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
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延州諸軍事延

州刺史上柱國延安郡王哲宗廟諱溫文日就睿智夙成回馭道之車能止班輪之駕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休自號錫於王封益光華於德望勝衣視膳溫然孝友之姿好禮受經不煩師傅之誨是用歷盛陽之嘉日舉 列聖之大章肇正青宮肆放顯冊以協離明之吉以係天下之心於戲立愛始親商以成千歲之業建嗣必子漢以撫四海之民斯爲永圖往膺徽典

封荊王顥太傅武寧鎮海節度使制

鄧 潤甫

朕羅國大憂紹天明命黃陵玉座永懷復土之深清廟朱紘序陟寧神之禮哀惘罔極感慕從中念宗藩尊屬之賢有 文考同生之愛圖功甚茂送往良勤敷告大廷肆攽顯冊皇叔武昌武安等軍節度鄂州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鄂州潭州諸軍事鄂州潭州刺史上柱國荊王顥賛拜不名顥身端而行治識遠而量夷地則茂親時惟名德翼戴王室雅有二南之風表儀宗枝獨包兩獻之學協贊廟社乃心朝廷昨朕承祧疇勞錫命屬緌 裕陵之禮遂謹

靈駕之行事有感懷義當襃異是用進以官班之等寵以帝傅之崇出節徐邳建麾青社以應釆藪來朝之賜以慰棠棣孔懷之情於戲詩美大宗是爲四國之翰禮尊叔父固曰一人之嘉往服寵光益膺福祉

除皇弟偲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制

鄧 潤甫

朕奉承燕謀獲紹大統永懷 先烈曷勝哀疚之情眷顧同生宜厚襃封之典乎我明命揚于治廷皇弟偲岐嶷得於自然溫文見於異稟挾天材之美質應帝武之嘉祥未臨射矢之辰遽起號弓之慕踰年於此錫壤惟時矧周人尚親尤重本支之務漢廷左戚亦隆槃枑之封規裁半楚之疆載徹濱河之域宜茅制社授鉞殿邦用建上公尹茲北國策勳加等衍邑賓租於戲西垂 裕陵敢忘幼子之愛東朝長信進預諸孫之遊往服恩輝益延壽祉

除司馬光左僕射制

鄧 潤甫

帥臺臣宿道而嚮方在愼取相佐王者修政而美國莫若求人顧惟眇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不敢

忘六聖之休注意賢賢將以總萬方之儉褒進上
宰敷告外庭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受材
高明履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以知先
王之言遂事厚陵徧儀侍從之列被遇　文考擢
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難進之節
方予訪落之始起應東均之求調娛萬幾必先教
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僉言
褒加異數越陞左揆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衍爰
田陪光宗諱名真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雨
以之順下遂字於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阜

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相者爲之基杖而
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鄧　潤甫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以典刑
天下所以資其智廼眷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
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敘贊策播告外朝河東節
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
原尹致仕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光宗御名大而清明
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
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
茲傅說之總百官萬邦其艾爵隆無嘗溢之累名
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
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且諮議廟堂
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
于極治陪光宗諱名多并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
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
無愧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盤

除呂公著右僕射制

鄧　潤甫

國莫難於置相君莫重於知人堯舜之隆蓋以疇

咨而熙載商周之盛至以夢卜而求賢天降割于
我家予未堪於多難思用耆德交秉政鈞其數寵
章以詔羣辟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上柱國東
平郡開國公呂公著行應儀表學通本原忠義得
於天資功名自其世美被遇　先帝嘗入贊於樞
庭暨予沖人遂同寅於政路傳經意以謀國體推
上澤以紓民心敘收儁賢補葺法度方重不倚雅
有大臣之風調娛適中遂通當時之務是用陞之
右揆委以繁機申衍爰田陪光宗諱名真賦爾則代天
而理物予則羞耇以惟君於戲丞相之位未嘗無

其人儒者之效久不白於世孟軻言無有者數百歲揚雄稱自得者二三臣蓋迪遠業者其功難循近迹者其力易勉行所學以底丕平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蘇　軾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令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爭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予　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徠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異於衆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還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除呂大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制　　蘇　軾

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答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敢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爲名臣宜陞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

除范純仁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蘇　軾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蔿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

無爲而日孳孳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 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除苗授武泰州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蘇　軾

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環尹寓軍政於國容將伸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予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軍州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譽揚歷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旣蒙 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爲衹庖殿巖肅將齋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蘇　軾

曾閔之哀喪不貳事漢唐之舊禮有奪情矧予瀋屏之親實兼臣子之重雖閨門以恩揜義而公侯以國爲家伯臣司宗職不可曠要絰服事古有成言非予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涇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

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襲餘慶於 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郢客卒業於浮丘辟彊受知於 先帝允釐厥位毋愧昔人屬此閔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職業之久虛宜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談退適倚廬讀喪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西番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蘇　頌

祭有十倫之義旅爵實以爲先福者百順之名本忠孝之自出朕祇祓陽館崇嚴禰宮配神穹昊之尊流澤幅員之廣嘉與卿士同茲慶休使蕃優渥之恩固無内外之異告于朝寀布乃言綸西蕃邈川首領河西軍節度涼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持節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上柱國寧塞郡開國公阿里骨生有軼材少負偉略稟天地之義氣得秦隴之遺風奠塞外之封疆繼承列土擁河西之旄鉞坐護諸羌長雄一方作我西屏爵九筵之講禮盛四海之駿奔來

獻其琛實相予祀是用加命王公之數視秩帝傅之崇增井賦於爰田廣國租於真食於戲爾有時享歲貢之恪吏不絕書我有飲神觀政之方惠必及下既均承於純嘏宜益厲於忠規往服訓言克享夫祿

劉昌祚加恩制　蘇轍

朕因路寢之正舉合宮之祠禮樂法商周之隆車服兼漢唐之盛出款原廟還享上穹職貢充庭工師履位兵衛如植旌旆不煩實惟有人以克成禮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劉昌祚天資勇壯本忠良結髮征羌號馬上之飛將授鉞臨塞皆關中之要區方西鄙之須材會中軍之詳帥畀之旄節之重付之貔虎之師歸閱洮旬旋聞韓睦違此熙成之慶賴其宿衛之勤既增封爵之崇仍加真食之厚於戲古之明主立賞以待有功古之賢將有功而恥自列服予寵澤之異勉爾勳名之惠貴當益恭老當益壯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蘇轍

周公未嘗之會老亦居豐留侯晚雖辟穀然不仕事蓋耆壽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耆舊歷事　祖宗嶷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丘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燮理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　先皇帝懋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

典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奏成功而不
處指其景以永安勤請屢聞誠悃莫奪顧瞻闕廷
近在洛師郭氏有永巷之第裴公有綠野之勝豈
以耆艾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
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久還之節旄增廣舊封益
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投父老之遊於戲音聲
不遐尚有眺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覲祀之陪勿
以進退之殊而廢謀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康

文彥博司徒判河南制　曾　布

秉國大均經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之
間維吾老成多所更踐懇辭幾務往殿近藩敷告
于廷進疇厥位推忠協謀崇仁同德經邦贊治守
正保運亮節佐理功臣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管
內觀察使處置播道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
檢校太師兼侍中兼羣牧制置使行成都尹上柱
國潞國公文彥博器資宏偉智謀靖深逮事　祖
宗备登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
實萬邦之爲憲肆予纘御屬在倚毗深惟注意之
勤勉徇均勞之請眷言耆艾宜所褒崇增秩上公
衍封真賦光華故里揭全晉之旌旄偃息名城壯

陪京之屛翰出入中外始終顯榮於戲進而論道
經邦則必告嘉猷于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膏
澤於民惟往欽哉尚多受祉

除范純仁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制　曾　布

謀謨廟堂入則股肱於大政偃息藩翰出則師帥
於一方維時宗工引疾辭位均逸近輔敷告大庭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廣
平郡開國公范純仁端良稟於世資樂易成於天
性有砥名厲行之志有面折廷爭之風越自　累
朝淹更華選實沖人之嗣服適文母之仰成咨于
臣鄰付以宥密一踐樞要再秉國均朕恭己紹庭
嚮明圖治緝熙緒業追遹先猷方有望於弼諧遽
固辭於機務重違爾志姑即厥安增視秩之榮名
進陪封之寵數式隆體貌何吝眷私於戲論道經
邦常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忘勵翼之心祗服
朕言往共爾位

立皇后孟氏制　梁　燾

正家者義之先天下從而定矣大昏者禮之本聖
王所以重焉朕纘體持盈側身思永方切基圖之

固致娛宮室之安太母以萬世為心命虞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明揚德閥之懿簡在慈闈之公欽承温詔之音俾正中宮之位載蠲吉日敷告大庭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師孟元孫女忠孝令門善慶奕世幽閑專靜謐閑和聲婉睦惠慈雅應柔則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人謀協從龜告幷吉是宜入聽內職輔宣外和式贍褘翟之章上直軒龍之象嘉與大備並行今古之情文盛德有開增美國家之治理於戲惟恭儉為富貴之守惟憂勤為康樂之資如關雎之進賢則可以基風化之成如樛木之逮下則可以將福履之盛用久乃濟匪初其難勉爾欽修以法三宮之端一相予顯祀以崇七廟之清明垂光紫庭寵峻譽彤管可立為皇后

徐王改封冀王制　　范　祖禹

周尊公旦倚為四輔之師漢重王蒼位處二公之上及我　仁祖加禮荆王顥惟沖人敢後叔父誕敷明命播告治廷皇叔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翔牧上柱國徐王顥詔書不名顯冥訓　英皇同氣　神考仁義根于天性孝友冠于人倫昔在先朝蚤膺異數迨　宣后九年之政無愛子一毫之私追惟崇慶之功罔極　昊天之報方畢太宮之祔饗莫先尊屬之褒嘉眷用登拜師垣仍聯使節徹彼徐土受茲冀方內獎皇家外綏侯服進陪多賦衍食真封於戲並建親賢實為社稷之衛益隆藩屏用承　祖考之休往膺典冊之光永介壽祺之祉式昭令德無愧前人

除向宗良檢校司空充醴泉觀使昭信軍節度使制　曾　肇

昔周盛世則有申伯之良翰在漢懿親則有少君之長者眷吾仲舅蚤著賢稱登進寵名誕敷詔號醴泉觀使奉國軍節度明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明州諸軍事明州刺史上護軍河內郡開國公向宗良席慶深厚秉德粹温富貴無自滿之心恭孝有夙成之質肆朕承祧之始首膺授鉞之榮茲屬東朝亟還大政念崇德報功之誼將錫異恩守右賢左戚之規莫回慈旨換節瀕江之地參華空土之名增衍戶租併申朕志於戲維我太母有

勞皇家方其艱虞則出任社稷之重及底康靖則
還就宮闈之安動靜必惟其時進退靡失其正而
猶堅觀前載深抑外親爾其念長樂之好諒思文
簡之垂裕益堅素履永保令名

除皇弟似守太保依前開府儀同三司
蔡王充保平鎮安等軍節度使制　曾　肇

朕惟本朝之制厚公族之恩列第京師不忍使之
去國兼榮將相未嘗責以治民豈惟致（神宗嫌名）敘之
仁抑亦隆夾輔之勢矧吾寵弟爵位具王念方屬
於妙齡將即安於外邸雖去密邇能不疚懷肆舉
徽章用孚群聽皇弟武昌武成等軍節度鄂州滑
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
節都督鄂州滑州諸軍事鄂州滑州刺史上柱國
蔡王似出神明之冑鍾禖祝之祥氣稟溫良生知
遜悌雅愛圖書之習夙堅忠孝之誠桐葉疏封已
侈盤維之寄棣華致好毋（光宗嫌名）和樂之私比邇朝
著之趣尚處宮隅之邃屢覩啓奏祈避禁嚴志雖
莫回情實未忍思在宗之誼豈忘原隰之哀顧開
府以時難廢國家之典迺稠殺且增峻官儀更兩

鎮之節旄正三師之位敘兼陪井賦益壯宗藩於
戲周誥孟侯則曰無康好逸漢詔諸子亦云無邇
胥人蓋位不期驕者人情之常寵至益戒者前哲
所尚往服休命永綏令名

除曾布右僕射制　曾　肇

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
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
而成闕一不可爰登次輔以告大廷左光祿大夫
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曾布敏識造微
懿文貫道器周小大之用智適古今之宜被　神
考特達之知畱躋禁從膺　先朝倚注之重久執
事樞而能悉心公家宣力夙夜忠以迪上誼不辭
難憂勤百為壯老一節肆朕纂臨之始尤嘉翼戴
之勞參稽師言圖任舊德文昌端揆之列紫微陪
侍之班合茲寵名作我近弼仍遷階品增衍戶封
於戲朕有休息百姓之心汝則觀文而匿武朕有
綜覈庶工之志汝則務實而去華以至敦序材良
（光宗嫌名）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使萬物各得其
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汝之職也尚往欽哉

復元祐皇后制　京

朕紹休 列聖承訓東朝旌惠行仁既誕孚於有
衆念今追往用（光宗嫌名）叙於我家廢后孟氏頃自熙
門嬪于王室得罪 先帝退處道宮遠茲累年克
膺祇德皇太后念仙遊之寖遠撫前事以興悲惻
然深矜示不終廢申崇位叙還復宮庭乃詔輔臣
具依審議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 永泰上
賓無嫌於並后於戲原情起義蓋示親親之恩克
已惟身宜成婦婦之道其率循於懿範以上荅於
深仁往服茂恩永膺多福

蔡京降太子少保致仕制

張閣

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
罪我有常憲揚于大庭太師致仕楚國公蔡京頃
以時才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
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機務出入八年事寖
忝於將來謀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
爵祿以示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婭竊布
要途聚引兇邪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以決輿化
之水託祝聖以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殆將徼福
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儻上於印章猶
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
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難
以屈法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聊慰羣情
尚為寬典於戲天事尚象明罰所以弭災人道惡
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七

誥

韓通贈中書令　劉敞

王贄授殿中侍御史　王禹偁

登州黄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　歐陽脩

任守信可遥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　歐陽脩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寀可衛尉寺丞　歐陽脩

前知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　歐陽脩

虞部員外郎吕師簡可比部員外郎　歐陽脩

潁州推官江揖可大理寺丞　歐陽脩

進納人空名海詞　歐陽脩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秘書丞　歐陽脩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　歐陽脩

内殿崇班郝質可内殿承制　歐陽脩

開贊胡元並可内殿承制　歐陽脩

喬察可静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　歐陽脩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　歐陽脩

范仲温可台州黄巖縣尉　歐陽脩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户參軍　歐陽脩

内殿崇班李允恭可内殿承制　歐陽脩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事　歐陽脩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　歐陽脩

京西轉運按察使杜杞可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　歐陽脩

河北都轉運使張昷之充天章閣待制三

司户部副使　　　　張　方平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温可漣水軍録事
參軍　　　　劉　敞
張鑄可光禄卿致仕　　劉　敞
無爲軍録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
仕　　　　劉　敞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
王素可諫議大夫　　劉　敞
太子中舍通判衡州張允可殿中丞
　　　　劉　敞

李育可著作佐郎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劉　敞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
和縣君　　　　劉　敞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
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劉　敞
宰臣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
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
監主簿　　　　劉　敞

内殿崇班唐詢可内殿承制　　劉　敞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
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劉　敞
歐陽脩可禮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范
鎮可吏部郎中王疇可右司郎中宋
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劉　敞
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

國公　　　　劉　敞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劉　敞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
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
丞致仕　　　　劉　敞
韓通贈中書令　　　劉　敞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
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
交覇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送分於

戎律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
渥遭蒼黃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
之舊

王贄授殿中侍御史　王　禹偁

故事御史府三院轉遷各有月限考績之命異于
他官國朝以來不用此制必因行慶方得叙遷其
間才行有聞爲衆所與者不時而授人以爲榮具
官王贄本以藝文輔之通識自登憲署繼領詔條
潔己愛民所在稱理司漕運者奏其課最風憲者
舉其才受代南康陛見與語宜從陟秩用以勸能
勉荷寵光勿渝素履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　歐陽　脩

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
命于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
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
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
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
信可遥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
鈐轄　歐陽　脩

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陲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
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
則不可圖勝算自兵宿于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
數易之患也苟有能者無遽奪焉以爾具官任守
信選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宜力有聞遽以
飛章自言滿歲願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
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
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
我茂恩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麥可衛尉寺丞　歐陽　脩

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
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今
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
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
范麥有司來上以爾爲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
人可慕無自怠焉

前知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
舍致仕　歐陽　脩

昨按察者言爾事有迹而爾方以老自請吾嘗以言
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
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　歐陽脩
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
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
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
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
效

潁州推官江揖可大理寺丞　歐陽脩
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
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於事者
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爲官人之
法今舉者言爾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效
進納人空名海詞　歐陽脩
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閔西人之
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
益於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

恩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監　歐陽脩
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
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
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
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
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
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

歐陽脩
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
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有所不能者
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
今積久錄勞蓋從請者若夫異嘗待爾有爲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　歐陽脩
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搴旗斬馘歸
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被寵進
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豈不榮且樂哉戰

之功有小大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
龍衛指揮使并贇拱聖指揮使胡元並
可內殿承制　歐陽脩
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
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
來上高爵厚祿爲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
汝之能
秦州觀察支使裔察可靜難軍節度推
官知隴城縣　歐陽脩
夫吏之不能稱職者或謂數易使之然今爾嘗佐

於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及土風民俗之
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　歐陽脩
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
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
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詁之不窮而推之可
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應變適宜將觀汝用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　歐陽脩

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
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
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户參軍　歐陽脩
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爲有
司惟久則習尚安乃職以謹克終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　歐陽脩
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

罹於賊盜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爲私蓋
有爲也今爾之請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
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狥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
之賢惟爾宜慕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
簽署滑州判官事　歐陽脩
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
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
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
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霈然推寵吾所不疑爾

尚勉哉以稱茲舉

秦州興化縣王淳朱忠道可衛尉寺丞　歐陽脩

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厲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　歐陽脩

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尚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察汝之材吾惟責成爾可自勉

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張昷之可兵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三司戶部副使　張方平

唐自開元以還王室多故行在之所不能備官而從軍興之期頗多應卒之事妥從權便置諸使而天下庶政始不歸於尚書省今之會府乃在三司蓋自中臺至于寺監之務凡關出納無不總者故建其長以治要立其貳以治凡設其攷以治目以言乎三司之副是猶文昌之丞轄助上率下舉綱振目常出高選以贊大計具官張昷之才識器用政事風采稱于朝廷著于方面今邊候多警戎革未脫凡物力之充屈生齒之耗登職司版圖必藉精力故謀于衆還爾外臺尚悉乃心以集吾事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劉敞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之民起爲盜賊奔擾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尚書條上閥閱遷爾紀曹祗服明命益思自奮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劉敞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畏義願上印紱朕閔勞以官職之煩

令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絶保禄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祗若休命思底終譽

無為軍録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劉敞

控摶禄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齒未耋仕無缺行能決於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掾升東宫屬歸安鄉閭足為榮觀矣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劉敞

文集三十七　十三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内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為暴思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内鎮撫百姓外敎戰士令行禁止惠于鰥寡爰及疆外羈縻之虜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蕃衛之勲也詩不云乎大邦惟翰其議遷秩升于諫列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

太子中舍通判衢州張兊可殿中丞　劉敞

郡有倅貳關決衆務所以優民事亦重慎也俗吏不察大體而矜勢怙權以爭重輕吏民及苦之甚非朝廷意爾居職自若奏課亦善遍籍循省以疇歳勞方天之休甚勗哉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劉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貴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唯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繇吏材選稱於知已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往為之爾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毋墮而守

文集三十七　十四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和縣君　劉敞

常棣之詩其稱之亂曰宜爾家室樂爾妻孥知其為治内之本也令夫宗婦則有湯沐之邑封君之號此其所以稱宜且樂不亦光大章顯乎具官克孝妻某氏憑慶良與作嬪懿近柔静之操足儀閨壼莊肅之風能承祭祀俾跡列壤且擇令名尚無懈於夙夜思能對於休寵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
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劉敞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累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乂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選爾使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以守之盡亦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
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
監主簿
劉敞
最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令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愼所舉毋辱己知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劉敞
邊吏欲其奉法守職以安吾民而不欲其徼功興事以撓王略也故歲滿無負者輒遷其秩嘗有治狀協于賞格進承制命無隳爾常守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
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劉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己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具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於朝覲與拔也既歷試於外又亟稱於知己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
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
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
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
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
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劉敞
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

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錫有功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劉敞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愼祀時享未足副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宜時之對申錫無疆天富之內莫不受釐而況一二臺老肅雍顯相者乎具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謀閎遠予欲觀于雅頌參元爲清廟之詩以追孝于前人汝明予欲謹于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于大饗汝圖予欲時和歲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翼予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衍食加田勒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劉敞

自周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章通裕臨發循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充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名實於以勸穡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丞致仕　劉敞

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於以廉自喜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己也廉恕而不録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閣或丞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八

誥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劉　敞

兵部郎中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劉　敞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劉　敞

度支郎中李頙可三司戶部判官　劉　敞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侍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劉　敞

司門員外郎張聳可開封府推官　劉　敞

曹穎叔充天章閣待制知福州　蔡　襄

張昷之可光祿卿致仕　蔡　襄

王元可右衛大將軍遥郡觀察使

皇姪岳州團練使（宗實舊名）起復泰州防禦使　胡　宿

知宗正寺　王　安石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　王　安石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王　安石

范鎮加修撰　王　安石

高旦可著作佐郎　王　安石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　王　安石

沈德妃姪授監簿　王　安石

磨勘轉官　王　安石

王伯恭轉官　王　安石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　王　安石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　王　安石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可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安定郡王　王　安石

參知政事歐陽脩曾祖某贈某官　王　安石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王　安石

祖　王　安石

祖母　王　安石

父　王　安石

母　王　安石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　王　安石

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可樞密副使

王　珪

屯田郎中詹庠可都官郎中

王　珪

戶部副使太常少卿燕度可右諫議大夫

知潭州　鄭　獬

劍南節度推官張士澄等可大理寺丞

鄭　獬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監

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特封齊安郡

公　韓　維

潁王府翊善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齊恢

可守尚書左司郎中依前直昭文館

兼太子左諭德諸王府記室參軍尚

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陳薦可工

部郎中依前直集賢院兼太子右諭

德　韓　維

西頭供奉官常用之可右清道率府率致

仕右侍禁李襄可率府副率致仕

韓　維

台州寧海縣令魏昂可試大理評事充山

南東道節推知劍州劍浦縣

沈　文通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

沈　文通

都官郎中楊佐可司封郎中

沈　文通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

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劉　攽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

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慎柬厥

僚必皆其人而拯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

之閥閱求之望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

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

體毋忽近務而隳常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劉敞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爲之尹者專用擊斷則綱密俗敝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參其職具官張中庸材劇而用博行脩而志堅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俾贊浩穰之政當適寬猛之中根本之地爾惟欽哉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劉敞

朝廷鎭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申敕邊吏毋邀奇功五嶺以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爲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揆之任怗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爲故至大沸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劉敞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之僚具官李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爲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畫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忘乃事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傳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劉敞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玁狁之警贍足兵食綱領郡縣将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傳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皆有述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掞可開封府推官

劉敞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浩穰吾令襄爲尹急吏緩民甚有文理其條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滌源衆工胥作浚濟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輦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違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曹穎叔充天章閣待制知福州　蔡襄

朕念善爲維持之策者運天下如臂使指欲其大小相臨而威令必達故也東南之郡長樂都會表山環海地險而遠八州生聚繁夥總帥非有幹明之資能辦吾事者不可以遣具官曹穎叔智力精敏應幾必決搆更器任籍有聲稱將漕益部還貳計曹而猥繁之務罔不給爾今屬以方面之重寵以延閣之華爾其緝除兵械補完城堞懷綏困窮剪遏兇猾使吾人無愁苦之嘆朝家有剸倚之賴朕志唯是爾儀圖之

張昷之可光祿卿致仕　蔡襄

朕於羣臣進退之際曷嘗不睠然思之方其強仕發智能以濟務則有官賞以懋其材逮其謝歸養志意以自佚則有恩渥以寵其行仕官者豈不雍然得其所耶具官張昷之立節清峻無淄磷之苟臨事明敏有批導之利恤民以惠屛姦以嚴循吏之風聞于當世自升禁近之列屢委宣藩之重服老聃之言而知止蹈疏廣之迹而告老爾其還上官事秩以列卿休于而家尚體朕意

王元可右衛大將軍遥郡觀察使　胡宿

閫制之師蓋威於不若嚴除之衛乃備於非常唯中外之迭更在倚毗之兼厚具官王元才資沉敏節尚剛嚴少厲武鋒博通軍志幹方授任政屢服於藩方厭難折衝功實施於邊境眷言雍部控于西州委以牙爪之師屯乃襟喉之地苛慝不作部分有嚴閫牘奏之爰來叙見勝之微苦顧寘環衛之朝京師須藥石之有瘳雖金革而無避忠言可壯誠實不誣朕以拱扈之嚴當資於宿將察廉之任用寄於舊勳遥總十連聯司二衛式表踈恩之數且伸從欲之仁惟忠力之是圖亦威名之斯賴體茲優遇更竭乃誠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英宗舊名）可
起復舊官泰州防禦知宗正寺
王　安石

先王糾合宗族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選於近屬以脩宗正之官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爾具官（英宗舊名）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還厥位以稱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所以脩身也身脩則無不治矣朕言維服爾往懋哉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
改天章閣待制
王　安石

揚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蓋言先王以禮讓為國士之有為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勢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爾具官司馬光文學行義有稱于時故明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讓至于八九改序厥職以伸爾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王　安石

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為言爾久在諫垣有聞於世故惟慎選可不勉哉

范鎮加修撰
王　安石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為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以法度之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敢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范鎮有該通之材有純粹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

則夫接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孰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以事屬辭之失使無以考焉

高旦可著作佐郎
王　安石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所更之歲月與黜陟之法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厲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　王　安石

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為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

沈德妃姪授監簿　王　安石

京官吾所重也故設磨勘之法以待吏部之所選非有勞而無罪及有任舉之官則不可以得之爾由外戚以孩幼入官得吾之所重其強勉學問求

為成人以稱吾待爾之意

磨勘轉官　王　安石

有司考爾等之閥閱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閱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王伯恭轉官　王　安石

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祗愼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為義蓋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　王　安石

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于正內以允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闈謹房闥入宣官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寵祿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　王　安石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況吾

邇臣思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崔嶧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古之士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愼行祗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可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安定郡王

王　安石

樂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其不然而王者得盡其褒崇之意具官承簡於宗

室爲近屬於朝廷爲大官有溫恭恪慎之稱無驕嫚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窀穸用震悼于朕心義兼親賢恩禮當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尚其有知享此休顯

參知政事歐陽脩曾祖某贈某官　王安石

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顧豈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禄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　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等其官歐陽脩曾祖潜于五國躬有善行蓄積之慶施于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任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尚其享哉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王安石

等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禄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歐陽脩曾祖母含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豐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掾政事人無間言其胙大邦之　封以報流澤之施寵　靈之極尚克享哉

祖　王安石

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是尊大前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歐陽脩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有其善慶以貽後昆俄有聞孫爲朕良弼與司機要海内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傅進登師位以極褒嘉尚其冥靈膺此休顯

祖母　王安石

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稱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具官歐陽脩祖母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豐于其孫左右朕躬豫國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尚克膺此

父　王安石

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歐陽脩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

賢佐爲朕股肱東宫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
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親祀之盛哉

母　　　王　安石

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
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
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
又況於爲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歐陽脩母鄭
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時名臣協于謀謨進斷國
論雖禄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
尚其幽穸知享此榮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　　王　安石

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
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
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
官張昇所生母温柔惠和得婐君子克生賢佐爲
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崇之典既啓爾邦
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尚其冥漠享此恩榮

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可樞密副使
王　珪

天文三階中璧紫極之輔國事二柄右列鴻樞之

司維君臣之謨明有夙夜之基命朕當登進時傑
贊襄大猷以導萬微之中以合九德之　會匪至
公之進曷　羣聽之歸以爾具官田況器懷閎深
業履端厚材適國家表裏之體學貫天人精祲之
交而自高賢冊於大廷儀咳遊於清路西垣名命
之粹内閣論思之勤擁帥節于邊而天聲讋於殊
俗秉財柄于内而國用豐於歷年兹庸侍爾忠力
之良置諸肴弼之地與我大業垂之亡窮噫本天
下之兵莫重安危之寄在帝右之陟有若臣鄰之
榮蓋德懋者寵所隆任大者責亦至勉思盡瘁承

克承休

屯田郎中詹庠可都官郎中　　王　珪

世治俗厚賢能衆多其高材異行則待以越次之
位而守職奉法亦獲累日之賞非有厚薄理則然
也爾服于朝著陳力事任有司稽年書閥應陟其
增一秩以慰夙夜浚明之勤往服休命勿忘祇飭

戶部副使太常少卿蔡度可右諫議大
夫知潭州　　鄭　獬

湖湘之南溪蠻剽悍而易擾陸而剽之則亦弭伏

至其失御，逡出而嚙噬，其禍亦不細，得無諭乂康治之帥爲之良牧者哉。以爾具官燕度醇明忠厚，通於世務，更若要劇，芒刃愈出，俾副大農，厥功茂焉。宜加賜讜議大夫，魚符犀節，往旬南服，内以惠斯氏，外以柔殊俗，朕方端扆面朝，以遲爾之奏課矣。

劍南節度推官張澄等可大理寺丞　鄭獬

萬官之才，豈朕一耳一目之可盡之哉？然而卒所以能盡之者，寄朕之耳目於綠牧連帥，推而進之耳。維汝循方宿業，以廉治自顯，薦牘交上，可勿聽乎？宜寵以廷尉丞，以示我擇材之公。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監門衛大將軍黄州刺史特封齊安郡公　韓維

朕按屬籍以觀祖宗之世，而陳王之後獨微，且其位不章顯，朕甚憫之。以爾具官仲郃孝友（光宗御諱）謹，善守法度，奚命褒録，以鴻厥慶。刺史重任也，郡公高爵也，遹領紹建，茲謂顯休。噫！惟務學可以正己，惟率禮可以保位，汝其懋哉。

穎王府翊善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齊恢可守尚書左司郎中依前直昭文館兼太子左諭德諸王府記室參軍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陳薦可工部郎中依前直集賢院兼太子右諭德　鄭獬

唐制左右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其内外庶政有可爲規諷者，隨事而贊諭焉，則處其官者其選可以不重哉？以爾恢清謹廉正，不失其常；以爾薦質直和厚，可任以事，而或入道經訓，或貫爲書記，使王有開發輔能，方屬備閑之舉，啓擇郎曹而並進。夫語道者非序而安取？諭德者惟行之爲難，毋或易言，以墜予訓。

西頭供奉官常用之可右清道率府率致仕右侍禁李襄可率府副率致仕　鄭獬

古之仕者，量其可任則受，至于不能而止，所以遠殆辱也。朕嘉斯人之徒，故於謝事而歸者，必增秩以遣之。往欽茂恩，以安末路。

台州寧海縣令魏昂可試大理評事充

山南東道節推知劒州劒浦縣　沈　文通

前日天下令長多非其　人始詔刺舉牧守之臣
察廉爲之故遠近之縣十七八治朕甚嘉之汝其
選也汝既三歲被代而知者尚鮮何哉雖然不可
不少褒也其升職幕府復爲百里益有以薦于朝
者當命汝遷焉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　沈　文通

禁闈小臣衆矣非以德舉而材選也特以給左右
之役導內外之事而已故未嘗輕命以遷所以異
乎吾外廷士大夫之典也今爾考不幸乃有遺封
以爾爲請朕念爾考事我之久位于通顯汝亦謹
信無咎故進汝之秩班于殿朝以爲汝寵朕於汝
父子可謂至矣其思所以報我者焉

都官郎中楊佐可司封郎中　沈　文通

水之爲利害也甚矣堯舜其猶病諸故歷代建以
爲官莫之能屢而朕用稽焉惟爾佐學行材智廉
正閒敏實吾士大夫之望而自領都水出入累歲
夙夜盡瘁具有殿功朕甚嘉之故因有司大比之
敘陟爾左曹之正以爲朕寵其往宿爾業愈勵厥
成則亦當有以稱爾矣欽哉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九

誥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　沈　文通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　沈　文通

屯田員外郎王袞可都官員外郎太常博士杜保衡可屯田員外郎　沈　文通

徐鐸張崇翟思大學博士　曾　鞏

徐禧給事中　曾　鞏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轉運判官　曾　鞏

王從伾知岢嵐軍　曾　鞏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　曾　鞏

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可充翰林學士知制誥　李　清臣

劉永年充殿前都虞候燕達充馬軍都虞候苗授步軍都虞候　李　清臣

翰林醫官尚藥奉御王永和可依前尚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李　清臣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李清臣可太中大夫依前尚書右丞　王　震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王　震

朝散郎勾當京東排岸司胡及可依前官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　王　震

通直郎河北西路提刑呂溫卿可依前官充河北東路提刑呂仲甫可依前官充河北西路提刑　王　震

通直郎著作佐郎豐稷可權發遣提舉利州路刑獄公事　王　震

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呂希績可權發遣潁州　王　震

朝奉郎行宗正寺主簿楊宇可權知衢州　王　震

左藏庫副使趙諒可供備庫使供備庫副使王繼恩盧昭用可並西京左藏庫副使內殿崇班楊貫田珏張僅可並

內殿承制　王　震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倧皇弟右千牛衛
將軍叔嫣可並右監門衛大將軍
王　震
朝請郎權發遣陝西運副葉康直可朝奉
大夫再任承議郎權發遣陝西運副
李察可朝奉郎再任　王　震
故內殿崇班劉景男可奉職
王　震
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廣陵郡太夫人王

氏贈榮國太夫人　劉　攽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　劉　攽
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宗隱男仲覴等可
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劉　攽
左藏庫副使純昱可權知廉州　劉　攽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
整等降官添差監當　劉　攽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　劉　攽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舜
民可通判虢州　劉　攽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蘇　軾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蘇　軾
楊繪可知徐州　蘇　軾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荊王子孝治等七人
並遂州團練使　蘇　軾

呂公著妻曾氏贈國夫人　蘇　軾
張恕將作監丞　蘇　軾
李承之知青州　蘇　軾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蘇　軾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蘇　軾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
沈　文通
前日南夷負恩爲亂以覆壞我郡邑至於用師而
後定雖朕不德不能懷服方外而亦將吏不戒不

胥之罪也故深察往失而推擇所遣益不敢輕惟
爾文廣材武忠勇更事有勞故今以爾總一道之
兵戍于邕管又陞爾于諸使之正以重其行爾其
祗聽朕命戒飭事習軍計使南徼無警而朕爲知
人則時乃之功矣其往欽哉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　沈　文通

武吏以材勇進以功力賞古之制也方天下無事
兵革不試則汝武吏安得自效以取賞哉然內外
之職歲月之勞亦不可遺也今允元最狀既應陟
法其增秩一等以明勸羣吏

屯田員外郎王袞可都官員外郎太常
博士杜保衡可屯田員外郎　沈　文通

朝廷治定士大夫幸當其時而進於位以周旋乎
太平之政豈非休哉然患常生乎久安而因循苟
簡之弊不能無也在乎彊勉而已矣詩曰夙夜匪
懈書曰懋哉懋哉今有司攀二載之治故各增爾
秩一等其各往服祗我明訓思有攸立毋自致數
敗

徐鐸張崇翟思太學博士　曾　鞏

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爲任爾以經明選用往服
厥官益尊其所聞以誘掖學者汝之守也其尚欽
哉

徐禧給事中　曾　鞏

有事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
而正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
式之事莫不當攷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徐禧
以材進拔典執邦憲兹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
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質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
覬爾之效爾尚勉於敬修

吴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可轉運
判官　曾　鞏

朕進拔能吏以督視一路蓋州縣政令之舉措公
私貨食之斂散莫不任焉得人之難攷擇惟慎以
爾幹敏閱試惟舊用是分兹東部爲爾以使事夫挽
於民者厚而刑罰淸求於民者約而財用贍使德
流澤通而風化輯穆以稱朕憂恤元元而屬精庶
務之意爾其勉矣往服訓辭

王從伾知寄嵐軍　曾　鞏

崇築培𡋶本以輯治軍旅及四方既平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於有土之官矧嵐谷並邊寄屬尤重爾以選擇往祇朕命夫能開示恩威以惠養吾人而懷附異俗則爲善於其職尚思爾守無替訓辭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　曾　鞏

乘輿所在供御之物無一不備具者故鎧甲弓矢屬之以從者亦不去於側非左右親信惡足以任此哉爾給事惟舊宜就茲列益思祗恪以稱厥官

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可翰林學士知制誥　李　清臣

以文辭爲號令明諭朕志于天下者在制誥陳古今論得失裨朕之欲聞者在訪議二者皆學士職之故於侍班爲親且貴以爾具官孫洙蘊學術行誼顯進有名于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代予言訓蔚然可觀其秩禁林使與材稱恩寵茂矣爾惟旃哉

劉永年充殿前都虞候燕達充馬軍都虞候苗授步軍都虞候　李　清臣

左右虎賁之士與羽林[illegible]騎材官蹶張皆天下拳勇之秀以嚴宿衛屬武節也既命帥分總之而虞度兵計候司戎事亦統護之貴職宜輕任其人哉以爾具官某夙行軍中名動彊外材稱所付忠忘其私乃俾次遷以補督將之缺予命休顯汝思報焉

翰林醫官尚藥奉御丞哲可依前尚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李　清臣

凡方技有益于人者皆以備王官之一守而爾原診察色稱爲明習稽勤序課遷爾之秩其益勉哉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李清臣可太中大夫依前守尚書右丞　王　震

朕初纘承大賚于天下雖汪洋之澤所被者廣要以貴賤遠近爲先後隆殺之節故吾政事之臣所以褒嘉者既不敢後而致隆焉具官李清臣秉德含章將明密勿先帝圖任以貳政幾弼予一人與有勳績徽章爰錫祿秩有加進陟勳資益陪常賦終審厥與爾則有辭惟予一人並受多福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王　震

爾設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浸久所學未伸今

茲命爾爲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

朝散郎勾當京東排岸司胡及可依前
官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　王　震

開封尊理京師非有二輔亂其治也獨僚屬盡才
則裕無事矣吾比不輔其缺使得自擇所宜顧以
爾聞殆必如舉往其協乂咸底于休

通直郎河北西路提刑呂溫卿可依前
官充河北東路提刑奉議郎河北東路
提刑呂仲甫可依前官充河北西路提
刑　王　震

朕析河朔爲兩道而各置使者蓋祥刑惟察非若
財臣之欲周知而移用也揣權稱事其任惟均互
易攸司咸祗厥守

通直郎著作佐郎豐稷可權發遣提舉
利州路刑獄公事　王　震

爾以儒學有聞而頗稱濟敏試之治事其殆不煩
度此祥刑訓于厥屬若予欽恤爾則有辭

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呂希績可權發遣

潁州　王　震

今之郡守乃唐刺史郎官出入之資也爾以選擇
入省故出得善州夫豈弟之政非文深吏所能成
也唯爾懋哉務稱吾意

朝奉郎行宗正寺主簿楊宇可權知衛
州　王　震

遠州刺史吾所加擇觀爾以求得之知爾能成豈
弟之政也雖然吾可謂體羣臣矣傳曰體羣臣則
士之報禮重爾可不勉哉

左藏庫使趙諒可供備庫使供備庫副
使王繼恩虞昭用可並西京左藏庫副
使內殿崇班楊貫田珏張僅可並內殿
承制　王　震

新城之役調卒於他道其在行者爾實總之部分
嚴整弗怨弗咨予是勞還宜有寵勞率遷官秩各
服恩榮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倞皇弟右千牛
衛將軍叔嫣可並右監門衛大將軍
王　震

宗子無職事之勞而有考績之法者親親之恩欲

有加而無已也然非迪教飭身則弗應有司之格
衛府之帥寖富貴矣往其祗哉
朝請郎權發遣陝西運副葉康直可朝
奉大夫再任承議郎權發遣陝西運副
李察可朝奉郎再任　王　震
朕惟西土弗靖爾則在行靡征不從日月逾邁輿
護邦計實殷厥勞緣達邊撫毋易爾舊宜加寵陟
申即故封有功見知其說無斁
故内殿崇班劉昱男可奉職　王　震

有臣不難殺身以報國賞其可薄乎顧死者已矣
殆祿其近屬尚爲之旌勸永惟乃父之忠勞爾是
以有祿可不勉哉
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廣陵郡太夫人
王氏可贈榮國太夫人　劉　攽
邦君之德其鵲巢騶虞之化孝子之思有凱風寒
泉之感哀榮之典兼備愛敬之治維廣追崇懿行
奚假光寵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王氏輔佐君子
挺幽閑之操宜其家室備均一之美遺芳未泯積
慶方厚皐集門九伯仲幾乎萬石疏恩郡治湯沐

近於百邑爰因合宫之祀申錫潙泉之澤俾封成
國仍付榮名褕翟有光壤户知貴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　劉　攽
在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唯諫官而已爲其得劘
切人主紀綱國體也然非其學足以達道其智足以
周務見微而知著擇善而有容亦安能稱其事而
宜其官哉以稷自居憲府綽有士譽名不虛得材
實允副移珥筆之權當伏蒲之選讜言正色通其
素守吐剛茹柔毋愧前哲則我爲知人爾號稱職
矣

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宗隱男仲硯等
可並太子右内率府副率　劉　攽
公族之子屬近愛至未及有知膺受光寵非以祖
廟之隆慶朝家之（光宗嫌名）敘邪副率之貴是惟通籍
勤身飭事以就長立
左藏庫副使純昱可權知廉州　劉　攽
合浦之地古爲珠官琦珍所聚掌握致富宜得廉

吏爲之守長且蠻猺荒遠難馴易擾非夫武壯智
略不能鎮服以是數者捨擇用汝祗莅恩寵益思
善效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
張整等降官添差監當　劉　攽

中國之所以臨撫戎蠻常以威信結服其心豈其
務於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咸以選擢見
任邊徼貪於首功輕肆前殺無辜橫死近二十人
文書自營護不以實覆案究核惻然傷嗟宜正典
刑以慰遐僻姑奪官秩用懲無狀尚謂寬恩思自
悔咎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　劉　攽

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由其無私而素具
是故應物而不貳朝廷風憲之任忠讜之士亦所
以素具而待列位也命官之艱得人惟允具官胡
宗愈秉心端直爲學深厚粹然特達之姿淵如有
容之度粵自潤色綸省獻納瑣闈副貳天官藻鑒
多士綽有休譽舉爲稱職是宜付中司之權寄執
法之柄爾其修習中之誠應方來之務有卸於內
則物無不察以義自處則動無不中稱此茂恩著
爲顯效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
舜民可通判虢州　劉　攽

前以御史言事不合朝廷優容直臣未嘗備責敍
移位他局仍在轂下而舜民力自擺謝又以其多
病及家婚娶求得自便天道從欲而有曲成吾何
悋焉虢略要郡倅貳雄重祗服恩寵毋怠勤恪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蘇　軾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
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
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
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
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
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推德居此官者蓋有盍徹
之意焉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蘇　軾

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
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

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御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强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楊繪可知徐州　蘇　軾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

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荊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遂州團練使　蘇　軾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　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　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焉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家何業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爲邦家光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蘇　軾

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内德之茂從

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禄不配德其啟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

張恕將作監丞　蘇　軾

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

李承之知青州　蘇軾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簡嗇皇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兹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蘇軾

朕聞　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維故父億少樂真封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厭富貴弈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貴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蘇軾

愼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奭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韓維故母蒲氏王氏族爲世望德爲女師恭儉以成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

誥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蘇軾

呂惠卿責授建寧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軾

李南公知滄州穆珦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蘇軾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軾

謝卿材陜西轉運使　蘇軾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蘇軾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昇等轉官　錢勰

侍制知青州鄧綰可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錢勰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錢勰

劉攽祕書少監　錢勰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犯宗御名知汝州　錢勰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陳列落致仕福州教授　蘇轍

蔡確改知安州　蘇轍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蘇轍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轍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蘇轍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蘇轍

劉摯尚書右丞　蘇轍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曾肇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曾肇

左武衛上將軍郭逵特贈雄武軍節度使　曾肇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舊　曾肇

蔣之奇寶文閣侍制　曾肇

御史中丞李常中大夫　曾肇

御史中丞胡宗愈尚書右丞　曾肇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曾　肇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曾　肇
朝奉郎石賡京東東路提刑
曾　肇
契丹儞公主錫令結年封夫人
曾　肇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除樞密都承旨
曾　肇
文彥博追復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　曾　肇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
曾　肇
尚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
呂　陶
李潜落致仕　鄒　浩
章楶同知樞密院　鄒　浩
呂希哲直秘閣知曹州　鄒　浩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蘇　軾
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

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發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則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臣守郡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
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　軾

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

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當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

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敗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南公知滄州㨗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蘇　軾

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爲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皆嘗表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

李之純戸部侍郎　蘇　軾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寓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躐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蘇　軾

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卹民惟財之爲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智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蘇　軾

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嘉謨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曰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昇轉官　錢　勰

九廟子孫其麗蕃衍垂紳入侍悉以歲遷拱衛之嚴列於督護尚惟彰睦以稱恩休

侍御知青州鄧綰可龍圖直學士知永興軍　錢　勰

雍州積高號稱陸海屛翰之重坐鎮西陲賢相所宜付畀其選具官鄭綰資適達世早踐禁途審宣回翔歲月淹久學士通貴選陟近班帥守鎮臨往敷寛詔服我休寵無怠忘勤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錢　勰

古者不以勇猛爲邊貴謀而賤戰故國家妙選耆儒顓付方鎮外以訓齊戎旅而內以息安元元用此道也具官范育才猷智略風膺器任選衆授材往臨帥閫夫新秦奥區控扼汧隴綏懷夷落應援新邦無以久安而忘備豫祗膺休顯益思報稱

劉攽祕書少監　錢　勰

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而國家所以涵養令器待才用者之宅也以爾攽詞藝之富回翔之久擢貳厥官益將試用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光宗御名）知汝州　錢　勰

黜陟之典咸徇至公進退之間尚存大體具官章（光宗御名）早繇法從亟預近司肆彼躁輕失於審重至于贊御之列嘗通問遺之私比議役書本俾參訂當其敷納初不建明逮於宣行始興沮難務從含

貸益至喧嗷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務參故實稍屈典刑噫朕以幼沖仰煩慈訓苟乖恭事曷肅憲章其解政機往臨郡寄弗忘循省服我寛恩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蘇　軾

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沉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功折遐衝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頴風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

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俊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爲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刋冊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蘇　軾

維孝友于兄弟是以爲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爲施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

蔡確改知安州　蘇轍

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潘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蔡確早以才力奮於下僚旋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賄賂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滋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蘇轍

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轍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投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

郭逵奮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憚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眚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范鎮侍讀太一宫使　蘇轍

爲國無强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前後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含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人皆病之子何疑者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任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畬事　仁祖首關社稷之言晚說　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兹予纘服之初日思講義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留所安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蘇轍

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

既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親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父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汝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剌喻遠民羅茶鹽苗役之害罷療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良民休息毋廢朕命

劉摯尚書右丞　蘇轍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　仁宗優養正士閑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擢開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寢衰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早以御史抵事　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已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曾肇

東觀以圖書爲職長貳之選尤高非年耆德茂未易得也然秩清務簡處不爭之地恬於榮進則能安之好利奔侈者不能一朝居也具官李周質性純厚臨事有守歷試煩使時之老成位于列卿衆謂淹久進秩外史往服少事優游省闥不亦美歟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曾肇

士大夫束髮起家白首辭位終始無悔人之所難豈無褒嘉慰爾歸老具官賈昌衡名卿之裔以吏能進歷試內外致位通顯優有風績號稱康平上書引年願還印綬嘉其知止足之誼閔爾有官職

之勞序進文階以爲爾寵退安閭里益俾壽臧

左武衛上將軍郭逵特贈雄武軍節度使　曾肇

念功隱卒國有彝章矧予勞舊之臣嘗處訏謨之地奄終壽考宜極哀榮具官郭逵少也知書長而甚武蚤著戰多之績深通靜勝之謀伏波未衰尚威名之可倚營平既老亦壽策之是咨孰云注意之辰忽起云亡之痛聽鼓鼙而增感賜鈇鉞以飾終尚其有知膺此異數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

差遣依舊　曾肇

法始於貴者所以示朝廷之公恩篤於舊臣所以爲天下之勸眷吾近弼嘗結微文雖符守之既更顧寵名之尚闕吏民安仰廉陛未尊具官蔡確材術疏通謀猷慮敏與聞機政自元豐之紀年升冠宰司當　裕陵之復土屬均勞於輔郡旋褫職於殿廬原情無它在法當復尚淹時日以塞人言未忘矜念之心難廢公平之典備顧問於帷幄稍還近班宣條教於翰垣益思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中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　曾肇

有位而無官守有祿而無事責此階散所以無常員也然必積日累年不罹罪悔有司銖寸校量應格然後一遷亦已艱矣具官李常閎裕而靖深溫恭而諒直秉義陪朕朝夕有恪蓋直延閣長憲臺侍經席皆儒學之華選仕進之要地也人處其一以爲寵榮爾今兼之其任重矣茲又因其歲成進秩二等往服朕命職思其憂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　曾肇

三聖圖書並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諷議討論惟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眷于南服付以列城屬愚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賊殺善民而爾應接經營多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于侍從之列不改師帥之舊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旣多乎

御史中丞胡宗愈中大夫尚書右丞　曾肇

先帝稽古建官肇自三省維尚書萬事所出丞實總其紀綱糾正官邪彌綸國典非通達治道剛毅有守烏能勝其任哉具官胡宗愈明允篤誠敏于世用待時以君子之器立朝有諍臣之風直筆正繩無所回撓閑廣朕意見弗欺之忠補助政體多可行之論斷自朕志擢貳中臺躐進文階增峻堂陛唐太宗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天下有受其弊者而當時魏鄭公戴胄劉洎輩迭處其位皆號得人今朕虛己仰成股肱是賴爾其矯正浮僞振肅偷惰使官修政舉有正觀之風則豈獨

汝爲稱職亦以副　先帝作則垂憲之心可不勉
哉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曾　肇

朕於用人不盡其力不奪其志均其勞佚欲臣下
悅而知勸也爾以材謂久勤于外自陝以西兵食
所賴而屢以疾告自請方州甘棠之郊姑遂爾欲
坐嘯臥治安其土風庶幾少休毋忘忠報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曾　肇

會稽西阻浙河東漸于海有陂湖灌溉之利故歲

多順成有繇魚鹽之饒故俗重犯法獄訟稀簡
士風和平置守牧人此爲樂國具官熊本辭學起
家果藝從政南宮西掖試用有聲番禺豫章循行
可紀因爾能效委茲重寄環地千里提封七州兵
籍賦輿莫不兼總名聯侍從之列身寄牛斗之間
是爲寵榮益務報稱

朝奉郎石康京東路提刑
曾　肇

朕於用刑寧失有罪而歲報大辟有加無損意法
網尚密使民難避易犯歟抑吏之不良猶有還情
以就法者歟故於臨遣使臣尤欲使知朕意以爾
質厚而識明宜能導民以遠罪哀矜而折獄朔齊
魯之俗易與爲善往祗朕訓其盡爾心

契丹僞公主錫令結牟封夫人
曾　肇

先帝威德覆被四方宜有遠人舉宗內屬優錫命
數朕其可忘某人生自大邦嬪于西土能慕聲教
叩關請朝引對在廷益嘉恭順胙之成國視古小
君象揄翟衣以爲爾寵往帥種落舉爲王民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曾　肇

樞機之地選用士人宣納密命自　神考始肆予
纂服收拔端良寘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
夷易有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言行相顧失職茲
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未厭輿議其還延閣侍從
之遊來贊右府訏謨之微副予咨求竚爾忠益

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彥博
追復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國公
曾　肇

朕嗣位五月三下恩書徹纆枅楊棲置弗用放流寘逐係踵生還尚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身後或殞命炎中霈澤之行豈限存歿不有追復孰慰營魂具官文彥博佐佑四朝勳德兼茂粵自神考命爲師臣逮及　先皇咨以重事去國未久嘖有煩言降秩春官僅存公號齎志沒地屢閱歲時蔽自朕心悉還舊貫維袒印綬冠秩百工全晉節旄視儀三事納書泉壤流澤子孫死而有知可以無憾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　曾肇

朕圖疆場之功常以靜勝爲優斬獲爲下顧如爾等立效西陲實在前日第勞行賞則有舊章其往自今當體朕意

尚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　呂陶

君臣之會遇豈不難哉平居竭股肱之效則與之合謀一旦有筋力之憂則遂欲去位違從之際朕甚重之雖朝廷始終之恩固無所間而賢者進退之分亦貴其全爰有寵章以爽遠業具官梁燾蘊

造道之深識知事君之大方早以文學之望更直於儒林晚以諫諍之才盡規於治路向從內相之選進領中臺之權資其納忠距此周歲大綱已舉知戴胄之有勞奇論不聞惜少翁之告病遂形奏牘求解政機章卻復來至于五六爾既懷知止之義屢請於朝予亦有優賢之心敢勞以事宜躋華於祕殿仍龍職於真宮亦以眷存遂其安佚惟五福之報德必錫之壽康惟大臣之愛君不繫於出處其綏吉履益茂壯猷

李潛落致仕　鄒浩

朕欲士大夫風節奮厲以成一世之俗而忘己徇物或者安之與其嚴法以示懲曷若表賢而自勸以爾身爲禮義行貫幽明歸臥鄉閭世所推尚精神思慮雖老不衰近臣以聞適協朕意傳不云乎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爾既師之以治己有日矣勉承朕命以暢遠猷

章楶同知樞密院　鄒浩

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而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極具官章楶受知　哲廟擢付師權既生致於酋豪且廣恢於

境上屢形捷奏數被襃嘉眷宥寵之須才越班聯而登用蔵自朕意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能愛重人命惟備見飛輓之耗弊廩故能謹惜邦財事在變通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躋民仁壽之意

呂希哲直秘閣知曹州　　鄒　浩

秘閣聚天下之圖籍以崇養豪英以鑒觀理亂惟時分直不輕授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稱方從卿寺出守輔藩茲用褒嘉以爲爾寵夫濟陰患盜久矣以爾之不欲而表勵之則雖賞之不竊將不特見於空言而已往其懋哉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一

奏疏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　普
論彗星　趙　普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　錫
論邊事　田　錫
諫北征　張齊賢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　普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況　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傒蠻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隨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

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徙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蓋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鼷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得少之中既難爲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衆蓋以春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翫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　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户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爲萬全臣又思之　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蓋爲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

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爲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費其效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僞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彗星　趙普

臣伏覩御批劄子云所爲妖星諭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遑寧臣等伏捧眞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任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忝列三台之首慙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踈遺寧免妖星諭見被苦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奈皇情而莫惻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煩鬱上象自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有今年倍損保護伏審　陛下初知妖

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興恩澤優加賞賜旣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今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灾之望纔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諂諛未明眞僞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耒委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　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尙書堯典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一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星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妖星石氏云攙搶爲天棓棓音棓又曰彗星所爲掃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如箕亦爲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爲兵爲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聞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爲水旱飢疾凶惡之事

不可具載又云凡關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野諸國不見齊侯使禳之禳以祈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恭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王誠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往歸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政民卒流亡逸詩也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政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國有穢惡彗星不可禳也惟有重德可以禳也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白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矣吳蜀無事此其驗也時魏文帝居中國蜀先主居西川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應天道時後魏孝明帝居中國梁武帝居江南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

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内外五品以
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
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
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
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爲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
蕃哉二十日而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諂佞人也乃是奉高宗旨賛成廢王皇后立武昭儀并殺長孫無忌者不正由道因此作宰相身死之後定謚爲繆）右具如前今
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之
說伏況　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星
妖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

陛下親行變災爲福之祥乃爲　陛下已有如此
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
大賚伏望　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
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逐倚
伏盈虛豈能常定　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強
近古無比諸方僭僞並受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
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聖德神功
終恐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雖　哲后修
仁本意固無于黷闕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
招懷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堯水湯旱乃是

明徵臣又竊聞　陛下自覩星文深勞帝念轉積
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往
昔殷憂啓聖實見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
滅臣今誠懇思達冕旒仍須面具數呈不敢形于
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羸步履猶難未任拜
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
難措以茲情抱實有感傷乞于閑暇之時伏望略
賜宣喚責將纖細皆具奏聞兼緣臣久負過愆因
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虛受恩榮既不能
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

如彗之妖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祿位伏況前
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
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懍悚戰懼兢惶
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
一善上答君恩蓋以　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
公共無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懟益切盡忠補過
夙夜寧忘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
上達四聰乞　陛下寛鈇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

之見所謂冒萬死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
陛下登位已來未嘗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
慈寛裕睿鑒昭彰雖前王好諫之心未如　陛下
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唯負　陛下超擢之
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
安一衣之温胡顔立侍從之班無藝帶清華之職
碌碌隨衆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不及犬之吠
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詞不敢自
隱伏乞　陛下察而恕之又望　陛下容而用之
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爲　陛

文鑑四一　八

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
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
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
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
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
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
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
憂機與時雖未失而不得不懼故古人居安思危又曰
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
不過千里自　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

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消　陛下一
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　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
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内
亦俟霈恩豈謂　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勲
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
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
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番
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
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
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離盟亦不懲其侵

文鑑四一　九

叛臣伏慮　陛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
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
必成功動無遺筭然臣請　陛下或展郊禋之禮
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勲之
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
物情通泰所謂　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
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
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
使之圓則方當是時　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
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

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其書曰
銳兵挫鋭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
業武有七德　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　陛下
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
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
災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
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
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
驛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
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

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
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
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　陛下取交
州何遠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
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　陛下且罷斯
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　陛下功業交州
既得不足光　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
圖銳兵挫鋭為可惜蓋征討之役帑費用非輕皆生
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　陛下惜輕費
之用望　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

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
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
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
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
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
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有不可
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
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
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
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　陛下德音或

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
闕員又中書舍人是　陛下近臣司　陛下誥命
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
見　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　陛下訪之以事臣
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
而方奏伏乞　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
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
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
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伏請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
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

則　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僕
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
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
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
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
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秪應顧問
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
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　陛下聞所未聞知
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慄一人等嚴起居郎
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

駁則詔勑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
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湊輦下轄輿
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
宮悉皆壯麗　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沚池若漢
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　陛下宴遊之所
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
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
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加
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
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

乞　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
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
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
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準獄
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
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令州縣欲若一小
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
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
陛下斷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
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

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
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　陛
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　陛下採而用之臣
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論邊事　田　錫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
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
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
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
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芊

馬細利爲捷矜擒斬小勝爲功貫怨結仇乘秋致
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
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
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
十年之儲前歲儌擾邊陲親迂軍輅今兹張皇聲
勢頗動人心若獫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旣退萬
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
得入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敎耗可勝言乎軍
國大端固當懼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
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

降旣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苟食
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嘗驗前轍以快永
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
主去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
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換始由邊吏增
賦乘怨爲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
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寃枉塞垣遂安誠願
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
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
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

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
不推誠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
心漢武帝躬擐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
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徇無厭之求輸
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
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
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
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
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
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

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
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
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
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
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
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
塞盡去粗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
可以有惑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
慮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
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

憂狹復弔伐之名雖違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
聖心願　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
久窮兵極武爲國大計不得不然

諫北征　　　張　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
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
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
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與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
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
然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

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援邊則守備
可虞而又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
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
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
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
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
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
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
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
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

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
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
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
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
止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
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
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
也堯舜之道無它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
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
矣　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所慮羣

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
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
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
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偏
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
利通濟可以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
下諸州有不便于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
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
陛下之心哉
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

覗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俎縢在術内爾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二

奏疏

請除非法之刑　錢易
應詔言事　王禹偁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泌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宗諤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論澶淵事宜　寇準
諫幸汾陰　孫奭
又諫幸汾陰　孫奭

請除非法之刑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惻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殛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

者皆殺戮滅絶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
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愼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
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貫刑踰法法有所
據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
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喜
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
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
於民弃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制
爲秦民者皆冤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
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旣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

宰相故約秦之法爲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
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牘夫古之肉刑者劓剕臏刖
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其
刑後代尚以虐而絶之死刑者有二爲大斬小絞
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爲常法
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
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
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
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
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臠割斷截手

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
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闤
闠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或暴吏加增造取心活
剥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爲惡數歲前蜀部
兩廻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
除之則永爲訛法令蓋以已死之刑復加臠截斷割
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
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臠截斷割
然後就刑然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誡於後人令無犯
者臣淳化中寄居蘄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

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誡乎若使嚴刑
可誡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爲盜賊矣漢文措刑亦
亂國矣三代已來躋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
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
愛一人旣愛於上則奉上而懼苛以嚴刑欲誡則懼
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　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
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德侔禹湯祥瑞疊
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
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　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
益爲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五藏繫乎背

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
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
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
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鋸解
靡所不至廣民寃之立於刀刃令之史傳耻以尚
刑 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絶其法廣之民于今歌
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
亦恐致關況剖心剒脛獨夫受行之已爲萬古所
笑今以此爲刑臣恥之 陛下必亦恥之非臣盡
心報政孰肯言於 陛下非 陛下大聖仁慈孰
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
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
盡在此矣 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
罪亦幸矣

應詔言事　王禹偁

伏覩 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
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文武臣僚並
許直言極諫此實 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遠
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
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 先皇帝

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
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
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寃貶官商山發實
因此尋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
不報俄忝內庭兼駁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敕書
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 陛下欽奉
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
詔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 先
帝用人之心下孤 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
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
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 陛下治
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泰 陛下
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
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
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
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
伏惟 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
下幸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
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
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

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　陛下即位之始當順人心宜敕疆吏致書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荅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　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　陛下屈已

而為人也或曰富國彊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已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　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為空言臣所以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戸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貰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令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闗暐副使閻彥進判官

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為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

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
人士君子行脩于家學推于鄉然後薦用登之于
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
有沿革未嘗遠去此道者也隋唐已來始有科試
得人之盛與古爲侔然自唐初終　太祖之世科
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
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
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
者　先皇帝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
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

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
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
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霈澤　陛下宜糾之
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
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爲之
旨授官令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
施行　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
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衰鳴泣涕便獲起
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與同長
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風漸多闒茸之

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勑注擬其四
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
者士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
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定之法農即兵
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已來以彊兵定天下
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爲
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
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
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
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

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
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
八十年年二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
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百餘歲當時未有佛
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
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
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
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
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既不

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髙堂
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蠧其可得乎臣愚以
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
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
効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
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
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
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
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孅傾巧之徒知退而
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

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
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冊是時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
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
作虞官大哉堯之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
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
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
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
相裴垍傳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
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

下不疑而政成矣以　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
長官常恐不逮者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
當時識者以垍爲知言伏望　陛下遠取帝堯近
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
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
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
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識者言皆賢也夫小
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
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

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
亦得陛殿惑亂天聽褻黷至尊無甚于此伏望
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
姦孅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爲今之所急在
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
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
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
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民
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　陛下承二聖
之貽謀監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神聖智

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政豈容郎吏輙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効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以輙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 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封附遞以聞惟 陛下寬其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　泌

伏覩明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

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内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 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禄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爲慮今 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

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它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它徑乎此非 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 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　宗諤

臣按通典叙職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爲

先而會要亦以兩省爲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尚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奏宣令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即令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閤門下省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册墀上兩省官後立此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内殿起居失儀左右巡使奏文武班内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即奏云供奉班内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之惟兩

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付外勘當此不相統攝四也又御史臺止奏南衙文武百官班簿門下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牓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辭謝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官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叙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幕次並在朝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讌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憲

司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五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叙班御史中丞舉官先入次東宮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先出兩省官次東宮保傅次御史中丞舉官吏以後入先出爲重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門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叙班不與外司爲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御史臺

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爲據伏況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姦邪辨明寃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爲足助於風威哉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侯爲

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議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因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衞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懸絶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叙道路不壅饋

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扞蔽自胡雛作梗邊邑屢警雖虜為其脇從兇黨因而倡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復凡有飛糧之役必興徂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地皆無闘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扉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賈復於積石之孤壘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賊遷橫行沙漠假擾疆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番部雖有警急無候望而得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入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 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兹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毆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

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即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壞不塞將漏山阿今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蠹逾於蟻壞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徇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為郡固已置吏而拊循及其稱兵構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即憂萬民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為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為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議者又以

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騷此又透關之甚且戎人爲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於種類必來寇於環慶固無關於藩籬首雄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若又以其土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強況戎人但以攻剽爲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爲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爲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豎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精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強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重聲既振賊勢自分即靈州東遷之民不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刼易爲枝梧且國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

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實塡於廬山之壑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　陛下又憤茲黠虜思欲翦除臣以爲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雖盱邊塞之外倔強沙漠之中脇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桑之業無織紝之工爲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驅逼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餉絕其覬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餱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艱難皆困賊遷之術也臣竊見　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閫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効命羌夷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召髦俊爲之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

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還侵邊
郡軍戍擾内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
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内屬討虜之羌俘獲之
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蓋追兇渠儻撓之
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
以購酋豪懸爵秩以寵降附明立賞格厚荅戰功
即賊還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煢
煢獨行誰與爲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
爲讎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爲北虜方
黠其材猶豐脂膻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

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
臣之策秪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
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還可以計日成擒
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論澶淵事宜　寇準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
至何處者一臣伏覩邊奏犬戎游騎已至深祁以
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
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别
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
惟差小驚騷鎮使賊盜圍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
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
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
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
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
番賊近召募强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刼殺人口仍
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
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
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
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遥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

兵士衛扈宸扆固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
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
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
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
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
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洺州以東
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
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
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
揮索戰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車大

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閒下寨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戎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閒合罄鄙誠伏覩　皇帝陛下眷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

猶慮已以詢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惟腥膻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諫幸汾陰　孫奭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愼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　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　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　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灾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

旱相繼　陛下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者也育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　陛下而返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効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誇示後世爾　陛下天資

聖明當襲秦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
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
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
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
導 陛下而為之臣竊為 陛下不取此其不可
十也臣言不逮意 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
清閒以畢臣說

又諫幸汾陰　孫奭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
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

攘之盜公行北虜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
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徒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
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
耶律德光長驅中國 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
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
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
將無窺伺於肘腋戎狄將無覬覦於區脫乎 先
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
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 先帝嘗欲北平
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 陛下則羣臣未
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 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
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
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
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
飢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 陛下以
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
痛哭也夫天神地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 福祥
春秋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
妄議惟 陛下終賜裁擇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三

奏疏

論天書　孫　奭
諫作玉清昭應宫　王　曾
論官制　孫　何
請詢訪晁李　劉　隨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劉　隨
洪州請斷祆巫　夏　竦
荅手詔條陳十事　范　仲淹

論天書　孫　奭

臣竊見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　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　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休於邪説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主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乗輿播越兩都湮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揺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説内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禄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

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頗類於此願　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諫作玉清昭應宫　王　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禄以貽譏臣伏覩　國家誕受殊祥荐膺秘籙祚洪圖於萬葉耀盛烈於百王　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

之心斯爲至矣而淸夷滌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庀徒斯廣鑿他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縣日之前聞輟貲近以董臨假使攉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爲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旣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爲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爲

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梗楠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玆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舂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遑小民其或晨炊郊壓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俶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痒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灾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淸淨育民之誡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剞劂之功廣務雕鎪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

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還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聿旻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九宗避名）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賓費之資節斂爲要俾四海之內知　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　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淸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　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爲法制以示

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
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　太宗之影殿東嶽置
會眞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
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爲
當時之急務也臣料　陛下必謂海內承平邊隅
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
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鴈廷有姑息之
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
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
復田產秋冬之間飢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

乖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
方冊足爲商鑒者　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
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爲
者之安全乎願　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
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
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
致見疏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
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爲此也惟臣出從幽介遭
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爲侍從身服簪裳
祖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

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爲　陛下別白而論之乎
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
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
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宮爲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
爲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
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
下之幸也

論官制　　孫何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
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

分其行二十四司綮爲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
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
爲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爲簡車徒而治戎備
有戶部爲正版圖而阜財賦有刑部爲謹紀律而
誅暴強有禮部爲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爲繕
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正
觀之風最爲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
聞別分利權特刱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既
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南征閤羅鳳召發既廣
租調不充於是蕭炅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

文融爲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厥
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
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
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
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
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
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
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
莫是思　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
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

祿百辟贍三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
蓋筦榷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戶部
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
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
但檢勾專一相沿置之耳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
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
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
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泊判官雖省猶不省也
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揔知帳目分勾稽違或曰
事有便宜行之已久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

通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措刻之慮
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
以復矣茲事非艱在　陛下行之與否

請詢訪晁李　　劉　隨

臣伏覩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
特授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勳
舊事出非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
李允則素懷韜略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
不邀功以生事無縱敵而失謀雖古之將無以加
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

亭鄣極近大臣成算之外若召而賜對詢以方略
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子少保致仕
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歷仕　三朝垂五十載
佪翔兩制踰二十年　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
議論詳正無不參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
之臺閣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辦所得居多近者
引年致政斯爲達禮五常百行蓋無缺焉文苑指
爲宗師朝野推爲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
之恩臣亦願　兩宮聖慈特同允則近例賜以全
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

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史耆儒詳錄必有可
觀每遇萬機餘閑温凉得所詳延二老賜之從容
俾說往古治亂之因 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
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尊禮
宿舊益厚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冊臣以爲文武
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惟此二人
允謂時賢恐須旌別

請 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 皇帝處
分　　劉 隨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僭易甘俟顯誅况居
有道之朝幸在得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
年才識本疎補報無狀既臨衰暮合盡忠規洪惟
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 先朝不豫萬
機倦勤 皇帝養德東朝選賢資善 太后預聞
政事參決居多洎 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
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
以報 先帝戎夷率服華夏乂安終始不渝中外
咸仰於 國家顯隆平之業於 皇帝極慈愛之
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冊垂億萬年
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 皇帝長矣 太后勤矣

而猶祁寒盛暑勞弊聖躬一日萬機煩於聖斷臣
閑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大和欲乞今後軍國
常務並逐日專取 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壽延
聖母萬壽之期內豎問安成 皇帝孝治之德天
下幸甚微臣願畢

洪州請斷祆巫　　夏 竦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
以姦臣逆節狂賊乱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
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 國家宜有
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
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
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剿絕性命規取貨
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
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
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
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
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殮率令疲人
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
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
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户以圖

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竒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袄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刼盜鬬爭行須作水蠱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須峻典以革袄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户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所有首納袄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　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屛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荅手詔條陳十事　范　仲淹

伏奉手詔令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陜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爲　國家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　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寖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　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横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　今

朝　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　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　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内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

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
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
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飡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
愚暗鄙猥人莫歯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
者歷歷皆是誰肯爲　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
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
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
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
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
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

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爲占據有虛食
廪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
恭其職使　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
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
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
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
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
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
常而出者祗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
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

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
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
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
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
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
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
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
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
勘内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
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

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
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
行定奪聞奏如任内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
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
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
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著聞
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寃沉或五次推勘人
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
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
議爲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

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
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
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
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
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
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
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
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　祖宗之
權復振於　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
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

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
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
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
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　祖
宗之朝亦不過此自　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
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
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
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
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
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

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
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
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
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
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
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
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著聞中
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
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
年無違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

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
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
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
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
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
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
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
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
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　國家開文
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

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總
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
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
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
也　陛下當思　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
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
干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
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
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
書之類御史臺畫　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

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
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
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
祖宗之本意副　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
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
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爲有德行能爲有道藝）王
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
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
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
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　國家乃專

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
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
況天下危困之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
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
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
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
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
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
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
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爲至要內

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
較精臣謂盡令逐　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
創爲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廢弃遺別無進路
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
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
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
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
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
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
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

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
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
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
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
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
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
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
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
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
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勿言命

運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 國家之美
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
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
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
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
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
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
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
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
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

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
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
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 國家以收復諸國
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
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治身之道則
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
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
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
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
能撿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

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
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叅衆者臣請特
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
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
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
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 知州五人逐路轉運
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
州知州通判同舉 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
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舉
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

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焉　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　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巳

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貫販與民爭利既爲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

未至　眞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鎭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

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

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　弱之民困于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

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　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

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　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

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　祖

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
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
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
戍或有倉卒聲殼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
陲之患或緩急抽選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
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
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無
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
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參
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

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
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
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
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
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
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
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
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戶口耗
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
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覩

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
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
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
五千二百單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
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
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為
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
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
員董榷酤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
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

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
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
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
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
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
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
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切覩國
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衮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
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
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

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

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惟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　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或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煩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

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四

奏疏

辨滕宗諒張亢　范　仲淹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范　仲淹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　仲淹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　琦
論減省冗費　韓　琦
論西夏請和　韓　琦
論時事　韓　琦
論青苗　韓　琦
答詔問北虜地界　韓　琦
辨滕宗諒張亢　范　仲淹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己之坐彝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興置邊事亦無蹤廢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根勘逐一具與辨明未消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辨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爲國家邊上帥將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己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摭實其干連人當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今燕度勘問

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辨或逼令認罪又是
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録問有辭即須差
官再勘其合干人當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
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内捜求
罪戾欲隳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
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
坐享榮禄　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
艱苦豈可使獄吏爲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
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齎去取
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

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
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
勘鞫免致寃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
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
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
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補一郡臣得經畫
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爲朝廷建置
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
誠願　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
之體本是麁材秖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

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
屏營之至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卻令依舊

范　仲淹

臣竊見朝旨下陜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
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竊以　國家逐處置公使
錢者蓋爲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
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
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
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
之以時須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廚傳之禮何獨
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
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
一十八人　以一　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
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
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負並無
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
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

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趣收買食物搔擾民戶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己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 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府豈當緘默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　仲淹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勘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胡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勳臣何以懲戒惰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 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己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寶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卻不因功勞衙改此詔而今後 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 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 國家承五代之弊賴 祖宗威德 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 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 陛下裁擇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　琦

臣近聞虎翼長行武贇引見日唐突告論本指揮使關元部轄嚴緊及將人口上京下軍頭司取責後並送開封府勘鞫竊如本府勘得武贇各從杖一百定斷臣竊以軍中之法最為嚴重苟從寬縱為害匪輕其武贇既陳告部轄將校不公自有殿前馬步軍司合屬去處引見之際咫尺天威固非軍

人論事之所及將辯訴又多誣罔之辭蓋近年兵
卒驕縱類率如此　國家屯置師旅衆踰百萬一
管只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便即掇拾小過於
引見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獲
罪必恐此後兵卒將校漸廢階級之制但務姑息
以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亡軀命而赴湯
火必不能為　陛下用也　陛下誠宜於泰寧之
辰深戒有司凡百軍旅之事常以訓戰為意有違
犯者特以重法行之其將校苟非大過止因部轄
嚴峻為兵士所訴求細事以致其罪者亦當捨而不

問所謂懲一卒而警萬衆去小慈而行大仁惟
陛下熟賜財詳天下至幸

論減省冗費　韓琦

臣准敕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
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計所入所出
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
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左
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
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
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
是多不存在甚為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
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
節用乃是徒摭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
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
終不齊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　陛
下敦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
節斯乃　陛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
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
月計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
西鄙設備聚財實遑之際所宜移茲冗用以助兵

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
景德年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分整齊
但見得官中交用顯有虛費即定奪減省聞奏臣
復觀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
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嚮應之也
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
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也臣愚欲望
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
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
等計會入内内　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取先朝

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
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
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
庫蓋累　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
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　陛
下深思　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
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弊必能知悉仍乞特降勑
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使副發運使逐處知州通判
在京諸司庫務勾當官員除官吏兵馬請給則例
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

費可以減省者即具利害擘畫聞奏降下依勑定
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
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元起請官吏即乞
特行酬奬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瀆冒
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論西夏請和　韓琦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
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
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辭厚禮從元昊之
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

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
此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
多變法但令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
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若夫
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
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
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
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
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
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

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
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
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
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業每歲三
五出元昊諸厢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
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絕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
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
以平定大討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
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
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　太祖　太宗統闢四

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闢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驅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爲　聖

朝長久之慮

論時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　陛下紹　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

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凉諸蕃以拓境土

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慮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

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務棄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
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
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
北寇　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
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　眞宗北征時何如
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
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
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　陛下
可以擁北京之衆卻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
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莫　陛下一寤而急爲拯

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
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
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
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
使良平復生爲　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
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
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
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
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
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

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朝對
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
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
何暇欵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
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
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
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　祖宗舊制於文武
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
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
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

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
豐州掠河外熟户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
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
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
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
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
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與葺則爲張皇勞民
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
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
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
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
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
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
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
避出納之煩致諸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
不願請領即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　選官曉
諭如却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
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

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
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
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
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
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
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
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
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
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
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

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
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旣有物力必不願請官
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
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
曉諭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
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
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拾須行散配且下戶
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
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
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

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故自制
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
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
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
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
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
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旣有資本故能
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
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料催還
若連兩料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

而寡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頻費虛損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糶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䘏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 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䘏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

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答詔問北虜地界　韓　琦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頹暮不意 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切以契丹稱彊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 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埸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誡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鬬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爲恤虜人素以久彊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絶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

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
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
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
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氊即契丹壻也既
恐鬪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
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
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
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憸書
所謂刱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
以爲固哉徒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

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
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
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
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裏
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淘壕塹趙冀北
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
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
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刱都作院頒
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刱爲戰車此皆衆目
所覩諜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

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　徒使契丹之疑也
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
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衣物有令兵
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
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
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
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
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覘朝廷代北與
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虜情無厭浸淫
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

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
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
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
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
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
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聞其有未
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
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
臣嘗竊計始爲　陛下謀者必曰　祖宗以來紀
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

先須有富疆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
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
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但務多取
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
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
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
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
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
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
也且農民送納夏賦稅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

文四十四　二十一

校之刑令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
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
不勝驗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
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
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爲功雖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
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
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
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
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
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

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嘆
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　陛下不能盡
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
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爲
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　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
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
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
以干　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
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
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

文盛四十四　二十二

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
麄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
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
其將奈何此　太宗朝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
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　陛下計謂宜遣使報
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
興作乃修備之常兩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
它意恐爲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
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構
祖宗累世之好永敦信約兩絕嫌疑望　陛下將

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可遷延歲月　陛下益恭畏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良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釁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　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令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卽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糇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入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　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　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疾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只以自信令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

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任賢一悟聖心爲宗社之益福惟　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五

奏疏

辭樞密副使　富　弼
論河北流民　富　弼
論辨邪正　富　弼
論邊事　賈　昌朝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　彦博

辭樞密副使　富　弼

臣今月二十二日伏奉制命授臣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以臣在病假特差閤門祗候蓋自涌賫誥勑至臣私家臣不敢捧授即時巳却令蓋自涌賫回當日上表叙述懇免未奉指揮閒今日又蒙差降中使傳宣云此命是朝廷大用並不因人特出聖恩精選令臣須受者俯伏聽命神魂驚喪使就死所未能酬報臣本無才術驟忝榮近徒守愚直之性誤荷聖明之知尚以契丹渝約無故造端遣使馳書有割地和親之請事起忽遽遣臣報聘臣遂仗祖宗之靈稟陛下之聖謀再詣虜庭復修前好然亦不免增重幣㡚無厭斂生民膏血之資成國朝耻辱之事臣痛恨切骨慙無面顔初欲抗於匈奴分毫不許又念彼旣生隙必求用兵臣死節則至微於國則無益遂且屈意勉彊就小商量止以欵倉卒之禍故忍耻辱偷活幸望他時可以雪耻也臣自知所幹此事只是且救目下奔突之患未是長久安寧之策緣自始及終臣皆預聞臣每至北朝凡通和四十來年未嘗見者番虜官臣盡見之四十來年兩朝人使諱而不敢說者臣盡說之至於兩朝理亂興亡無不講貫兵馬戰鬭無不校量以此臣所以盡見得契丹委實彊盛奚霫渤海党項高麗女眞新羅黑水韃靼回鶻元昊盡皆臣伏一一貢奉惟與中原一處爲敵國而巳兵馬略集便得百萬需然餘力前古不如非是不敢南牧只是不來爾來之則無以枝梧臣所以謂未是長久安寧之策者臣知其子細故也前史云百聞不如一見他人之說皆出傳聞臣之所陳盡是目擊以此知臣之所說不可不信也今來雖且通和他日未保無事則是臣向來奉使不足爲勞旣不爲功豈敢受賞所以去歲再三懇辭樞密翰林二學士者是自知無功而不敢受也蒙陛下察臣愚鄙特賜開許臣自此於是稍得安心矣

今者又蒙特出聖意非常拔擢臣始聞有命汗流浹背前二學士與臣見守官職苦不相遠尚不敢當況樞府之地號爲大用以臣前懇所述豈可受之臣執性至愚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美禄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賞萬一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恕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臣

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況自去歲再通和好後來議者便以謂無北顧之慮邊鄙戒備漸已廢弛匈奴知我懈怠必爲他日不測之患臣所以日夜憂懼寢食不遑見今在身官職尚恐他日不能保存況當賞功之恩乎縱朝廷未暇爲制馭之計豈不憂異時之患且思所以備豫哉臣今所以不敢受賞者猶望人信臣憂懼之說必爲戒備或有變動不至失事亦臣之効也臣若遂受其賞則人必謂使人既已受賞決無事矣是臣

冒榮禄安朝廷之心他日變故由臣而致也臣每思及此尤顙終身不受爵賞伏望　陛下思夷狄輕慢中原之耻常懷讎雪之意坐薪嘗膽不忘戒備內則脩政令明賞罰辨别邪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安輯疲瘵崇建威武使二邊聞風自戢不敢內向縱有侵犯疆塞不爲深患此乃是宗社無窮之慶天下太平之基也一使人不加濫賞豈足煩　陛下丁寧之若是乎今雖上違聖意不即拜命臣銜感恩遇已出萬死不能報矣臣愚志已定乞更不差降中使深恐愈瀆聖聽益重臣

罪早來雖已具此懇盡附中使口奏訖猶慮有所未悉臣爲足膝瘡腫未任朝見不得親對天顔剖露肝膽謹再具劄子奏聞特乞矜允臣不勝死生大幸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

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
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
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
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著朝廷後來指
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
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
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一依奏陳事理
其後來者即敎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
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
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

及毎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臣見緣
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駝載以至擔仗等相繼
不絕臣毎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當及令逐旋抄
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
州縣鎭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幷臣於許
州驛中住卻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
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
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
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
扶老攜幼累累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

而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
見而問得者多是鎭趙邢洺磁相等州下等人戶
以十分爲率約四五分並是鎭人其餘五六分即
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分是
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
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甚
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
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貨家產只爲災傷物貴
存濟不得憂虞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趁斛斗賤處
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

口暫來逐熟候收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即卻歸者
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准備
者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准備來無一
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
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
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須令
發遣卻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爲詞不
曾親見親問但知卻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
是上等之人臣毎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
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

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搭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力及大戶也今旣是貧下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

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飼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趂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以救卹得及

論辨邪正　　富弼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稍入覲屢得覔告趍蹌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

官亦具而無闕方能成國爲國者豈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脉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

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注衷善也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吳平也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厎于道注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也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

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勃既誅諸吕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兹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肯至相推薦爲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邪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

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畜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彊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猒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爲摇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遲私憾之讎何卹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貫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悞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姦邪

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與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謡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爲相爭黄巢畋請節旌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爲是攜議爲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黄巢攜大不悅蓋固執不與巢節旌只授以率府率其意欲激黄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横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

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没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此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玆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効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内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茍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内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爲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内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

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爲朋黨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千歧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旣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棄心縱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旣與君子相反矣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删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 累朝之業纘服未久

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不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愼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 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

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 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 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玆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 陛下可不愼之愼之又愼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

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擬援特一二而已但且
欲證臣狂瞽非臆説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
不可殫引　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惶之愼之
又懼之也臣昨蒙　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
病之中祗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
驚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虚薄老朽立
見敗事況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藉天下之才
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頻　陛下持
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
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

死罪

論邊事　　賈　昌朝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
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　太宗時
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冑賞重於罰威
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
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沽名
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倖
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於兹然乘邊鄙無事尚得
以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
練固難指蹤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
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太甚之敝
也且親舊恩倖任軍職者出即爲將帥素不曉兵
一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爲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
舊恩倖之敝也臣以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
職任并刺史以上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
楊崇勲李昭亮輩皆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
人代之此救敝之端也　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
陳當今備邊之尤竊者六事一曰馭將帥古之帝
王以恩威馭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戰

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御
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
況伐蜀將士乎即脱所服貂裘暖帽遣中使馳賜
全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討江
南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劍曰自副將而
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之
以威也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
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説者以例所當
得也蓋承前一皆用例至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
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總管而下鈐

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權賦稅供軍府庫之物使皆得用之　太祖雖朘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彊壯陝西弓箭手之類蓋土兵遺法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麤食好馳善射自古禦寇

卻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爲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彊壯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爲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黥涅混爲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饋爲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　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

營舍之門有賣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墮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即不必一例使爲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不適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戎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

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有掎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泰縣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蓋其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域諸國如沙州唃廝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

舊道中國今為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憾則為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蕃部屬戶者邊埀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為彊虜脅從而塞上諸州競為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師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為吾藩籬之固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輔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許募勇士以為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養死力為閒諜夷狄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過錢數千略涉境土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

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監　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恥也

請纔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　彥博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　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恩遇而況臣非才寔進孤立無黨獨蒙　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禆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豈所謂素飱尸祿齷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

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爲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脩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爲至當臣每侍丹扆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爲切務推誠納諫爲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　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内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戇拙

三百七十　二十一

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嘗覩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　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對細陳理道上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兾聖慈特賜詳擇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六

奏疏

論官官養子　吳及
論宋庠　包拯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脩
論杜韓范富　歐陽脩
論狄青　歐陽脩
論賈昌朝　歐陽脩
論修河　歐陽脩

三百七十一　文鑑四十六　一

論日曆　歐陽脩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脩
論官官養子　吳及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覩逢寛仁之主爲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効愚衷惟陛下幸怜赦臣以畢其說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以至屨賤踊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延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詰於四方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

而皆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景帝益寬之
僅有存者　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
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茲蓋
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决而行之海寓元元如
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矣　陛下至明
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申飭
羣吏親攬庶獄而疑讞屢報無不蒙生歷代用刑
未嘗如　本朝之清宜乎天報之以佳瑞錫之以純
嘏　陛下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
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

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草木之微不當其宜
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
靈乎夫其意者宦官太衆而　陛下未寤也何則
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
令　陛下不以為意使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
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
而夭死者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
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
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
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

祖宗近事較之　陛下試觀　祖宗時宦官凡幾
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　陛下
可見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
嗣未育伏望　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渙發德音
詔嚴廊大臣詳為條禁進獻為宦官者一切權罷
敢有擅宮童稚者寘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
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它務之過也
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
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
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

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
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僥
倖貪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絕領它務姑可許養
子得以為後但勿去其世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
傷恩於　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然天心必應
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
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
陛下留意不勝中外幸甚干冒旒扆隕越無地

論宋庠　　包　拯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　聖旨宣示宋庠自辯及

求退等事臣等㬥　陛下擢任寘之諫垣惟采取
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數聞于上矣　陛下倚任
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計勝固
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分亦　陛下所責任
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黑爲白惑亂　陛下耳
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
所自信　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
三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
無建明少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飧安處
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之際　陛下降詔未及

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耻之甚
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己意臣等亦謂庠
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　陛下
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
世至于　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
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
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
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
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
譏之終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

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
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于　祖宗朝罷免
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爲
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撫拾細故託以爲名
揭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舉
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
言之者蓋爲　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　陛
下聖度詳與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
行儻以臣等爲謗讟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
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竢命之至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　脩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
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
部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
來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句追直得使盡
邠州諸縣枷械所行搒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
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
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
上言滕宗諒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

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蚤正絕則恐元昊因
此邊上動搖將士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
爲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爲 陛下耳目之官外
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
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别無大段罪過并
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答報況又
徧作書告朝廷大臣意欲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
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 陛下但知宗諒用
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搖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
宗諒事發之時特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

執前奏一向遂非則唯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
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
來不合妄言得罪於上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
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
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
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搖動邊鄙其滕宗
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
支蔓勾追之意兼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便
從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
累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乞聖慈盡取詳覽田

況是 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
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論杜韓范富　　　　歐陽　脩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
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
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
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
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
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
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

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
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
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
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
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
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
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
上惑聖聽臣請試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
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
黨猶難辨明自近日 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

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愼而謹守規
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
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
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
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
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
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
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
尹洙此數事尤彰著　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
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

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而見杜衍
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
朋黨可爲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
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
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
權之臣必貪名位自　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
琦等讓至五六　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
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懇讓之
者愈切而　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
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

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爲　陛下見其作
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
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
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
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
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
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
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擧　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
無推避臣方惟弼等蒙　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

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
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　國朝累遣大臣況
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
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遠有邀求而動其輕侮至有
責　祖宗之言　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
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
侵陵之患感　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
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
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　陛下威權以禦
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　陛下睿哲聰

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
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
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
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 陛下惜也伏惟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
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 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
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
與 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
辦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
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

三刂八六 文四十六 十 成

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
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 陛下擇之

論狄青　　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
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
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
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
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
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
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

而惟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
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
獨不以告 陛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
發言者雖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
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
又濟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
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
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
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
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

文監四六 十一

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
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
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
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
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
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
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
但小人易為善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
翕然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
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

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
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
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正浮議而青本武人
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
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唯
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
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
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
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
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

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　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
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
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
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
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
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
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
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
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
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

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
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
闕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　歐陽脩

臣脩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
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
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
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
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
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

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
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
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
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
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
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
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
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
以昌朝爲是矣　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
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

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與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 陛下用賈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 陛下必不爲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譖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

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 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 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 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内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 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得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爲之言採縉紳公議之說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修河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有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

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 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 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

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
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
得以爲辭大臣得以　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
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
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
力猶當爲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
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
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
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
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

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害愈
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
之所慮也且事貴知利害權重輕又不得已則擇
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
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
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
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
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
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
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

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
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
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
要惟　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
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
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
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隄埽
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
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
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

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爲大害所謂
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
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
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
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
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
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
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
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
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

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
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
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
五年間五州湮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
澀溢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
也今爲國家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
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壯故道本以
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
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卒修之雖
成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

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
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
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説皆然雖恩冀之
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
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
默伏乞　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
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
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
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人力可
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

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
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　陛下裁擇

論日曆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
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
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
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
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
如此不爲不重矣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
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

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
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
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
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
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
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
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
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
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
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

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敗一作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懲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

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脩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勸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

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
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
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
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
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
之間遂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
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
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
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
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

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
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
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
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
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
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
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
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
爲賢及其弊也因循苟且頹墮寬弛習成風俗不
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

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
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感悟
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
時始增置諫官之員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
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
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
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
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　陛
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
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

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累得讜言之士中
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
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　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
德於朝廷補助之効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
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政事
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
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
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
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
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

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爲説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　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

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别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　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七

奏䟽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歐陽　脩
請補館職　歐陽　脩
請復唐馭幕之制　宋　祁
請下罪己詔并求直言　宋　祁
論常平倉　余　靖
論國計　張　方平
論免役錢　張　方平
論災異　劉　敞

論温成立忌　劉　敞
論輔郡節制　劉　敞
論邪正　劉　敞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歐陽　脩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因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　皇帝陛下奮乾之健秉離之明膺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已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宜有尊禮　陛下受先帝命躬承
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愼之重之事不輕發臣
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
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
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
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
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請補館職　歐陽脩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
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

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
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
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
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
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
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
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
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畧也由
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能之後也是
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務而

名臣賢輔出於儒學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
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
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
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
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
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
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
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
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
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

容曲盡擿納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劄欲望聖
慈因宴閑之餘一逕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

請復唐馱幕之制　宋祁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
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
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
出中國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至今相
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
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業鍋
布行欄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

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
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盂杓之類悉在馬
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
安能挽踢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亦則士卒無所
休庇無馱物則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
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
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

請下罪己詔并求直言　宋祁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
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甚治

之代不能無咎僻君以祥自泰故益侈而趣亡賢
主以咎脩德故愈畏而蒙祉則祥無必慶咎無固
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害數見
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示法而尊乃有躔離流
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　陛
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享介福翻至天異何哉
得非事有召姦法有階隙天於　宋室諄諄存顧
先幾豫慮以啓聖心欲　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
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
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衆威重譴不可不察

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
震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
飢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　藝祖神
殿已而盜壞宗廟釦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
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
應類無虛已　陛下何不暫槃清慮推求其端方
今典刑設張上下褆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
然　陛下試一念至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飢
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間可任之將謂誰儻令擅
恣可防之郤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

則　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彀中哉然請先
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爲重臣以奉命爲恭柄捨
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　陛下
念爵賞之與刑罰之權雖覽群言一決宸慮無委
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兆人之術
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
亦何能使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于主則
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衆傳曰倒持
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

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之
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
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
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辛引慝宣王成周之
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囬沴氣爲
太和化已衰爲中興　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
今災眚日著中外恭聞而罪己之問不形於詔書
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答踰時
越月群下默然聞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
之細祀寒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

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爲得計也伏望　陛下不
以災之未遂爲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
詔百執各責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粗舉
六事以裨萬一聯寫于左如有可采　續當條陳
科別惟　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閱臣無任瞽狂
待罪之至

論常平倉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
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
儻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　眞宗皇帝景德中詔
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
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
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
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
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
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
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
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　眞宗皇帝聖
慮深遠臣敢極堅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
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

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斗等若以賑贍飢
荒此固常處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
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
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備蓄盡
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
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
勑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
指揮出糶斛斗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
應合出糶斛斗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
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論國計　張　方平

臣竊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爲命聖人因是而爲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爲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　仁宗朝慶曆中充

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　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錢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

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授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覆也然患難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旣聚軍馬卽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　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卽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

萬足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玆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盖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冦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矧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　陛下家國之計玆事體大在　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勑支給必降宣是　祖宗規摹二

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　眞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爲獘之尤者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爲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

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　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　陛下留神省察

論免役錢　　　　　張　方平

臣竊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顧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

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人事制關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準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冶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　本朝經國之制縣鄉板籍分立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莞榷征筭斥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榷

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禄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事于契丹 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幸亳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 陛下憫時政之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之絶建募傭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元元而已臣官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于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蒿錢鞋錢如此雜科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征横斂因而著籍遂以爲常今以一

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斛斗一十五萬八千有零碩正稅并和預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沿納錢雖緣敝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斗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三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貫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敵諸州之一縣率是以準天下之所輸可見也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既出入非畜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墮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爲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

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鍑
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估萬輸百食土之毛者
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無所措手足謂之錢
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為功干賞蹈利而賞利從之
此豈聖意之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詳聞也 陛
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為見於行事非復
聖意所存者矣 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
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
出所見展轉交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
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

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
雖大殺不可免也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
相因倍輸誠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
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
出於薪粒大鄉戶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
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議法
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
今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
耶而乃恬弗為怪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
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 陛下深思宗社之

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
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者臣
下之身謀遠慮者 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
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
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
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
大體其為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
至重自念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沒
有遺恨故求一對清光專為陳此愚懇少効補報
粗寬愧負事聞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惟 陛

下留神省察

論災異　劉敞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
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
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
則皆粲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
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
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
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
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吁俞理似未盡 陛下

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叡智憂深思遠順時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切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　陛下留意於此臣不勝區區

論溫成立忌　劉敞

臣伏聞勅旨爲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切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探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熒眩惑聖聰導　陛下以非禮勸　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其實然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　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柰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貴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　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　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去私詔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論輔郡節制　劉敞

臣伏覩詔勑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强幹弱枝者也然臣切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敝昔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强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肯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於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

五變之末至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非千里之內為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為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立軍額者皆西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為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論邪正　劉敞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踈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

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覩　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　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群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退易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耻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　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踈當踈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賈黯　韓絳並乞補外此其人等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

官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　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惟賜采擇之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八

奏疏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請敘用孫沔　蔡襄
論陳執中　范鎮
請建儲　范鎮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趙抃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司馬光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論後宮等級　司馬光

貢院乞逐路取人　司馬光
進五規　司馬光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脩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盡　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　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脩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　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模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　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頼　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勸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　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絜行以近名者亦幾人

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逢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　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嗜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

再議退而曰　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耻媿踐歴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　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請叙用孫沔　　蔡　襄

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謫請臣以守官海域去京師至遠事出傳聞不得其實然觀貶降之重又有履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剗除蠹弊擊擿豪強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爲雠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俗混清至今衰息■所爲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闊略然老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輙爲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怨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檻穽孰肯爲哉臣恐審閲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閲所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搒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況究沔以嘗副樞府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須年儂賊寇鈔二廣近侍至多獨沔被遣瘴毒地干戈危處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檢案安能無過沔且老矣推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　陛下哀憐念已用之効察難明之咎滌洗拂拭有所任用必能修省以報　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論陳執中　　范　鎮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决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爲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褻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　陛下罷内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亦求内降内臣無名超資攺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執循

茍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寔爲此事　陛下釋此
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
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
詔使天下之人知　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
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
陛下職事

請建儲　　范　鎮

伏惟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
社稷計事　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爲
也臣不爲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

諫官之任也不敢負　陛下也惟　陛下裁之臣
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　陛下
方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
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然
否如其信然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　陛下憂勞萬機有
風露晦明之感纔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
臣所謂　陛下之言爲失也其得謂何方　陛下
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爲而　陛下方以　祖
宗後裔爲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
所謂　陛下之言爲得也今　陛下既已平復御
殿聽政是向之失者已爲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
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
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　祖宗後裔蕃
衍盛大信厚篤寔伏惟　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
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
下之心與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
是也初周王既薨　眞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
中者天下之大慮也　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
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
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閽君之爲

也伏惟　陛下觀　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　眞
宗皇帝時故事而黜唐昭肅以下之爲斷于聖心
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
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
於事死今之世以累　陛下之明也既而自解曰
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至計今已平
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諫官乎必
不然也臣所以冐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萬死
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
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

昧死再拜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趙抃

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爲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　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耳今　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　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　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　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爲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内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覬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一作英才）以爲公卿百官（一作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縶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　祖宗之意哉伏望　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

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
求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冤之門以全
國家至公之道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臣伏見　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
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
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
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
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
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

祓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
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
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
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
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
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
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
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易易遷
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
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
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　陛
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
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一作論
道義獎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
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
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
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
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

規諫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
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
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彊記難進易
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秘閣校
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
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
心盡忠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論後宮等級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
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胗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 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

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鏁廳舉人試卷衮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乞下兩制詳

者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不均蓋以今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趍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相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户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

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弃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請解者往往私置監牒妄冒户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或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率至於不用蔭贖冒犯之人歲歲滋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

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待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作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抑材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榮進僥倖者各思還本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疏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

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正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弃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一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

自有分數豈可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　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若朝廷尚以爲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定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离字京西路盡用坎字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所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不　六人以上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混同封彌分數取人其

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　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者

進五規狀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漫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階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　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

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
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
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
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餠不足以療飢華而不
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
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
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
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
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
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
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
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
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
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
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
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
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
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

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顚倒日復一日
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
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
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
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
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
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
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復能一
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
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三年而合於晉

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羣胡乘
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
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
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
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
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
代以降方鎭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
爲仇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絶五常殄滅懷
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
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redacted]丘

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 太祖皇帝
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
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
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
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
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
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
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
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
之盛者也今人有十金之産猶以爲先人所營苦

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盛美之
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
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
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 陛下夙興夜寐
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
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
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
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
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
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
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
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
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
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
其垣墉嚴其關鍵旣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
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
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

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
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
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
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
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
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
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顚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
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
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
今不爲巳過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敎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 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户貧富必不侔矣况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户者脩敎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

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 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之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 陛下亦當留少頃

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誚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 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

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踐盭又類辟且病痱　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　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

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

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宦官不足以賞之　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王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珎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　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　先帝以睿明卓越

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弃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墮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屛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

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　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以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先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

實也保基緖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沈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勘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疏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版爲舟摶土爲鐵敗布

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致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覬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

目哉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八　廿五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九

奏疏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論階級　司馬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臣伏覩　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　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機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朞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望於　陛下者也鄉時外間議者曰　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　陛下上畏　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緼聰明未敢施設今　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　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　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　陛下

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絶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若也　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　陛下共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　皇太后與公主數人　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歸者　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旣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

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　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内實求媚以相離間者臣願　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　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内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　皇太后而後行　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内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

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　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觖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内生疾疢則　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陛下奮發宫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

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智有愚有善有惡　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　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

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惜勿廢也有懷姦亂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家福社稷永安不然 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群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

臣願 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 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頌遠者嗟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階級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 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寖不可

制上長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係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勑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論北邊事宜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

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
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
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
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
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為
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
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
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
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户鈔
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

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
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救
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　真宗皇帝親與
契丹約為兄弟　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
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為
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　陛
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
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
息臣竊為　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
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
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
禦為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
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虜民則戰鬬之端
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
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
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　陛下
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
舡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
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石相加若再三曉諭不
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

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
政使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
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
負不亦遠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勑傳曰近臣
盡規以其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
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然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
若以其責為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
其亦有含章懷實待倡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

俗偷惰薄惡戡異讒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
以　制改法抹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
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
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
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
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　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
從服事　三朝恩隆德厚隕身丧元不足爲報雖
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况
聖意采納之　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
怨匿情妄已不爲　陛下别白當今之切務庶幾

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
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
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内
外相制若綱之有網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
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内
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
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
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
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

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
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
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
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
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
罔敢知于兹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
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
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

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
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
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
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
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　陛
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宫禁入宫
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閲天下奏事群臣章疏逮
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群書雖中宗高
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
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

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内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　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　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　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　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眞安民勿擾使之自富漸之有道用之有節

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貨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　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禀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効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

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

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撓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娟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

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數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輙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　陛下聰明剛斷威福

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　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収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主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

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
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
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
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
詖私謁無不爲已今　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
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
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
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　陛
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
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
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
臣密白　陛下令　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
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　陛下矣安得謂之威
福在　陛下耶且　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者率
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
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
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
人　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遷或
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　陛下爾
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　陛下聰明剛斷

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
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
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爭
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　陛
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
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
皆在　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　陛下此
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
三人群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
之群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
人君者苟不爲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
面爲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
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
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恠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
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
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群臣
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
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

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當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 陛下聽群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群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 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旣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無死情無足憫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勑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切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 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九

奏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論錢穀宜歸一　司馬光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誨
論選部　呂誨
論王安石　呂誨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勑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閒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　陛

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　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　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歸在朝廷屢以狂瞽塵瀆聖聽閒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　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覩　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舉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閒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

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
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
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
至乃其効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
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
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
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是也
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
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
已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

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
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
勸　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擬斷刑罰以絕異
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
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
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
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　陛下所當自
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
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
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

疾苦遠方之冤抑　陛下何從得見聞之乎又奉使
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
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
由其脣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
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
便經久可行　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
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或者更増爲條
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
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
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

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
奉行新法指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有擅損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
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
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
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
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
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已從人舜戒群
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
王稱首者也　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
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

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毁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　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

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群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嘆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　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

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　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

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　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舉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　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敘利害以煩聖聽但願　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　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

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斛斗之數或

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由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貸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歛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絶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絶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

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惟恐不逮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卹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黄巾黑山之徒白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飢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

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
所為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
黙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
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
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
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
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
兹黄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
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遂

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群起又
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縳馬書徧
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郎為文學者皆以
虜自縳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
為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謟
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
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
之人心祈口禱唯冀 陛下之覺寤而極救其失
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
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

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覩 陛下詔書
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欲有所改為也若徒
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
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 陛下誠能奮日月之
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為
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
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
年催納更不収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
罷市易務其所積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除
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

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
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
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
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 陛下以為非
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固爭執而不肯移顧
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 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
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
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
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
遠近皆 陛下之赤子願 陛下雖徇群臣之請

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遑自寬以為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税此尤可罪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 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黄泉是以冒死一為 陛下言之儻

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錢穀宜歸一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 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隷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疲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為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

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若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若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剩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

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
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　提舉常
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
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
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
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
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戶部事多官少
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
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
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臣伏覩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
功於體似未為便且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
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為功言之
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己也且漢史載文
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
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
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録其功賞
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
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
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　陛下自幼
鞠育宮中乃　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　皇
太后之功也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
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己有古人羞之琦等豈
無是思臣所以願　陛下不賞者為國家無窮之
計唯聖智察焉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臣竊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入流之人寔繁常患
遺才似未得術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
如前朝藩鎮延辟士人既閲其實使之漸進庶幾
得其用也臣欲乞今後諸鎮帶安撫使處許於本
路舉人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
州司士參軍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
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隨其器使
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日之長其效遠
矣朝廷久而行之士皆修飭風俗才無遺矣

論選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
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
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制郡國之權也

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況專於一司乎刼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歳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瘝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歳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僞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redacted]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侯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爲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爲進任四之下俾其叙進降此則

覆退及三載黜叙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衆之要矣

論王安石　　　呂　誨

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　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搢紳皆慶　陛下之明擢[redacted]以適其用也及進貳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得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駮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　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　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　陛

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有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　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　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負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眞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

爭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
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
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
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
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
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
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而制定奪但
闒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
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
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

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
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
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惟恐其
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
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
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
不書勑　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
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行何施
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唯肆
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諠譁衆非安

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
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
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轢同列其事八也
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
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
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
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
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
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
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

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
搖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
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　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
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
去亂繇由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
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
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　陛下圖治之宜
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
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涯
願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眞僞

況　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
知臣之言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
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一

奏疏

論治本　孫洙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洙
論詔獄　吳育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　王安石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官給俸錢　呂公著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請廣收人才　呂公著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論治本　孫洙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爲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爲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乎內非嚴風火之威則難以正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爲患而立教于將來者也恭以　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

厥從諫弗咈紹三朝之謨訓躬萬機之憂勤旰食在
念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
也今朝　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
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
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顧以聞見
五事而陳之若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
位德配至尊主治陰教爲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
御妾上下分統無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
景祐以來三黜寵姬閹兩犯宸扆盡所起幽微不
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屛蹤跡踰僭

如舊苟不　於嚴制竊恐漸於厲階昨見上元嘉
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
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覩與后爲並此
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
並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
排儀衛輙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
員立爲宮師以佐內職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
不　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
言一百三十則爲大備故　先朝之數侍史
不過五百人俸給止於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

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
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棲薄可知一
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
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
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
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
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
職最爲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鼓抑制尚或
騰凌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
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祿厚職

重負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
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
公嚴勤慎稍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
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則內無久貴之人下有
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竊以勾陳九重華蓋
萬乘垣直太紫扆㥐雲龍非深嚴不爲尊非禁戒
不爲備閨入則抵罪語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
閫外言不入於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　今
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帷薄宴遊外無不傳內
降斜封坦爽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

之人出入爲地道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
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姧而忽變臣欲
乞應合入内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以上十五已
下者諸宫院子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番次上下
不得参雜出入仍令内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祗
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宫各放歸本營所有内
道場乞今後斷絶此則肅靜於寢庭足以輝光於
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蓋天下之財 天
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
節豈可容姧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司内東門劄子

取諸庫庫王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
入内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
聞胥吏僞取庫金三十兩抵法況御寶是中禁所
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用此非一吏也乞
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寳元後來係
御寶憑由及内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庫王
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曆并内藏
諸庫亦自寳元後來内中支使金寳錢帛都數逐
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宫
閤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内侍省都知入

内覆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
方得即宫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别設關防節
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
昇平之基構也中宫正則内宰之制行于六宫而
寵嬖不犯於上矣宫禁嚴則中闈之事絶于衆口
而朋黨不生于外矣宫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
以感陰陽之沴矣内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進以
來邪佞之類矣御寳不嚴財貨不計則盗詐公取
而無慮矣噫恩能削威班可消正甘言令色遜于
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恐情難決非至聖至

明不可免也伏望 皇帝陛下遊神清淨毓德太
寧養冲和之性節嗜慾之情使氣志如神威儀可
畏廓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
倖盡決於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威克
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棖也慾
焉得剛非用天[illegible]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
昊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者蓋儒者不
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未爲
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積爲瘡痍發于指
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于膏肓擁爲癰疽潰

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冝則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爲不測之虞履霜至于堅冰燃火在于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幾間不容髪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此皆 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才愚未辨進賢難于起死去佞過于拔山法令撓於觀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藥于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說異日爲

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誠於群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怒貴權不能保身貽憂老母則於事君之心無所愧矣伏望夙夜之餘再賜詳覽無使臣言爲空言則死生幸甚干犯威顏甘俟誅竄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　沔

臣竊見正刺史已上至防團節度使使相皆有隨使公用錢多或至一萬貫蓋 先朝以諸道用兵之際恩假武臣俾之足用犒設軍員招延賓客任其支費不問出入欲使將帥豐財聚人之術也自太平四十年因循成例給賜不追或罷權出鎮或養疾閑地至於老死未聞退辭軍員賓客不復延設雖稱公錢並爲己物與之既不知恩取之豈敢生怨若朝廷以爲小事恐傷大體臣願引即月三事以爲之比乞 陛下聰明詳之則知罷無損矣今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一也劉渙仗義入夷狄去不顧妻子非慷慨感於君親豈能身奮死地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資其家二也田況召自江外受命陝西委參使幕

台得賜賚一二百貫此亦微事須合自陳況既耻言賜以弗及三也蓋以國家闕用多方節財惟守舊例不求損益有利者雖枉費於萬金不爲惜無例者雖可賞亦不知郵例之爲弊一至於此豈宜執而不革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勿容横議所有刺史至使相非統兵及任陝西河北者並乞盡罷隨使公用錢令支撥與管內臣寮此足使武夫悍卒知聖人憂邊之深意也所有皇親乞從特恩以表異禮

論詔獄　吳　育

先王疑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與憲即
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寛宥如
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何憾
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
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
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爲何等大獄
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
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
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
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

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
以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
族寃枉太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
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爲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
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　陛
下爲四海覆載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
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爲　陛下痛惜之
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解救之
嫌上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
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

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
幸也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　安石

臣前嘗　陛下問及　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
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
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
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
　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
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
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

狄内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鎭
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
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
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
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
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
試爲　陛下陳其一二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
以申鑒於方今伏惟　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
畏人寛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
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

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巳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
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
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
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
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
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
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此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
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巳棄
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
習莫敢強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

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爲兵幾至
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
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redacted]鉤考而欺
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
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
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
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
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
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
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

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
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出於自
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
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
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
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
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
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
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
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

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
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
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
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
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
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
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
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
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
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

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　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　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王　安石

臣今日蒙宣召諭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　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値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

得此輩在位　陛下何所利乎若　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　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若　陛下恐陳之閑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　陛下聖明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　陛下者

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柰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　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　公著

臣竊以古之任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

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　本朝以來
凡致仕者雖例政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
者常少議者以疲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
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
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爲監當然比年以來致
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爲守倅而今韡務雖至愚之
人豈不以爲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
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爲仕者終身食其地今
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
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熟其職今則有罷

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産則其祿已
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
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
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
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
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
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
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爭自引去矣
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爲甚
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

竊以爲今日所議正爲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
而　退則其祿故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
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
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
而足以去瘝官之弊伏惟　陛下方以至仁厚德
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詳酌施
行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　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群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

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
有所不至則人臣憚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
敢盡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
君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
盡其心力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
盡其心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　陛下留意幸甚

請廣收人才　　呂　公著

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外擢官竊覩　陛下自
臨御以來虛心屈己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
小官而超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

爲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爲
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
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　陛下降發
中之詔非徒爲虛文也中外所舉葢百有餘人雖
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
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
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　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
事而終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
爲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濶繆戾而難用也
漢武帝時公孫洪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

賢良舉帝親擢爲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
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
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有進惟
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
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
勝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臣聞皐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
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
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
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
言以聖讒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
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
廷清明權歸于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　陛下擢
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輙論及判別忠邪
之道嘗謂　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
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
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

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　陛下聖
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茍昔有
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
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　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
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　陛下頗賜開納
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
皆以爲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　陛下不以爲過
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
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
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

二識者私道　陛下聖德竊以爲　陛下春秋鼎
盛履崇高之位操殺生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
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群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
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
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
無棄絶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
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
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喝
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爲　陛下所照
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

況如顥者　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
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
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
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
亦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
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
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
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
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
以負　陛下優遇唯　陛下幸察

五十一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二

奏疏

進十事　呂公著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論勑不由銀臺司　韓維
請不汎於諸家爲頵王擇妃　韓維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請舉遺逸　鄭獬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論章惇　范純仁
論黃河　范純仁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進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
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
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覲　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
世蒙被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輒具奏對
陳其一二冒瀆聖聽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

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　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　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已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固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脩行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爲消變之術使王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已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則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愛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愛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永逸爲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

者欲生事以希寵取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修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

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傅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鼂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幾亡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涖政君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念志在於利則惟求苟得忠言正論多咈於上意而佞辭邪說患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

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强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愎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册一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顔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邀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擧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寛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爲盜賊爲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躭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爲之斂財以佐其横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貴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况人主 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

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斷鍊周緻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究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害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 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 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數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況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redacted]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享國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洪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羣起而洪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洪之言為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于恣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于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致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

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學術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　陛下加意無怠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　公著

臣伏思　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間語言乖繆上觸龍鱗然維非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爲性强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　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此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　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憸嫉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

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聞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　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　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乎喜怒以復　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　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　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迴聖慮其批降指揮只在臣處収掌聽候　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　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巳便巳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爲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復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禄命官本爲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爲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遇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論勑不由銀臺司　韓　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勑不由門下封駮司嘗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爲一日設也譬■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楫絶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　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敦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僶俛而退猶望　陛下寤前之失特詔有司修明舊法以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伸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禄瘝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　聖慈以臣此狀幷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處

請不汎於諸家爲潁王擇妃　韓　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潁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兢兢者愼之至也坊記曰諸侯

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綱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　爲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潁王孝友聰明動遵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勳望之家愼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儀以禮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　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

之雅正且無以示顯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傅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為後世戒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茍益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臣竊聞　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輙有三事以為慎始正本之助焉　陛下省察一者　陛下新罹大憂方當以思親　慕為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且可闊略故事始見群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慟此高宗亮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圖天下之務者也　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　至于博謀群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裨聖慮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

三體既正矣若夫恭己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蓋二十餘人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一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為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為恠一為敦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為輕重而亦有娼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為增損蓋孔子為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為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預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預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別為一榜命官入仕即與正進士同如以為歲增中第者差多即郤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爲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摠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　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絶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摠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　者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爲豈不可懼哉兵弊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爲准備閲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人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如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人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辟邊要莫先於此

論章惇　范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父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爲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
陛下即賜俞允臣以　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賛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
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　陛下戒勑宣諭丁寧儆臣固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　陛下息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爲之際豈宜顧慮形迹畜縮周防兼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　陛下奬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　陛下愛惜諸臣則爲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慮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爲難依阿固寵爲易若令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

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爲得計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　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况　陛下方稽　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録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郡臣一德一心　陛下無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論黃河　　　　　范　純仁

臣昨日伏覩内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寳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當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北虜所兼併　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剋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　先帝獨當其憂群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　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爲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别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郡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請寛蔡確貶責

臣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　陛下不速嚴誅許其開析復令執政徐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合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不復含怒之意但　陛下特以社稷爲念故發於睿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雖知蔡確死有餘罪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

㸃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姦
臣之故煩朝廷行希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
必生疑懼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謂有擬議則
於聖德聖功深爲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
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能貸至若父
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卻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
於此　陛下保守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鑒
而微臣愛惜　陛下聖政之心亦應　陛下可察
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衷惟願睿慈曲
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師臣已下商量

所責責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臣遭逢雖久報德無聞衰病寖加叨逾爲懼前年
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
感噎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禆聖化愚衷惓
惓終覬一伸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
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
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
恐隕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
和氣仰惟　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法大舜之

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於斬
絞重囚兇黠徒隸咸蒙原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
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慮一二執
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懲皆其
自取啓廸之際不爲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
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爲怨
讎以疑似之言爲謗訕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
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
恤救尤在漢有黨錮之冤在唐有牛李之禍後皆
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若

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絶其萌漸盡屏
猜嫌之迹特垂蕩滌之恩皆因大禮赦文放令逐便
使得自新改過免爲羈旅之魂龍鳥鼎魚咸獲
相忘於至道神功聖德萬世歌謠臣無任虔懇激
切之至取進止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二

奏疏

上　皇帝書　　宇文　之邵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論蔡確既貶請寛心和氣　傅　堯俞
論君道　程　顥
論王霸　程　顥
論十事　程　顥
論新法　程　顥

上　皇帝書　宇文　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爲念以天人爲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爲宋百有餘年　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永思太祖之武　太宗之文　眞宗之畏天克己　仁宗之寛大慈仁　英宗之勵精庶政立則見　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杅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令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爲而濱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　陛下又

責躬引咎寛獄訟出宮女斥衰斂之吏獨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勤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爾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于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耻磨切臣下崇奬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

潰敗教之具一加遴純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潔
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
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
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
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
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
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
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　之爾科防
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
以竊官號匿苫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

登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
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
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
不知止者甚可痛也　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
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
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
寇至大順廟堂無奇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為朝廷
憂之慶歷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
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　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
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

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
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銜頭一時
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
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多寡
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令賊常以
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鋭屢
歷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
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　乎臣
知其不能也其能如　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
其巢穴乎臣不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

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守
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
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喃氏
嘗為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為聲
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
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
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若繒
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
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
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

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達羅多留罨思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大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為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絶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　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監司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案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案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今為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不敢嘿嘿又為　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　陛下儉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直杖無紛華之事交戰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傅説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　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　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

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惟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禮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 陛下憂悴之心久已衰殺褻衮冕憑玉几日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樂哉老子曰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抃罰一勸百固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

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浸及善良疑似之閒不可不察 陛下若更加推究譏問且將復起况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 陛下沛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 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 陛下而 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令罪人投寘 皇太后必渙然疑釋 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懽心則天人交欣共爲 陛下之福 陛下即位勵精勤儉日月未久遽以金珠事閑臣竊爲 陛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深慮臣言甚忠懇惟陛下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臣近觀蔡確狂悖 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陛下之所樂者哉况區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妄度竊恐 陛下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中外側聆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

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至以無心應之旣往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 陛下寬聖心省俘念游精太清以固眞粹 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卿愛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爲今天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已惟 陛下毋易臣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

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　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　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正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

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　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　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

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辯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愼易於

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愼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　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狥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之人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

固可槩槩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

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鄙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才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

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非有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

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别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

此徼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 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四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

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

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
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
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
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陛下
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
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
條例使六七[redacted]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
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
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

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讟　陛下以萬乘
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
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
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
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
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
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
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
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
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

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
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
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
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
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
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
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
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
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
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
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
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
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
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
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
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
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
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
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
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
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
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
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
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
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
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

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
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
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
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伍餘人耳以
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
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
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
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
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

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
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
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
檢責漏田時張説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
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户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
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
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
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税寬恤冠蓋相望朝
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
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

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
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
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
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
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
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
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
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
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

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
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
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
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盖略盡矣
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
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
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
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
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
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
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
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
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
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
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
所怨田産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
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
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

濟川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
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
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
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
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
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
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
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廚
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
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

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
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
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
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
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
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
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
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
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
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

之外别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

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　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

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

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

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
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　親
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
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
何縁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縁不知今雖未至於
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
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
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
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
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
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
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
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
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
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
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縁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
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

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
而易五羊一牛之皮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
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税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
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
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
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
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
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
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
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
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
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
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
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
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强
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

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簒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矣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

故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 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

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聲藹

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 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 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

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　陛下多方包容
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　陛下所
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
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
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
遂將散徹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
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
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
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

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
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
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
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
亦一時之良策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
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
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
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
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
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

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
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
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
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
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帝
優游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
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
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
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
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

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
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
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
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
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
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
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
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
之哀之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
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侍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

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

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

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

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
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
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
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
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是故孫寶
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
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擧坐稱善
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
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

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
覺臣之所以願存綱紀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
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
條式修步器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至明
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
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
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
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
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
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策以爲美談使臣

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
焉若有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
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
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
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
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擧首違大臣
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
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
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
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

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
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
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
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讒刺旣衆怨仇
實多必將誣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
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
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
復毁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
吐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
待罪憂恐之至

五十四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奏疏

徐州上　皇帝書　蘇　軾

論治道二首　蘇　軾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　軾

論内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　軾

徐州上　皇帝書　蘇　軾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私念東方之要務　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

二草具以聞而　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　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

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　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

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　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　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鎗刀槊教之擊

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睨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常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

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　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

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　陛下遣敕使按閱

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
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
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
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
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
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
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
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
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

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
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
賊由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
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
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
者以　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　陛下稍重
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
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
置彊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
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

歲别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
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
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
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
又私自念遭值　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
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
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
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
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

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
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
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
故臣願　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
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
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
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嗇
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
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
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

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趍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　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

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税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　　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
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吴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　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晩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

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内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狙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

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

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

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恩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

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 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簿書擿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疏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

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搉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

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粮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

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

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領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與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怨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

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當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謂聞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弊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卻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　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甚堅明則且卻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於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

吾侍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遷欲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redacted]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郤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　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大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六

奏疏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蘇轍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
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　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没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荒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

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　陛下深言之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
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

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獸苦思漢而又乗其薦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粮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　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

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　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穫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　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　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

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守而事變之生

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　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

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

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懟亂懟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闊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　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絜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産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一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

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拘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頼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

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以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有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説曰百司臣不得

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

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

一人此　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
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　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邺怨非不邺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弃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

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 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曰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

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 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

臣而使行之 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 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無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

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若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 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

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 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 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彦昇馮繼業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

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隂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輙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户茍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 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

弃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恤昔 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 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輙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 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减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鬬多禁軍輙舉手相

賀聞多士兵輙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　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　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者　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　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而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

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

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茍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茍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　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　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疲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

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羸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

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

從其無足卹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
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傾區
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説之行
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
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
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
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
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
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
與京師流民勞倈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而

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
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
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
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
冗之説以獻伏惟　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
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
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
難以復治　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
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
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

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令雖不
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
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
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
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　陛下誠
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
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
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
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嫉成而喜
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譟之

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
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
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
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
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
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
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
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
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
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　陛下誠以爲可行

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　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　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懼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七

奏疏

論呂惠卿　蘇轍
請分別邪正　蘇轍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論人材　劉摯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請重修太學條制　劉摯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

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
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
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
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
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内侍之職親
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辯以難琦說仍爲安石
畫刼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
是詩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
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
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

專用告訐推析毫毛觀籤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愁
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
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
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
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
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
公卿不止如此獨賴　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
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
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
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

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
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
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
糜費資糧弃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
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
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
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
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衄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
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
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

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
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
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
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
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使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
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閨閫下賤有不食其餘者
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
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
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罷相以執
政處惠卿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

李士寧之獄以㧾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　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忍則至於弒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

高祖　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

義二　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叛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叛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知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　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閙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憃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　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　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請分別邪正

蘇　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歛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

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　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

布滿中外及温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旣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倒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侍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自

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温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頗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

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愼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彰忠義勿謂不須改更之政輙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　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

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 國家剗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 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 先皇帝遂大有爲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寖廣法令益繁 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 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皐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況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

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 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群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大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難看詳定奪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爲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薄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材　劉摯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子小
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
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眞以售其僞而欲
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
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
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
恭惟　陛下承百年太平覆大有爲之會搜羅人物
不次而用至於今　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
民仰稱詔言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
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
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
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
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
以掊削民財爲功以興起犴獄爲材　陛下振之均
役之意變而爲聚斂之事　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
而爲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
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
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顚倒繆
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心出憂國
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
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
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
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
樂無事者以爲守　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
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
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
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
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
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
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恥嗜
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
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
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爲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
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
未明矣臣願　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
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
以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取其長

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志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
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
齊量取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
后風俗一除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
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進而願爲之用則施設
變化惟　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
此惟　陛下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　摯

臣昨日准　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
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
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
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
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内外相信無以異於一
躰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
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
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　陛下躬上聖之德
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温恭和容
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
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　陛下意乃司農
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
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　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
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　陛下之
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
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　陛下即位以來
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
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間開闔動揺舉天地之内無
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
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
輸之法方擾而邉鄙之謀動邉鄙之禍未艾而漳河
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
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開　也則費大而不効
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令又起東
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絶者將一
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磨日而官自鬻
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
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
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
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
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

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躰而大於此者祖宗累聞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　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己者而

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令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　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　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　陛下所以砥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勲舊構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耳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

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　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户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

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塵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　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税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户等使之糶出緡錢豈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　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今旣頗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哀衆
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
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
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幹艱梗言路
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擠其危言從而擠逐
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耳
今羌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遺
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
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幃幄者方欲蔽天
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
陛下思 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愁苦
少回叡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
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
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
皆依違自固不扶顚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捄正
已之進退又婾婀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躰臣
四海之內孤立獨進 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切
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
於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樂
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

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
怒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
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
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婞然如淺丈
夫以一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
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
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幾十餘疏其言及助役
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
不足以感悟則其負 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
怒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
無之近年以來乃爲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
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
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
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
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
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 陛下者乞有以誘掖
奬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
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請重脩太學條制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

郡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
爲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
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
苛疑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果濕
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
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
諸生禁不相見教論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
月巡所隷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
爲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
大謬先王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
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隷也故使之兼巡如
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
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
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
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疎也其道
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
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
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
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寖
寖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

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
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　先帝有
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
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
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勑仍乞
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
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
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
聖斷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八

奏疏

請修勑令　劉摯
論監司　劉摯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論李憲　鄧潤甫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論經筵事　程頤
又論經筵事　程頤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論開樂御宴　程頤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請修勑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通之　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　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勑令凡舊載於勑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勑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　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歲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爲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易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

聖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勑與新勑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嘗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敎化爲意行寛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懐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猶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争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蓋使者皆務爲和緩寛縱苟於安静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歛意在市井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寛厚也昧者不達政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

須要大爲之禁伏乞　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情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慵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寛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臨御以來運動政發以時弛張述成　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别邪正斥逺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前日之三四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

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邺乎身之危哉謹爲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賫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兵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翱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何又遂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求

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呑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與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

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搉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攟地之事傷汙國躰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无不諧動晝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眛貨財更无案籍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疾痰蠹害至今紛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

在棊布張穽而設網家至而户到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笞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

於聖人在上之時以　先帝神武英風鎮壓其姦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　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　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
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
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　俠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百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　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弭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
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

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
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　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　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　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替其上
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　陛下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

漢唐之明君我　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
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
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内臣應於外而休
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欽
慕而傚則之獨　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
而群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
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　陛下以爵祿駕
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
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
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

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
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
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
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
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
國危群臣乃飽食饜飫視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
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亟憂哉故知朝廷設
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
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
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

閽以告訴于　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
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
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
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
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坼壞廬舍
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
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
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
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
其圖謹附狀投進如　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

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
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
誅戮

論李憲　　　　　鄧　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内侍省押班
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爲
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
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
迄于秦漢魏晉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
人爲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

則貿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
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
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
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揚思勉請行
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爲大都護及覃行章亂
黔中始以思勉爲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
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
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
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
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
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　憲宗
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
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
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
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
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
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　陛下更易百度
未嘗不以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搢
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　陛下之仁聖神
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

文編五十八　十一

然　陛下獨不長念鄧處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
沿襲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
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陛下其忍襲開
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
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　陛下邊事憲出
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
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
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　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章交上中
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
不能開陳理道而致　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
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　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
王之生　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　陛下爲嗣承
祖宗大統則　仁廟　陛下之皇考　陛下
仁廟之適子濮王　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
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
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
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　陛下　仁廟之
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　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

文編五十八　十二

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 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 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與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 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 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 陛下

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 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别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 陛下之所生義

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 陛下以身繼大統
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 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旣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 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
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無正疑似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 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

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
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爲不加殊名無以别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悖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 先朝之封豈
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 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旣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

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　仁皇充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　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　陛下　仁廟之子也今復闕以濮王爲親

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　陛下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　仁廟不言自絕群情訩懼異論喧嘩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　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　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　仁皇在位濮王居藩　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　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　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　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驩於上皆當垂祐　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　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

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過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　陛下者皆姦人也幸　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　頤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輔一作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

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一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 主上沖幼 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先急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　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躬後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躬之法无復聞焉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躬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 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　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无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已來未有

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 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 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道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

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无大於此雖曰故事 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 祖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 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无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 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務

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 英祖朝暨 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 皇帝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躰聖意搜揚巖穴皆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

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主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 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悃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

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敢不就職或狂妄无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 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 主上德如乾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无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 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 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聖人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

周公作立政之書 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 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 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 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

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 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

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凉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凉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 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

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功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 眞廟使蔡伯希侍 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 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

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飭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得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 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

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巳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巳流汗況主上氣体嫩弱豈得爲便今春夏之際人氣烝薄深可慮也　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樞垂簾簾前置御座　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　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聽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

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事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　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　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　陛下擢臣於草野之

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　其說以示學者覬能
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
使臣得以聖人之
沃聖聽則聖人之道有可
行之望豈特臣之
陛下未以臣言爲信
何不一賜訪問臣
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
微
聖鑒
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
殛臣　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九

奏疏

論農事　范祖禹

論明堂　范祖禹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祖禹

論聽政　范祖禹

論宦官　范祖禹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内已苦而滂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

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遭災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滂損臣竊惟　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　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憂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

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以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務其化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　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　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也臣伏覩　祖宗以來尤重

農穡　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
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
其腹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
何　眞宗於内殿植稻麥臨觀穜穫欲知田畝之
勞至今遵之惟　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
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論明堂　　范　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甚在敬齋恭惟　仁宗皇帝若
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並
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撓勞費御撰樂曲
舞名服靴袍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
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納近祀日
霖雨不止　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庭禱閤齋
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　仁宗
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
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
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
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
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
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

英宗　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　陛下嗣位
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飭饗　神考配侑國之大事
莫重於此惟　陛下内盡誠敬法則　祖宗則神
天降祉群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
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絜之誠乃可以交
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
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
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
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
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　陛下躬行於上則百
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孝惟　陛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群臣
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　祖禹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
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
自古聖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
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　陛下悉數

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
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
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
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
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
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
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
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
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
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
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
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
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
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
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
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
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
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
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

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
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
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
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
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
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
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
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
巳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
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後
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
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
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　本朝
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
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
佑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
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
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
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

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

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

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　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

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　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献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數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　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　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

狂瞽之言惟　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論聽政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　大行太皇太后登遐　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以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　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　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　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未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任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

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　太皇太后　英宗之配　神宗之母　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　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　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　太皇太后之德也自　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　仁宗慈聖光獻之於　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　太皇太后之於　陛下也元豐之末　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　陛下年始十歲　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

陛下儲位遂定　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
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
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　太皇太后未嘗有
毫髮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
也以朝廷之故跡遠隔絕魏王病既没然後一往
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
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
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
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佗求
哉凡皆爲　趙氏社稷　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
保佑　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　陛下享其
安逸昔章獻明肅明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
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　太皇太后
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盡以
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　陛下坐收
肅清之功　陛下如欲報　太皇太后之德莫若
循其法度而謹守之　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
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　仁宗行之四十二年
天下至今思之恭惟　太皇太后之政事乃
仁宗之政事也然而　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

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　太皇太后嚴正
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
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
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
小人進言曰　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
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　陛下不可不察也當
陛下嗣位之初　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
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　太皇太后因
天下人心欲改故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
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
罪當逐　陛下與　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
其所逐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
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　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
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
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
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
群慝則帖然無事矣　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
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
不至此於　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　陛下孝
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　陛下豈不見司馬光

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　陛下與　太皇太
后用以爲相海内之人無不欣悦光没之日無不
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
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　陛下與　太皇太后
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　太皇太后止是萬
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况　太皇太后有天
地之恩於　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慕
無窮　陛下若聽小人讒説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
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
於上　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夫孝

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
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　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
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今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
之此等既上悞　先帝今又欲復悞　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　陛下自　太皇
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
瘁泣涕形於顔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毁瘠中外
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　太皇太
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

間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
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
負　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
惟　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范　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
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
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
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

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
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
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
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
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
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
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
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
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
劫遷明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

肅宗以驕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
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
振功臣畏讒吐蕃冦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
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
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志所弑敬宗爲劉
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
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
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
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
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
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刼昭宗幸
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弑
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
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　太宗時王繼
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　太宗曰朕讀
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
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　太宗切
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
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　太宗
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

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　英宗
與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　慈聖太后與
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
黨然後　慈聖　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
寧元豐閒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
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
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
言憲名中正口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
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
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
榷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
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
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
猶存　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
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
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
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
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旣得入侍則中正用
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陛下與　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

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
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
人故天下安靜臣歴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
日也　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
陛下奈何先自壞之　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
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
天下心服也　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
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
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
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
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　陛下若
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
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
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
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
所知也今中官止是　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
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
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
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
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

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
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
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
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
無然以　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
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
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
之事皆群小所爲而使　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嘗
痛之故不顧　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　陛下
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
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
萬口一辭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
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
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
陷　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小人莫敢
一言但恐　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爲也
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　陛下爲
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
進苦切之言　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
亦不量微力以獻納自任今茲事躰實繫朝政

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
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　陛下裁察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

奏䟽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梁　燾
請還政　梁　燾
請令帶職人赴三館供職　胡　宗愈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　巖叟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　巖叟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王　巖叟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　巖叟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　巖叟
請罷三舍法　王　巖叟
論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王　巖叟
論堂除之弊　劉　安世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　光庭
請用經術取士　朱　光庭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梁　燾

臣伏見
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明其過
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眞

有天地之賜爲大臣者何以副　陛下之深仁乎
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
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
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
罪去者不可以再蓋　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
重一舉動必存大躰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
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爲憂以妨賢
爲懼故率二三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異數
其優者爲使相其次猶須起進數官爲大學士其
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

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
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
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
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
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
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以法小
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操相高
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
安爲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
位一二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

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
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爲之鄙薄私友爲之歎
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然以踈絶朝廷
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
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
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
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
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
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
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

建言乞　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
爲其如此若蒙　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
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爲言者之
所指摘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
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
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於是大防眞有天
地之賜足稱　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
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
節自重如　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
聖慈以安危爲計以治亂爲念以養大臣之譽望

爲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爲術保宗大防今日之去
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就謝早烈之譴銷厭愁怨之
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
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請還政　梁燾

臣以孤直上荷拔擢兩在言路徧歷臺諫前後論
列多蒙聽納亦自外郡再蒙收召使得待罪翰苑
論思獻納預聞大政不獨以文字爲職也眷遇之
厚群臣莫比如臣之愚何以報稱誓當竭盡死節
知無不爲終期少補聰明庶不辜負恩遇恭以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慈之資諸
聞于外性資成定盛德日新　太皇太后陛下擁
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臣民歡欣
四海仰戴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
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維是政機之煩
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　陛下今日甚
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頤神閒燕遠光前人垂法萬
世豈不美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聖德以臣言爲
然伏望明出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甚臣不勝
惓惓竭忠盡直以干斧鉞之誅惟幸裁赦

請令帶職人赴三館供職　胡宗愈

臣檢會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今
來內外官並許貼職食錢并理任外其餘恩數並
依官制以前條貫又准今五月三日聖旨指揮勘會
秘書省自有職事官其舊日帶館職并今後除授校
理以上職名並不供職臣愚竊謂士不知朝廷之
治躰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
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
爲偏論臣迺謂之知事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
之治躰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
末者德裕之言不爲過論　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
置崇文院建秘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
士以爲校讎官給以見俸食於大官優其資秩自
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
升朝籍乃爲秘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爲直館直
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
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
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爲吏部南曹群牧判官
又高則爲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

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擢為左
史遂與詞誥或待制内閣由此而為公卿執政以
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册
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
觀間有不才蹋茸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
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實 太宗皇
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親
黨假此以為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
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
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恥之節靡有孑遺

既無素養之才悉皆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
右史才闕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遂行寢罷
陛下即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 太宗皇帝之政
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
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
意竊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改為祕書省已
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
文院之名雖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
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 太宗皇
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

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
稽考 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
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
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
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
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
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
知 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
治躰群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廉恥清議去而
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

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
意惟 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甚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巖叟

伏以 祖宗盛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
無所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
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為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寂
寞之歎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
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廢導洛罷市易還民衣
食之源以惠養困窮人人蒙福如遂更生有司固

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未爲不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蔽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熙然復反　祖宗之盛臣愚不勝區區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　巖叟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　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數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　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王　巖叟

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群司之奏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中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　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　巖叟

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姦尚姑息以惠姦不治其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弊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如三省之胥史歲累優秩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郊禮霈
賜
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爲恩幸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爲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已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敘勞能别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妄功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

祿賜優厚將焉用之其爲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責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嚴紀綱爲事澄清根本爲心哉故議者以爲廟堂之上爲天下百姓理會弊事則少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敕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絶姑息以戢姦棄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正四方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　巖叟

臣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者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蓋不忍焉臣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廩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稅七分以上方許貸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緣災傷放稅多是監司以聚斂爲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躰心朝廷以災傷的實分數除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況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別幸而得爲七分則有借貸不幸而爲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爲赤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多乖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來水災州縣乞先次指揮施行

請罷三舍法

王　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爲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躰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群材

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
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岐以文
雜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
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以教教化成人材也臣
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志開先生弟子不相見
之禁許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肄之餘止以公私試
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獎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
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爲四
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其當

請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王　巖叟

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
平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
其人當張釋之爲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
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以
法奏之釋之議曰令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
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
於一時議論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
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豈當
忽哉臣伏覩祖宗時審形大理長官及其僚屬

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之士以爲之其
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
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令望之其遺風
餘德猶擇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
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
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
欽恤之心而不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
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
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
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
舊大理舉官法及講　祖宗置審刑　大理相持
並行之初意今後罷試斷案人則擇之之徒將自
爲　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論堂除之弊　劉　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
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
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姓之聽歲
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論不容虛受是
以所任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精

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爲　陛下詳言之昔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貟品往往啓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黄散已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爲薄己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若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

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掄朝僉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敢爲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爲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續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敦夫堂差權河南知録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揀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

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哉然則豈所以稱　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并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　光庭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叙而惇五典因天秩而

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爲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遠王道不振黄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黄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沈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纏縛於輪回愚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心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

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
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
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
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夫夫被儒者之服當師法聖人
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學
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令之棄先聖之言從胡
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
官敎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
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
別令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人恣入寺門敗壞

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
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
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
足責其士大夫背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
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
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敕戒令後更
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詣
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
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
所以爲　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乂滿朝

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
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　　朱　光庭

臣竊以　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
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爲一律不復窮究聖
人之蘊此爲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爲文須學詩
賦而後能文臣以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
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
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雕蟲篆刻童子之
技豈不陋哉甚非　聖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

論列今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
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
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
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具注疏所以違之
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
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爲次義理
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
考試之法與經義同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
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内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
時務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
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己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欽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爲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一

奏疏

請留安燾　王覿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隲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隲
請罷國子司業黄隱職任　呂陶
諫立后　鄒浩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
論批直付有司劄子　曾肇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稷
論士風　游酢
論章惇蔡卞　任伯雨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瓘
論國是　陳瓘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瓘
請留安燾　王覿

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與李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爲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其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蓋知蠹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確縝惇璪而燾清臣本非爲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

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燾從執政下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躐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縝惇璪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爲輔相以肅清邪黨而燾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之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　陛下遂而去之也今確縝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　先帝之舊執政惟燾清臣在焉　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燾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璪姦邪累蒙　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縝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爲衆論之所不容　陛下必欲留舊人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爲事今燾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爲便而必少肯爲　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　陛下惟　聖慈詳酌

請禁絶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隲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爲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　陛下上法堯舜旁規漢唐開廣庠序選擇師儒自京師以達天下教育之法遠過前古而此等天資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爲汚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惇厚風教以懲曲士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讟

丁　隲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爲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爲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隳累久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說爲後世譏笑今　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摇流俗爲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切憂之伏願　陛下特降　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横逆之黨天下幸甚

請罷國子司業黄隱職任

呂　陶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甚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黄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當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

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責其風誼亦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與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輙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群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奏爲定令揭牓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險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諫立后　　鄒　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　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　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夫人尚氏爭寵致罪　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　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　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　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　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詔又聞　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　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　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　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況　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寮糾劾以聞　陛下何以處

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
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
無所錯手足其爲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
伏覩 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
先帝之意然 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斥
兩漢而下不取今 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
伯之所不爲者以自比是豈 先帝之意乎是豈
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
覩白麻内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
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沓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
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
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
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鍾
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条實爲馬援之女德妃
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
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
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 慈聖光獻故事
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
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
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
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
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
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
然者致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
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
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
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爲堯舜
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
犯天威圖報 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
區血誠盡於此矣惟 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爲
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 陛下之聖者亦將在
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 聖
慈深賜照納不以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
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
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
幸甚不勝幸甚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　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
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
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
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
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
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
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
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

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
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
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
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
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
暇從容燕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
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
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
分若夫軍國幾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患不相
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

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
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
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大者乎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
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
宜於此時愼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
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　陛下聽政之餘引
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
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
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積

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
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
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
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
之哉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
相去萬萬唯　陛下留意毋忽

論內批直付有司　　曾　肇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
廣言路收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讙呼相
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

推今日欲治之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覩内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雖　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駮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勑非盛世之事　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　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内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勑令相參審度可不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爲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　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爲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内外臣僚干求内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　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爲言更願
陛下戒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　稷

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巳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爲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員闕久矣下情壅於上聞　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意臣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正官制諫官以諫爭爲職不爲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覬望險害忠良不以聲色爲常事以體上心不以淫巧爲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
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論士風　　游　酢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

非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
以爲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
爭之雖殺人而誅其身可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
爲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
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
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
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
無耻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
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
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

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
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 陛下留意

論章惇蔡卞　任　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脅持
哲宗以不孝之名追懼 哲宗以不利之實激
哲宗使怒惑 哲宗使疑謗毀 宣仁聖烈保佑
之功傳致 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
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器自古姦
臣爲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人乞斬惇
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

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
六件如後一元祐六年 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
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
連上章論列 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
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
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
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一自紹聖已來竄逐臣
僚應 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
於 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 哲宗依劄子上語
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

作 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
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
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
議 哲宗必未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寮
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
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
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訕議
故 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
送別之罪 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
序辰乃下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

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很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寍負 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 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荅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卞典刑之日乞 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　瓘

臣切覩 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耇切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露章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黃耇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耇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 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國是　陳　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爲是不合其取捨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所有國是故事一件謹錄奏聞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瓘

臣二十二日奏禀職事因論朝廷之議未及瑤華而先賣何大正等失於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内禀　兩宫外洛宰輔之意人所共喻　兩宫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祕獄初興推鞫嬪御獄詞既具遂及中宫朝廷皆以爲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脅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難況聞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詾詾謟語相傳皆以謂　陛下之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即今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儀之動静而定是非於獄辭玆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況當時推劾事由郝隨按牘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寃抑理合辨明然而訓果出於　兩宫則　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干於泰陵則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　兩宫無堅確之命　先帝有噬悔之心大正疎遠何由得知

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　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説也以繼述　神考爲説以讎毁　宣仁爲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之所厚又於　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於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　陛下考往驗今詢謀于衆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黄耉之言議之既熟乃發威斷大明誅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如此則事餘無傷譴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天下　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於今日天下静擾繫此一事願　陛下上禀慈闈詳擇施行天下幸甚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二

奏疏

論蔡京　陳　瓘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　龔　夬
論蔡王府獄　江　公望
論邏察　江　公望
論馮澥　崔　鷃
再論馮澥　崔　鷃

論蔡京　陳　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　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　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　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

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　神考　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埍篪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邪恕之累　宣仁　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　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　宣仁者豈特邪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邪恕不平之口而慰　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擕劒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　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　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仁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

悖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悖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悖絶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悖睽絶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悖而悖不聽也我故絶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悖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 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

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告閤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

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

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 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

臣知 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 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

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由是浸踈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 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皆疑 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 先帝

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為自安之計而 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玆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 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

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迍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 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疾憂非一日也 眞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請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 眞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 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廼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復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 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若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

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 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 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 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 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闕通交結

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　陛下若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
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
陛下慎保　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　夬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修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　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
宣仁聖烈皇后擁佑　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聖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洶懼以至彗出西方譴告甚著
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荅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魂為厲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交致鍛鍊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　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論蔡王府獄　　江　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于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則疑者實矣在

物之理雖甚疎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之時遍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謀離間　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庳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煑豆燃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塤篪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為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　陛下之得天下歸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為恤　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　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箠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　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集非口舌強力可爭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閒言莫之離也儻形按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　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　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知之　陛下將何面目見　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王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　陛下深留聖意

論道察　　江　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疏左右有續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己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己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

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邇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鉤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内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　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自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逵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怨僞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踽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恣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己之過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　陛下豈不思譏訶之外非　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　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　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　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澥　　崔　鶠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　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世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　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

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而尚敢爲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丈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爲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爲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累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大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澥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黄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爲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　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再論馮澥　　崔鶠

臣鶠近上章論諫馮澥未嘗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欲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緣澥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　仁宗　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新說以造士號爲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　仁宗　英宗時人材用之故　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卑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畜異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

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効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違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爲正異已者爲邪瀕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爲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

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來直言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　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

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　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三

表

進刑統表　竇　儀

滁州謝上表　王　禹偁

黃州謝上表　王　禹偁

爲幸河北起居表　楊　億

謝賜衣表　楊　億

汝州謝上表　楊　億

賀冊皇太子表　劉　筠

謝直集賢院表　夏　竦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　殊

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　晏　殊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　琦

睦州謝上表　范　仲淹

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范　仲淹

進刑統表　竇　儀

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豁達先約法以臨人蓋此丹書輔于皇極禮之失則刑之得作

於京而弊於貪百王之損益相因四海之準繩斯
在如銜勒之持逸駕猶郛郭之域群居有國有家
其來尚矣伏惟　皇帝陛下寶圖攸屬駿命是膺
象日之明流祥光於有截繼天而王垂洪覆於無疆
乃聖乃神克明克類河圖八卦惟上德以潛符洛
書九章諒至仁而黙感哀矜在念欽恤爲懷網欲
自密而踈文務從微而顯乃詔執事明啓刑書俾
自我　朝彌隆大典貴體時之寛簡使率土以遵
行國有常科吏無敢侮伏以刑統　前朝創始群
彦規爲貫彼舊章采綴已從於撮要屬兹新造發
揮愈合於執中臣與朝議大夫尚書屯田郎中權
大理少卿柱國臣蘇曉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嶼
朝議大夫大理丞柱國臣張希遜等恭承制旨同
罄考詳刑部大理法直官陳光又馮叔向等俱
效檢尋庶無遺漏夙宵不怠綴補俄成舊二十一
卷今并目録增爲三十一卷舊疏議節略今悉備
又削出式令宣敕一百九條別編或歸本卷又編
入後來制敕一十五條各從門類又録出二部律
内餘條准此四十四條附名例後字稍難識者音
於本字之下義似難曉者并例具別條者悉注引

於其處又慮混雜律文本注並加釋曰二字以別
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
難同或則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揔三十
二條其格令宣敕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
凡一百六條今別編分爲四卷名曰新編敕凡釐
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并于大例者不在此
數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請加裁酌盡以平章
今則可否之間上繫宸鑒將來若許頒下請與式
令及新編敕兼行其律并疏本書所在依舊收掌
所有大周刑統二十一卷今後不行臣等幸偶文
明謬參憲法金科奥妙比鬱洞達之能丹筆重輕
徒竊討論之寄將塵睿覽唯俟嚴誅

滁州謝上表　　王禹偁

罷直禁中臨民淮上雖離近侍猶忝正郎省己戴
恩既榮且懼伏念臣早將賤迹投受聖知進身不
自於他人立節惟遵於直道優游兩制出處八年
今春召自西垣入叩内署既在深嚴之地仍當繁
劇之權雖積兢虞終無補報所宜遠貶以肅具寮
伏蒙　尊號皇帝陛下曲念遺違俯存終始止罷
玉堂之職仍違粉署之資委以專城置于近地沿

流數日登陸三程諸縣豐登　無公事一家飽煖
共荷君恩處之一生實爲萬足然而翰林學士朝
廷近臣　陛下登位已來御前放人之後從吕蒙
正而下拜此職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預其數
言於聖選不爲不精數月之間忽然罷去衆情尚
或驚駭微臣豈不憂惶且臣在内庭一百日間五
十夜次當宿直白日又在銀臺通進司審官院封
駁司勾當公事與宋湜吕祐之閱視天下奏章審
省國家詔命凡干利害知無不爲三日一到私家
歸來已是薄暮先臣靈筵在寢骨肉衮絰滿身
綴有交朋無暇接見不知謗議自何而興臣拜命
已來通宵自省恐是臣所賃官屋在髙懷德宅中
一昨開寶皇后權厝之時便欲移出未有去處甚
不遑寧尋曽指約公人不令呵唱切恐貴僧出入
中使往還相逢之間難爲顔揖自左右正言已上
謂之供奉官銜銜之間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此蓋
賈誼所謂人君如堂人臣如陛陛髙則堂髙者也況
臣頭有重戴身披朝章所守者國之禮容即不是
臣之氣勢因兹謝表敢達危誠況臣粗有操脩素
非輕易心常知於止足性毎疾於回邪位非其人
謗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唯
有上天鑒臣此志伏望　陛下思直木先伐之義
考衆惡必察之言曲與保全俾伸誠節則孤寒幸
甚儒墨知歸在於小臣有何不足今則隨岸千里
堯天九重微軀或遂於生還勁節尚期於死所

黄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離近侍猶忝専城循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黄
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税錢三
萬貫今人戸不滿一萬税錢上及六千雖父樂昇
平尚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豈
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囂訟之
民柬縛憸猾之吏敢言課最庶免瞻遺況當求理
之朝必爲無害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
既不曽上殿求見天顔又不曽拜章論列時事入
直則閉閤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
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
脩實録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
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
言不容絶筆夫譏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爲鴟鴞
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髙於人則人所忌名

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
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
寛投杼察顔回之盜飯或出如簧未令君子之道
消惟賴聖人之在上况臣孤貧無援文雅脩身不
省附離權臣秖是遭逢 先帝但以心無茍合性
昧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
慍於群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
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紫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
於郎署以微臣之行已遇 陛下之至公久當譴
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
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敗芝蘭之性終香日
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扆不勝涕洟

賀車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毳幕稽誅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
震於龍荒懸邊眦㑀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
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
耀武用殲夷於兇醜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
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固犯順以必誅矧翔漢餘妖
腥膻雜類敢因膠折之候輒爲鳥舉之謀固已命
將出師擒俘獻馘雖奪名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
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
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
命而靡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虜落梟冐頓
之首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
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虵豕之穴悉降干戈之事
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云亭泥金
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
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
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謝賜衣表　楊億

解衣之賜猥及於下臣挾纊之仁更均於列校光
生郡邸喜動轅門伏以 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
帝陛下誕膺元符恭臨大寶惠必先於逮下志惟
在於愛人鳥獸氄毛甫及嚴凝之候衣裳在笥爰
推賜予之恩在涣汗之所沾雖容光而必照如臣
者任叨符竹地僻甌吳奉漢詔之六條方深祇畏
分齊宮之三服忽荷頒宣纂組極於織華純綿加
於麗密璽書下降 寵雲漢之文馹騎來臨更重
皇華之命但曳婁而增惕實被服以難勝矧於戎
行亦膺天寵干城雖久皆無汗馬之勞守土何功

獨懼濡鵜之刺仰瞻宸極唯誓糜捐

汝州謝上表　楊億

沉痾初釋寵寄荐臻祗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郡閣獲見吏民撝已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稟方愚以童　之微能際帝圖之亨會驟叅綸掖獲草芝泥屬以堯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哇　之罔棄居常摩厲徒益空踈俄踐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属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辯麗之絕聞二豎興妖致溟頌之坐遘偶嬰沉痼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遂逮魂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　以哀爾之軀覺然去職羇孤至甚毀瘠居多嘖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痊平果蒙齒叙此蓋　尊號皇帝陛下仁深惨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録令獲使安伏況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寔繁兵賦土多巖險民或惰游置使勸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盍有新書臣亦夙侍凝嚴備窺律度敢忘奔盡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斷之薄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詁就望威顏讀銘字於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於董筆獲次舊聞外命遣屯榮階絕迹酒泉素炳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成於死恨今若星躔接吟竹使長人預方國之頒書禀天臺之布憲水深上厚足養於槁骸晝訪夕修冀無於秕政親末光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賀冊皇太子表　劉筠

前曜開祥東闈播憲漢儀丕赫天下之本既豐周制協數王者之基克固殊尤斯會中外祗懽恭以十翼垂言黃離之象攸著四瀆流潤重海之歌載揚于以示元吉之有孚表善利之常廣正人倫而張大紀統天序而荷亨衢陪翼至仁登闈昌祚允鍾聖嗣克奉宗祧伏以皇太子器本夙成智包妙用挺温姿而玉裕藹淑度以金相至性迪乎天經積粹發乎真系而自桂房毓秀茅壤疏榮有時畝之進修有日躋之駿惠固已悟喬枝而奉順詢內衛以宣勤務近老成之人歷觀盛德之事實忠信而由己服禮樂以蹈中造理惟微振辭有典侍鑾游而徽若拱列欽瞻省臺膳以肅如慈宸敦眷

四學總於上庠百行紀於司成洽乃懿聲被乎鑿
寓建儲之論緊先視而是宜立愛之文稽古道而
斯順肇膺徽冊有慶昌辰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
闡長世之善經孝保邦之大法翕受祕祉備舉縟
儀上帝是恍克享於馨茂兆民咸賴用致於輯寧
惟震長之至賢實乾剛之上體三善靡煩於在傅
重暉誠契於秉陽　陛下仰奉靈心旁把群籲
以爲主器之重有國莫先剡錫羡於仙源在守成
於宗躅增崇巨業属我元良龜獻之告協從神鑒
之徽光格三讓成魄知天道之好謙明兩作離見

皇圖之可大式備彌文之禮仍新遵德之稱洎以
茂辰膺茲鴻典班輪飭駕奮五采以相宣碧鏤題
宮配二儀而胥永臣以濫叨詞職竊守藩封昭數
在庭莫覩鶯旌之美含和發詠卒同鳧藻之誠

謝直集賢院表　夏　竦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
職莫遑假人之刺彌彰遇主之榮竊以承明設待
詔之官寔漢朝之芳潤麗正啓修書之院乃唐氏
之英華濟圖書之淵藪龍鳳之字自非弓裘繼世
章句名家通授藝畀姒之靈篇閑書笏珥彤之故

事則何以繼成康之嘉頌考宣武之懿文陪法從
於甘泉奉宸游於屬玉况當聖日先屬簡求如臣
者學不傳經文非近史青青子佩雖見刺於勞心
翹翹錯薪亦濫期於刈楚筮仕勝衣之歲薦名象
日之譏方博帶以觀光遽墨衰而沿牒尋遇國家
誕敷尺詔增廣六科方棲枳以徒勞遂上封以自
薦始校文於鼇苑旋試可於鼎司亟超文石之墀
遂忝延英之問攀轅度曲敢望於九成鞶帶分墉
俄登於百雉陞象河之屬吏佐分虎之方州爰受
代於瓜時遂歸朝於幄坐典陳陳之粟閱山委之

丘區從九九之車總熱楙之案牘暨還衙雕壤含
爵太宮既諧引籍於金閨將佐于藩於熊軾又慮
沉迷簿領廢墜簡編負公朝振舉之科辜聖主詳
延之意遂殺青而奏技果出綍以推恩禁林俾試
於雕蟲書殿遽令於抱槧閣上帝之冊府目睫星
辰登道家之蓬山足躡雲氣奉長者之餘論與先
生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縱觀金匱門
連著作之庭載惟螻蟻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
流鴻藻於絶垠鑠景炎於往號以文明而行健躰

柔克以居高縱觀唐漢之大猷備舉黄虞之故實
睿藻和而六同韻天章麗　飛帙崇務廣於斯
文獎擢不遺於小道遂使至孤之士獲塵非次之
恩東陵遷擬於西山黒裘遂登於狐腋歌衛風而
合雅當齊紫而雖良誠當潔節於素絲敢不盟心
於白水益三思而出話彌九復以窮經永冰淵惕
勵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逭素食之謗仰酬明
主之知媿懼所深兢惶不已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殊

臣准傳宣割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
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恊風靈雨散
爲膏壤之滋共蔕并柯布在窔青之圃畫品難形
於卓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摛華藻匪
太平之特盛豈榮遇之及兹昔若虞舜賡歌有臯
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默助於謨
猷不專工於辭翰迨于漢室尤好藝文别館離宫
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
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
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
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

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箴而靡宣局聲律
者艷其言而罕實不足以上禆睿覽下達民情兹
明良喜起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姑用登高而能
賦庶幾博奕之猶賢閈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
庸濫賞玷恩華興寤以思覥惶無極其兩制并侍
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以下十三人三館
祕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四十
首謹隨狀進以聞

侍讀學士等請宫中視學表　晏殊

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
文治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遂紫宸之游息載
頒明旨允合儒章伏惟　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
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顔
緝熙萬務緬懷　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
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
之儒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説既析於篇題齋
魯善言彌勤於聽覽屬南薰之届候憫會弁之増
勞暫錫假寧聿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進
敢忘嚎瞽之言仰效消毫之助竊以四方無事百

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
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聞揮仙翰式
就神工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
祊景福賛明主之保邦夷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琦

宰職隳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
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
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消塵而報國
備員諫諍獎不免於竄投奮命軀險實荐罹於艱
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　仁宗皇帝知
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
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家任益荷殊
知當　英廟之承祧逮　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
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
微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栽人
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
弊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　皇帝陛
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
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高牙
之重既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
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夙寅懷
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
之心至糜捐而後已

睦州謝上表　范仲淹

獻言罪大穌劾命於鴻毛宥過恩寬迴廻光於白
日事君無遠為郡其榮恭惟　皇帝陛下天德清
明海度淵默撫群龍以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
以來側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之臣
萬寓咸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
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况皆膺聖選擢預
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
堪偷默昨聞中宮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
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
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
之說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
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奮粉之患忤天威者負
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
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遂廢陳后宮中
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
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遂為

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罪乃立飛燕姊妹妬
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爲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
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
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以虜庭
不典累后爲尼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王
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推毁宗廟
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易立後來
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
位號安於别宫暫絶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
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宫闈杜中外覬
望之心全聖明始終之德且黜首億萬載　陛下
如天皇族千百倚　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
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内彌縫於萬機而况有犯
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諍　國朝之盛有闕即補
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
道跻民俗於羲皇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
上方虚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
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赦以嚴誅授以優寄郡
部雖小風土未殊静臨水木之華燕處江湖之上
但以肺疾綿久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
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杞疾于兹爲醫尚
荀天命之勿隕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憂雅對
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

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范　仲淹

涣渥自天震惶無地叚中臺之華序進内閣之清
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竊念臣發自顔巷賓于舜
門一第爲榮四方無欲爰自書林預選閨籍升華
恥汩没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
希英主之知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聦
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虚受期鴻化以咸孚
念　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謇諤以補
大猷臣獨愧非材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
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
良　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
麾望已絶於青雲迹未更于瀛需俄易藩宣之寄
寄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况闕圖書
之府叨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
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遷清曹仍居舊治輝
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内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

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四

表

辭起復表　富弼

謝知制誥表　歐陽脩

賀平貝州表　歐陽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脩

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脩

謝覃恩轉官表　歐陽脩

謝宣召入翰林狀　歐陽脩

乞罷政事表　歐陽脩

亳州謝上表　歐陽脩

乞致仕表　歐陽脩

謝賜漢書表　歐陽脩

謝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歐陽脩

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脩

乞致仕第三表　歐陽脩

進修唐書表　歐陽脩

賀南郊大赦表　宋祁

賀生皇子表　宋祁

代人乞出表　宋祁

辭起復表　富弼

喪次銜哀甫終卒哭使華傳命繼至興廬心積驚
憂情深屠裂雖塵傾於丹懇尚未錫於俞音天遠
莫量物微難動不避褻煩之咎更陳隕絕之詞必
冀神聰俯從哀請伏念臣早罹家難偏奉母慈猥以
蠢愚最鍾愛育享祿未幾遽罹風樹之悲報德未遑
徒懷霜露之感寢苫枕塊而適抱至痛食稻衣錦
則若爲自安實非人情況忝邦制況今中外無事
左右得賢共輔聖明之期安有除曠之務曲蒙下
詔更起孤臣在　陛下馭國之方蓋欲不遺於舊

物於朝廷彰化之道必恐有誤於蒼生何須稽故
事以遂前世之非正可存禮經以圖今日之善行
之即是義不爲難豈惟於　陛下有復古之風抑
亦俾愚臣得事親之道一爲匪戾兩得其宜衆臣
悲傷之餘衰病交至精力已耗神觀未還假使充
員豈堪應務苟令終畢於祥禫庶幾稍復於幹
魂得此從容可備驅策伏望　尊號皇帝陛下
日月臨照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
極之苦曲矜末志得繼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
於溝壑靖光咫尺終期伏望於雲天悲感增深懇

顧兼劇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苟有
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詔誥發
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
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
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　祖宗之業日謹
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戎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
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

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
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
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
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　艱歟伏
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
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
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
知　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辭三
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
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

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厠于侍從之班在于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賀平貝州表　歐陽　脩

盜孽竊興人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于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脅驅士衆閉守城闉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驚而肅悟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忻聞德音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　脩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勲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毀欲辯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逮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有効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欺罔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録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効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荅高明

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　脩

守宫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毁譽交興而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别京舊當孔道籌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悦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轉官表　歐陽　脩

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

倖亦與褒升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懲此者伏遇 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脩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儀制禮不與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翟闕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雖異衆以獨辭蹐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謝宣召入翰林狀　歐陽脩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詠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侍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六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

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屢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 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弃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荅鴻恩

乞罷政事表　歐陽脩

臣聞士之行已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保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 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群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盡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權要之地不勝耳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

於至兗四海共忻於新政至于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况乎擁蓋垂𫄨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

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遂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非無知豈敢忘於報効

亳州謝上表　歐陽脩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慚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一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輙言陷穽當前而　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囙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牘之墨已彎射羿

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守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貲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乞致仕表　歐陽脩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荅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媿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承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

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
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莽竊以古今之
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
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
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
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
而仍享終身之禄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
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
虞僥倖之譏伏望 皇帝陛下側以深仁矜其至
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
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
孤負明時莫報 三朝之德此爲懟恨何可勝陳

謝賜漢書表 歐陽 脩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
先著録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
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
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焕
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
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常與臣隣之
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娱老然臣
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
而永寳

謝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歐陽 脩

有罪必誅是爲彛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
惭省躬淵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 三聖之
奬知寵禄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
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
分憂方兹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
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
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縣之鏹取息於農氓而
臣方久苦於昏衮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諠於物
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
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
乃先擅止據兹専輙合被譴呵豈謂伏蒙 皇帝
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
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
勵操脩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効
少荅鴻私

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 脩

膺訓下寧曲加慰諭恩衷懇迫尚敢瀆煩將再干
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
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
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猥覆徒以早
際千齡之亨會誤蒙　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
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顏身未老而先衰大道
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强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
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歸潁之計逮此三
還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
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

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雁去來固
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
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　皇帝陛下哀憐舊物
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
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
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
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乞致仕第三表　歐陽　脩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
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

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諉於蓍龜伏念臣家世單
性姿中下少從官學求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
進階於榮顯然而摩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
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
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
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
仁念　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
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
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
譏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固避

再三之煩瀆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　皇帝陛下
特軫天慈俯回眷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
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
殘骸臣若得上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
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施

進脩唐書表　歐陽　脩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
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
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
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

閱亡黙正僞謬克脩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
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
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
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儒學講
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
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
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
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
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
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脩端明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
侍郎臣宋祁編脩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
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
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
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
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
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
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
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

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賀南郊大赦表　　　　宋祁

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庭邦叢慶竊以天
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閒往不煩
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安以虔合諸神而來對審
圖累盛繹典勤脩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纂大合
華執中布度抵金璧之珍玩率儉示人收霜電之
嚴慘措刑于下克勵明德格于皇穹交熏太和冒
我群品頗懷時億瑞應日來丞歲上儀若柢舊典
戒期百執頒詔九州曳雲戚之常羊服翠蚪之泮
渙殊庭一獻諸祏徧躋遂自陽靈之宮往會天元
之旦羽旄四合掖陛參登上壁左琮之華合袪而
信祝祖飽宗麵之次更偫而迪常拜嘉胙於席垂
列欽紫於雲表靈心合荅熙典備成然後還坐中
天之閣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
之祥祈命惟永賚功赦罪已責逋康咸與惟新牖民
衷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縣㝢盛際有光彝
倫咸賴臣猥觀舊史稱見往朝或不愛牲玉爲恭
殊非明薦或所過租賦爲復蓋出重勞語昔罕全
訂今絕擬所恨清塵在望自苦周南之留紫橐仍

持不與甘泉之從第班思諭均決歡悰

賀生皇子表　宋　祁

寶祐叢休天支毓秀慶騰衹禁歡溢中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凝圖丕赫維綱相乂根乎克念之虔簡素所安表于不勉之懿且復欽刑溥賦重斂弛畋一方少饑則便馳使節萬姓稍乏則輒蠲禁錢民用靖嘉神罔恫怨是以上帝歆佑三后顧存詒美孫謀昭衍無疆之烈歸功元首茂啓多男之祥誕協仲商挺生哲嗣星弛異禮天笫交華惟翁闢之儲英固覃訏而絕異遐聆詔諭並仰㦖儀薦笏相趨抃吾君之有子珪璋流愛宜天下之繫心臣始去近聯遽承吉語賡歌蘇跂早知周德之遐參祝祠禖罔逮漢臣之年

代人乞出表　宋　祁

臣聞物勝於權則衡爲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遽於顛蓋以器備量而易施材過求而難勉是以功名之際惟髦士可居彊力之容匪暮年勝任將傾危懇敢援斯言竊念臣本以丘樊託于經術幸逢先烈超備從官服上教之彌文因至愚而取信出入扃禁無所建明㢠歷藩宣茂闕條教　尊號皇太后陛下　尊號皇帝陛下奉承謨訓過聽空踈簡服在庭蕭容如地雖百度之治咸使與聞每萬機之餘常參勸講七周成歲訖乏寸長惟君知臣足以驗其無用惟國有典不可逭於黜幽且臣自知甚明内省尤熟以一介之鄙賤丁千載之會昌邑戶食錢非祿之不厚高冠大佩非位之不崇同僚皆賢非志之不合處奏多可非言之不從固當勉服攸箴謹脩爾職荅乃聖之眷遇爲斯文之寵光其如犬馬齒衰桑榆景薄中年則病奪其壯晩節則務傷於神辨色立朝足居多於跛倚書思記命目不辨於焉烏而臣頃自去秋願辭近職上思不聽寵渥就加逮黽俛以及茲且惷昏而益甚事皆忘誤疾愈尫羸顧四體之已疲冀一辭而後止重念臣之鄉籍世占鄞州既託枌榆薄營産利不勝首丘之志願諧剖竹之行庶及餘年聊蘇疲瘵況前朝郡爲本貫曹州亦自禁廬得臨鄉部臣今所請似有前規伏望　陛下念舊物之不可遺憫孤生之老且至特垂寬詔俾守先廬諒亦大君進退之間微臣止足之分萬無纖介可貽累於至仁一切便宜尚力思於臥治仰于廟鑒伏俟嚴誅巻終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五

表

謝衣襖表 宋 祁
謝換龍閣表 宋 祁
謝加端明表 宋 祁
代陳州章相公乞致仕第一表 宋 祁
乞致仕表 張方平
服闋謝復官表 孫 沔
揚州謝上表 劉 敞
謝加學士表 劉 敞
賀皇長子封公表 王拱辰
永興謝上表 司馬光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蘄州謝上表 呂 誨
乞致仕表 呂 誨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 介
賀冊皇妃表 王安石
賀生皇子表四首 王安石
漳州進珠表 王 冕

謝衣襖表 宋 祁

冬籥乘辰褒官著令疾馳使馹臨撫塞屯並頒齊筍之良均挾吳緜之煖被躬且吉束帶有華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至德誕敷深仁普愛念官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据桼軫窮當舒慮慘況逮其戒序必惻然動心特以液寒洹嚴持兵轂露句傳温詔緘褚紋袍爛然畫鮮煦若春至矧部校什長賜各有差僻壘窮鄣悅而忘苦振裾交袂聯襟相趨和氣暢支顏訢膠而何畏天恩曖巳衆稱服以爲難有可仰酬不知輕殞

謝換龍閣表 宋 祁

傳直複門徒恩層閣本緣親而自乞蒙引籍以對除揆寵與常無顏容愧竊惟先聖有作叢構實興鬱律辰居之嚴瑰積霧圖之廣踵華創職稱是取材肇尤榮塗何嘗輕授伏念臣識局庸淺術學膚孱入參玉堂閒陪講殿徒以朴忠無飾孤耿自將附湜湜於涇清守嘐嘐於雨晦賴天垂熙曠日保全適以臣兄庠召自外藩復叅大政理所宜避地不避嫌稽首請閒素言叙懇丐上還於禁籍得寄侍於經帷伏蒙 尊號皇帝陛下見謂由衷特

從換秩罷兹要近勔以清閑拂佌僻之塵容䕃
靖之寶宇伏況臣出入三歲使蕃五遷四叨學士
之名罕見從官之比雖素領焦尭病幹尫瘠器極
斗筲之容利止鉛刀之割尚當勉儒爲立績短稗
長儒有補於涓銖夫不忘於隋路

謝加端明表　宋祁

乘塞無狀增秩蒙褒賜予脩頌心顔交靳伏念臣
才弗振俗仕偶逢時備內朝臣十有六載學不足
膺天子之問文無以代王者之言遂圖外遷冀云
少補惟定武一道直契丹右廷咸平以來號劲兵處

自夏竦分建四帥韓琦始領九州節制中軍部分
諸將琦既進律臣實代居以一介懦儒當萬夫要
任誼雖辭劇奮靡顧愚然臣所習者藝文未曉者
軍旅用非所習雖勤而弗效責於未曉故技有必
窮用是再朞居無底績在法云戮惟默是宜敢謂
尊號皇帝陛下憫久戍之勞排彼譖之伎雖遠猶
録謂拙可矜收霙閣之故資著升殿之新籍仍秩
經省未易守藩叢沓徽章夸嫮鄙邑重降嚴言切
郡讓封臣亦內揆愚心旁諭公議若循禮疊請則
恐涉不誠或固節遲恩又似規早罷不有㢈使誰

扞邊軀例格除音執尊寵數輒昧涯分祗服器色
日三省以自營身九殞而奚報但臣所念者邊務
至重廣詠益滋得人失人繫今日輕重知己知彼
爲天下安危而有司特用苛法相挺守臣類以生
事爲解封候畏怯不敢揺手倉庫虛乏正可寒違
明累上而朝省未從姑息小虧則謗詈立至況臣
衰晏素自惷冥判無成功徒忝休命望審擇於豪
俊俾臨統於方隅設張遠謀羈制驕狄因辭數於
感聽羈附列於替言朔塞地卑君門天阻被符踊
謁攙綾知榮

代陳州章相公乞致仕第一表　宋祁

臣聞器有所極強之者必顛志有所安違之者將
敗是故智士不窮量以邀受仁君無咈願以責功
內顧危悰敢援兹喻伏念臣姿力駑下術略迂踈
蒙幸中人之材待罪宰相之府寵與時進員隨日
深誅談弗良影黍相踵蔑夏有未變之醜閥陝多
無聊之人往遙跳梁篁簡煽結杼軸罄於編戶杼
皮衾於遠方上貽焦勞外譁謗誚咎不臣執罪將
執歸北者荐澀肝膂願乞骸骨冀蒙不職之寵以

之章　尊號皇帝陛下包納荒遐親喻戒
敕須詭郊丘之享乃許印紱之還瓊亮所加誨慈
兼至臣此時外迫大疵中忘至愚敢優游以自安
輙皇恐而視事然而智慮淺局年鬢頹侵短臂屈
長袖之前疲足困新羈之左靦然尸位倏又彌年
所賴　陛下以百姓爲心天下爲度捨末爭而納
戎帳之款捐滯積以撫遐祉之和克展上儀遂布
鴻慶永惟橫目之庶方就覆盂之安臣之及茲可
謂天幸過此不止其如罪何雖大度之見容在輿
議之難遏抑又聞當退而進者悔必及宜黜而用
者傷必多高位乃身殃之媒厚祿爲衆怨之舍借
令臣冒厥明戒苟留上司玷廊廟之儀形被史家
之貶戮死有餘咎仁弗忍爲伏望察如丹之誠憐
指景之暮遂容納政早獲省私亦不必窮喋喋之
言乃垂開可惜齪齪之謹妨用俊良虔冀曰俞哲
無但已

乞致仕表　張　方平

竊以大君保息之慈人之老者疾者得所養治國
經常之制仕之進者退者惟其宜不堪陳力之勞
爰上乞骸之請詔　下降天旨未俞臣聞委質大
方前經明訓自古不得謝者在禮雖或有之然皆
德業高賢功勳夙望邦家倚以爲重中外賴之爲
安加恩所以特優敍寵誠爲無愧是以義全大體
衆罔間言如臣徒以空疎早蒙簡擢事猷弗建報
稱蔑施遂及衰疲遂求引罷而更濫當渥命遂領
真祠位陪執政之班祿倍大夫之秩職憂靡預官
責不加上黍彝章俯憖私倖敢循常典謹從自陳
伏惟　皇帝陛下一氣均私大圓丕冒匹夫自盡
各伸所志之微萬物由庚皆受曲成之賜俯諒虔
勤之懇特垂開可之恩精騖紫宸猶結望雲之戀
迹還白社終懷樂聖之心

服闋謝復官表　孫　沔

苴麻之服方爾外除綸綍之言驟然下及剡不移
於舊序仍獲處於近聯拜賜之深竊寵爲甚伏念
臣出自單緒偶階盛時無近強之依以進身惟清
素之業以自立歸由宸眷升斬禁塗國常入備諫
員出分使委雖明目張膽內屢輸於忠言而竭力
勉心外未揚於民最旋以邊烽小警王師有爲朝
廷擢於常僚假以頫使兵儲之寄固已屢更邊帥
之權亦嘗冒處歷踐數任甫逾七年轉漕非能偶

芻粟之充給招懷寄術幸部落之妥安以慰親之
老期益精力之衰耗力陳愚素仰瀆宸聽懇辭益
部之行適遂泰都之請故雖嘗拜命曾未莅曹果
家難之娷哀奉靈輿而歸葬偶全餘息以畢通喪
生意茂然榮望已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恢天
地容蓋之德廣日月照臨之明以犬馬之勞曾屢
膺於驅策而涓埃之益嘗有補於高深降中旨以
召還俾參華於舊貫復援小銓之秩再躋延閣之
榮敢不謹脩吏方勤瘁王事昔焉爲養尚當避危
而就安今也既孫自可以身而許國誓圖大效庶
答鴻私

揚州謝上表　　劉敞

一介之材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爲不輕仰戴恩
華退增慙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愛君之臣莫
重去國汲黯遺言李息望之致意本朝古今美談時
哲餘事況臣本以薄技遭逢昌辰幸得出入周衛
之中優游侍從之末持橐簪筆庶乎寡尤帶劍佩
衡足以自効豈其輕去嚴密之奉偷得便安之私
蓋引嫌避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
賜可之書殆殊共治之選伏遇　皇帝陛下天廣

容物聖賢盡人揆其忠誠非有違象魏之意察其
淺識猶足寄民社之安沛然德音委以符竹敢不
勤恤人隱奉宣上恩自飭固陋之心庶幾樂易之
政

謝加學士表　　劉敞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喜智者之慮過其任而憂今
遭備雖嚴師責差易學者雖衆經選實難豈有
貪就應聲之求忽忘非分之任怔忪失據欣懼兼
懷固欲辭榮不獲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於諸
生內之無子產潤色之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

久典訓誥存臨藩垣七年于茲微效不立猶以陪
外廷之末聞長者之風間蒙分章平議臣之奏時
引大體正宗廟之儀荀圖納志非敢迕物然而讒
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挾怨以中傷當是之時幾無
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尚存浸潤之說不行震驚之
衆爲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內私自憐懼久得罪
輙匄千里之寄庶磬一麾之行不謂　尊號皇帝
陛下生成曲全覆露無已進預金華之講增重儒
林之光委以西州適其素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
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然諾之信猶能捐生出死

成功立名況臣連數十城之封兼四千石之重於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無大悔以此圖報敢爲虛言

賀皇長子封公表　王拱辰

建親授社屏翰於王家封子維城安彊於國幹誕揚休命敦告群倫均海寓之歡心洽朝廷之大慶竊以宗藩錫瑞賢戚分疆周列侯邦半諸姬而啓土漢有天下非劉氏則不王皆所以滋大本枝維持京室綿鼎數於穹壤固廟祏於山河屬我熙朝益隆茂典恭惟　皇帝陛下纂承皇序恢闡洪圖善迪燕謀適遵祖構乃眷元良之重已昭岐嶷之英肇啓南圻崇加上袞離明震彖知帝緒之無疆海潤星暉藏吾君之有子臣居留近甸迹遠鵷墀側聽恩章舉增抃懌

永興謝上表　司馬光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巡撫吏民敷宣詔令臣識慮闇淺規爲闊疎唯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閒以齒髮浸衰疾疹交集曾靡論思之効久污侍從之班既無補於本朝祈自安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維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清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於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黑腐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饑貧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姦猾蓄萑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可免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殖則自然蕃滋謹當策勵疲駑雕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荅大恩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

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
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　先帝仍命自選辟
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
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
内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
先帝違弃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
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
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
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
乞就冗官　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
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
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編閱
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
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
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
備檢尋爲目録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得
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
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
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

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　陛下左
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
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
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
盡於此書伏望　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
之意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
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
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
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蘄州謝上表　呂誨

三諫則逃敢隳大節一麾出守誠自寬恩舉族均
榮畢身知愧伏念臣戇实所　忠朴是存篤於愛
君惟知盡道向議稱親之禮屢形維統之言豈期
佐佑之臣首違經義遂啓異同之論上惑宸聰暨
頒慈壽之手書仍用定陶之故事朋姦之衆蓋希
宏博之要榮致主之謀不恥哀桓之亂制業雖已
具理有未安臣忝備憲司正當言責既不能排斥
邪佞將何以振肅紀綱心匪石以徙堅力迴天而
莫得容身曠職公議何逃拒詔去官萬死寧贖
而頼　陛下至明委照全度兼容屬當求治之初

務廣納忠之益言雖忤旨察其所嚮之誠罪不主
名施以惟輕之典援符淮甸畫壤江壖魚稻之饒
寔惟紓緩民社之重獲展勤勞天幸叢來國恩彌
渥退思補過愈精夙夜之虔知無不為更勵始終
之節仰酬洪造誓竭顓愚

奏乞致仕表　呂　誨

臣輒罄愚誠上干宸慈伏況微臣本無宿疾偶值
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
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
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灸

爇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
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
爰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
負明時力豈不足誠豈得已況侍禁闥夙諒孤忠
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
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
開可臣無任籲天懇激之至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　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還湖外恩實出於再
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竊念

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
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
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
盡至公流輩為臣寒心姦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為
耳目於　陛下勉副簡求不能效鷹犬於他人以
希進用心雖無媿迹已甚孤屬權臣之擅朝肆已
私而害政輒輸忠欵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
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
遠道殆及朞年擯弃遐荒分甘散秩豈謂　皇帝
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為後

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之寇擾擇湖
湘之守倅俾從征竟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詩
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讁以誠甘盡瘁報君雖九
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
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荅於大恩

賀冊貴妃表　王　安石

寖盛之禮發于宮闈雝康之聲播于寰海伏惟
陛下考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
儀之政盡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
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

爲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萊
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

賀生皇子表　王　安石

嘉慶係傳歡欣摠集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
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　皇帝陛下
克篤之雅媚于神祇芣苢之風無及黎庶弓韣嗣
燕禖之報旄旟仍羆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包
之固百室大競方觀椒實之繁臣嘗汙近司久尸
榮祿特荷殊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深

又表　王　安石

皇運鄆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臣聞史
紀文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姒徽之繼爰至百男
肇敏于脩乃繁厥祉恭惟　皇帝陛下道冒區宇
德冠往初品庶蒙休既饗和平之樂神靈錫羨果
膺蕃衍之祥臣嘗汙近司備叨殊獎以宿痾而自
困欲旅進以無階

又表　王　安石

祉扶宗祏慶襲宮闈凡預照臨惟胥鼓舞臣聞有
秩秩幽幽之德所以考室而見祥有詵詵揖揖之
風所以宜家而多子克參盛美允屬昌時伏惟
皇帝陛下膺命上天紹休烈祖本支方茂用光世
德之求功業能昭永賴孫謀之燕遹來追孝申錫
無疆臣久玷恩私允叨屬任四方來賀雖復闕以
無階萬福攸同撫微軀而有賴

又表　王　安石

宮闈衍慶寰海交欣凡肆戴天惟均擧懌臣聞僉
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
聖人之事恭維　皇帝陛下紹祖休顯寔天昭明
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克篤之
寢兒安傅類有祥弓韣之祠屢應詒謀方來錫羨
用光臣訖備藩維叨承眷獎不顯亦世家實預
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

漳州進珠表　王　冕

宋大中祥符六年春冕自廬陵移典是郡越明年
三月龍溪屬邑民丘顒於九龍溪網魚得珠一顆
圍闊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
者不可勝數縣弗敢留條珠之始于郡冕熟而視
之珠太歎怍即日召厥屬官以驗之復相稱慶曰
夫珠至寶也王者德至淵泉則出　今天子仁且
聖方以寬慈被天下宜乎珠之出焉　聖世又珠

之爲物也其色瑩淨明清乃化民之象也於是列表以進尋奉勅書以旌至寶旣叨屬政能發斯寶又懼是事泯絕於後列之貞石于公廳之左用傳于永永耳臣冕言臣聞皇猷光塞天乃效祥聖德升聞地不藏寶前件珠得非地口産異蚌胎有感必通生自煙潭之內無脛而至忽居寶肆之中熒煌外散於月華皎潔內含於星彩茲蓋皇帝陛下齋莊奉道清淨化民體乾極以握符致坤靈而薦瑞選稽信史迴殊照乘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臣握蘭郎署剖竹候封幸逢江海之珍難藏外郡願繼梯航之貢干瀆內廷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屛營之至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六

表

謝知制誥表　王安石
江寧府謝上表　王安石
謝翰林學士表　王安石
謝賜對衣鞍馬表　王安石
謝賜第安國及第表　王安石
進脩南郊式表　王安石
王安石
乞御正殿復常膳表　王安石
第二表　王安石
謝東府賜御筵表　王安石
乞罷政事表　王安石
乞退表　王安石
第二表　王安石
賀周德妃及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王安石
賀冬表　王安石
乞宮觀表　王安石
賀赦表　王安石

賀正表　王　安石

謝朱炎傳旨令視事表　王　安石

謝加南郊恩表　王　安石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賀南郊禮畢表　王　安石

辭南郊陪位表　王　安石

謝免南郊陪位表　王　安石

辭明堂陪位表　王　安石

謝加食邑表　王　安石

廣德軍謝上表　錢　公輔

謝知制誥表　王　安石

高筆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竊以自古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臣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久安之運趨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備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瘝官尤爲累上臣猥單賤士鄙朴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卑於爲已比更煩使稍竊譯恩內懷尸祿之懃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拔擢以至超踰盡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止懷於私計

江寧府謝上表　王　安石

積違詔令經涉歲時　先帝登遐既不獲奔馳道路　陛下即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雖知黽勉尚懼顛隮蓋聞因任以責群材原省以通衆志欲或把能而可用則

雖負疾而見容如臣者逮侍　先朝叨官外制惓惓許國雖有愚忠役役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疹彌年望絕寵光分投冗散伏遇　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　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禋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拜賜唯是土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丘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閑閻殆弗廢於承流以　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已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營體力之所任祇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戾仰稱殊私

謝翰林學士表　王　安石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為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為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犖犖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躰則或疎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弃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為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否已知考慎而於其言也又能虛已以聽之故聰明睿智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

謝賜對衣鞍馬表　王　安石

出大庭之顯服束以精鏐引內廄之名駒俾之錯釆隆恩所逮朽質知榮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疹中預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訶更蒙收召論思潤色曾莫效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醲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誓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

謝賜弟安國及第表　王　安石

雋乂之求外章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竊以躬國論聽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説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　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義和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為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强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絶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陞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禄不逮親既永乖於養志仕非為已當共誓於捐軀

進修南郊式表　王　安石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蓋聞孝以配天為大聖以享帝為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

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輙爲之騷然臨祭視
成事或栽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曾莫紀於官司
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詔迨
玆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特删除其紛冗
恭惟 皇帝陛下躰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
俊髦靈承穹昊物方豊茂以薦信而無愆人具昭
明知因陋之爲恥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
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
之椎輪與明堂之營室推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
隨時施宜亦不爲乎無補

謝男雱除中允說書表　王　安石

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冒
昧仰煩睿訓曲諭至懷永惟眷奬之殊實重兢慙
之至伏念臣首叨召節得侍詞林隨被賛書使陪
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消埃竊覩上智之日躋内訟
淺聞而知困況如賤息殆有童心尚迷鑽仰之方
豈稱招延之禮恕已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
擇人顧雖成命而宜攺輙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
之威伏惟 皇帝陛下屈躰優容垂精寵荅謂大
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毋遯

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顔有惡
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
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寶參備於
討論誥誓未終已繼叨於奬擢獲世官於閭巷嗣
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
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肩於素守

乞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王　安石

陽春生物偶需澤之稍愆睿慮恤民遽側身而自
柳德已修於消變數或係於非常當服彛儀用安

群下恭惟 皇帝陛下大仁博施神知曲成躬志
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
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
退師氏之正朝約大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
民然而遐虜來朝當即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
樂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
徇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
國躰下以副於臣誠

第二表　王　安石

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

已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對奏尚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閽而再扣恭惟 皇帝陛下躰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揉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衍忒皇慈深軫群祀徧修恐猝犴乖則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饔之舉兼虛正寧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群情伏望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大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政治惟辟 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群下之望

謝東府賜御筵表　　王　安石

恩厚不貲識先賢之務稱頑冥無似欲報國而知難臣等過以凡材並膺殊選久塵賢路上孤聖時伏惟 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宣勞於王室則人主當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俾視魏闕之下取才置臬皆斷於睿謀成事告功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申以中人諭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即于堂寢之安輟車府之傍牽載其帑重移饔官之烹割侑以鼓歌徹更逮於邇臣寵先加於小己陰陽或謬未知燮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帡幪之賜

乞罷政事表　　王　安石

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己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毋煩衆論上恩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

皇帝陛下閎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致命於時材

乞退表　　王　安石

臣忠於為國故進而能致躬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臣受才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耻久

宜辭位尚茍貪恩寵圖養拙以乖方重以聾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 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祗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瘝官仰冀高明俯昭悃愊念其服勞之久愍其嬰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遂辭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

第二表　　　王　安石

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

冰之懼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丕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造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秉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瘝官伏惟 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疵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

賀周德妃及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王　安石

明告治庭寵頒恩冊家邦之慶海宇以欣恭惟
皇帝陛下荷天閎休若古丕式自禰率而尊祖備極靈承謂姊親而先姑特加徽數改錫厥壤增褒所生大號已孚庶言惟允臣久尸榮祿竊睹盛儀臚傳雖異於九賓率舞尚同於百獸

賀冬表　　　王　安石

陰偕物極陽與朋來推歷玩占乃見潛萌之信躬

亢御辨以知敎復之中恭惟 皇帝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之福遐靈承旅以壽康臣久冒朝榮外叨方任弗預稱觴之末豈勝存闕之深

乞宮觀表　　　王　安石

筋骸衰薾僅有餘生肝腸精微簡在聖聽豈圖寵獎未賜矜從輙冒威尊更輸情素伏念臣久妨樞要初乏涓塵苟免廡尤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軺俯宣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況病瘵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尚恃眷憐之舊伏惟

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黽勉之終難
假以便安而少愒庶宇躰力圖報毫分

賀赦表　王　安石

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浹和臣聞道
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祜唯四表之
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
仁厥遭昌辰乃覩熙事恭惟　皇帝陛下邁種三
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
廟遂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
庶振憂矜寡原宥眚烖第五王以褒封善人是富

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盡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
夙叨寵奬親值休成雖無預於駿奔實不勝於竊
抃

賀正表　王　安石

寶歷無疆嘉生有㪉門憲始和之象庭充元會之
儀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永圖茂綏純嘏撫五辰
而致順虩萬物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尚摟衰疾瞻
雲煥爛欣逢舜旦之華擊壤逍遥樂得夏時之正

謝朱炎傳聖旨令視事表　王　安石

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悮眷存伏念臣
曲荷拔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
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
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
陛下人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秉軺賦命之臣旉
喻推轂授方之意跼蹐無用誠弗忍於弃捐朽株
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奬勵徒誓糜捐

謝加南郊恩表　王　安石

解澤旁流明綸俯被永惟叨昧深以兢榮竊以時
郊丘之承所以尊上帝疇官邑之賜所以富善人

盛福靡專至恩惟稱臣久塵要近上累昭明方王
輅之親祠以銅符而外守逺均休慶例獲褒嘉誕
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平施於萬方無遐遺之一
物紏蒙圖任之舊特荷奬知之深祗服訓辭敢忘
報禮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王　安石

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㪉寶自膺
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竊以閟宫見享周特腆於
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

覩恭惟 皇帝陛下服早而即功食菲以致孝嚴 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祼獻式序安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榮禄尚負宿痾闕釐事之既成與群情而偕樂

賀南郊禮畢表　　王安石

精明條達神祇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 皇帝陛下鴻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遵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敎旦恩浹紳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豈兒寬之淺訥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辭南郊陪位表　　王安石

萬國駿奔燁上儀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命之特招伏念臣竊禄已多冒恩最渥自致惓惓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穆之容豈非榮願而藹然暮景嬰以沉痾伏畎畝以負薪於今未已侍壇垓而踐豆用此為妨

謝免南郊陪位表　　王安石

螻蟻惓惓上干旒扆雲天穎顙俯賁丘園臣戀笑微生顓然暮齒冒恩鼎食非堅臥以爲高承命旌招宜駿奔而反復頓緣衰藹致隔清光伏蒙 陛下特赦尤違曲垂念聽諒昏難望尚延舜日之華荒翳易遺更獲堯雲之潤

辭明堂陪位表　　王安石

合宮丕享冢宇駿奔冒被優詔之加使陪顯相之末伏念臣投身荒遠上負眷憐企踵禁嚴久勞鑒寐況宗祀之盛禮辱號召之明恩當即辦嚴豈容辭疾而沉冥浸劇黽勉實難心若子牟雖每存于魏闕身如楊僕乃自外于漢關

謝加食邑表　　王安石

顯相郊宮固宜寵獎賜居田里乃濫褒加伏念臣尚負宿痾久尸榮禄無可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國明禋庶工祗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具輸奔走之勞獨抱滯留之歎豈圖殊遇亦冒寵光此蓋 皇帝陛下荷休駿厖斂福敷錫故雖幽屏弗以遐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更忘于勤策

廣德軍謝上表　　錢公輔

廣官罪大奪位秩者彌年辜帝恩隆回雷霆於數日籍還省部身忝軍牙祗荷寵靈伏深感惺伏念臣江湖賤士岩穴孤生出逢聖辰升備法從學非深造粗能明致治之方心不苟容姑欲罄事君之節義當有在雖富貴誘之而不回職所宜言雖斧鉞威之而益厲果由官守遂正典刑放之窮山所以苦其心志授之散秩將以餓其體膚期沒齒於蒿萊敢希榮於軒冕豈圖寬宥尚被采收死灰誰謂乎復然白骨安知乎再肉便鄉守墓上冢還家百計安閑一身妥逸使其自請未必能然此蓋伏

遇 陛下化極文明恩漸動植如天之覆達則彌周如日之中幽無不燭遂容駑質猥玷鴻私況是桐川獨居江左俗雖僻陋而稱風物之良地雖褊迫而有山林之勝養茲不肖孰曰匪宜惟修省所以飭躬惟忠勤所以報國有民有社固恪奉於訓詞爲子爲臣方益堅於素節誓殫犬馬仰荅龍光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七

表

謝南郊加恩表　王　珪
謝 皇帝罷謁太廟表　王　珪
謝賜生日生餼表　王　珪
謝賜生日禮物表　王　珪
越州謝上表　沈　文
越州謝上表　元　絳
謝致仕表　元　絳
定州謝上表　呂　公著

河陽謝上表　馮　京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曾　鞏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曾　鞏
謝翰林侍讀學士表　范　鎮
謝致仕表　范　鎮
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宋　敏求
安州謝上表　滕　甫
謝澶州簽判表　程　顥
代謝進和御詩獎諭表　強　至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強　至

代謝再任表　強　至

謝南郊加恩表　王　珪

奉二精之報方錯事於崇丘犧三靈之流遂均釐
於通韜仰承嘉命俯惕孤衷伏念臣叅會昌期進
聞國論器雖狹於所用志常勇於有爲屬修郊廟
之祠叨與公卿之議鳴鍾在簴獲際靈斿之娭紓
佩埽塗親承天步之恪曽乏秉文之助得觀繼聖
之能逮數錫於鴻休復過曆於寵數論非朝允恩
實天隆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輯闓布仁漸踈
遂因神推惠既被　魚之豐爲已掠功何勝淵谷
之畏尚勉殫於樸守期少謝於曲成

請　皇帝罷謁太廟表　王　珪

近嘗拜章以大慶殿將行恭謝天地之禮乞罷前
一日謁太廟者伏以升燎于壇既節祖郊之禮奉璋
于室宜裁假廟之文俞音未回群聽猶鬱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膺純耀之烈撫休明之期蓋神勞
萬務則氣或盭和以德交三靈則福亦旋感念保
綏於鴻業思昭謝于高穹迺消路寢之居以象圜
丘之蠁粢盛芳潔璧玉華光方將陟配三后之靈
導迎上帝之覲茲誠爲人子者孝之盡有天下者
報之隆今復馳齋蹕之嚴祇太室之薦竊恐霧露
之氣涉于宵衣輿馬之音震乎天步則非所以承
祖宗之愛來邦家之休臣等冒秉化鈞獲司熈典
謂文之所稽在于適時之變且事不敢勉誠以愛
君之深冀尊並脩之度願弭先期之謁儻孚衆欲
是契天心

謝賜生日禮物生餼表　王　珪

詔函俯暨臺饋申頒絶衛獨之異恩動里閭之珠
觀伏念臣所懐褰沒自奮羈單方少而孤每感劬
勞之日其生也幸得遭熙盛之朝遂以區區投老
之身而處赫赫具瞻之地與圖邦政固無經遠之
謀式燕私門更誤養賢之禮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寵綏近辟丕冒庶工謂君臣同體則憂樂宜均
而上下相求則報施爲重幣繒寶篚寵已厚於
解衣饌廩盈庭愧有加於浮食敢不內竭朴愚之
守上酬奬顧之深

謝賜生日禮物表　王　珪

聖言如綍有溫厚於茲之函邦錫自天發光華於部
室榮踰素望愧溢常涯伏念臣以固陋之資被曆

神之眷延預塵於政路復冠列於台司歲月崢嶸而屢更精力勤勞而莫 讒謗於衆口愧功烈於前人逮茲苟宁安有橫蕖載及桑逢之序方深岵屺之思念莫報於劬勞敢饕承於恩禮良金燭乘嚴實勒於天駒藻帛絢文雜華章於筍服豈縻蕃庶併及衰遲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敦舜孝以儀民彰堯仁而冒物特厚栖臣之遇遇盼御府之珍交手曲記於賤生博愛乃容於濫觴拜游遂之寵雖慙稽古之工報周雅之章願上如岡之壽

越州謝上表　　沈　文通

以親爲請得郡甚優越去宮庭介居江海就職之始撫心弗寧伏念栢維諸生知守前猎親逢文治之盛冒塵科選之榮擢躋儒林遂執史筆學不足以達治亂於顧問實難文不能以通古今於述作何有誤出 聖朝之遇進登侍從之塗黽勉備官逡巡待罪雖大恩未報豈敢便安其身顧私養弗充不勝進退之迫輙以誠乞既茲莫居幸溢於涯窓無以喻此蓋伏遇 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德覆載而無所不容日月之明照臨而無所不燭故臣得遂其大馬之志安于藩翰之間況茲爲州自昔建國連帶數鄉之廣總齊萬兵之權有可以爲當無所苟尚寬東顧之慮少獲萬分之心

越州謝上表　　元　絳

懼分符 右特荷保全仰服恩章惟知感涕伏念臣習知忠誼竊慕功名歷事三朝行將四紀向自北垂之漕就更南粵之麾蒙臨遣以丁寧敢違安而留滯載驅長陸甫及半途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偈爲危 擾動朝聽震驚況臣 守臣敢從奔命風馳南海已久見於吏民日逵長安蓋未聞於章奏仰煩宵旰咨及臣鄰謂複塞之急人且擇人而代戍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尚兼方面彌畏人言此蓋伏遇 陛下法道曲全等天丕冒以臣吏事練久備歷四方之勤知臣立朝最孤迥無一介之助渙然休命付畀价藩臣敢不訓旅以嚴安民以靜庶希樂易之治仰補熙隆之時銜賜不貲論生曷補

謝致仕表　　元　絳

四載披誠斬還於朝組九重垂聽申錫於詔函預

儲宮之備宮邃家林之佚老伏念臣衣纓衰緒樗櫟下材再齔而孤僅能構思未冠而仕始務代耕惜儒術之逢原狃吏文之宿業歷官二世服勞四方蒙上聖之誤知自東州而即召擢寘詞禁進處冬官浸膺選衆之求竊貳賛元之任近藩出守遇潛邸之建旐別殿追還復露門之奉席遽周歲律屢對威顏自惟雍朽之餘每循止足之戒深辭圭紱冀就田廬 繭孤鳴空懷疲戀槁骸如在正欲全歸仰煩睿訓之慈終竊愚衷之守不圖寵眷加進榮階存東宮保養之官仍西清嚴近之職效華封之祝聖佇見多男階商皓之通賓願設太子恩隆山岳感浹肺肝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道由全至仁博施念師丹之垂老久已宣勤察衛綰之無他居常遠恥越推渥渙獲保初終詫里俗而有輝顧師言而至愧寘鴻雖遠正依天寓之函容時雚未彫尚儀日華之明潤逢辰知幸之死不忘

定州謝上表　　呂　公著

尸榮右府無裨廟筭之奇假守中山復當閫制之重戴恩爲懼虔命以行遄届郡封恪宣條詔伏念臣降才譾薄植性懦愚學術不足以稽五謀之疑

識慮不足以籌千里之勝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之遇寅緣寵渥更踐清華晚收疏外之孤蹤擢替微幾之要務奉天光而咫尺被聖誨之丁寧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傍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曲示優容俾思報效顧駑鈍之難強嗟蒲柳之易衰久預材司積有妨賢之畏游祈麾寄更圖陳力之方伏遇 皇帝陛下躰虛靜以儲神極高明而盡下俯矜素悃特霈俞音惟定武之奧區據朔垂之重地尚叨付委靡即弃捐仍進叙於文階且兼華於祕殿併將厚意增責舊臣況臣夙侍軒墀實司樞筦凡治軍經武之要洎守塞禦戎之宜日奏睿謀備觀宸斷逮茲臨遣得以遵承謹當細大必躬夙宵彌勵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期不玷於誤知庶少酬于鴻施

河陽謝上表　　馮　京

久塵右地無補聖明坐竊通藩尚寬罪戾恩私溢望愧灼兼懷伏念臣才不逮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擢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顛危之下使蕃異數究極寵光獻替備貢僅能寡過碌碌成

事無足論功徒肩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畏嬰疾疹殆至膏肓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乏於步趨耳目乖於聽覧勉從職事仍歷歲時覆餗之譏已騰衆口乞麾之請遂恻上心矧惟右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遥食物具宜堂皇尤峻　罕經於館候訟牒希至於庭除加以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里阜安不煩施爲有便頤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臨私臣以不報之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始眷遇進退保全顧何心顏敢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益近方書朝露未晞儻復遂於舊觀爝火不息誓更竭於精神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曾　肇

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并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辟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於人效見於事則宅仁由義縉紳之徒成材於學校超距蹋鞠熊羆之旅養勇於營屯甌窶汙邪之收充於倉廩關石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近則金石之音鳥獸欣躍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齒旅於闕庭龍媒納於閑廄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闚前世議太山之封謀梁甫之禪者度崇比大時克登茲　陛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隤

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齋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己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荅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寖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群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録勞能而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冲漠一人之慶遂及於跂蟜孚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寖深莫待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滯第從臣之

嘉頌未效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

謝元豐元年歷日表　曾鞏

一遠闕庭十移星歷顧彫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分伏惟　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蟲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典寵詒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躬在民之意庶裨及物之仁

謝翰林侍讀學士表　范鎮

省中四禁忘誤其一苟或有犯加罪不原猥蒙貸全猶藉親近內自循省以榮爲憂竊以賞而受賞者若固有之善賞也罰而被罰者知自取之善罰也成王舉魯七百里之地以封周公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而不以爲泰者功所當也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者罪所宜也伏惟
皇帝陛下錄社稷之功而賞加輔臣重書詔之失而罰及學士賞所當賞罰所當罰明命一出中外聳然因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先帝與子之明而群臣得君之慶臣於此時死固無憾況蒙再造使之更生者乎重念臣出乎遠方孤陋朴訥臣子忠義則嘗講聞朝廷典章實匪練習果緣所短有玷斯猷不加蕭斧之誅才換金華之職雖云薄責足警群倫且天地大恩固無論報之理而冰霜素節猶有持守之常顧堅初心以收來効

謝致仕表　范鎮

早衰多病得謝歸休有命自天所容如地仰銜恩紀伏竊兢榮伏念臣本出孤生歷塵膴仕曾無報効虛積歲月仕宦之年已更一世遭逢之幸實事三朝徒有愚忠以自信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因叙人言上于天聽曲蒙寬貸未賜誅夷得於盛明之時以遂閑適之性伏惟　皇帝陛下審持賞罰而一諉於公總秉權綱而不移於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躋民富壽措國康寧臣之至情實在於此

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宋敏求

推宸扆之誤恩備禁塗之常從聞命榮忭省躬兢惶伏念臣性理惷冥局致庸近猥緣承學之舊寖沐右文之風　英宗皇帝拔自書林寘於詞掖雖汲黯蚤進謏旅於隽游而蕭育稀遷自安於拙分

一切奬拔星紀僅周固嘗勵翼其心靖共所守顧
命義以弗苟務恍恂而匪他以至陟諫臣之坡司
史氏之筆還儒館而塵麗正之職分使節而贊甘
泉之儀益忻聖旦之親逢莫匪臺家之茂選而曲
綏皇眷冐進榮階謂臣嘗事　先朝典右曹之
綸綍俾臣特陞延閣直西序之圖書撫桑迹以重
收帖寵名而差叙帶環申錫詔檢委蕆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權綱大新恩斷中出均天地之平施照
及陳荄回日月之餘光豐於蔀室致兹衆器亦預
清班敢不慎服官箴勤殫忠蘊庶圖來效少報洪
恩

安州謝上表　滕　甫

屢致人言固宜竄殛曲蒙天造尚賜保全雖易守
符仍叨善地士民純秀幾同廣魯之流風里俗驩
康正值元豐之樂歲安閑事簡尸素爲慙伏念臣
本以愚儒出逢真聖首蒙國士之遇最在衆人之
先便欲碎首以酬恩未知死所故嘗指心而自誓
惟有天知況事任既已備更在人情寧不愛惜豈
有固爲緩縱自取顛隮惟日月之至明見肺肝而
必照矜憐舊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雖廢於公言故

君父特存於大體稍從遠外終不棄捐顧臣何人
受恩若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神聖徧物清明
在躬化覃無外之封疆仁及何知之草木況臣累
更器使粗效愚衷眷此遺簪嘗辱提携之末譬
之行葦更收踐履之餘臣敢不祗奉簡書服勤吏
役雖桑榆之晏景將逼暮年而犬馬之微誠猶思
後效

謝澶州簽判表　程　顥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宏
貸仰荷洪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臣性質朴魯學

術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　陛下講圖大政博
謀群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
明聖亦思援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
而阿世屢進闊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剖瀝
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既不能繩愆糾謬固不顧沽
直買名豈敢冐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
繼上閤門之請深堅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
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
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　皇帝
陛下極天清明普日臨照洞正邪之心迹辨眞僞

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置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更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徇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代謝進和御詩奬諭表　強　至

參群篇而奏御賡載非工被優詔之發中褒嘉甚渥惕然拜君父之賜藏以爲子孫之榮伏以書曰帝庸作歌所以極道明良之意雅云臣能歸美所以上酬福祿之辭惟千載一時之逢踰三王二帝之際乘太平之多暇講稀閣之盛游歷賓宇以披祖宗相受之文御飛帛以縱神聖有餘之學以至置酒別殿賦詩中宸于時從聯或續賡唱如臣者有朴愚而植性無文采以表身自陪風憲之要司都廢雅言之舊學妄抉鄙思綴成斐章大樂在前發哇聲而接響太陽臨下街爝火以交光既黷遼旒若臨深谷敢謂兼容之度例形過奬之辭游聖門者謂之難言矧繼堯文之後踰華袞者重夫褒字矧蒙漢訓之加夫何孤臣竊此厚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齊德天覆育材士倫善雖小而弗遺力或矜其不逮誓竭講劘之效庶酬假易之仁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強　至

小材而臨大計不知經畫之所從溥量以函厚恩唯有忠勤而可補竊以今之北道重曰外臺邊宿勁兵境控強虜歲支洪河之備而民力幾屈所以艱於賦輸地列數鎮之師而吏負益繁所以要在刺舉宜擇精明彊濟之器以付轉給澄清之權若臣空孱於事迂拙鄙引兩川之漕近貳大農之司率猶竭於愚衷訖罕通於利術敢期煩使乃委孤臣此蓋　皇帝陛下廓天地之容收涓埃之細特加不次之命而欲勸來者弗責已試之效而俾懷後圖得不夙夜以思始終乃職豈敢顓聚斂之最以上累君仁亦當拊凋殘之餘庶下蘇民瘼

代謝再任表　強　至

悃愊累陳從欲許還於新節衰疲自力竭能勉撫於舊封委寄逾隆顛隮自懼伏念臣本緣一介之曲學歷被三朝之誤知自解韋鉤繼紆守紱早年遇事風霜不計於殘軀晚歲纏痾藥餌乃同於常膳比引揣躬之分數裁　劇之章力丐閒州少

安病質而恩生望外事與願違俄更西雍之帥旄仍付北門之留鑰所以極陳去就仰黷聰明章寵利非事君之宜必冀寢加恩之命筞疲駑雖老臣可彊敢不拜再任之休諾奉俞音兩諧愚懇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天冒盛德海涵器使庶工愛偏舊物雖役傑甚衆並試有爲之時而尫孱之餘惜投無用之地敢不勤宣條教兼附兵民償溝壑之未塡尚乾坤之可報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八

表

淮南轉運使謝上表　蘇　頌
右僕射待罪表　蘇　頌
衡州鹽倉謝上表　劉　摯
青州謝上表　劉　摯
知亳州謝上表　劉　攽
知襄州謝上表　劉　攽
徐州謝上表　蘇　軾
徐州賀河平表　蘇　軾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蘇　軾
謝宣召入院狀　蘇　軾
謝侍讀表　蘇　軾
杭州謝放罪表二　蘇　軾
賀駕幸太學表　蘇　軾
謝賜曆日表　蘇　軾
賀立　皇后表　蘇　軾
謝禮部尚書表　蘇　軾
謝賜對衣金　馬表　蘇　軾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蘇　軾

建寧軍節度副使謝表　呂惠卿

賀元日大朝會表　呂惠卿

謝翰林侍講學士表　范祖禹

淮南轉運使謝上表　蘇頌

贊畫甘泉久玷三臺之末觀風淮甸驟陞數使之榮朝寄匪輕地望兼重愧非才選靡稱厥官姑謹詔期趨行所部寵靈所被畏惕非常竊以州郡備官所以分釐於民務朝廷遣使所以布宣於主恩付一道之事權用六條而舉察賦輿出內俾以均輸吏治否臧責之薦黜自匪綜吏於事任詎能振肅於治綱若臣者才不足以適時慮不足以經遠偶緣資級之例得從選用之階始自書林出分使竹俄從宸眼入佐計籌粗收歲月之勞蔑著毫分之效豈謂伏遇　皇帝陛下察庶工之任使矜久職之良勤拔於省僚授以利柄矧惟淮海之部寔揔東南之衝昔號奥區今逢樂歲五稼盈疇而遂茂四人勤力以厚生料乎漕運之程無煩趣辦之急惟當敷宣惠澤通究物情編齊之利病可更立求其本刑政之重輕或失當適其中上期靖嘉少釋論擇若乃事躲貌以爲風采盡銖而以歛民財顧在懦愚試多闊略重念上慈天覆聖治日新官無內外之殊事恭憂勤之槩昨臣受任之始獲面於清光　陛下臨遣之言曲加於勉諭自省最爲於疎遠何圖亦記於淵衷豈非以委任之優故特示拊循之厚雖乾坤平施非報謝之可言而犬馬微生第勤勞而思奮儻驅馳之有用期終始以無渝

右僕射待罪表　蘇頌

聖恩深厚仰戴冒勝孤迹兢危徬徨靡所竊以宰輔大任表率百官人望所歸則論議行而見信物情不與則名器輕而易搖而臣猥以朴愚謬膺冢任使上不能謨明國體以熙庶工下不能甄別人材以協衆望誤朝有謀擢髮寧窮致招人言上瀆天聽名一註於白簡罪當寘於丹書雖　二聖覆之如天未令投迹於四裔而群言謂其失職豈宜包羞於近班是以屢貢封章冒塵旒纊再紆中札曲諭宸衷捧詔驚惶重自思省本欲使祈於歸老屬茲方冒於罪辜儻布懇誠懼爲僭越在臣進退之分敢計重輕於國廢置之間實關勸沮伏望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矜憐甚意本無它腸

舉嚴科亟行幽黜一則安全於介拙尚保餘
則歇息於煩言遂清朝路

衡州鹽倉謝上表　　劉　摯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
容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類拙遭世盛
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趣時而適變希名
涂以旅進濫文館之末游和鈆何功索米適歲閱
承人之偶攝掾於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於憲府
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
事方　陛下繼承於　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
力勤肯穫之田大辟不調之瑟蒐拔群材而審以
器使變化百度而曠然日新臣於此時職在言路
誓殫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睽訐切咈衆而危身
不忍從容唱和負恩而數進狂愚自信裨益無方
故宿官之日幾何而瞽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
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若愚人之不
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
分議臣見譏以為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
責而盡言不徇以訴止容其去衹臺閣之二職置
瀟湘之一涯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效

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察臣
孤忠全國大體不惜虧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之
門謹當上體恩仁期於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青州到任表　　劉　摯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帥守莅官茲
始揣己不遑伏念臣器縕至疏智靈弗競遭會維
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府空違於六期千慮幾
聞於一得難進退必錄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
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寬典刑於司敗假立
境之便藩報政稽期靦愧三年之書改符易地猶
叨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
海山厥民富饒少殺撥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
之餘風謹於承流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塵
寄委之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
中而光大沉幾以通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遐
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境激昂至恩簡禮去
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遠俗之安儻集
涓徽仰酬覆燾

知亳州謝上表　　劉　攽

齒髮衰暮藩鎮會繁撥非所安榮以為懼昔者

聖門高弟方六七十則所願爲漢世諸儒至二千石謂之達官蓋量力審己雖小邦寔曰才難達辰慕君在有道不容微幸此所以前哲言志區區其若彼後賢受祿振振爲在兹況如愚臣本緣末學粵塵仕路不弃昌時叨忝分符遂更三郡曹爲近輔非復自鄙之譏魯并泰山仍有變齊之舊至於渦譙名壤淮楚近郊猶龍之所誕生真聖是焉臨幸大朝景亳兼武湯之上儀近年執期格帝鴻之純路民俗既富官守雖嚴豈伊駑愚猥叨寄任遼逾涯分高視冣先案焉自思仍有餘寵戢翼于藩健踰春月之淹隼旆越疆纔倍宿舂之費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神妙筭睿知極深廓久照於容光溥大和於播物流形品彙黙化陶鈞致是小材預膺榮遇謹當布宣詔旨盡瘁官箴爲身愚謀雖冀不殆於知止報國本願尚謝餘生於自然誓殞百身勿渝一志

知襄州謝上表　　劉敞

脫身謫籍纍組近藩仰荷恩華不任感懼臣早者濫承人乏出假使車材非所長力不自料黽勉歲月孤負選掄是所謂斗筲之才何暇論繩墨之外利術至廣巧者有餘果聞係踵之後人略取析豪之上第涇以渭濁故常畏於後生李代桃僵竊自悲於薄命逐辱黜幽之典實由既往之愆浮舟江湖托身瘴癘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弃之憂不謂明詔發中湛恩逮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榮情同更生感惟出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離明廣照乾度并容紹庭之初方勤心於陟降思皇之際亦代匱於細微以是孱愚得徙甄叙謹當勉求民瘼恪佩官箴犬馬之心以勞力故能有養桑榆之景雖已老尚冀無渝

徐州謝上表　　蘇軾

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己兢慙伏念臣奮身畎畝托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頗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幬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

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困告瘳萬杵雷動役不踰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蘇軾

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己知危至於捕斬群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姦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魂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蓋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

謝宣召入院狀　　蘇軾

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清事秘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

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熟享大烹之養玉堂賜
篆仰淳化之編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旣厚
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
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蹤處賢
豪之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賦聖
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小毖求助已啓
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
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
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謝侍讀表

蘇　軾

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
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竊惟講讀之臣止以
言語爲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閑邪有
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廣大受　先帝投
艱之託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
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
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
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不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
終致此心

杭州謝放罪表

蘇　軾

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章
待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
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恩不從吏
議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
之卷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
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所
臨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
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清明旁掉委任衆下
退託於不能愛養人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
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
臣敢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
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

又謝　太皇太后表

蘇　軾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
行方俟譴訶豈期寬宥伏以法吏細密蓋出於近
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之祖宗信任之意以
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
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
難以議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

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
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
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
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賀駕幸太學表　蘇軾

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
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
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
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
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
於先聖横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　皇帝陛
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　藝祖至仁
追配於　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
久侍經帷永矢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
行觀獻馘於西戎

謝賜曆日表　蘇軾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
大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伏以望歲者生民之
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
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銷復之心下有

燮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　皇帝陛下
祗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
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
時謹隄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綿力
少助至仁

賀立皇后表　蘇軾

纘女維莘俔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
代之興皆有内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雖關雎正
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
惟　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辯寧夷夏德
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脩於内職既膺大慶
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上符天造日
月爲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

謝禮部尚書表　蘇軾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
卿之任并爲儒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
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愧尸祿乃者
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
莫遂愧負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
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

靦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悦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為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解講讀之官談王而不及霸言義而不及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

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近女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易忽譬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為耆朮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 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 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 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

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願 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　軾

服章在笥貴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虫綴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然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於匪頒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於求賢早宮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

於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於兼金當思所報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蘇　軾

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駭從縲紲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為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弃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孰非受命之符清靜無為坐獲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

之微共霑雷雨之澤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
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
忠

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呂　惠卿

備嚴近之選而抵非常之愆當清明之朝而罹甚
重之譴孽乃自作咎將誰歸伏念臣起自諸生猥
於大道持窾啓之聞而欲經於事變信呻吟之得
而希掛於功名分既過逾理宜顛越矧　先帝有
爲之始乃群材願効之時輒先要津以閱賢路雖
預討論者三四事而參機務者一二年凡是盡國

害民之由實臣情學誤朝之致豈亦下流之所處
更令衆惡之所歸偶失當時士師之刑難逃今日
司直之論尚蒙善貸未寘嚴誅特從四裔之遷以
正三凶之比衰疲遠謫人皆知其難堪親愛生離
聞者爲之太息伏惟　皇帝陛下天仁自得聖孝
光充撫弓劍之遺藏無加悽愴顧廟堂之舊物寧
不盡傷特罪悔之至深猶典刑之爲屈龍鱗鳳翼
已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涕逆言
出莫知所從

賀元日大朝會表　一　呂　惠卿

明廷肆覲上儀畢舉錦寓均懽恭惟
皇帝陛下道大同於堯天日躋格乎湯聖深仁溥
博達孝光通神祇感於治馨祥嘏由乎和致雄歲
日月時之首乃朝宗覲遇之先循用舊章適陳盛
禮東臺瑞物冠玉璽之珍符左戶輿圖增金城之
列障樂象成而乃作文稱賀以非虛多士盈庭四
夷在列忻逢千載之運敬上萬年之觴臣俯迫頹
齡久縻外閫不及趨慶闕庭徒切瞻依　旒冕

謝翰林侍講學士表　范　祖禹

辭其可辭敢忘故事受其可受祗服新恩洪惟

眞宗初置講職問學常勤於日昃論經或至於夜
分以啓迪於後人俾監觀於成憲先帝更新治職
止命兼官雖因革之制不同而經緯之文則一惟
熙寧元豐之成烈有金匱石室之舊聞丕顯帝謨
尚資史筆追觀列聖之典多委四輔之臣夫何一
介之微膺此二任之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欽
明文思齊聖廣淵如日方中法天不息謂二帝三
王之道當窮極於高深　一祖四宗之書已光昭
於永久惟永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文以臣夙侍
書筵叨歷史觀曲加寵數用示眷留昔魯繆公之

於子思亟饋鼎肉無昭王之於郭隗改築金臺二子者或以無人乎側而不能安或欲致士於遠而先爲始如臣陋學敢望古人非懷人爵之可榮竊喜聖心之不倦

皇朝文鑑卷之六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九

表

開封府羣見致辭　林希
尚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林希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林希
亳州謝賜邸刑詔書表　林希
謝天章閣待制表　林希
賀皇后冊禮表　林希
代范忠宣賀平河外三州表　畢仲游
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畢仲游
謝賜資治通鑑表　張舜民
謝諫議大夫表　張舜民
謝賜邸刑詔表　李清臣
免加右光祿大夫表　李清臣
謝中書舍人表　蘇轍
謝尚書右丞表　蘇轍
賀明堂表　蘇轍
降朝請大夫謝表　蘇轍

代賀景靈宮奉安御容禮畢表　　呂希純

開封府羣舉見致辭　　林希

臣希等伏以聖人在上首善始於京師天下修文貢士興於甽畝此乃伏遇　尊號皇帝陛下仰稽古道下育人材發明詔於多方命與賢於列郡臣等繆當詔旨輒與能書雖爲草野之臣得奉天庭之貢

尚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林希

臣珪等言尚書禮部得元豐五年天下所上祥瑞宣徽南院使判北京臣拱辰承議郎提舉河北常平等事臣宜之通議大夫知秦州臣公孺龍圖閣待制知青州臣綰正議大夫知安州臣甫朝議大夫知興元府臣景華朝奉大夫知榮州臣震西上閤門使知雄州臣舜卿禮賓使知安肅軍臣孝綽文思使知憲州臣詵朝散郎知鼎州臣伋知歙州臣堯封朝奉郎知蜀州臣少連承議郎知安德軍臣從諒知利州臣山等言所部有芝生於州宅寺觀殿閣柱有七莖者一莖長尺餘者六牛生二犢者二嘉禾合穗者三五本合爲一者一麥一莖三穗者四四穗者五穗者百餘穗者各一白烏白鵲生於巢者各一臣聞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

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麾之間功業成就覆載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群生浹肌膚而淪骨髓涵濡異類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煒燁發爲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白麟一角之異嘉瓞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巢鵲可俯而窺池龍可拳而擾謂宜作爲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爲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紀殆不絕書今者駕鸞輅以充明庭撞黃鐘而御太極典禮大備官儀一新殊方駿奔重譯輻湊自昔辮髮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漠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煇赫威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亡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襄對皇家之盛容臣等恭率有司伏

尋故事稽參圖諜宜先象齒之珍敷道句臚敢上
龍墀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林　希

天臺肇建且崇喉舌之司帝車下臨增重陛廉之
寄非常之舉視古無倫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多
能日新盛德刬除衆弊裁制萬機考先王之董治
官立尚書以爲政本紀綱條理見微旨於新書剙
作規模別敘司於著位蓋慮之積年而成於茲日
閱諸前世而驗於方今忽紆清蹕之傳寀僚鴻都
之觀且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而黃道所經旁

及積星之位瞻威顏於咫尺被法語之丁寧敕以
在公退而交儆分曹帥屬燦然周典之文望輦拜
恩陋彼漢郎之嘆矧復宗藩洊進禁從相趨凡獲
侍於宸遊皆預窺於聖作歡聲載溢慶際遇於一
時信史備書流美談於萬世臣等叨膺重任久負
明恩顧懷備位之慚茅劇逢辰之幸敢忘策勵期
稱寵靈

亳州謝賜郵刑詔書表　林　希

奉聖詔之丁寧見上心之欽恤恭惟　皇帝陛下
治道清淨本堯舜之性仁訓辭哀矜同禹湯之罪

已雖推行故事實憂閔黎元臣所領州地號重
法南惟故楚北則全齊椎埋爲姦其來尚矣殺越
于貨間或有之嚴設檢防深用懲艾臣初至問俗
云比年稍登咸知愛身頗重犯法夫廉耻以衣食
爲本豐凶者獄市之原民之常情勢自當尓臣謹
遵奉成憲申戒有司囹圄之間敢遂期於無犯縲
絏之下庶罔底于非辜祗循寬條用塞吏責

謝天章閣待制表　林　希

忽蒙躁遠俾冒恩榮進不得辭退何勝懼臣竊惟
朝廷名器本以待殊尤特起之才臺閣縉紳宜序

進　侍從論思之列分義既定品流自安敢意超
踰倏及孤外伏念臣少而嗜學仕則爲貧擊柝抱
關初安一命磨鉛削槧忝事　三朝金馬石渠出
入殆逾於二紀皇墳帝典討論嘗預於片言一去
軒墀五更符印方　兩宮之旰食閔赤子之阻飢
申敕守臣悉發常平之廪獨裁歲計就輟上供之
儲全活者一方更生者萬口父老至於感涕童稚
莫不驩呼脫於溝壑之虞皆自乾坤之施顧臣無
職在法何逃覆賞之誅屏息以俟伏遇　皇帝陛
下智周萬物明燭四方通達下情靡遠邇戚疏之

有間主張善類故包函庇覆以無遺既保宥以由
全復矜憐其久次拜恩舊服玷籍近班譽生不虞
寵出非望無循吏之效誤被璽書之褒有稽古之愚
曷稱服章之錫況臣心甘寂寞年迫衰遲分以滯
蒙老於冗散今兹收擢彌甚驚憂惟是偏州適承
明詔漕由京口控全吳飛輓之衝埭復呂城救積
歲旱乾之患方且身先畚築手諭準繩計登莫以
收功成江淮之長利儻容努力豈憚糜軀天日九
重但心存於北闕圖書三閣許夢到於西清

賀皇后冊禮表　林　希

躬御大廷肆陳徽冊班迎行第入踐宫朝臣聞自
古有邦必先正始故易以家人治內而詩美關雎
好逑維時盛明克備儀物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
文思不學而成恭儉憂勤所關者化　太皇太后
深惟坤極之配實重人倫之基率以舊章庶考古
義蓋天地社稷之事勳相其難卿士龜筮之從詢
謀是吉矜璧申戒禕翟增華左右承顏交致
三宮之養春秋奉祀共祗八廟之靈陰教具宣宸
闈有慶臣守藩居外望闕無階蹈詠之誠寔均凡
庶

代范忠宣賀平河外三州表　畢　仲游

平戎韜略靡用干戈陷虜衣冠自還里閈豈特大
羊之效順行知鋒鏑之可消患弭一隅治形四海
伏以善戰之至初無勇功神武之行亦古不殺矧
羌夷之叛服如禽獸之去來殆非得已而用兵然
則附懷之有道巢穴可窮而不固邊陲安堵而自
如情狀益殫欵誠屢至遂聞革面相與鄉風既內
懾於威靈遂盡歸其俘獲殆非力致純以德來矧
是生還率常死節度湟伐木不煩充國之謀謁廟

賜田如見子卿之返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上仁
燾覆盛德惟新小漢之邊功盡三王之能事恭
惟士伍偶隔聲明襲譯在塗既奉君臣之義衣裳
改衽復從父母之邦邊帳告寧人情底豫豈異七
旬之格是爲千載之逢臣頃預政機親聞眷奔比
分憂寄獲覩成功再拜奉觴雖阻漢庭之列大書
作策永爲宋史之光感頌之私倍萬常品

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畢　仲游

分符京右方謹頒條改使山東猥當外計恩私併
及感惕交深伏念臣本以書生學從吏道和鉛抱

槃既非博洽之名流攬轡登車又乏經營之旅力出沒風波之險夫離疾病之餘每虞寄任之難勝願以廢閑而爲幸比蒙牽用已藏生成未運宣布於上恩乃復叨移於劇郡仍逮轉漕稍異事權雖知繁使之可榮大懼謭材之速戾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天廣大如日照臨道祇務於遠圖器不遺於近用謂從事詔條之內常欲力行故遣司調度之煩試觀心計臣敢不三思厥職一意在公必祗赴於會期以圖報上亦愛養其基本不至病民非專官謗之逃冀合公家之利

謝賜資治通鑑表　張舜民

臨政願治乃明主之用心受詔脩書皆儒臣之能事成而進御寵以匪頒何彼下臣遽霑優賜恭惟
英宗皇帝生知興學性好觀書豈止求之多聞實欲輔之自得然萬機叢委載籍紛繁自學者不得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時若人哉莫如光者給尚方之筆札萃三館之圖書許自辟官用資檢討重加常俸不責課程上下馳騁於數千載之前出入將逾於十九年之內其間明君良臣箴規諫諍切磨之精語名將循吏方略條教勗梧之偉功休咎庶證之原天人相與之際扶摘姦宄褒崇善良網羅群言裒括舊史如海之藏珍怪魚龍之無數如山之包草木鳥獸之難名披分畎澮之末流蔽映雕蟲之小技旅遊東國常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爛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尚苦言官之譖責熟諳俚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　兩朝之志揭爲通鑑時則弗進賁彼治原捨兹安出　神宗皇帝篤講筵而進讀揮宸翰以賜名製序而冠其篇端鏤板而布之天下仰君臣

之際會已極丹青何父子之論亡忽悲風露豈謂門墻之舊物退收鉛槧之微功開卷涕流拜嘉汗浹此乃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迪祖宵旰思皇留神於乙夜之勤訪問於西清之奧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敉寧大業持載烝民安所寶之儉慈恪無疆之壽考遠追三鑑坐振四維顧一介之靡遺與群賢而樂共儲無儋石曾非菽水之憂家有賜書留作子孫之寶

謝諫議大夫表　張舜民

方安謫籍忽對鋒車入瞻八彩之秀眞進與七人

之上列竊聞明主臨政而願治先王爲官而擇人
號曰梓材取其器使若夫諫爭之任政惟侍從之
臣地密而選清秩卑而望重其所以起居言動則
與史官相表裏其所以彈訶風察則與臺憲同戚
休始則專弼人主之違今乃汎論天下之事乃者
藥若不進凫鴈僅存杖馬一鳴茅茹不已豈謂大
明之東出廓然覩雪之日消皷之以東風潤之以
膏澤南窮海嶠北決江湖脫禁錮者何翅二千人
計水陸則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扶
匐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終作縲絏之

鬼弃鄉道傍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敢望
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寃於楚水之涯
拭目於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離騷齒髮摧頹
謾索太倉之粟衣裳顛倒驚聞長樂之鐘此乃伏
遇　皇帝陛下上當天心下厭人望見機不俟終
日從諫甚於轉圜變通得之　神宗寬大類乎
仁祖豈止舜堯之被賞將令泉壤以銜恩奉是以
行爲國何有敢不激昂暮氣緝理空文乘白馬而
伏青蒲試圖來效餓西山而蹈東海期免後艱

謝賜恤刑詔表　李　清臣

徒擎頌聲交手傳懽甿隸闐音相趨動色雷風鼓
舞律呂和平屬在守臣惟知虔命竊惟歷代之爲
政莫若本朝之恤刑承平幾百四十年覆養方二
三萬里德如天地日月恩及草木蟲魚尚慮府縣
徙卒官曹卒吏誦司空城旦爲業習杜後惠文之
風喜作煩苛私行慘刻或致孤窮亡告疾痛不聊
是頒詔敎之丁寧申喻州郡之長守使之綱羅寬
大檻穽疏通日與涼飈時視纍物比周王之扇暍
殆又過之雖夏后之泣辜亦止如是此蓋恭遇
太皇太后陛下睿慈燕裕仁治醇醲尊居九重之

深周念四海之遠謂聖世不專以刑爲天下王者
常欲以恩結民心仰寧八室之光靈垂慶億年之
統祚臣敢不奉行上意祗率外臣

免加右光祿大夫表　李　清臣

宗廟穆清方衎神靈之享主庭昭曠垂推雨露之
恩優渥荐臻震皇無措敢殫血懇仰冒聖聰竊以
義者天下之大經分乃人臣之常守稱多量少豈
宜有失於一毛論重評輕必使外歉於群議如龠
合之器是何足以容斛區如欒櫨之材彼安能以勝
梁棁苟犯滿溢之戒將貽顛覆之憂伏念臣技能

素卑問學殊淺無益當時之實用宜爲盛世之晦人歷任累朝謬躋四輔日索太倉之米月受水衡之錢職空任於股肱勤不施於竹帛同省僚列豈無邪敝而詆訶舊山隱淪能不指背而譏笑夙宵慚赧形影傍徨未退即於幽附已深慙於尸素更增顯寵將累至公恭遇　皇帝陛下天縱睿明日新制作發賁斯時之美方收多士之英致此誤恩猥加朽質任人惟舊固惟聖主之隆私受爵斯亡深懼先民之至誡冀還異數庶息煩言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　轍

趨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禄養輸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　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特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亡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饑寒時於道塗望見　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旮庳顧於　二宗時不見容勢殆瀕於九死厄窮自致黽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臣言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

謝除尚書右丞表　　蘇　轍

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傴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恭惟　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僞之眞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旣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趺宕文墨之圍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遂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黽

俛就職愧數何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
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録子弟之非將建
大厦以覆群生故收衆材而無弃物然臣負過其
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己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
自助幸得免於顛隮不渝始終少荅恩造

賀明堂表　　蘇轍

饗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眚天地之至仁舉
此盛儀併在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
誠事天乾清地寧天載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
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圜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

日兼茂寬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
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
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
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蟄泥塗聞震雷而惕若
深因籠檻得清風而自疑

降朝請大夫謝表　　蘇轍

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
祠實出寬宥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
於身謀上則闇於國體　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
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曆敷大號以
推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禄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
為身利退藏願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勉雖復
追削者五官仍且獲安於閒局涵恩至厚為幸已
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
政哀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
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以待終

代賀景靈宮奉安御容禮畢表　　呂希純

即上都之福地載廣珍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
薦良辰叶吉縟禮告成凡預照臨率同慶抃竊以

仙源濬發帝業肇基祖功休盛於湯文宗執繼隆
於啟誦雖寢廟時㙯禋將克備於靈承而衣冠月
游館御未經於制度茂惟真主允集大成　皇帝
陛下孝至格天文明若古眷　神功潛躍之宇有
章聖誕彌之祥夙建清都仰延真馭迺規恢於舊址
庸考卜於新宮凜然太紫之威隱若神明之奥惇宗
有昭穆之叙諧猷無來往之煩而復祕殿重深列儀
坤之正位回廊旻衍圖拱極之近密邇不日以休工
肆前期而蕆事璿題洒落炫東壁之星躔藻衛森羅
備甘泉之法駕奉雕輿而降格祓玉座以妥安詔蹕

丞臨羣司徧至聰舜瞳而增慕施禹拜以忘勤精
意克伸繁禧畢集洽需雲而示惠霈解雨以疏恩
嘉與羣倫同茲大慶臣叨塵樞極方守塞垣阻陪
鵷鷺之班徒深燕雀之賀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

表

代文潞公謝　太皇太后表　張耒
免右僕射表　韓忠彥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曾肇
陳州謝上表　曾肇
賀元祐四年明堂表　曾肇
南京謝上表　曾肇
徐州謝上表　曾肇
南京謝上表　曾肇
賀冊　皇后表　曾肇
賀上傳國寶表　曾肇
宣州謝上表　賈易
鄂州謝上表　張商英

代文潞公謝　太皇太后表　張耒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眷私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　神孫臨祭知保佑

之聖功多士充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旦雖遵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爲後死者豈不偶尔尚足矜榮

免右僕射表　　韓　忠彥

申寵命以自天榮非意及措微躬而無地愧與憂并仰冒眷衷再陳危懇竊以君臣同體取象於元首股肱上下交孚相視如腹心手足所以代天工而理物故能熙帝載以奮庸自昔御臨尤艱考愼惟德業之兼茂乃邦家之有光伏念臣學無他長材止近用不爲詭隨以徇衆但知直道以事君遭遇聖時未嘗素業賛陪機政惟任孤忠墻高易懼於疾顚綆短固難於深汲更冒非常之寵深虞可畏之言矧今蠹萌未消國是難一事有可否必分年號而得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於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於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尚困追償方欣大有爲之時宜用不世出之士豈茲綿薄能副詳延伏望　皇帝陛下奮獨斷之明廣僉諧之訪案求不閒於庶位圖任況多於舊人采

擢孅才收還成命舉歸明主名器不輕以假人誇息愚臣負乘免闕於致寇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曾　肇

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裒錄諸儒之效俯逮孤生謬進官榮併叨恩賚省循非稱冒昧爲慙竊以簡冊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爲難在昔有邦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繇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長雖繆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失實或設辭骫骳而不工或疏略抵捂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茲謂材難矧　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明之富有以至俊傑瓌奇之士檮杌蒐瑣之姦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温純深潤之辭追二典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揣分無堪幼聞道於父兄粗知好古長論文於師友竊慕著書然而植性昏冥受材濩落有淺見寡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石渠之奧番預校讎金匱玉版之文得參論次茲儒林

之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達甄收莫非帝力周旋
長育咸出上恩自視庸虛固難報稱雖勤劬於夙
夜諉淹歷於歲時闡發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
故事或可繼於前人甫臨汗簡之終適遘負薪之
疾奏書天陛阻覲望於清光拜賜宸庭莫與聞於
褒詔豈期推賞并及罔功養拙藏愚久已逃於常
憲因人成事茲復玷於異恩進避弗容驚惶失措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務尊先烈祗紹永圖謂
祖考之功非形容之可既而子孫之孝在潤色之
爲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蓋兼資於衆智不求備
於一人每矜載筆之勤靡間吹竽之濫致茲瑣質
均被渥私螻蟻雖微素積愛君之志涓塵有補敢
忘許國之忠

陳州謝上表　曾肇

初緣細故輒丐徙州繼露危誠復求易地補報未
伸於萬一冒煩已至於再三自非仁恕之朝當在
譴訶之域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視太守之章靡愚
知幸望長安之日感涕難勝伏念臣託勢至孤叨
榮遇重謀身寡術易致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於
鬼職材微命舛福薄災深方祗歷下之行忽遘漳
濱之疾顛筋骸之素憊困藥石之交攻氣屬如絲
識幾去幹已分身歸於厚夜不圖天假於餘生怳
如夢寐之初回惜若醒醲之未解神明凋耗形軀
支離念官守之尚遥迫王程之有限内省尫羸之
質豈堪撼頓之勞非敢自愛於疲癃實懼仰孤於
任使幸脩門之在望待延閤之見收叩閽自言伏
質俟罪蓋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懇精誠之至
者動金石而非難果上徹於淵衷俾曲從於私便
維茲藩輔密邇京師事簡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
安戶佚稀聞枹鼓之音顧臣何人獲此善地可覬

康寧之福皆緣覆護之恩矧常守於是邦有相望
之仲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昨守汝陰亦
隸戢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於慮患之太周終明
大體而復還良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敢怠粉骨難
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燭於萬微而隆寬
盡下威德加於九有而内恕及人篤遺簪墜屨之
仁推藏疾納汙之誼　太皇太后陛下處奧窔之
中而周知萬事據崇高之勢而洞照群情常懷大
德之好生不忍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末
察臣實困沉痾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

體上之慈而哀矜于下念己之病而綏養斯民庶收塵露之微少答乾坤之施

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肆赦表

曾鞏

侑帝饗親既金聲而玉振赦過宥罪遂雷動以風行歡聲達於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郊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講兹鉅典屬在熙朝即路寢以親祠兆于 仁祖黜五精之並祭斷自 神宗光昭前聞啓迪後嗣恭惟 皇帝陛下紹膺寶命祗適先猷平成百度而不有其功覆載群生而不尸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顧諟而然謂刑清武偃之祥乃七廟威神之致矧屬承祧之始永懷濡露之恩將伸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恐數而瀆故適三歲之期以郊則遠而疏故度九筵之位季秋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協雅聲之奏牲牷博碩籩豆靖嘉元龜大輅之族陳簠簋錯衡之輻湊并柯共柢按圖牒而充庭髽首貫胷衽衣冠而就列以引以翼有壬有林奠珪幣以告虔舞羽旄而象德靈心合答精意感通嘉得四海之懽增曼萬年之策尚

念有司之庶獄豈無弗獲之一夫乃御端闈亟敷大號滌瑕盪穢已責逮鰥空狴犴而縱縲囚開府庫以賜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漏泉彼泣辜弛網之仁推食解衣之惠方之於此不其狹歟臣忝綴從班適分州寄莫與奉璋之列徒懷拱極之心

南京謝上表

曾鞏

得郡便私未報期年之政因人易地更分京邑之權朝始去於故棲夕已臨於新部伏念臣材不堪於世用行有愧於古人叨塵侍從之華寖冒藩垣之寵未踰再歲更守二州既不能興教化於民使之遷善而遠罪又不能作聰明於外因以譁世而取名惟殫夙夜之勤期副焦勞之念矧彼淮陽之地舊爲楚國之郊屬頻年昏墊之餘加比屋凶饑之後浚溝湟以疏積潦發廩庾以振流民方竭力於經營遽蒙恩而罷徙國家別建都邑內壯皇居維王迹之所基視它邦而尤重掌離宮之筦籥奉原廟之衣冠以屬微臣彌慚非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矜憐舊物優假近班尚容環走於王畿因使周知於土俗奉承清問敢希宣室之歸攀仰末光未覺長安之遠誓當盡瘁少冀分憂至於

事觀扑以立威飾廚傳以干譽非明時之所尚亦
私義之不爲

徐州謝上表　　　曾　肇

懷章去國不啻三年荷橐入朝未淹百日復擢遷
於民社職違遠於闕庭迫義理之當然豈人情之
所願竊念臣禀生固陋承學迂疎懷是古之至愚
抱守官之獨見豈特難堪於世用固已不善於身
謀昨者召自留都處之宗伯屬郊丘之肇祀議天
地之經祠執禮雖明趨時則戾已行之令豈孤論
之能回不疑之誅敢偷安而苟免旋抗章而請辠

蒙易地以示恩繼露微衷復頒温詔終賴乾坤之
造曲成犬馬之私假以使符置之善地循行閭里
固多魚稻之饒周覽山川頗有江湖之趣夫何孤
蹇獲此便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包
函徧覆將以招致芻蕘之論是用特寬斧鉞之威
伏惟恩慈豈易報稱臣身雖在外義不忘君況仰
賴於皇明忍自後於素守深念長人之寄知無不
爲益堅許國之誠死而後已

南京謝上表　　曾　肇

以儒懦而辭將符以親嫌而避邊要顧識事君之
義敢干留令之誅仰賴聖明俯矜誠請既逃罪戾
仍獲便安伏念臣無所取材粗知嚮道雖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而造次顛沛必於是焉以平生寡偶
而少徒故臨事易危而多畏昨祈外補聊避煩言
未容壘突之黔遽改弁門之帥且節制方面號爲
儒者之榮率先戎行正是人臣之分便當即路詎
敢懷私但以任非所長力有不逮矧弟兄之孤立
擅將相於一時中懼滿盈外虞窺閲再瀝籲天之
懇終蒙易地之優維陳宋之奥區直東南之甸服
周流二國俛仰十期何幸衰年復尋故步望千門

之宫闕識三后之衣冠合抱干霄或異時之拱把
峩冠束帶多前日之佩觽所愧薄材曾微惠政下
孤民望上誤國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舜智兼
容堯仁徧覆初無心於予奪皆因物之短長是致
孤生與叨平施毋輕民事方竭力於兹辰苟利公
家誓捐軀於異日

賀册　皇后表　　曾　肇

中闈肇建盛禮與行人神協謀夷夏胥慶竊以家
國爲天下之本后妃實王化之基致治所繇求端
非遠恭惟　皇帝陛下紹天駿命垂世永圖承七

廟之吉蠲奉三宮之共養而長秋虛位六職曠官
咨求淑人來祖宗事上遵　太母之訓下採有司
之言鼓鍾在庭典冊備物坤元博厚已正於隆名
婦順章明可風於率土臣身雖在外義不忘君誦
造舟之詩想見光輝之盛申彤管之戒庶幾補報
之忠

賀上傳國寶表　曾肇

受命之符爲時而出自天之祐維聖是承方拜況
於大庭遠均恩於率土官師動色海寓蒙休臣聞
夫國璽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治而惡亂

舍昏而即明頊自有唐之衰存更五代之季伏而
不發殆且百年忽爾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
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
而壽恭惟　皇帝陛下沈潛迪哲剛健好生參天
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　皇家
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房而度曲臣職專
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
頌敬俟方來

宣州謝上表　賈易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脫成湯之

網疏嚴科而賦命畀善地以寧親聖澤隆寬自古
未有懸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蔽蒙之人迂闊
於事以直道爲敬天之實以詭情爲駭俗之非殺
其身有益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莫
敢爲知萬折而必東故三已而無慍汲黯之戇寧
免丗嫌子文之忠蓋出天性竊服兩宮之知遇稍
希入彥之激昂故有積逾之來曾無左右之助口
欲清而愈濁外無正而不行獨傷忠敬之難明亟
比歎誣之重坐既免投於荒裔仍擇處於近藩風
俗休戚在所漸摩朝夕言其得其順適道固隆於

善貸恩尤著於曲成此蓋遇　皇帝陛下聽德惟
聰使臣以禮兼洪覆無私之運均大明徧照之神
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享權貴者
非汲汲謀身之輩方免官而從衆竟蒙責以勸忠
臣敢不敬體惠慈退加修省凡正心而誠意必明
辨而篤行金石可磨庶恒子臧之達節死生不變
庶幾徐邈之有常殫夙夜治民之勞全始終報上
之志

鄂州謝上表　張商英

布宣溫詔開諭遠民雖湖山千里之間如酺醵一

堂之上聽歡聲之相告斯其理之非良伏以旁接
九江前臨七澤地遐而陋俗僻以愚雖有沈冤莫
能往愬至於極病秖自悲吟蒙被皇明申頒德意
所謂率科嚴重鈞考碎煩方田擾安業之農圜土
聚徙鄉之惡省租紐折公帑貪求學校點追者或
違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或失於耕桑之候寺
觀措繕營之費東南配漕輓之舟抑認香鹽強招
卒伍文移速於星火追捕遍於里閭百端紛更一切
蠲罷可謂崇寧之孝治真爲紹述之聖功而臣初
放外官恭承嘉命唯憂疲懦未克推行豈有設
施可圖報稱有君如此碎首以之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誠實應天典常師古王路以平其好惡
道樞以會其是非察臣於元祐之間未嘗干預憐
臣於元符之末首被擠排一洗刑書再還仕籍退
循衰晚虛辱寵榮辟穀留侯歸休有素據鞍馬
援進取何堪誓堅忠孝之心永保初終之節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一

表

明州謝到任表　蔡肇
代范德孺謝戶部表　廖正一
謝昭雪表　劉跂
謝吏部侍郎表　鄒浩
謝復官表　鄒浩
代范忠宣公遺表　李之儀
通州自便謝表　陳瓘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瓘
台州羈管謝表　陳瓘

明州謝到任表　蔡肇

失職之誅尚容自効非常之寵更以曲加弗獲固
辭且嚴名訓叨塵特甚感涕難勝臣聞人有能
有不能　聖主量材而受職仕或去或不去人臣
秉義以事君儻已試而可知敢懷安而自止雖君
父保全之恩厚不汝瑕疵顧國人可否之論公有
靦面目伏念臣昨縣省戶權置詞垣盡出聖神獨
斷之明本無左右游談之助然名過其實者殆用
非所習則窮況逢聖治之日新竊仰眷文之天縱

咸池張洞庭之野海鳥炫驚秋水灌涯涘之間波
臣自蕩莫知攸濟宜厚厥咎敢期全度之恩更溢
褒嘉之典既黜法從仍畀名藩恭惟　皇帝陛下
如天覆臨以生以遂薄海内外悉主悉臣眷顧粵
之偏陬控東南之美浸鯨蛟霧瀑之所蟠蠻夷隸
艑舶之所往來方旋反於使軺將嗣修於貢職謂
宜推擇以重拊循而臣結約無奇闒闒少與從谿
潭之醜類素之雄文羸質寡之賄金初無佳句刻
今郡國守令之政具存典謨訓誥之書奉以周旋
雖不能識其大者求之度數庶幾或推而行之有

以及民是爲報國

代范德孺謝户部表　　廖　正一

邊部終更王庭當覲亟承夫寵遽寘其地官靜以省
躬怛乎就列臣降才寡淺志學覼蒙早遇盛時荐
膺煩使饋糧千里嘗絶漠以知難勤戍六年獨鎮
羌之未諭俯思前訓敢妄覬於功名仰奉睿謀務
久寧於封略僅逃餘責竊顧抆蹐惟邦計之實繁
須賢勞而共濟乃容疎遠誤被選掄臣早預搢紳
特緣承冑朝廷不掩其道直兄弟相戒以盡忠豈
謂勵致高華迭居要劇征西合符而相代省户接

軫而並游衆謂榮觀臣知非據　陛下天均覆育
聖監清明政在節財方且度縣官之用人無求備
固將觀臣庶之能當勤早夜之思庶有毫銖之補

謝昭雪表　　劉　跂

投畀讒人已悟告言之妄蠲除詔令更申論坐之
冤没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敢告之
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聞私書議假之謗可
致公朝夷滅之刑繄彼無良遺爲不令因黨友之
尺牘形閭巷之度辭引鷹揚尚父之言誦高貴鄉
公之語靡慚嗟鄙惟幸詆誣既内慊於不根又陰

虞於後患禱其付火固絶意於上聞託以屏人復
何施於參驗不攻自破欲蓋而彰巧詆謂其如簧
市共知於無虎雖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乘
危遂爲奇貨密騰舊札歷遺衆仇險不啻於山川
食無餘於犬彘逮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
以股栗浩有漂山之勢岌如累卵之危賴　先帝
照臨之明察權臣吞噬之患特迂清問少緩嚴科
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闔門百口益復幽囚禦
魑魅者十喪隸臣妾者三歲無罪且至於如此大戮
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羣疑而冰釋譴累

所建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掛有司
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滌於肺肝敢上塵於旒扆
理無難者宜靡悼於改爲事已灼然遂悉從於寛
正此蓋　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舜
聖讒之方廣有虞辨謗之略孤忠素節事已白於
九原弱子幼孫誓各堅於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難
酬

謝吏部侍郎表　　　　鄒　浩

代言西掖已冒至榮列職中臺更塵高選拜恩優
渥撫已兢慚中謝竊以六典治邦周重天官之任

三銓綜吏唐推文部之權洪惟　神考之正名肇
復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益昭聖功宜得眞材以
貳選事而臣猥從廢斥特荷哀憐俄擢寘於近班
獲預聞於機要事　陛下有如上帝敢萌一念之
欺仰　陛下何啻高山終乏纖埃之裨未正空飡
之責遽叨越次之陞靖言思之可謂幸矣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孝隆繼志道廣用中欲多士之無
朋故孤立者與進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并容
爰舉斯心俾祗厥序臣敢不激昂遭遇飭厲猷爲
念此餘生實神聖之再造誓殫綿力稱寵祿之殊

私

謝復官表　　　　鄒　浩

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
恩感激哀憐縱橫涕泣伏念臣最爲固陋全昧幾
微有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
之救物特寛司寇之嚴刑但復寘於遐方姑使省
其往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隨
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
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
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絶之

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諧於定省名編罪籍品
復文階在救拭之非常皆觀覩之莫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彌天曆德盛春生千齡光御於丕圖
萬物率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
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　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
教官謂　哲宗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
之表端過六龍之飛擢于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
數肆令甄叙俯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
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遥瞻北極之
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代范忠宣公遺表　李　之儀

臣聞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輙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 中謝 伏念臣賦性拙直禀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 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晩叨宥密之求再忝鈞衡之寄遇事輙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睿聖之臨朝首闢纖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歎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紓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遥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聽知臣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

有餘恨伏望 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扶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殁猶汚瑕疵又安得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淩盡詞窮形留神逝

通州自便謝表　陳　瓘

恩由獨斷澤被孤忠刑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壅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己之私榮恭叙感悰仰瀆高聽 伏念臣昨蒙善貸賜以生還萍跡孤蹤久寄食於異縣華門幹蠱常委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藩身其出每緣於餬口去庭闈者累月闕道路之一言耳受而輙行親危而不顧緣帥司深疾其生事故傳者多指爲病狂萬口嗷嗷兩

路詢詢狐寃教子素存不弍之風曾參殺人寧免
至三之惑事旣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
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
矜其無罪之可書許以還家而自便出國門而涕
感瞻魏闕而神留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
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擢
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恭羊
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徇國初無係恡[illegible]
之私抱疾呼天惟恃精誠之格忽因詔諭特免拘
維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大并容舜明洞照人

人皆使之得所事事唯恐其有偏繼志用　神考
之心應天以格王之實舊愆若冰之將釋新慶如
川之方流家國平康內外交泰遂使放令昔阻隔
而今行士有宿愆始棄置而終宥全家荷德無路
酬恩螻蟻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蒲柳之身已老尚
可麋捐望雖隔於戴盆向敢忘於傾藿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　瓘

臣某言臣六月初五日準　通州牒準編修政典局奉牒
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稟　聖旨不敢違滯
録臣著撰此集未經奏御今具狀中編修政典局

乞賜繳進合於御前開拆者臣竊以畎畮愛君精
誠雖至芻蕘議政迂闊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
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斷許貢危衷臣　伏念
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含生無
意於兼魚初欲麋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
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
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搢紳安可藐然入
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
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
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

初謂熙寧之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衷
疑安石有所弗忍及究觀於褻筆始粗見其游辭
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願忘軀而徃訴合浦十論申
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
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護心
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茍逞於陳編難以縷閱
略舉綱要謂　藝祖濫誅無罪謂　真宗矯誣上
天訕薄　裕陵攘奪先美以託訓爲藉口之術以
歸過爲自與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
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

文可爲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官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史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子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辛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懾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屛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

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壞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浚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于國陸贄設枚顚之喩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贑川舊學記刋于四紀之前辟水新廱像成於一堉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

寖至於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燄昔 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謚司馬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弊爲忠徒發鎭浮之議有安石者重加黜責歟 神考者略不詿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 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於日録三衞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鄭褒之安排草草乎京攄之傳授考其音聲則羌唱而壎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

凝爲冰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乎險之心精衞貽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獍寧逃恭惟 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徧照覽熙豐記動之史仿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於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蹊奚究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亓亓乎丕承之美茲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上者

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耆駿馬以市骨爲先驚
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者其忍默
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　皇帝陛下念臣役
志於尊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
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
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爲事忍視馬遷之
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
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詩則何以示順於華夷
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
莠之分始於冠屨之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乎

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　聖主獨斷乃爲
我　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
解　神考在天之怒成　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
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爲於一
顰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
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胷臆無奇但盡恭於
文字筋骸已備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
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

台州羈管謝表　　陳瓘

臣某言政和元年六月五日準通州牒編修政典
局牒奉　聖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爲檢取
封角付差去人續又準通州牒尊堯集係奉
聖旨取索不可遲緩臣即於六月十九日申通州
乞依　聖旨發遣前去仍申編修政典局去上件
尊堯集先合奏御今匣內黃帕文字等並題作臣
瓘謹封伏望本局特爲進入於御前開拆今於十
月初七日準通州牒準尚書刑部符都省劄子奉
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
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
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

在中尚書省臣即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
行不敢住滯今於十一月初十日已到台州城內
者眇晦之志一書可通紛堯之言萬里不隔集奪
辭而上達遭一覽以爲榮寬路雖遙陳情已畢臣
中謝伏念臣材如糞土身若榛蓬非敢以著書爲
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
行用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
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
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
刑章若非恃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由淮入

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幸殊於五嶺尚留頂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之深仁憫此顛隮欲其存在以身償怨螻蟻之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目想清光重干擢髮之誅徒饕戴盆之望餘生易捨大德難酬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二

牋

對皇太子問政牋　李　至

箴

大寶箴　陳　彭年

用材箴　田　錫

文箴　孫　何

省分箴　王　隨

畏言箴　劉　敞

謙箴　劉　敞

步箴　蔡　襄

勸講箴　趙　師民

友箴　司馬　光

視聽言動四箴　程　頤

審己箴　王　无咎

對皇太子問政牋　李　至

伏奉手書俯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則至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爲碩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爲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

孝之道貫於神明温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懷
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爲念且曰一夫
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覲政此乃聖上有浹濆
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
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善乎然則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宫不親外事唯
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
艱難素所未覩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
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
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

務獨命殿下摠其綱要而剸決焉殿下復能欽若
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恒
命令必以簡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
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絕邪僻必以道有一于
此猶爲善政況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東苟賜於
司南爲政何慙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至雖不
敏竊嘗讀易見羣爻稍過必有悔吝唯謙彖獨士
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
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
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

有也輒因間及輕肆狂贅僭易之罪安敢逃焉

大寶箴　陳　彭年

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
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臨下焯先
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内綏萬國外撫百蠻治
亂所始言動之閒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
喻彼投鞭苟能慮末乃可防閑審來逆耳無惡犯
顏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
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黃髮鮐背心
實多知左右侍從何莫於茲瞻言百辟咸代天工

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謹東惟藉至公知人則
哲視遠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
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參
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匽草澤
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
程欽哉欽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寇孽是平本仁
本義可以弭兵是謂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
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識之在豐
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
悅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

有光硜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諱胥渫六藝為樂荃後荃養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慾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先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

用材箴　田錫

天運四時地生萬類以覆以載各得其位天地猶爾人胡求備堯以仁化舜以孝理稷專播敎禹務導水聖賢猶然人胡求全是以有才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與人結交能護其短掩短錄長交即悠遠任人之職能從其長錄長掩短邦寶卓昌無好之則忘其不肖無惡之則忘其允臧執心至公取其所彊馬或奔踶乃致千里士有跅弛可任以事一善可稱則勿求具美然後會衆善以治庶官民實攸曁

文箴　孫何

堯制舜度緜今亘古周作孔述炳星煥日是曰六

經為世權衡萬象森羅五常混并游夏之徒得麤喪精奧傳其道無所發明後賢誰嗣惟軻洎卿仁門義奧我有典刑聖人觀之猶足化成嬴侯劉帝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絕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其工拙互有否臧揚雄欽焉剮翼孤翔可師數子擅文之場東漢而下寂無雄霸曹建安格力猶完當塗之後文失其官家攘往跡戶掠陳言陵夷怠惰至于江左輕淺淫靡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于地千詞一語萬指一意縫煙綴雲圖山畫水駢枝儷葉顛首倒尾治亂莫分興亡不紀齊梁絕陳傾隋圮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張鉅手逸筆磊落相望凌轢百代直趨三王續典紹謩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王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俗儷于四六風什之訛隣于謳歌懷經囊史孰遏頹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天佑斯文起我大君蒲帛詔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澆澄而淳凡百儒林宜師帝心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聽淫哇喪其雅音勿視彩飾亡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昔賤臣司箴敢告執策

省分箴　王隨

夕晦晝明乾動坤靜物稟乎性人賦於命貴賤賢愚壽夭衰盛諒夫自然定數潛定蔥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潤火炎輪曲轅直或金或錫或玉或石荼苦薺甘烏黔鷺白性不可易體不可移揠苗則悴續鳧乃悲巢者罔宂泳者寧馳竹栢寒茂桐柳秋衰鬬里泣麟傅巖肖象馮衍空歸千秋驟相健羨勿用止足可尚處順安時吉祿長享

畏言箴　劉敞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悃悃倡而後和人猶以爲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爲非非吾言之畏维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於物其爲石不爲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迴有激而在山撤曰水哉水哉

諱箴　劉敞

資政富公始諱樞密直學士又諱翰林學士又諱樞密副使凡三諱所諱益尊所守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諱箴以矯世礪俗云

諱如何其諱非爲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泯諱如何其諱非爲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于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没于貪公皆嗤之公既述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維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斯富公而能勿羞孰持富公攜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揖如清風

步箴　蔡襄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心役之爲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

勸講箴　趙師民

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茲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朔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爲市以賛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揖

穆厥聲含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旣康不覩于經懼先猷之寖忘四夷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息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寠陋而略愚儒之淺眛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猶之諫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逮周王之戒惟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

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化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今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致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賛襄雅奧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於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爲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於從容晏朝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開儒風寖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閑臣復觀永平之烈經術未缺羣儒議前稱制以決桑乾之后來自幽陵束髮右袵斯文有承金陵之君越于東裔雖則講習其文已繳李唐之興賢君挺生正觀初治開元旣平東壁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　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雍眞儒有光有赫　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眞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爲盛際　陛下即位

纂承天禄羣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邇英北啓延義聽仰皇明獨綸聖智成天下之務靑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頃於茲而講肄帝坐甚明天章不秘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交箴　司馬光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視聽言動四箴序　程頤

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作四箴以自警云（一作四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之為（一作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為）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審己箴　王　旡咎

汝曰有德汝未大成汝之有過傷德蓋輕聖能恕汝猶曰汝美衆人弗逮知慕而已恕汝不知慕汝輒愉汝不自反卒比於愚愚不可比汝孰宜懼聖人之恕衆人之慕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三

銘

財貨銘　李　壆
續座右銘　李　至
武闈銘　胡　旦
彭祖觀井圖銘銘　陳　靖
門銘　呂　夷簡
几銘　陳　堯佐
几銘　晏　殊
擊虵笏銘　石　介
槃水銘　司馬　光
醫銘　呂　誨
明州新修刻漏銘　王　安石
布衾銘　范　純仁
西銘　張　載
東銘　張　載
鼎硯銘　蘇　軾
鄧公硯銘　蘇　軾
天硯銘　蘇　軾
文與可琴銘　蘇　軾

徐州蓮華漏銘　蘇　軾
三槐堂銘　蘇　軾
擇勝亭銘　蘇　軾
九成臺銘　蘇　軾
端石硯銘　蘇　軾
邁硯銘　蘇　軾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黃　庭堅
游藝齋銘　黃　庭堅
研銘　黃　庭堅
黃樓銘　陳　師道
克己銘　呂　大臨
蜀舍銘　劉　跂
大圓硯銘　晁　補之
座右銘　鄒　浩
家藏古硯銘　唐　庚
古硯銘　崔　鷗

財貨銘　李　壆

暇日讀夢書則曰夢屍夢糞者獲財因以銘之財貨將至夢麻可尋或穢或屍乃王乃金穢可親歟屍可翫歟敢獻斯銘以激貪夫

續座右銘　李至

崔子玉爲座右銘白樂天亦爲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嘗實心熟坐自思所爲慮向之益友以予位著不我規也因疏其所得亦命爲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辭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藏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　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則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武關銘　胡旦

南條東走自雍而荊呀爲武關作扞秦城秦人東顧六國無主漢氏西來子嬰爲虜彼此鯨鯢更相豺虎吁嗟強秦曾無守禦秦而爲漢漢復如秦劉氏不綱莽賊造新巖巖武關前人後人我開則與我閉則亂一開一閉今古同貫王者邦畿守在四夷禮義干櫓道德藩籬遠人不服文德來之化既無外何以關爲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爲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覿之以繩凭杖斂躬跼蹐而迎視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跡于傳記雖質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于座右曰

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于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吾行吾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門銘　呂夷簡

古者盤盂几杖規戒存焉今爲門銘竊類於此

忠以事君　孝以養親　寬以容衆
謹以修身　清以軌俗　誠以教民

謙以處貴　樂以安貧　勤以積學
靜以凝神　敏以給用　直以全真
約以奉己　廣以施人　重以臨下
恭以待賓　貫之以道　總之以仁
在家爲子　在邦爲臣　斯言必踐
盛德聿新　勤銘於門　永代書紳

几銘　陳堯佐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恥必驅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邇厮役來趨嗚呼賢既邇身即孤

几銘　晏殊

小飯防饐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袵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擊蛇笏銘　石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爲人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

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跖董狐折張禹劾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恠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

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蚍公以笏
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
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能乃受　笏之爲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槃水銘　司馬　光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
欹小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
兢兢

醫銘　呂　誨

晉人武秀通醫術守臣獻狀補大醫正還鄉里劇
起應聖侯廟藝既成歸善於師又將廣憖來學其
志有足稱者予謫官于是遷守蒲中既行丐文以
顯于廟因作醫銘嘉乃意勤遂成其志知予言有
以滋其善也

六氣五行　人禀而生　三部九候
納諸和平　昔稱絕技　湔腸滌胃
輔以砭石　因之決潰　察脉之原
當於未然　不攻而勝　庶幾十全
愈世之病　如持國柄　常使衆邪
不得干正　能盡己意　膏肓必起
苟利於藝　毫釐千里　黍也有爲
心不忘師　義利之重　慎乎所治

明州新刻漏銘　王　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舊
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

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
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
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
思

布衾銘　范　純仁

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
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
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
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
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

余之隨其可忽諸

西銘　　張　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

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愛（一作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　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一作引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鼎硯銘　　蘇　軾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賜螽隤昇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黔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如幻詭

鄧公硯銘　　蘇　軾

王翬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天硯銘　　蘇　軾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吾曰是文字之祥也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

二者顧吾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文與可琴銘　　蘇　軾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㸌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㧞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徐州蓮華漏銘　　蘇　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衞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曽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

有度不加銜贏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蘇　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

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一作道）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擇勝亭銘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邀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荼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九成臺銘　蘇軾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

磬匏絲管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
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
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
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
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
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于前矣

端石硯銘　蘇軾

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兹
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邁硯銘　蘇軾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鶩以此治財常
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黃庭堅

凡治有條如機有綜經經緯緯積寸成兩菅蒯之
手簡功於紉可席可屨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
蓬戈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妥
及方冊宇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
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驁以迪有
造得意自已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愼卑
凡凡吳味斐尾其下脩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

秀乎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勸銘頌成式告爾後
無或隳之永庇俎豆

游藝齋銘　黃庭堅

色荒者使人蹻蹻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
林是謂名教之樂

研銘　黃庭堅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
者靜戾者聽觀棐凡而見研志其一室之懸磬

黃樓銘　陳師道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

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
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
丈餘下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逌南
懷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
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與懷戍兵
固與應卒外爲長隄來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爲大
隄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通
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廩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
賊宣布恩澤延行內外吏民嚮化與於事功法施
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

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
諭意臣軾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同力敢自爲功以
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
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又
爲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內平諸
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
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
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
者德也制法明敎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
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

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
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
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遠潰亂散亡
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廝
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亨聚靡傷
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
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祗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
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
休嘉使民不忘敢作黃樓以臨泗上述脩故常

庶臣無佞原始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
德聲永永無疆

克己銘　　呂　大臨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
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
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
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
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
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
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

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蜀舍銘　　劉　跂

某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所
爲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爲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邪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
高哉上青天邪赤甲白鹽崷崒峨眉邪楮節醬蒟
飯蹲鴟邪一物不有而不無邪噫嘻此舍是眞
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
陰燕陽魏吳越璀錯裴徊周流嘗不以易謂不
信者有如此石

大圓硯銘　晁　補之

黑月挨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旣趨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座右銘　鄒　浩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我議汲汲以報亦豈佗求權行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彊親喜而安惟身疾疾親憯于顏矧惟此身其來有自自祖自考以至于此能欽愛身爲欽愛親祖考聽之何福不臻親壽而昌我戲于側念茲在茲敢忘朝夕

家藏古硯銘　唐　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古硯銘　崔　鶠

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質堅家者流摩頂放踵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四

頌

廣農頌　夏竦
大順頌　晁迥
會聖宮頌　歐陽脩
籍田頌　宋祁
明堂頌　宋祁
皇帝神武頌　宋祁
慶曆聖德頌　石介
錢鄧州不燒豬鱁頌　呂南公

廣農頌　夏竦

景德三年春正月庚戌詔頒農田敕于天下二月癸未詔郡國領勸農事崇化源而廣農業也臣聞聖人無土不王無民不君有土地則王業興有人民則君道立故先王之建國也土欲廣而不欲隳民欲衆而不欲惰謂地之不闢非吾土也人之不農非吾民也乃為閭里室家以蕃其生為畎澮封畛以理其田為耒耜錢鎛以庀其器為曆象氣候以授其時立經制以御之設官司以教之均工商衡虞之稅正車馬甲兵之賦於是乎仁義禮樂有所加賞罰號令有所用三代通制建中經遠民以里居地以井受暨秦開阡陌農戰相棄漢制名田并兼不息舊章鈌而仁政墜經界慢而訟競起沿革而下古之制度不可復矣其政何哉蓋三季已還五代而上有天下者或不知天下以地為基以農為本以食為源以教為器當其撥平禍亂經始四國則社金革簡車馬計懷柔議聚斂賞勳舊治城邑暨遐陸既寧寓縣既平功業既成府庫既盈則思柔華夏以自奉驅億兆以從欲有患邊幅未闢威武未震則轉芻粟事夷狄有患歲月易逝容髮易朽則招方士求神仙有患登覽未遠行樂未極則增臺榭麗宮室有患嬪御未廣歌舞未工則溺聲色選伎藝有患校獵未快馳騁未捷則廣苑囿具畢弋有患巡幸未徧游賞未普則修馳道飛清蹕其間自非負天啓神授之資有聖文靈武之德者則不能訓稼穡務儲衍捨派而趨源去末而從本致天下太康家給人足者哉我　國家荷　二聖基業用三王禮樂足食訓農克立治本吾　皇龍飛春秋鼎盛勵精百度旁求典獻謂守文難如創業承平難如治亂深覽前世專行王道羈縻四夷而重

兵革漁獵賢雋而藏綱罟觀六藝塵臺館聽道德
放聲樂功業之大則成康文景無或比隆河山之
遠則秦漢隋唐不能齊盛穀麥流衍而紅腐玉帛
充牣而露積　陛下尚宸居減麗御膳毁聲實衣
紫庭清問多士舉三王之故實修八世之墜典以
爲擇循吏守郡國撫百姓善則善矣而未專也於
是授之使領設爲職司所以徇名而責實也頒憲
令經田疇勸耕殖至則至矣而未一也於是編其
制度勒爲科條所以建中而示法也徇名責實則
官不曠建中示法則民不疑詔下之日鬼神構慶

太平之風旋踵可待不終日而爭訟息未踰時而
淳鹵闢凡九圍之內一歲之間衣食足而倉廩實
仁義行而刑罰措大哉　炎宋功德　陛下教化
垂億萬世與天無窮臣生逢聖明叨覩盛事謹昧
死上勸農頌其辭曰
皇哉惟聖躬提天柄億兆歸心三靈洽慶廣我
田事肇修稼政乃置官名乃頒號令號令維何
分條建規恩斯欎斯流冗收歸官名維何啟職
庀司訓之導之播種惟時民曰勤止服田力穡
晝爾于耕宵爾無斁千耦偕飛百穀咸殖既埶

淳鹵越經封洫官曰洫止糾力勸能庤我錢鎛
疏我溝塍乃能灌溉爰相丘陵汙萊以闢游惰
用懲赫赫聖謀有作咸覲畎澮四溟井疆九土
沃野萬里縱橫其畝擁耒成林灑流降雨陽春
如膏原隰如鱗我稼既華六合生雲稻粱黍稷
萬井龍文同我婦子或耨或耘八月其穫乃登
爾稼滯穗棲原餘糧厭野盈溢京庾流衍方夏
式歌且謠土金同價百姓足矣君孰不足三百
之囷九年之蓄八蜡既通五禮咸秩藏財於民
所寶惟穀君哉君哉樂事訓農炎帝之教后稷

之功方我王度明而未融臣之頌之永矣無窮

大順頌　　晁　迥

禮記禮運云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
相守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
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
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愚讀書至此
詳味久之觀乎古先垂教條暢明備義取饒裕充
盛目之曰肥若能偃風踐迹各當其分順之至也
無遠弗屆浸漬浹洽薰然大同斯乃純被之化盡

善壽美矣雖欲銳意推演復何措辭區區至誠顒陳萬一今但舉其全文而繫以褒讚者祗率道揚之志也頌曰

猗歟禮經覲覩優域愚嘗究觀沛然有得孝自人倫及于家國達蒲天下具四表則是謂大順允臻其極老生作頌奉揚景式

會聖宮頌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聲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纘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脩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宗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毅王旅于闕庭納于廐府如司馬令無

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感聖功效見如此　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　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眷武英文之業　眞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

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　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　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固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聲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官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揩禁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

耶況是宮之制爽山爲平外取客土鍜石伐木發
兵脅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與
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舊車之費無
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
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
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
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
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巍兮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𡸇淪道源匯流
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

其阜何名 太祖 太宗 眞宗之陵惟陵之
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
鬱葱葱帝懷兮昊受命我 宋造初于屯帝念
先烈用欣余家宜力以勤赫赫 三后重基累
措旣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子曰
祖曰宗有德有功子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
報子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旣宅且安后
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雎廼相川原乃得善
地地高惟丘廼以荊灼廼訊龜寶龜告曰歎帝
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

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屯不病瘝柯
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
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
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蕭帷禮
禮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 太宗維弟 眞宗維子三聖巍巍
有以眞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
仙仙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旣降矣
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
天子孝旣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愉作頌風之

籍田頌 宋祁

皇帝再紀元之明年春二月率羣臣耕于東郊恤
[illegible]祀祈豐年也前此詔書示有司曰自我 太宗
黃熙厥功億神裕之肯命方國胥翹跂行亦莫不
寧永惟土著之本民夫之重乃躬籍田以倡農先
晨地房之蒲晉導政攷之長穊柔嘉令芳於是乎
孚肹蠁園芬滅裂求於是乎復彰庬穰滯秉遺見粮
如坻我 眞考因其累盛重以明德故能步師百
萬將醫闡見武節高世八九升勞逡建元封奉符
隤祉以擴無極肆余承緒茲率厥典則藝𥳑布幣

固有常所監嚴扃野厰存權草惟二三執事率循
而擬明之方春作時百穀華始姑使斯人悅羽旄
之美重見漢官後嗣論稼穡之艱不失旻物無費
聚儲峙無煩勞供張趣合于禮劭吾農爲前期則
脩飭神壇接除胥壤夷道如砥呼蹕填街稍變繙
以護野雜荆年以守燎阡陌縱錯原隰龍鱗蒼胥
冒擬協風回春於是旋頭先驅鸞車舜蹕奔星建
於旗斿行月捷於羽能齋犀注鎧蕭給乎師營肴
曳苑馭秋游乎天蹕瓊鈒流景金根照塗帟幄周
張鈗鎖繹繽既而棣耒列耜載保介之間先種後

稑尾播植之器官分無譏事具不敎天子乃以丙
午之旦升華輅由太庭頒行山則銜枚無聲龍虎
見象堪輿奔警奎閶闔切面游乃彷徉乎曾城之
外五精來同七聖畢從鑾聲佩節次于帷宫上旣
淳濯圭絜儲思淵默昧明乃頓大次款嘉壇索先
農以享之因太積以配之血毛幽全金石鏗訇躬
接妥侑加祠官之一等禮重裕饗且祖宗之遺意
爾乃降靈場儼朱紘物覩於聖天健其行星田彌
望紺轅儲駕洪縻序進五步有容三推成禮邇臣
告備上曰朕志在斯本寵其強力可以勸何憚於

勤遂推而進之有司以義固爭幾千撥而後釋乃
始弭節容與御夫觀耕之臺三公羣后班趨次耨
勝然從風邁五踰九大農灑種庶人終畝官師藉
扑行内天旋于時都人熙熙駐望皇軒或歌以壤
或擊于轅不圖叢雲之旦復見東戸之年日華晏
温天心馮豫奉斗極御應門翔雞樹竿墜鵠宣制
大賚四海與之更始虧除威辟存問高年振淹修
墜平徭闊賦中外百執皆至而策勲踐過三更以
差而賜帛胥以解兩鼓之巽風不崇朝而周萬國
先是羣臣繹不懿潤鴻名將琢之玉版納于金匱

不是則回雕輿坐前殿爰照儀矩翕受典冊皇皇
哉茲禮真帝世之希闊臣工之旦暮者歟儒臣學
于舊史竊明載芟之詩甸師之職在籍之誼有三
詳爲一典籍之常禮二籍復以親事三借民而治
之所言雖殊要之歐天下之民棄末而歸本耳且
古者謹察天廟申敕陽官田之不闢辟在司寇作
爲御廪鍾而藏之其故何哉以爲奉薦粢盛非無
良農不如親之愈也誰督耘耔非無猛制不若勸
之善也夫祭莫大於備物物備而百神據之兵莫
大於足食食足而四夷懷之人莫急於豐財豐財

而有生聚之是三物之濟否在此舉也且周宣鈇
之戎軋其衰漢文用爲民阜其宜唐后勤止以豐
易饑洪惟　太宗光迪于前　陛下述宣于後皇
矣同底於道烝哉不隕其聲方且九扈勸民三事
就緒儗儗其盛陳陳相因糧餘可捷草殖弗臭民
一于邦家萬斯箱遂駕五帝軼三王奮甘賓而摭
馨香也敢作頌曰
倬彼鮮原帝藉于田匪藉其勤我爲民先悠悠
春旗脉土于饑陽膏澤澤邁乎三推有壬有林
亦莫不祗我疆我里載耘載耔實苞實皂萋厥

豐草田畯至喜祈年伊早我穀用成我倉既盈
我倉耽耽鐘于東南其用伊何事神薦馨爲酒
爲醴爲粢爲盛烝之浮浮釋之溲溲上帝居歆
降福孔休降福伊何我民既蕃室家溱溱三事
不讓食足式奮震疊爾功蠻夷來同罔不率從
帝猷昭升式于九圍兢兢業業以迄萬幾在豐
念匱在飫思飢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明堂頌　　宋祁

臣言去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于明堂臣以太
常與禮官博士詣垂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
臣曰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說並祀
六天帝不敢損　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
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
至矣制所聞祢而不優　宋亦一家謹不制作如
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朕甚陋之水
旱不時羣神與爲今賴天之力方內以治朕能合
饗天地以　三聖侑服報百神咸秩並脩況　祖
宗郊雩不爲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臣伏
誦聖訓父乃開曉以爲前古所缺羣臣不逮　陛
下獨得於心其所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孫無以

加者至於作聲歌瑑圭邸帳帟無文夜鼓蚤弗嚴以
竭恭至誠者尚數十物臣愚且不能徧知若今詩
頌不傳是　陛下盛德神功不盡注天下耳目聳
動四夷聲隱乎無疆也謹撰成明堂頌一篇辭淺
義直可使戶曉壤翁穌童皆得塗謳臣昧死再拜
以聞頌曰
天有明命以聖付聖　太祖　太宗變伐大定
諸僭而王孰擅而土左披右攘罔不就緒厥角
在廷四夷無侮　眞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厥
寧震震厥聲七十而五號以大榮　皇帝纂武

有底于下兵橐不銛箙委而羽一農之饑吾飼
以哺一夫之寒吾煖以褚日寬租徭歲貸囷庾
協氣四溥順暘若雨原高隰下百穀膴膴二十
九載惟秋九月廼即大慶度建度室寶宇署額
震照多物置使有五兆詔輔弼既欵靈宮亦享
廟祏天兵栢栢羅列衛營有闌有旂龍輒螭衛
耳耳其驅雅雅于行旖旎連蜷風舞雲縈士若
衡枚騶壯不鳴吉日辛亥進祀于堂衣畫袞然
環瑪瑲瑲六帝二祇三后侑旁醴淳牲肥嘉鑄
鉅房芼醢果菜靜潔芬香膋熾胖升以迪歆嘗

我鍾欽欽我舞俁俁天妥於坐百靈來序奔精
哆光曶霍曽寓山靈瀆怪顯幽馳騖或旅諸壝
或席諸廡有羶斯飫相惟辟公既敏而度帝拜
稽首柴煙上舉祝有嘏言　皇帝受之釐百斯
祥裒萬斯禧其蠱如山其積如茨　皇帝曰咨
朕不專有旦御端門百執奔走其赦天下新邦
之舊唄乏錄勞刮濯痕垢官賞兵賚金爵是富
驛檄四海間弗容書天謂　皇帝感賚以德以禮
在孝宗祀惟極其還而功邮嗣千億而子而孫長
有萬國天謂　皇帝安我群元投蝉斥螟稼溢

于廩癘訖疾攘人樂蹮蹮　皇帝眉壽永錫萬
年前祀三日區霜如閉　皇帝既齋一夕而霽
六幙掃除若墁逢彗天清地晏夜星騰晰　皇
帝小心恭與虔并徧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於
次須樂之成器必全玉牢不愛牲制爲諸安以
正和清夜皷徹嚴數致厥誠明明　皇帝惟先
訓是式惇咸懿親其磐如石存問鄙耄容受讜
直振淹登畯毋或失職惟慈惟仁不厲聲以色
皇帝有言克己則與豐守吾儉尊捨吾矜雖曰
之外瞿瞿兢兢無不此或承

皇帝神武頌　宋　祁

或稱皇初之世不賞而勸不罰而懼豈簡冊之彌
文哉議者去否彼固未識夫震耀之飭天威剛徒
之奮乾體也粤若聖人制海内之命據天位之尊
總秉權綱章叙典憲不有威辟不足以震元慝不
有變容不足以開至聖用能消弭殄行嘉靖多方
闡皇圖憲宗軏丕天之大律一民之至權者已
巨宋在宥列聖繼統際天丕冒亘地砥屬仆厥撫
以去煞襲道樞以訓儉恩裕洪暢容典飭盡萬寶
取足合祛於皇極百靈隤祉震動於珍物然猶右

賢左戚均權布寵百辟箴關內平而外成五細在
邊畨休而遮上防檢來患蠲滌多辟勤勤懇懇者
非弭亂之謂歟然而善制未能無漸有憂所以固
國延者　先帝違裕群邪濟凶寄朝家之威席鈞
宰之貴倖尚方以制器狎神巫而締紋乃至易守
帥以漸醜圖從陵兆而投天隙拂戾蜚語恬有姦
計遂欲包禍心以竊發執左道而干紀餌梟獍以
未盡礪豺牙而密噬神靈震赫姦宄呈露輔臣建
白醜黨震壞赤車具獄而來上凶竪伏質而前死允恭事敗先謂伏誅
皇帝陛下深拱諒闇覽照前典重當

國之職愼退人之禮詔曰冢宰之任萬樞所係今
丞相謂自底不令其上大司徒印綬於是三事百
執抗疏以請曰無將必誅列辟經制與衆共棄常
苦無赦謂今所犯惡不可聞願龔天刑以塞群議
帝曰朕不忍致于理其放於未崖然後起跰跹之
臣明枉結之獄揞克之貨附上於官附離之黨肆
赦一解漏鮓彗於網目推虎吻於市道浴白日以
升景投紫蜺而霽氛惡草絕而善苗興清風翔而
群陰伏人靈紓憤道路相趨既而薦紳之徒相與
喟然並稱曰前日末命微梗孽臣乘閒潛構不類

陰傾時柄食椹靡化措莠待滅　陛下探觀時變
先斷宸慮倚文母之聖攬列辟之議廉考剸殄介
不終日末減澄洗蕩無餘灾定寶業極南山之安
殲渠魁易家人之召智不回慮惡未旋踵事巳決
矣昔滔天殛而虞功劭流言放而周德奮觀闕誅
而孔制列寶瑟僵而漢基永皆撥亂之盛準長世
之懿冊所由來舊矣是以烈祖二宗塈晉留除害篇
句衆慝若彼之難也太后　聖上建威銷萌祗遹
先訓如此之備也宜乎勵無前之景鑠暢不殺之
神武正春秋謹始之制釋洪範作威之害開賜無

疆之眉壽摛著不朽之尊名此其時矣蓋天子穆
然初載彤成仰定未遑論制作之事也下臣僅擬
末品不足弦次新頌輒敢述輿人之詠簡康衢之
詩亦擊轅祈楊之比爾其辭曰
眞宗御天休息羣元委褒上仙茂功全兮　皇
帝纘務惟新百度尚文右武鴻基固兮孽豎柄
臣矜權取勳輿妖放命託機神兮上公列辟協
忠宣力摧凶殄惡清君側兮曰恭曰謂銜刀投
裔神武不殺退以禮兮或附或離攜貸敷施脅
從罔治董之威兮氛開祲收美澤雲游荷天鴻

休德既優兮昭雪忠良輿頌風翔兮咸捧章惟
無疆兮

慶曆聖德頌　　石　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　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疎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勑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　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逵御史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勑十三日勑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　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爲希闊殊尤曠絕盛事在　皇帝之德之功爲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爲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

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　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爲宰相諫官者　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黙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廟存于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爲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燁照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　陛下今日功德無譲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輙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　陛下功德赫奕煒燁照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　皇帝龍輿徐出閨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賢英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揺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蠋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　皇帝感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隊寔賴輔弼汝得象殊重

愼徽密君相予父子嘉君伐君仍相予筌鏞斯協昌朝儒者學聞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秉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闕爲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之予明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犄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

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瀆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礧豈視居揳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

後含忠積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匪襲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　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

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屛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　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墜王失爲交相告語　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　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爲屬國　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　陛下壽萬千年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呂南公

嗚嘑士誠知脩耶內不欺諸己外不欺諸人可與修已已嗚嘑士誠有立耶上不媿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脩至於可

立而不欺不媿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卹卹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慼捴匿自危則區區於禍福以壯其毒關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禨禇代爲而茀支是故罪者蒲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超超於俍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禧祥之苟求盡清修而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禇鏹之不然而名位之餕僂嗚摩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五

贊

擬富民侯傳贊　張　詠
杜甫贊　狄　遵度
西漢三名儒贊　劉　敞
河間獻王贊　司馬　光
無爲贊　司馬　光
晉蔡謨贊　王　回
嵇紹贊　王　回
畫贊　李　泰伯
九馬圖贊　蘇　軾
二疏圖贊　蘇　軾
偃松屛贊　蘇　軾
三馬圖贊　蘇　軾
王元之畫像贊　蘇　軾
王仲儀真贊　蘇　軾
文與可飛白贊　蘇　軾
師子屛風贊　蘇　軾
管幼安畫贊　蘇　軾
王元之真贊　黄　庭堅

孔北海賛　陳師道

擬富民侯傳賛　張詠

漢武晩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冨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尊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數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躋躋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粤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勢所謂上闢其欲而下散其束四人栢栢去勞就安百途鑿鑿雕僞散朴哀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息稚齒而趨驅焦勞

力竭而飢凍繼之浮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堙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功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閒民力凋弊亟下冨民之詔尊爲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冨而後國邑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已

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也嗚呼末塗未塞本獘不正欲民冨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雜覇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賛以矯之賛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冨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𣅘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閒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杜甫賛　狄遵度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審言當景龍際以詩自名高視一世逮子美生其作愈偉少而不羈跌宕徙倚大章短篇純乎首尾詩泳之別源遠乎哉波流浛浛乃自我回瞬昆崙巔足亂四溟覶縷始蝌拘致鯤鯨蜿蜒委瑣巨細雜幷一噴則已不圖其葩横放直出説色互端排蕩推憂揹齒不安鬼求於陰神索於陽鉤捜錯莫色沮氣傷閃形搬影隱露藏蔽殫變極態惟厥所指吾方賸踞初不用意沃粹澥源植根塊土貫赫胥庭盥嬉人圃經亘聯

屬百億萬古芬醲鞱襲纖細委墜哺啜蹈藉郡稚
走死鳴呼子美之述吾能誦之子美之意吾能知
之子美之意其所未闡其所未知蓋未得其云爲

西漢三名儒賛

余讀西漢書董仲舒劉向楊雄之爲之慕之然仲
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僞黄金亦幾死論雄
仕王莽作劇秦美新覆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
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
難不其然與善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爲三賛以
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絶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
秋大義以脩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膚黙相
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者蓋
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揣之仲舒説之嗟若先生
有以啓之懲遣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
道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
覽百家以充其德黄金之僞智由信惑兢兢邪世
身居困阨不爲俗儒苟取拘拘咯其威儀忠實之
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
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
幾不忘

子雲清虚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爲章句擬做六
經其文孔明隱隱鎡鎡寶爲雷霆世三不遷知
命理神胡爲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𢧵衆儒有言
蓋天純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邅利貳徇耳
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河間獻王賛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弃置不
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
樂者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殲滅先聖之

道響絶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
壁扃巖鑰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
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録謂之餘事而
已則我先王之道鮮鮮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
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
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裒聚稱僭逆妄圖唯獻王
履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
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
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
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

暫其遂噎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好其實慕其華而廢其實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斂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無為贊　司馬光

為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浮更以為不然作無為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

晉蔡謨贊　王回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臥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內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邪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其後渡江諸君家往往猶襲故態紀瞻為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觀妓瞻愛妾能歌新聲左僕射護軍將軍周顗乘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顗荒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淫為恥如此蔡謨獨好禮自勅嘗詣丞相導導方作伎設牀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勅達於朝雖時淫纍不敢稍侵媟之人稱其家風云贊曰

古者牀笫之言不踰閾而賓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男女亡辨晝夜荒蠱郡於禽獸而反以為樂歟此屠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豈以風俗之敗非召亂之著者邪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間獨能世學好禮達而不汙君子哉

嵇紹贊　王回

世皆以嵇紹死得其所褒之予固疑其人行於亂世不汙而能卒以忠為烈非其積累明於仁義孰

能自信如此耶吾獨怪康與晉寶皆爲魏臣其誅也豈犯有司特晉方誅篡魏忌其賢而先圖故康誅而魏亦自亡若紹可爲兼父與君之仇者也力不能報猶且避之天下顧臣其子孫而爲之死豈不謬哉

畫賛　李　泰伯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爲之辭云

道之可行君子乃行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九馬圖賛　蘇　軾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峯毛獅子二駿在焉作九馬圖賛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匹云何寂寥跬步山川冒臨撓磨淚濕九泉北壯驪黃自以爲至駿其一毛弃我千里蹴蹯足乘脂蠲其轍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二疏圖賛　蘇　軾

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王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予今我觀畫圖涕泆一作下沾襟

偃松屏賛　蘇　軾

子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賛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氷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鱗鬣方春不知冱寒秀發繡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賛

元祐初上方閑王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將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

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　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庭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温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于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閲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妹姚今在廷服虎貂効天驥立内朝八尺龍神超遥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籋歸雲逝房妖

王元之畫像贊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兖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凉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踊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無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　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贊　　蘇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師子屏風贊　　蘇軾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擲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

欵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管幼安畫贊　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邑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于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望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後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裳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蹺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裳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元之眞贊　黃庭堅

天錫王公佐我　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衎公含瓦石責君堯舜采芝商洛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許以獨步白髮還朝泣思軒轅雞犬虵鼎群飛上天　眞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匣公挺其鋒龍起鱗逆在庭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孔北海贊　陳師道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

耳方操微時常許劭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飾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徒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鵝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臠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予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欲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爲雄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六

碑文

唐狄梁公碑文　范　仲淹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文　宋　祁

文潞公家廟碑文　司馬　光

澶州靈津廟碑文　孫　洙

唐狄梁公碑文　范　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　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乎孝爲臣極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眦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

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
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
彼致我不孝左右 公令出公前曰 陛下以一
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
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 陛下於不道
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
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
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幷
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
風伯淸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

爲江南巡撫使奏毁淫祠千七百所存惟夏禹
太伯季子伍員四廟 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
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爲寧州
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文及還豫州會越王亂
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
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 陛下
好生之意表成復毁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
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耆治父
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于碑
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

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
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
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
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賊而降者萬計公縱暴
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尙方
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
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
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
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

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
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
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
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
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
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
勒等四鎭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餉
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
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
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

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廼有異議乎對曰有之耶 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折翅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

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趨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校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

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至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齪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其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

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公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顚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

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
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
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
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
草公不可草氣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
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
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
能當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絶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
兩祠而已冰爲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
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鬬怪不勝死自
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修大房嚴歲
擊羊豕雞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
奔走鼓舞以悦娛神祝已傳緻而後敢安翁之治
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渫熨故俗長長少少親親
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以文章
倡張寛以悖闇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
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

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
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象於中晩漢學
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象進侶公
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饗酹薦之于前
虔踧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
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
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偪埃鈺垢
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
占學宮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
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
廷疏窻以快顯壯闥以嚴閑采有青丹陛有級夷
瓦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宁間繪相如等
于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盛莫若
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焉
於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簋斝果清脯脩紛羅
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罍罇巾洗席燎並施而
不悤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
靈妥於閒寂故也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
魯 宋興名臣鉅公踵相逮于朝 先帝時巨盜
再作亂美庠兵爭叙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汙賊者

羣頑慹窒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
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
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顧自予而古無俾壞息云祠
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
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
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畫象
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陰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鼓斯皇出有瑞節
兮車騎羅石室孔畢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
廣直兮序巖巖吏奉承兮　神來格兮此其

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敎兮如其仁庖魚鮮兮俎
肉鮮神來享兮愷蜿延公敎在人兮無有煩蜀賢
不乏才日多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
知

文潞公家廟碑文　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宫
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
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
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
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爲令以官品爲所祀世

之數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
命有司爲之營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
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敎隳廟制
遂絶　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
仁宗皇帝閔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
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
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際往
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
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
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惘臣嘗

因進對屢聞之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
宸心至意形于嘆息盖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
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
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
宫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
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伏迄
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
肯唱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
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
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得杜岐公舊

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
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
藏家譜枋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
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
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于洛元豐三
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
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
昆而為我敘其事歟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
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
謹敘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

為氏與巽祖　諱同至秦有丕丕生河東太守敎敎
平陽其後言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
可譜韶之六世孫頵後魏末為太守頵曾孫顯儁
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
兗州刺史頵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
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
從唐高祖起晉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
宮門君洪首奮捷出戰沒頵之八世孫曰暉曰播
暉相中宗誅張易之脅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
讒譎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

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為御史大夫括孫
晦為太子賓客晦兄昕為義成節度使晬為散騎
常侍紫冠當時自顯儁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
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
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
軍極極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
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
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峙太谷二令漢
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
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

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
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
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強直勤敏振
利擇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
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
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碑公貴朝廷
褒崇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
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第一室夫人某氏配
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為第三
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趙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

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
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
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
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
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版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
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
先玄誰敢護天佑　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
秉鈞克釐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
公往道遥不日而消　仁祖遘疾羣心凛慄公入

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
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
歌政之和在洛爲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
諸遷于洛游允樂兹上永無私處伊水洋洋山木
蒼蒼是掄是劇是斷是斲達于有洛是相是度是
卜是諏是築是抹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
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憮勿後功
崇予躬是容人庳公堂公曰予康人隘公庭公曰
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庳維子孫是
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爲美匪日之爲懸

廟堂既闢四室有侐豢牲孔碩簠黍及稷豆籩既
滌掃洒既倫旨酒既沛封牲爲饎乃薦乃陳苾苾
芬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祉強明壽愷帝
錫公祿崇崇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宣帝匪公優
公德是疇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詒
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澶州靈津廟碑文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懷孟
津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
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月乙丑遂大

決於曹村下埽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情不虞楗積
不厚主者又多以護埽卒給它役在者十幾一二
事失備豫不復可補塞隄南之地斗絕三丈水如
覆盆破缶從空中下壬申澶淵以河絕流閘河既
盡徙而南廣深莫測拆岸東匯于梁山張澤濼然
後派別爲二一合南清河以入于淮一合北清河
以入于海大川既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爲
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齊鄆徐四州爲尤甚壞
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爲田三十萬頃天子
哀憫元元爲之旰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

遣御史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振救之徙
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遇不使失職假官地予民
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太轉徙貸私牛於官貸之牛
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
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
天子乃與公卿大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
潰順水所趨築爲隄河輸入淮海天子按圖書準
地形覽山川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
利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棄
已成而就難冀悍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絕地利

使東土之民爲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
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德聖與神
謀詔以明年春作始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
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餱糧伐薪石異時治河皆
戶調楗民多賤鬻貲產巧爲逃匿上慮人習舊常
而胥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之
以材出於公秋毫不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
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僦費唯是
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里爲之
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其輸錢

以雇吏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而役雖勞可不
至於甚疲矣材既告備矣工既告聚矣明年立號
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于河而以閏正月丙戌
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既更冬春益侈大兩
涘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簽爲隄以障水又於
旁側開爲河以脫水流渠爲雞距以釃水横水爲
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既左
右隄疆而下方益傷矣初伺河深得一丈八尺白
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土不屬士吏失色
主者多疾置闕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儲以佐其

乏天子不得已爲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夫
以紓民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近
埽積貯而又所蓄爲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切責
塞河吏於是人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埽
九緷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
下湫流尚駛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
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爲横埽之法以遏絕南流
至是天子猶以爲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略加精致
誠潛爲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
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群臣入賀告類郊廟勞

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師而下至于勤事小吏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爲三品各以次增秩焉濮齊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璽加獎吏卒自下揵至竣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四初天子閔徒之遭癘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臺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乘急出夫者蠲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于隄合爲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以數計之爲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隄百一十有四里詔名曰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于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水道內訌上下惴恐俄有赤蛇游于埽上吏置蛇于盆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領于祠官曲加禮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漢唐而下河決常在於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澶淵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患也考今所決適值其地而害又適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遠逾三十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爲歌詩深自欝悼其爲艱久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博大閎遠古未有也嗚呼河之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試能揆明詔覬永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爲功而使官無曠職卒無乏事繕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既奉詔爲廟金石刻因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小大戮力內外協心概見其　使後世有考焉臣洙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渾渾河源導自積石逆折而東久輙羨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則所適不爲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釃爲之渠利用灌溉水無所由因數爲敗由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行患又滋大　明明天子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淫雨漏河河徙而南千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實儆予勤民之力其得已乎申命群司

爲材庀工上志先定庶言則同人樂輸費　遺
力聖誠感通河即順塞鉅野既瀦淮泗既道川無
狂瀾民得烝嵲東土其乂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既
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爲沃野人恣田牧施及牛馬
盈寧士女相與歌呼微我聖功人其爲魚四郡守
臣舞蹈上章微我聖功城其爲隍帝釐山川魚鼈
咸若萬方歸之如水赴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
謹護視烝徒孔勤維是蕩河作固京室在庭
聖獨前識九疇攸叙六府允脩丕冒日出畢被海
陬歸惠爾　新廟春秋承祀以祈靈保臣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七

碑文

表忠觀碑文　蘇軾
上清儲祥宮碑文　蘇軾
伏波將軍廟碑文　蘇軾

記

來賢亭記　柳開
待漏院記　王禹偁
竹樓記　王禹偁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穆脩
靜勝亭記　穆脩
庭莎記　晏殊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表忠觀碑文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 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

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 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

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上清儲祥宮碑 蘇 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
書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
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
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
以詔臣軾始　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　太祖
定天下既即位盡以　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
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
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
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
一夕而燼自是為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
豐二年二月　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
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
力脩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
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
之遺利為錢一十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
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
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
太初卒　太皇太后聞之　歎曰民不可勞也
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錢不可發也而　先帝之意
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

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
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
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
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
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
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
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
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
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
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
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
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
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
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
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
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
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
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
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
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

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
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
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
下富臣觀　上與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
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
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
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
則又惡衣非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成此
宮上以終　先帝未　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
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

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
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
其事　皇帝若曰大哉　太祖之功　太宗之德
神宗之志而　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
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
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
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
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旣予民維予之視云何事帝
而瘠其子允哲　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
不知於　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
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　文母及其孝孫孝孫
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
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
虡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
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
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
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

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
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
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
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
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
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
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
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孰能如此自漢以來
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曰朱崖之棄捐之
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

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順風無以答神貺乃碑而銘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胷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殁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記

來賢亭記　柳開

人之學業文章行事烈烈有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願與之游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也同世而併立並能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絶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静思之未嘗不爲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賓者因而誨人吾所以異是于世矣乃作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欲信而來于是也有未聞于吾欲知而來于是也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趍而來于是也有後進于吾者吾欲誘而來于是也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是也有推退于吾者吾欲尊而來于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世合吾道而比于時嗚呼若曰子將來賢之徒于人人將來賢之名于子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譬古矣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

草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竹樓記　王禹偁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閒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湘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閒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强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爲盜哉無竭民

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贍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跳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爲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開訟憍宄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甚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爲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焉雖然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庶有信于後於是乎書

亳州法相院鍾記

穆脩

古之爲鍾其用大矣樂記稱黄鍾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鍾鼓曰伐則是既爲大樂之備又爲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庭張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鍾爲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鍾也專爲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韋來流晉宋而益宗涉齊梁而大盛牢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莫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

矣大矣佛之爲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于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群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于鍾是知鍾爲佛宮之用其在此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侁侁資膳悉備警旦暮若其闕惟鍾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師謀曰一鍾費用且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復謂曰鍾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請爲居鍾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眞南抵于舒便其材木匠爲成構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鍾人興其鼓鑄渡波金錫一冶而成鍾事既立樓材亦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鍾于上層甍翬飛傑欒鯨震巖嶷崇構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于以壯觀精宇于以號令群緇日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罔迷厥時據釋氏言

鍾之聲和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䰟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　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鍾不可闕于佛宮明矣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　職設令代專督川　争大盜洎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關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絕筆可否歸之州足爲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頗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穎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糜迹落武一再遷爲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察之郡式爲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閑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踈思得洒然空曠一宇爲寄適之地盡屏除耳目俗譁而休吾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爲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閒夾樹晥疏蹊果果外先峙射堋堋豈清趣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存之亭成君諗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名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者耶夫靜之閭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不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挈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爲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爲亭之媿也

庭莎記　晏殊

介清思堂中設亭之間隙地其縱七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癃者芟薙之役勞于夏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陷葉弗之絕也予既悅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閒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宂在崇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嘉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脩徑布武之外悉爲莎塲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楯溉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

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囿不稟和囿不斯適因來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斁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俾籍吟諷無所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為馬廄東漢學舍閒充園蔬彼煙濟所先而汙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辭珉珉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剪也

岳陽樓記　范　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　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敎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為其

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八

記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韓琦
定州閱古堂記　韓琦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脩
畫舫齋記　歐陽脩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脩
吉州新學記　歐陽脩
豐樂亭記　歐陽脩
醉翁亭記　歐陽脩
有美堂記　歐陽脩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脩
志古堂記　尹洙
滄浪亭記　蘇舜欽
待月亭記　劉牧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韓琦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義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大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

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
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
闕僖宗幸劒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合隣道兵入
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
鎔幼嗣父位府事一咨于庶子以義結隣帥內尊
王室朝廷喜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啓二年八月十
四日終于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
曾祖諱朏沂州司户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
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葬深州博野蠡
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爲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

文鈔七十八　二

十月十五日復附葬于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
會之長女婦道母訓爲世儀法終于天復二年七
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祔于
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
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
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彧以詩贈祠
部頗衒已學祠部即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
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
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馬大屈服事具北夢
瑣言次諱昌辭眞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爲政

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璟膚晉
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
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
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永濟與夫人史氏暨琦祖
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于相州安陽
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宦
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吾
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遠幾于不能辨識嘉祐
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
彥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而先域之西北

文鈔七十八　三

隅北距唐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于
庶子之塋且念神靈久宅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
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告而啓壙自下以甓實而上
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椁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
以爲萬世之固逮遠祖諸塋率加治葺剪其荊棘
而易以嘉木繚其垣牆而表以高闕既襄其事也
遂直書營構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誡于子孫
曰夫謹家諜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
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爲重琦自志于學
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

有遺逸者常精意捜掇未始少懈時編緝寖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諜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得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絶也何異子孫其志之

定州閱古堂記　　韓　琦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捍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日古人能

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己之道未充而君之禄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路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優邊責之在己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雜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乎旂常傳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爲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善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圬墁之患矣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　脩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　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

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廪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畫舫齋記　　歐陽　脩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

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脱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廪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

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　脩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

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顔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

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

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脩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爲俎豆籩篚鐏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　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

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新學記

歐陽　脩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　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　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

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　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

刻辭于石而立諸其旁以俟

豐樂亭記　　歐陽　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

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　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　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

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

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顔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有美堂記　歐陽　脩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

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

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　脩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閒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

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志古堂記　尹洙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既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蓋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為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為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為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為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為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

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至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乎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滄浪亭記

蘇　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閒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

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為勝焉

待月亭記

劉　攽

春卿劉侯監兵于兗之明年作新基修舊亭于園池之廉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交之酒三行客有長跪主人請問待月之旨答曰先是署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戶之荒榛與并栖雞于垣閉馬于櫪或寢以羊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足於園縱觀而數曰景物否閉久矣將析泰於予乎繇是呼卒夫具畚挶輂輦耰鉏薙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即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潰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翠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又周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迹盡圖于壁若有

神物陰來相之咸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月以水鑒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為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於清池嬋娟淪漣相與為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新亭對斯景發吾人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曰當歟主人之詞既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閑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續唐漢之舊服用之則為事業為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予在道以蓄其實與夫宴安之流游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落成祗美寢興吾子博我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顧謂牧曰先生業文為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牧固不讓云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九

記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敞
先秦古器記　劉敞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張尚書畫像記　蘇洵
木山記　蘇洵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鞏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

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　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敎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閒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人建學繇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

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耳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脩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敘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郅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則靡定既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爲國非以虞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鐵有駜之詩是已不然則觳觳者墨術

也不修於禮樂不暉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故有負城之園其廢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於樂殆失車鄰駟鐵有駜之美而況於蟋蟀山樞之陋歟以謂非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蓋

之增之擂之管之闕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嶽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寓於物或論於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梘栢榆柳李梅桃梨棗栗樗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槓孔林之楷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淩霄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為古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迺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諜次其世謚迺為能盡之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為北門重郛言洪河渾渾直為巨防扼為要津堤埽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終驩行李使審賓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為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于縣道則為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達為能推行而優為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寖密監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搖吏亦便文該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陊頹寢堂聽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為邑宰於斯且朞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

取其故解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
於囷圖有造有因凡若干間垣墉壁茨凡若干工
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爲過在下
者不以爲煩程功即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
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
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
壞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
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絫趾于淵釃水爲四十

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
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
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
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
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
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
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
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

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
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
何遠哉天禧初　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
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
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
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
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
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

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
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
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
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至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
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
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
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
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
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

抄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凉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艸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抄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

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閒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

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信州興造記　王　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怙㒸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

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

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
於州門之左曰寅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城垣九
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
午卒九月丙戌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
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
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
有必具其無也迺今有之公所以救灾補敗之政
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灾相屬民未
病灾也且有治灾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裒取之
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

謷然自得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
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
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灾其亦
庶乎無憾乎

楊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　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
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
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
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
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

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
禮方丐食飮以卒日視其居撟然余特識曰姑成
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
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
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
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
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
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
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
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

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
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
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　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
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
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
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
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
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

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馬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備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

所以恃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脩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不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傚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處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備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鑱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尚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方平其

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謂我言民

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敺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

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諜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毋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黍與與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蘗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囓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

其間且其孽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閒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凛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惘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儆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傭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霤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篆梲圩墁陶甓稱是祈於久故奐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鮫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中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鏗鏘聚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敺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弦誦之聲格于內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從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去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鞏

分寧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善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母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

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扑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漬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閎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廄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眾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

不巳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修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淩齊曄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曄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曄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己也夫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

記

兜率院記　曾鞏
擬峴臺記　曾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筠州學記　曾鞏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道山亭記　曾鞏
霍丘縣驛記　王回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義田記　錢君倚
兜率院記　曾鞏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衣不撫耡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寖淫四出抵今爲尤甚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

以上宮廬百十大氏穹墉與屋文衣精食輿馬之
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
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
鉤貨以病民民往往頻呻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治
教信謹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蓋幾宮幾人乎
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
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廢如此皆置不問反
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也抑識
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郛内外
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

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
人黄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
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廐囷囷
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蹟其
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
走附集者衎衎旋旋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獨
介然於心而擬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
之徒知已之響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
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
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
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
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
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
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
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隤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蘙薪
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
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絶其横檻覆以
高甍因而爲臺以脱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

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
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撓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
沉者皆出乎履舃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崖拔出
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
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
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没四
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
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
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
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

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堙塈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初欺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輙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法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

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與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

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詔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

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

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之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閒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嬀汭則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山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

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温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

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閒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閒而虚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虚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

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宫以數十百其壞詭殊絶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

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𡒄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霍丘縣驛記　王回

天下昔封國之時君民各久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覜若歸脤賀慶致禬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

朝覲會同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蓋無虛國而受館之禮自畿內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迎時謹故雖跋山涉水荒陋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敢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爲國也自天下更爲郡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路州縣郵遞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反譏之以爲苟悅使客市恩

意非政之急吏既不得久於其秩而思脫譏以滿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令者往往圮而不完至於歧旁他縣則無敢唱興之者霍丘故蓼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京師八百里境內所包若干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途皆出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之過者無所歸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孥於浮屠氏之館倉卒偪仄而無以自表於民令知縣事大理寺丞謝侯績之至也嘆曰吾爲地主於此豈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爲政蓋莫不

篤於賓客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曾不及有一館爲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吾從古也莫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面通衢之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井廄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既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蓋所以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予其爲我書之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廢予曰推古之事而歎今爲之難也非發憤好禮果於

從政者誰能爲之書傳於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脩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别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繄此之由故

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爲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隷景雲寺從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眞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爲善樂天之敘如此南城於宋爲建昌軍景雲爲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壓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入風雨者四而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爲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爲求永計先其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唯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嫡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嘉事以雅於子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爲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爲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遷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

曰惟四代之學致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壓六國
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
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
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
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
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
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
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擇禮樂以陶吾民
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
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

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
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義田記　錢　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
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
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
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
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
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
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

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
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
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
三十年旣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
入而終其志公旣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
公之存世公旣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
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
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
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
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

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
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子嘗愛晏
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
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
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晏子爲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
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
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
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
下爲卿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

族之人甑囊爲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一

記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澠池縣新溝記 趙瞻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望之
清遠亭記 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七門廟記 劉攽
泰州玩芳亭記 劉攽
新修東府記 陳繹
新修西府記 陳繹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摯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慶曆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鈇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

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吏交口同辭樂賛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鋈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衆我乗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鬭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謀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遂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上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貺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澠池縣新溝記　趙瞻

澠被巖嶽嶔面谿匯土著市列盤互回附歲大霖潦注邑中途湍鍥濤齧浸淫奔射自道距歧以泒于劌衢康達乃洩于川邑之民行者表深居者附高木擁稽纍綳防倍庲以易厥轄承習生常恬不恠憚吏耽耽第養厥堂皇上坐廣臥安焉即民諱由此故城中地浸久注歛淪爲坎窞車踣馬跌寃嘖載路及大理丞侯君爲縣凡民病政蠹鏟剔熔潔居又明年遑恤及是跡所源流處所經歷決邑之北偏曰魏家會瀦仍夷洒並隅而東順達于谿鍤田千有二百步平錢十有三萬僦傭三千工農願售地市願輸金役願顧直工一月巳既而雨作水循故道趣于新溝曼衍轉注支合脉湊如避善敗如伏嚴威激流湧進不潰厓岸賈族侈肆民家按堵所利者博其千萬年不弛侯君屬予使謹其歲月夫君子何慮而不及于民春秋左氏傳曰啓塞從時則違時僝工猶趣興役況是作也不掠農力呂紀月令曰時雨將降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則葺舊補敝猶爲授職況是舉也揭爲長利彼以經傳用吾民子豈敢不書謹記曰今上二十三年冬十月某朔某日甲子河南澠作新溝縣史氏有繼夫遷河渠書固溝洫志者當著于記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　望之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爲變化者一氣也天地之氣不舒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皆失其常人之氣不舒則思慮塞而精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所樂奉者天地之和所樂觀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黿鼉蛟魚鼈之所錯祕恠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請是以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開人思慮泰人精神蓋耳目廣則聰明豁爾不然何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

天下哉故遇西子然後知世無美色享太牢然後知世無珍味聞簫韶然後知世無至音覩海嶽然後知世無大物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浚之爲登州也爲納川亭于城之北隅以地瀕於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事不煩其可以爲寓目適心之雄殆無與亢者豈非助大丈夫胷臆之一端歟侯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凜然有不可奪之風甞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能名今之作斯亭以壯郡國游觀之勝以資賓客宴饗之盛暇日

則命我旅習水戰以無忘戒備其動翼如其静肅如於是王人朝士之出是途莫不交口誦其交賓接下之和美其忠奉朝廷之勤異日侯去爲天子股肱知必能以興作之心充斥其行事

清溪亭記　王　安國

清溪亭臨池州之溪上隸軍府事判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爲判官也築於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於某月某甲子於是州之士樂之而相與語曰夫吳楚荊蜀閩越之徒出入於是而離離洞庭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方萬里之人飛帆

鼓楫上下於波濤之中犯不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數楹之地得偉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峙闤闠之萬家於千峯之繚繞朝暘曈矇破氛霧於嶒峗縹渺之石而木搖山動於玲瓏窈窕之林煙雲之滅沒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變隨於人之動息者也陽闢而陰闔草萌而木芽霏紅縹紫映燭而低昂與夫美蔭交而鳥獸嬉野潦收而洲渚出冰崖雪壑葉落之墟景象之盛衰見於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匿乎一席之俯仰然後知呼吸於天地之氣而馳騖偃伏出有入

無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而人不吾知也君曰夫儀其形於事者宜有以佚其勞養其視聽之喧囂則必之乎空曠之所然後能無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閒隙携其好於此而徜徉以畢景飛禽之嚶啾怒浪之洶湧漁蓬　樵稀嘯於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箠笞之聲交於吾耳也岸幘穿發弦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今而忘賓主孰與夫拳跽折旋之容接於吾目也凡所以好其意者如此而又以爲夫居者厭於高東行者甘於憩休人情之所同而吏者多以爲我不能久於處

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況宴遊之設乎俗陷於不恕而萬事之陵夷往往以此吾疾之久矣而亭之所以作也噫推君之意可謂賢矣吾爲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未始玩心於物而仁足以盡己之性則與時而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充於是歟余未嘗游於君而吾弟和甫方爲之僚乃因和甫請記而爲之記者臨川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革動違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剝搥斷裂之政不得行皦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卒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

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閒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踣漳南躡上黨肩虎頓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斷截爲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鬭攻掠之備習鬭而成風者巳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七門廟記　　劉攽

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去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為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羹頡侯信為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為列侯信西為民畎澮舒河以廣溉浸信為始基至馥時廢而復修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今我將為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為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子曰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為功此二人者皆裂地為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餧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濞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濞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為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為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脩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秦州玩芳亭記　　劉攽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去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薛荔菰蘆巴焦叢植檜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脩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回多蓤蓮蘋藻於是築室城罵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

所植也雖英紛糅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爲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爲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新修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唯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　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速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趍暮還輿衛騶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聽事奉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斷二府親遣中人度

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房皇鈞析繪圖以聞即刋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左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八位摠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爲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日月工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縣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章典刑物采位敘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室宅上不爲過侈下不爲苟約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莛黼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攘題之觀俯而攝其衣則有袞舃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取予屈訢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呴呴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閫不設鈴不警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

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　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燿神武遂一宇內頗用戰勳伐閥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　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勢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縣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問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

文照八一　十二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記　　陳　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摠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　國朝復置副貳參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家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勢之際故其爲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

二十卷九　文照八十一　十三

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閤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舂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三年詔營兩府于拔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爲西府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修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憺

折於萬里之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於擁招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己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摯

祕書丞衡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知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偷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爲足爲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著天下類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

南東地大倚山民慓猾輕爲盗既懲古人不能使民不爲盗又不知禁其已然尚曰爲政耶縣所賴以索盗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時聽其便私散居廛閭呼謂不一難以應猝及去而援平民令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据以大亭牓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衆既圍隸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爲功然頗有紀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因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猶此猶而望古有路矣即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二

記

墨君堂記　蘇軾
淨因院畫記　蘇軾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莊子祠堂記　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放鶴亭記　蘇軾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南安軍學記　蘇軾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文同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東軒記　蘇轍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蘇軾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

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眞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

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

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

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

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蓋毅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

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　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

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
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
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
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
尚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
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
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
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
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
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
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
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
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

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
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
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
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
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
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
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
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

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
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
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
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
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
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
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
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

下眉興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

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游將必有日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

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

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

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

子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韈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

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笋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

聲昔曹子建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
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
間如此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
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
論政其小則弦誦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
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
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

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
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推其可進者以射
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
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
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謡諷議之言
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
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
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
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

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
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
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産毀鄉校何
如子産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
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産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
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
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
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
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
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朝廷自慶曆熙

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
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
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
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
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
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
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郡君之居凡學之用
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
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
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

侯不已乃具列本末𨽻擢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
紀其實夫學主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
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
也學者勉之無媿於古人而已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
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叛
論矣區宇之大吾　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
里旁截直劃界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
覈選擇往服其職底財賦察條吏宣布威惠攬假
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劒南西川原野衍沃畦
甿豐夥金繒紵絮天灑地發裝饋日報舟浮輦走
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
之固以為寶藪劇藏古其所謂佐者既非凝澈循
絫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嘗崇大閎顯與主
者儀形無歉缺始去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
舊嘗一切置之尋罷既復亦或襲往制回曲庳狹
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其蕭然蕪沒蓬藋衛所
涖者未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
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既至致究內外靜煩

省劇隱諸華悠潜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聽莫不
傾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猷不如事思有以增
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龍圖閣直
學士趙公昔總外計今復杖節臨鎮於是閣侯之
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增為一圃集材於素命
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廈曾不
累月匠以成告危譙上空廣霤延廡衡欄擁衛牕
戶通豁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振奇蘤秀巘發遠
思于其上鮮葩珍木悅貞賞于其下寬衣可以觴
賓侶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宇
而外臺之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
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
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為
楊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
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略刻置宇下以
夸示永久然慙不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
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
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

守齊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爲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

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瀾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偾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爾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東軒記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滑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

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

𨻶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况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顔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顔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三

記

黄州快哉亭記　蘇轍
遺老齋記　蘇轍
司馬温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湖學田記　顧臨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適南亭記　陸佃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黄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

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

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窻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余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 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之希有然其間

與士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從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

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兆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殁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

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閭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患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患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產乘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爲心固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去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去爾夫豐而多費其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也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者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未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歉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爲郡

始爲辦學者漸以及諸生之寒後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晉承之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延會太守鮑侯軻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揚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延用書懇請于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之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千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淞江舊無隄潦之患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舉爲學粮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固易壞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

之息可以霑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強不敏著于記云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

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對執灋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者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歷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其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

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横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　眞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寛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内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　神宗

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廼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十年寖以圮壞　神宗皇帝俾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鄰都制度闢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庳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闢門東鄉增庳爲崇堦下爲高其規橅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人　今上即政之初務先慈

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
大夫虛貧姑省營築關門比鄉仍故不改經度損
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
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
楹視舊小贬而亢爽過之門關耽耽堂室渠渠長
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圄
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
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
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
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

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
籞罔作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
嗣之意　二聖恭己開闢言路聽無不聞明無不
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
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
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
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
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
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
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

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
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
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
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
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
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
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　列聖褒大崇顯之意
焉

適南亭記　陸佃

會稽爲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

高曠宏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
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
丹樓翠閣映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
方之賓客過而睹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
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
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
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
未幾弗出庭户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
賓客治楹湖上載山以尋將軍祕監之蹟登望稍
倦未愜公意於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

子眞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具史公閒往焉初屆佛刹横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並尚蹤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閒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絶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燕歛而負焉水轉艷轉清山轉翠轉碧而俯仰之閒海氣浮樓臺野氣隱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

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於是閩州以爲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絜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縣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懿豈特貴一山而已況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於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乎　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爲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苟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用度遣諸博士爲學子除更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劒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爲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發

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誡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爲之甚詳以至榆雞葱韭口有常數二彘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菱芡養蠶織優恤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爲之亦不略按古而求蓋亦公所由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悅服去則見思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歟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蔽抗志以涖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務治體親細務以

盡下情自公府至于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弊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圮政閑事隙謀以葺之遠訪諸侯路寢之制近適太守黃堂之式崇庳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棲宇有以謹其藏賓客廨館舍有以享其安歌亭榭以資暇詠宇庖突以備燕饗凡爲此者盡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也非以治舍爲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也客有踐其境

造其門升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室垣墻立而壯門闥闢而大奧阼別而正囷倉廄庫之設各得其當觀而詢之必有參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州知土俗之淳良美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蒸民宜得賢守敏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槩知此故予樂爲記之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他日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考古圖後記　　呂　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真學不善變故爲輪扁之說芻狗之論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爲僞以智爲鑿以仁爲姑息以禮爲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已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殺學士燔爇典籍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臯陶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

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謦欬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蓄之徒爲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爲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浸盈卷軸尚病窾啓未能

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爲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四

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王無咎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張舜民
大雅堂記 黃庭堅
汳水新渠記 陳師道
咸平縣丞廳酴醾記 張耒
雙槐堂記 張耒
照碧堂記 晁補之
新城游北山記 晁補之
高廟碑陰記 唐意
拱北軒記 鄒浩
易庵記 唐庚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絳州思堂記 張繹

撫州新建使廳記 王無咎

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不善爲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奪其未順之心衣食以厭其必得之欲獄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崇其善而替其

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城池之所以備禦廨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及臺榭廐驛亭園之區區宜葺而葺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於一州者得宏敞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損足以爲益薄費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墯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誼儒法士所爲發憤思古也治平二年四月五

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葺唐刺史危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壞故公始議葺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爲州已踰年矣其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諧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爲也於是使四縣之令各致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綣繾督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既成則其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千里者之勢其用於事而善如此眞所謂宏敞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有撫州而撫州之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太守之迭處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託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爲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爲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無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爲之記云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張　舜民

定平縣山不如水水不如寺寺不如凝壽山無名而水有名寺無不得山水而凝壽居其勝水西爲縣東爲凝壽負夕陽見里社重樓複道緜絡上下

煙際隱顯望如屏障間寫出故遊者不憚其勞而居者不奪其樂予始遊寺有大明堂佛居中黃金之膚五色之衣美哉從者具而皆土面骨立制度尚未明然予亦知其爲佛之尊也後予再遊而見前佛之背又於壁中隱出爲半見之佛而從者非向相似而所謂九耀者爲之也佛御輪乎其中矣異矣夫九耀昭昭在天尊卑乎而顧爲臣僕如是邪豈於教自有所本而予未嘗學而不能知也歟又安知不曰九曜五行之正氣尚臣吾佛況於人乎故王法則曰吾不知畏而飲食男女常久之道

或一受教俾之斷棄至於終身不敢復有其設術之甚無若此者矣夫此則子何能爲哉至於有善地不爲民居候館而多聚斯類然其獨忍奚哉天下之所共歎者此也

大雅堂記　黃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

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

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

汳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汳句如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爲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濄別爲汳汳至蒙別爲獲餘波迆于淮陽東歷蕭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溢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

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者壅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敘渠源或河

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交而
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
入于汳灌注兗豫永平中遵道于汳自滎陽別而東
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
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
河于汳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
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甾爲白
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汳而入於南
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郡而東截宋亳猶單濟之
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

文叢八四　六

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
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
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
恃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以導
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勤旬勞既
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
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
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
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悔以登于治其可
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
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
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
爲之書

咸平縣丞廳酴醾記　　張　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
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爲
縣即以宮爲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
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
焉丞居之堂庭有酴醾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
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太

文叢八四　七

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酴醾皆出其下蓋其當
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
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
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
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常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
蕃鎮四據而天下無宇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
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閫之中惟我
藝祖　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
摧伏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
間禍根亂源孼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　章

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寛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鈎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　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鑾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世天訓成法

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醾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雙槐堂記　張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賢愚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聖人以功而使其情鬱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閒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宇器用弊之

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宇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

訟簿書之閒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懽欣相樂餘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照碧堂記　晁　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闤闠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

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觀於其所已厭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閒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暫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遷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爲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而城背市前無所迮

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横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宴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己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閼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

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復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返爲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儛客顧而嬉悄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廢於吳楚登覽之

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徘徊而喜
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
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
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
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拮固可人
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
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閒相與語斯堂
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出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又
爲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
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

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
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姑與蓄之賢於此乎未辦
廼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
累之上世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爲後
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
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
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新城遊北山堂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
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
如人臥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
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
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
高絕有蹊介然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
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
迎與之語瞿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
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
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
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
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

上窻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
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
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
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高廟碑陰記　唐　意

滁之西曰豐山其絕頂有漢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
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爲高帝
生日遠近畢集薦肴觴焉意嘗從太守侍郎曾公
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
月十七日爲漢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

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漢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歲次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筭外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用顓帝曆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遠傳者之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陰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内爲輔弼爲侍從爲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爲監司爲守令爲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浩則名除于仕版身廢于炎荒既已隕墜而爲石矣尚奚覬天者之擬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爲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于内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爲六曹寺監之職拱于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爲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驅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且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内乎和氣浮于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于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綸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既已爲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旋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

高無私兮日監在茲

易菴記　唐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爲知言與吾之說大異盖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爲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爲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尤爲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爲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菴孰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上元中顏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彊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盖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彊叔登離堆探石室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以想見也夫

絳州思堂記　張繹

金臺王太守時侯黙而好深沉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以盡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類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爲之巧語軟熟覗人有詡詡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爲憂患難之來則爲悲愁無聊之聲鼠匿爲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爲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旣來

者果可去耶夫惟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客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撅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㸌㸌可以見幽隱仆之則瞑目不見丘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

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絶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頽靡壞蕩不自収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耶於是客始茫然自失因撫髀而爲之歌曰春雨濕兮花卉香秋風落兮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眞道之奧而德之光客去侯懼其言之不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

命壽安張繹記之河南吳僅書之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五

序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贈魏植彈琴序　柳開
龍圖序　陳摶
弈棊序　宋白
御覽序　田錫
留別知己序　向敏中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送曾推赴南海序　穆脩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脩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綬
輔弼名對序　劉頒
送張損之赴任定武幕職序　劉攽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書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為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　皇宋膺運　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為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

閩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

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湎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

贈魏植彈琴序　柳開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泠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爲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竊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爲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人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廣希于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尤乎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知己之爲過也棄俗尚而專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

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爲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爲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爲妄也子試謂我而思之將見子亦鳴而不禁矣

龍圖序　陳摶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荅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絲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其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

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上位去一下位去六）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玆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五位言四方中央也）皆明五之用也（上位形五下位形六）十分而爲六（五位六五三十數也）形坤之象焉（中用六也）六分而幾四象（成七九八也六之四象）地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七二分在東邊六幾少陰八三分在西邊六幾老陽九惟在北邊六便成老陰數更無外添也數）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上位中心去其一見二十四下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四以一歲三百六旬周於二十四氣也陰陽進退皆用二十四故）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一六上下覆載之中運四十九之數爲造

化之用也）天三斡地二地四爲之用（此更明九六之用謂天三統地二地四幾九爲乾元之用也九斡五行幾數四十是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者三位也謂一三五之三位二與四只兩位兩位則不成卦斡是無中正不爲用也二與四在陽則爲孤陰四二是也在陰則爲寡陽七九是也三皆不與之若避之也）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塗今略述其梗槩焉

弈棊序

宋白

投壺博弈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所稱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于以見與亡之基枯棊三百微則微矣于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弈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彊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爲上戰爭而得之者爲中孤危而得之者爲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爲上謹固而陳之者爲中懸絕而陳之者爲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爲上疾速而應之者爲中躁暴而應之者爲下局之道舒緩而勝之者爲上變通而勝之者爲中劫殺而勝之者爲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

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
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決
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來則得之過則失
之手有向背遠則斷之變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
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
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
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遠布子之
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
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
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即將疲無謂局

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
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俱此道者爲
善弈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
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
禹乎彼戰爭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速而應之變
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
之懸絕而陳之躁暴而應之刼殺而勝之有若秦
併六國項王霸楚乎是故得堯舜之要者爲首得
湯武之訣者爲心得秦項之計者爲趾焉抑從時
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衆得地有

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寬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
其馭衆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于怠
志而驕心泄機而忘敗非止圍碁將規家國焉故
曰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
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御覽序

田錫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
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
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
宗經之辭寡非撮精以爲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

爲日覽之書賁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
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
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爲理大意臣每讀書思以所
得上補達聰而天啓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召面
得數陳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
道者錄爲御覽今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
可行之事子或撮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
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
用之得其時則名與功偕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
深之德即嗣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富壽在義

軒之上

留別知己序　向　敏中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妙端也敏中始學于六經禮史氏見磨名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文慨慕景遺範而耿光見竊榮冒進致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織想前事而太息頃歲脊侍立于先人謂子曰矜功者弗立僥望者勿成無徇俗以強媒苟名而自是三省前訓克荷靡忘暨子忝官聿來南夏然朝若厲臨事且懼總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勁庶務糾雜約

乎風土陋豫章之奥壤比其幷制越金陵之上邦布衍情從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謠迅速周天迭換四稔忽奉宸詔俾歸闕庭竊言于邁中心欝然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覜以序文歌詩送別者多矣其閒探味述作希閱詞已月大約以踐清華居近密名器偉重組紱超峻爲進身之室也激揚之意雖知己之虛談潤色之詞復文士之恒態豈若出直言以誡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于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悛僞以復古則可矣將遂于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允立性甚拙揣心愈疎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賁飾後昆者宜乎富于道德飽于忠鯁求于至理盡于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己以務進逐本徇末爭利忘義必爲蠱蠹面作狐狸縱戴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千尋一去九萬躡跡于賢人君子之右者復不愧歟願言故交勉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柳如京文集序　張　景

一氣爲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嘘吸消長爲晝夜爲寒暑爲變化爲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爲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爲德爲教爲慈愛爲威嚴爲賞罰爲法度爲立功爲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

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　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
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先生
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
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
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
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
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爲空言哉足以
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九十五篇爲十五卷命之
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
而繫於集後

送曾推赴南海序　穆脩

爲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
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
於理知而必言已之可爲耳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
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爲其佐者
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
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己當公而輔之
不賢己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
非己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反有之矣於
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
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
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爲人佐遂能
無一言爲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彊出白黑以
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
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人佐
言不吾專力與爲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
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
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
所宜而已矣曾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遊郡幕
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

方聞其長則是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與之正與直
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恊公以從于理予見
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浹其惠也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
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
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
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
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
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

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
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
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者訪善
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輙加注竄用遇行四方遠道
或他書不暇持携賫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
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
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
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晩節遂見
其書聮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
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

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
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
就眞爾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
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
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
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
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
九年秋七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叙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綬

古者黃帝氏創軒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服儀物蓋
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輅夏后之綏商人之路
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
其所由來尚矣秦兼六國兼備車九九之數漢上甘
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
之艱屯接五代之卑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
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霆斷電掃王略載
清緜蕝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僭始議郊饗
即詔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搉補緝滯目崇飾新
規軒衛旣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
襲且久汙蠛不鮮乃命易以厚繒加之文繡采綷

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洎代國所得於古戾
者必攘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
拜況遺老嗟覩舊章頓還　二宗纘猷恪守丕則
柴泰兆耕東屬蒼若仙閭禋牲汾澨　順風訪道
案歷上陵巡祭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輿馬咸慰夫
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千意首著車服之目范
曄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別録又有董
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鹵簿至道中
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畫部丘仗衛織在秘府
景德中資政殿學士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

史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觀　皇上紹庭正統拱已中宸睿德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嚮學文之經也講兵訓武士之畏也奉先登侑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禮樂而播憲則清光景鑠可臆度而遽數哉粤再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圖寫大簿是時臣充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太僕奉車承被顧問官守之事得以周知乃與侍講馮元侍講孫奭議曰前二圖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去其參設而又文陳乎辭是著爲圖記十篇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非有小異不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未周盡復具於末篇別依兵部字圖畫橫幅其軸織悉無漏合丹青而不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爲盛噫夫聖人制情之動防民之踰爲之辨貴賤名數之差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器服故方軫圓蓋以觀法象鍾錫辰旂以昭聲明袞兕持虎以養其威升龍左纛以副其德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亂原以消非謂尚文貌之繁矜紛華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古作鑒者其是之謂歟歲在戊寅燔祀有期敕內省副監盧遠屬

鄒難常從領護其屬畫飾帝車旂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士之論擇國工之工巧惟蔣絢繹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尊職禮儀因念裒編宜益今制而名標天聖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當改爲輙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即如舊仍以親政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若塵衡石之聽將謹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丙部之餘爲管注一家之說耳

輔弼名對序　劉顏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昴仁勸道補政益德中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苟其不善過與不及之

者或有問大而應細詢要而對迂訪員而述僞咨易而荅難若是欲聽而塞欲明而昏法度可垂末之聞也夫子曰舜好問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察而行之盡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聽從此古之帝王求其論說之本意也夫舜與三王治殊而道邈論說之語質略而深末塗難守惟漢至五代跡顯而時近問荅之辭聞見者洽後世易法可酌中道垂訓來世頗稱不忖揆私務纂述失意窮處宅心遺事探經濟之策考據實之議斷自西漢迄于周朝凡一十九代之君臣僅千二百

年之間荅皆朝廷之至務社稷之令猷或關治亂以發明或繫安危而辯列足以施諸廊廟利於國家經又可行本末具載凡四十門門中各起類例以陳警策又爲序論以示抑揚其下或逐臣或逐事有所隱塞曲爲申明并目錄共四十一卷命曰輔弼名對其間亦有位非公卿言是輔弼不可廢者兼而録之又有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雖輔弼之士亦不取焉且太史吳兢撰貞觀政要止述太宗一朝又宰相趙瑩著君臣正論惟載唐室一代其質多採章疏不能純取問荅且章疏多則有疎間之

繳問荅少則失親切之詳以至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錯雜其間精粗相半將恐垂訓不廣而取信不深故自歷朝專採名對庶幾賢人君子輔弼聖帝明王詢于芻蕘無棄纇頓也已

送張禎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劉牧

我國家以仁策劘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挈詞學修聘事吾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目觀吾民斂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兄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鬭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爲牧言邊防事云兩河間夷未通好

時其民過隣里親舊家必帶刀劒霜降農閑里胥鄰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畜健馬爲寇至裹糧持劒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爲恥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守開門逢迎不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尚武勇而無事以來習熟爲然亦必殆矣朝廷旣以朔方爲安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

憚其去輕揚急進者貪其階緣知遇其勢易擭亦
十倍內郡咸舉其補故令言邊任者粉墨雜糅矣
噫凡人有家雖無事時未甞一日不嚴門庭之限
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友善許相死生亦不
忘去內外之別川者腰舟具焉山者歐擭存焉爲
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爲中國之陰王
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却外所以擬其象也
必至日者乘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後
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姦之謂也天之

愛民久矣必爲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欲
食速知遇之徒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
今其行有日同年友穿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
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恙第其民之疾苦治之
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
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與記奏之事在軍
旅則參謀畫擁楯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
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
爲具腰舟設歐擭者笑之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六

序

祕演詩集序　歐陽　脩
惟儼文集序　歐陽　脩
集古目録序　歐陽　脩
梅氏詩集序　歐陽　脩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　脩
外制集序　歐陽　脩
詩圖總序　歐陽　脩
慶曆兵録序　宋　祁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　淑
唐鑑序　石　介
祕演詩集序　歐陽　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
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
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
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
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
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
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

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

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　脩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切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能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

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予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猒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

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集古目録序

歐陽脩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梅氏詩集序

歐陽脩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

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　大宋

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

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

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用其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外制集序　歐陽脩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耶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邈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敝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

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

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僚直八十始蒞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詩圖總序　歐陽脩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爲周南召南其八篇爲小雅六篇爲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爲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爲小雅十二篇爲大雅三十一篇爲頌是爲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

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爲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爲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爲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者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

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序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旣依鄭爲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

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慶曆兵録序　宋　祁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鈌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内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六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偉則疑力寡則隨故偺邦昴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師其弊樂姑息厭法度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　宋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偺藩納地梗帥聽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票者充之或挽彊或蹶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

凡軍有額居者營者常廪者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關者輒補歳一閲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它分此其所以維萬方讋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曆五年今參預貳御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密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鉤考纖職掇其攻守戰者爲禁兵民兵兵録五篇合羣曹所分摘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件之區處戢如也彌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紊雖伍符猥并邊瑣曲折歳列廢置月比耗登按文指要坐帷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録成乃上於官且俾叙作者之意謹按軍籍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録示有尊也餘軍弗載略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宥不周歳擢貳鉉台嘿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實臣歟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　淑

儒籍肇劉畧荀簿王志阮録沇元毋煚備士大夫

藏家者唯吳齋著目唐季兵燬墳典散落　帝宋
戢戈講道薦紳靡然編摩校輯歲月相踵予家高
曾以還力弦誦馬蹄閒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中
山公奮幾舒光翊宣通謨猶者賴清白之傳冠而
並班傳遊載筆兩朝禁清圖史號令策牘吁俞演
暢伊延閤廣內幽經秘籍固彌見悉索之中赦辨
次甫事塵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八卷訂閱
元見目什不五六崇文目劉去五千餘猶淺末摽
剽名臣舊族間所獲或東觀之闕錄是知世書尚
存購寫弗競豊社舊藴斷缺不倫中山官南始復

論補逮于刊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玉堂扶私楮外
內經合道釋書畫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八
目几稚題表參准昔模緗素枕藉點兼古語有或
本者分貯旁格柳氏長行後學之別與噫予門從
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而及中山鄙夫承之施
爾朋主朂汨彙蒙謙華冠蓋八葉繁汝曹善承之
肆守之毋爲勢奪毋爲賄遷書用二印取朋篆所
以記封國詔世代東都永寧有館第西都履道有
園齋爲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識迄拙耽賞
之自後日紬續追紀左方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
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
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
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
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
室攸乂永光十八葉　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
唐之緒則　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
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
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

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
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
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弒逆昭宗爲季述之
囚辱臣恥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
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
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弒則皇甫鎛爲之
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
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
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
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

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葉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子子傳子孫可至千萬世豈止觳觳十八帝爲促三百年者哉伏惟 明主戒之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六卷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七

序

皇祐會計錄序　田　況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　彥遠
送楊鬱林序　劉　敞
劉景烈字解　劉　敞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　敞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　襄
送張揔之溫州司理序　蔡　襄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　襄
唐史論斷序　孫　甫
伊川擊壤集序　邵　雍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　光
序賻禮　司馬　光
送陳升之序　王　安石
送孫正之序　王　安石
唐百家詩選序　王　安石
故蹟遺文序　王　回

皇祐會計錄序　田　況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遷

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密重慎可知也已古今世遠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幹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户部度支分鑿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總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錯遠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爲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税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憂深非羣司之擬也　國家丕享海內化除日出

養兵之法與古不侔　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慶曆中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賊舍耒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歲溢恩廕例叅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叡聖恭儉憂民節用內踈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秘殿裁損渥飾嚴禦池圃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不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牖欄朱綠之飾去歲傳宣三司福寧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金明池御座龍鳳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收因請以綵飾上面諭曰此實無用可撤罷之以撲費也自以踐鏤小球之材毀銀所用頭扭修補不使家可顯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

以安邊柔遠清心息事爲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緡帛以濟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離咎謫誠爲幸哉必欲酌　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若鄙之論非有司之事也臣材業闇短久當大計雖內自竭盡而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出納之恒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遲朝夕詢求則不敢懈　先朝權三司使公事丁謂嘗編景德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變通損益多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　皇祐會計錄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

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爲準精要者采緝之冗醲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役以官館祠宇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大計故特爲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別爲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冒瀆　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　彥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鋒銳能摶噬奇邪也故軍將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禀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

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訛謬轉稱爲衙居自開元至五代間衙將最重皆親信大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　國初芟誅剗雄斂威鋤萌出儒臣守郡始募城郭子弟或里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移擴呼指爾乃立條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叙等級愛民甚矣天下壹也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殊明州漢之鄮縣本朝賜節度額其地東濱海洋暴山聯屬田埼且隘蝝蠃錯出居人皆狃偷生喜輕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員雖百有二十皆產視

它郡爲孱曲吏乘隙亂枉重囚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年彥遠得爲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脩爲頗蠲除猜弊數端悉條列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衆以爲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既成題曰衙司都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往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荆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泯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饕富貴其若長者一旦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世常有之夫不可使往春秋恥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

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數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于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爲不用貧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敖爲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武功名豈遂

少哉而父命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
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
可幸有以易之乎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
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
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
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
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
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
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
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褒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叙

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
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
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　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
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
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
則　聖朝獨得已而已之乎夫蠻夷異類其暴虎
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狖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
羣其險阻幽絶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

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
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
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脩堯舜之義明
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發兵以守之絶其抄略
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
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
而致於人奮於勇而僥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
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臣不為昔者三苗
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
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

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　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闊豐撫發籍土地聚貨財招
傑傑勇士務剌擊爭鬭以為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
專遂師臣益有其衆患日寖長梁朱氏卒乘此勢
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
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
祀提持飲食與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
人上躬儒者俛首囁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
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

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肴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任之武人劉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妥馴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書能自立益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懨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摠之溫州司理序　蔡　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纂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民者耄而懦則事蠹而下有偏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敏則務乎簡歷日召而前頤指教執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鞫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詣于從事諉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因不直則移而覈之與皆可爲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　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達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閱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懸乎始宰相以始之懸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其所賴

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强弱冨貧勤墮寬褊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令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餞爲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

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早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頰因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

多不書必竢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後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荅不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荅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

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佷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

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為史者雖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

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

近世詩人窮慼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慼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

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
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
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
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
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
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
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
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
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
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

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
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
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
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
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
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
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
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
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
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

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
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
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
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
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
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
老圖傳於世　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
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

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
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
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
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
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
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
其緻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
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
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
其勳業闓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

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執巵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序賻禮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

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詬之

文燊然曰吾兄未甞歐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
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
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
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宫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
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禄有臺亨者名第
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
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
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
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
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

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
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
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
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
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
及周文燊蘇慶文臺亨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
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　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
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

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
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
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
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疑之云爾然後作
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
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
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
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暴於下下
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
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

前日之所疑徵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
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
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
充之其亦殆哉子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
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
州子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
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
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　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

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顚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圜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　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　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蓋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羅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爲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剝缺訛非反賢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字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

爲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説而廢否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八

序

譜例序　蘇洵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蘇氏族譜引　蘇洵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陳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絶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絶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

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
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
先由貧而富者不録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
自先子之日而皆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
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
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
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
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
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
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

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
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
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
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
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
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
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
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
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説乃頗自喜今十餘年
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
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
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
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
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
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
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
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
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

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
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
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説大人
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
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
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
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
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

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

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

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浪之瀆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

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録序

曾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

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昬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

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若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釆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録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

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

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

不足以定著頗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　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爲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　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

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没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擷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

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

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　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　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

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　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佪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

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

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敎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飮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声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軆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

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敎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

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旣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

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九

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送江任序　曾鞏
送趙宏序　曾鞏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華戎魯衛信録總序　蘇頌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鞲鞠跽以薦其物誥其辭訖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閻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躬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

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勤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勵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邉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

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
蛟龍䶆蜴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
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籑粮舉選舟易馬刀兵曹
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宫廬
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
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
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
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
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
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俾其邑都坐其堂奥道
塗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
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
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
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
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
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
已安所有事之宜皆以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
職事以宣上恩而脩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
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胷中矣豈累

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
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蓏
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
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猒聞飫聽其人
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潔廉之行以
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
爲有餘矣葢縣之治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
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
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
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
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
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聞過子道潭之事子曰
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子不
能知能知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
數万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
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
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
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

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耶陽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去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謂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　泰伯

李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科所著文自冠迄玆十五年得草藁一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爲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爲未能盡無愧閱其力之勞輒不弃去至於天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藉手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　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

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兖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　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過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

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　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

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

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
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
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
之賴　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
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
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
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
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
六一居士云

華戎魯衛信録總序　蘇　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切惟
念　國家奄宅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
俾蠢茲種獫早以面内　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
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寖以訓備　陛下欽若成
憲纘承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册
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
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
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
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叙事冠於篇

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虜主乞盟之請賜以
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
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
采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
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
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
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奉使之別則有接
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
回遠若非形於績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
程地圖前後遣使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群臣

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爲信書不可無
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
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
前朝廷所遺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
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
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礼意疏數並有節文故
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
無敢違越故以持礼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
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贊見之礼不可闕也故次
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餘範存焉故受之

以詔録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齎操之勤導從
則有輿隷之衆齎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
物使者至都上恩顧䘏廩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
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于多矣故次之以市易
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
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歳
節致礼而已至若事于大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
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帥守當任其責則揆境司
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了
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巡鋪界壕

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
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
砦鋪塘濼之限斷截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
凡爲此書本於通好邊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
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
言語不通飮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難以禮
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
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
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倖
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

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爲
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輻
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有
奚渤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
以示天聲之遠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録而經制方
畧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
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
除之或卑辭厚禮以誘其衷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
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
邪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故也淵謀碩畫何代

無之至于我　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
患歳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
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載兵保
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　聖上方恢天下之
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司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
爲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
虜欲啓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
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
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
狃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兹見藂街貿

館行可致其得人矣今姑撮其大要概副聖宸經遠
之慮總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爲上中下謹條事
目具於左方

章公甫字序　章　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
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
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
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
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錤笄
管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椎以時蠶機杼以成絲

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
戈介胄弓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旗旐所以表師
師也鼓鼙鐃鐲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罔
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韠舃
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
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觿以衛牙組
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
制有別齊斬苴枲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
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
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慤由是而交鼏鼎鈃釜所

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尊
彝所以奠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
樂由是而合萼韡几杖所以佚四躰也尊少由是
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
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
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
也詐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
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
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

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
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爲異器
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
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
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
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
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
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
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春而拜四官籍在
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於

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為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為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章　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為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

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說也命予為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於古人聞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待正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為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也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

序

後周書序　王安國
良方序　沈括
縣法序　呂惠卿
易傳序　程頤
春秋序　程頤
羣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送焦千之序　劉攽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南豐集序　王震

後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　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㧞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蓄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蓄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撲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

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騖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

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此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顔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脉爲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捭摩其性理擣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以一人例衆人此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

秉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
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
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
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複用爲難知世之處
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
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
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
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吻
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摶漉而無害者有觸
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之於人無似之　者此禀

賦之異也南人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以病此
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
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
之以棖二酸相濟宜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
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
蟹與柹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
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
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
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朮
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

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
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濕而爲蛾雞踰
嶺而黑鸜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
喙坼此形器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
人藝茶畦稻一溝一隴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
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
膏瘠燥濕之異禀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
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
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
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

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
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
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
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
輒異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
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
者必目睹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
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即謂之
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劒者予所以詳著其狀
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值云耳篇無次序隨

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暇久伏待寧也

縣法序　　　　呂　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官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況於為數萬戶之縣而當古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

民事者某諮訪焉既盡其所長矣於是又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為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愷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愛也

易傳序　　　程　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胡本作泝）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

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　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

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旣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

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黙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羣居治五經序　　龔　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責舉比及得爵禄政事卒不諭經義故以傳誦爲己羞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扶掇其詞以爲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於聲瞽之於色

其不能闢且見者如是予常病焉會鄆郡陳子堅河南侯孝傑俱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髙二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一室之中講誦正醇仁義之言馥如椒蘭天人之理邃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旣而樹程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罰金以耻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乎極焉然孔子謂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者誠爲顓愚者發爾書爲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聖人之言爲不乖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送焦千之序

劉敞

敞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雖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
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
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
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
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
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
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
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厮役
贛愚無智貪詐無節兼閒窺隙詭法求貨賂僥倖安
以爲己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
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
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
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
慶天下聞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
州郡推擇上名于朝聞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
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
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
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
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

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
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
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
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
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敖
倉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
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
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
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
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
後幡然改立爲太師然後較而與之歸乎天下之
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
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
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
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
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
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
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

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横流逆奔呑嚙百川久之勢旋氣定乎入于海雖蛟魚百怪出没汹涌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别十有三年予之鋭氣銷鑠頓挫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飯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説邪如無異於吾説則爲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適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胷中矣希道其勉之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鋭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爲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裒録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一

序

正蒙序　范育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茶經序　陳師道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進策序　秦觀
揚州集序　秦觀
集端圖序　秦觀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正蒙序　范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爲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爲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晬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爲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末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

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爲法以空爲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

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爲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

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閒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爲之敘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爲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爲夫子言乎雖然爝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仁皇訓典序

范　祖禹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爲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爲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　宋受天眷命
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　大聖堯舜傳賢不是過也
太宗繼文海內爲一　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
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光有天下

四十二年　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
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
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
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淪浹海寓流風未
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
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果聖無前之烈恢
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
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
成王取其可以爲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書宗非
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

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
孫可守以爲成憲也洪惟　本朝祖宗以聖繼聖
其治尚仁而　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爲書以勸
戒人君唐史官具競作正觀政要　仁宗時命史
臣編三朝寶訓　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
陛下又命臣以　神宗之訓上繼　五朝以備邇
英進讀臣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　六聖相
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　仁宗言爲謨訓動爲典
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錄天禧以來
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爲六卷

名其書曰　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
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熙寧太常祠祭摠要序　　楊　傑
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太社
太稷太一九宮臘蜡爲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
先農先蠶五龍爲中祀壽星靈星中霤馬祭司寒
司中司命司民司錄爲小祀凡太常典禮樂少府
共服器光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醯醢將作共明水
明火太府共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
應命人或爲之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

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
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
知祭事之職事傑逕集諸司所職爲旁通圖一卷
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
事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各揚其
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摠要
去

　　仁宗御書後序　　陳　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
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　神文聖武皇

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窻淨几時一爲之以樸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己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覸觀 皇帝會法而志世會理而志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 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 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内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愼焉臣惟 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茶經序

陳 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内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云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中庸後解序

呂 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爲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

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爲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爲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爲譊譊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進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疏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 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

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烏有鳳凰有鯤超絶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揚墨塞路孟氏所擯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絶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諫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纖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揚州集序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歲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去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據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

陵南兗東廣其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録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集瑞圖序　　秦觀

熈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

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氲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閒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頴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暐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指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孝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

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聲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莫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覩慕端叔不足怪庚午耒臥病城南門無犬雞晝臥愔愔

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閒喜動詞
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
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
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
將赴求余言為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為多言其
敢有愛于子乎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
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
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
問君臣不以挂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
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

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
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
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
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
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
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
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羇縻其父祖者制
蓄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
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乎匈奴高
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發于

中國　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夏
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耒聞今北
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
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
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
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
耒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
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
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
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

士氣也耒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
藜豆蔬惡終日受饑腹猶枵然官吏貧寠有愁苦
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
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
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員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
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
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
余無以賛子矣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二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　耒
捕魚圖序　晁　補之
離騷新序　晁　補之
送田承君序　鄒　浩
孫莘老易傳序　游　酢
論語解序　謝　良佐
趙氏金石録序　劉　跂
泰山秦篆譜序　劉　跂

新校楚辭序　黄　伯思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　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儼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

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譽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

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捕魚圖序　晁　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筆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葦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

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挾翻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蒢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睨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檠者俛下罩者二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蒢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舷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盂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幭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盂盂者一人推蓬閒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

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罛笱網罟曾罩紛然在江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天夫去國其色無別恨矣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摸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離騷新序　晁　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

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

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

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至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

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送田承君序　　鄒　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天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霜露之恩輒逗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爲社稷計況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肯於名分相與影響

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勍敵壓之以山立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也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綰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　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鄰封固有嗤之者矣未幾嗤之者自媿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

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爲僕劇談恨不與爲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胥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阜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窘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侍老携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怍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爲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啓戶持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汚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

之所爲作也伏犧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犧至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夫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

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
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論語解序　謝　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弊

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一本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徒日識其面今日見　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　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爲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簡我而分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俾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晏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亹亹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

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侮與遜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胷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

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眞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

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眞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

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眞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隱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趙氏金石錄序　　劉　跂

東武趙明誠德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抵捂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模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

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道離失實後學欲窺其
鑄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讎校之士抱槧懷
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
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
之以為名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
讎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
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詭有如此者惟金石刻
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皎皎可信前
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為夸而
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為

玩哉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
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
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
其違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
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
直差易耳今德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
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
為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

泰山秦篆譜序　劉　跂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
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
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
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
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
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
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
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
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
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
平處人常所摹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

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
摩垢蝕試令摸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
摸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
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
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北東
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
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
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
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詔以史記證
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

遂成字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沉晦之迹今遂歷然秦王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輙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陲作

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

午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鏤本讎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

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説之本以劉勰辯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説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異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三

論

君臣論　徐鉉
持權論　徐鉉
師臣論　徐鉉
勸農論　高錫
斷論　田錫
原古　賈同
原祭　鄭褒
原孝　陳堯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況聖君

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
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
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
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
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
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
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
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京厲流于彘魯哀奔吳
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
此故屈己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

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
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
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
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
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
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倖人親而狎
之也以為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為仇敵於是政出
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

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
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懟近之則
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
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貳於是
聰聽惑於外精神汨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
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
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
私故懟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
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
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

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
臣知所從矣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
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
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
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
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
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我
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

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淫
而已苟自爲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載堯之
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
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旣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
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萬代之
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
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
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恵賞丁公秦始皇親
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
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

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旣當失
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惜
疾勝己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
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
而群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
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
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
手勑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鬪其威名如此及
其爲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爲將在竟陵
府時與謝脁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爲帝也乃用陸

驗石珎爲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
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
天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徼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
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
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爲
賢不違命爲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爲而假
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弃正義而
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
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
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爲亂也止誅八人餘遂

釋之高歡時在民閒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
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
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
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惡而
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
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
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
僶俛以至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師臣論　　徐　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己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爲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

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爲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項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禄豈爲人臣所教者不能爲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能用忠

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辦此必爲人之所教斯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論況常人哉夫爲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衆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有攙鋒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賢子可爲卿相何必勞於求賢

哉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隳於制度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僭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

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趍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埊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征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通矣賦斂互取焉農乃字其通以供賦斂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

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其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即如彫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紈比帛之價有幾也既金玉綺紈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紈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衆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

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度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煩歲舉古典哉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

意不忍小忿小耻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偽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與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誥

侯而爲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王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恐以爲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爲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鍛銷爲金狄聖謀國典焚爲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果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

爲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謙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爲忠也伊霍廢黜由己是斷於爲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籍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爲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爲

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是之弱即生戎心所謂智畧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貫敵之罪頗類太宗然爲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爲韓信不斷於爲忠而

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廻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

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
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
矣

原古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説曰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説攸聞然則嗚呼師之執也曰古猶今
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
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
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
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

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
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羲
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
也夫錦綺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之
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
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
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知衡夫衡物
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
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羲農黃帝亦聖人也何
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

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爲之制宜而節度之謂
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薄薄
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
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
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
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
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
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
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

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
止欲止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
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遂欲不已　　則欲
盡欲盡則力全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
之上自有物下迄無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原祭　　　鄭褒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
始貴誠而尚德也尊卑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
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爲子故郊以事帝
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

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誰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

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爲巳也有天下然後祭天地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爲巳如可求之彼秦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仙其卒有獲乎彼爲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饗況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哉其傳萌拆於秦漢林喜蓋晉宋齊梁之間迨今百千歲根深蔕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爲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以爲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柰何

原孝　　陳堯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嗚呼爲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清之禮慎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咈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于愛敬之道乃天性也無忽夭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世之愚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爲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

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寘于味苟親之壽幸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爲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之于夫子官給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于後人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之而思其効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逾墻鑽穴而迨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子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尚或存也苟居疾以剥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曾之相食尚曰無有

安在為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知覩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諭之且制之俾爲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三